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27

張西平　［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大象出版社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27

張西平［意］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意］裴佐寧（Ambrogio M. Piazzoni）主編

大象出版社

目錄

口鐸日抄　八卷（卷五至卷八）……［意］艾儒略等口鐸，［明］李九標等筆記　一
教要序論……［比］南懷仁述　二八九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葡］陽瑪諾注　四四七
聖記百言（附《死說》）……［意］羅雅谷撰　五八三
聖若撒法始末述略……［意］龍華民譯　六六三

口鐸日抄

八卷（卷五至卷八）

〔意〕艾儒略等口鐸，
〔明〕李九標等筆記

口鐸日抄

卷之七
卷之八

I
68 1
21. Volum.
Tom: 3. CC. Responsa
ad Quaesita Cinerarioy
R.G. ORIGNTE
III. 272. n. 3.

口鐸日抄目録卷之五

答大梵天王非天地　眞主　見一張

答玉皇大帝益非　天主　見二張

答　耶穌乃　造物主降生非釋迦可擬萬一　見二張

二則

答闢佛之力總爲世道人心　見四張

答　造物主生物養人而釋氏戒殺之謬　見四張

答毋殺人一誠在國法之前而比之加詳　見五張

答聖水滌罪惟　主可赦　見六張

答靈魂之永苦慘于形受 見六張
喻人不知險 見七張
論人須向上慕 主 見八張
答守貞爲上 見八張
論所學三字終身不盡 見九張
論五官之司言最宜謹 見九張 凡三則
答原祖犯命正顯 天主全能 見十一張 凡三則
答人有原罪故克己之功愈崇 見十二張
答小過不悔繇認 主不眞 見十二張

答人不知眞福故重世福見十三張
答魔鬼出見人世不脫離其苦見十三張凡二則
論財色之人自絶于主見十四張
論財不宜過營見十五張凡二則
論積財不施亦不能安享見十六張
論水德見十六張
論人而不舍反蠹于物見十七張
答列宿逆行甚微而參宿漸高繇于日見十七張凡二則
答斗柄四時易向亦繇日行見十八張

答度數之學無甚關切故　主隱其奇見十八張
論　聖體之恩增人神力見十九張
論人當順　主命而大主予奪具有深意見十九張
凡二則
答魔鬼可知已往多不知未來見二十一張凡二則
答原祖初生即字言之始見二十二張凡二則
答古今人壽脩短其故有二見二十二張
答將審判前諸患以當煉罪見二十三張
論　天主愛人人宜愛　主見二十四張凡二則

論　聖體爲靈魂之糧見二十五張
論領　聖體之後須力行善功見二十六張
析水火冷熱之理見二十六張
論愚人難於不言見二十七張
論人入迷途　主亟提醒見二十七張
論懷　主寵祐宜防險途見二十八張
論人不行善功難免　主譴見二十八張
答月體明暗之殊見二十九張凡二則
答金星有茲望晦朔見二十九張

口鐸日抄卷之五

泰西思及艾先生口鐸

景教後學福唐李九標其香彙記

富沙楊　葵配緑　分録

桃源陳景明肇夾

延津張　勲台垣　較訂

明溪黄惟翰宗卿

温陵林爾元爾會　點定

莆陽朱禺中東極

冬十月、艾先生上建州、念三日、賴士章自古潭來謁、

問曰、　天主即天地萬物主是已、據釋教中、大梵天王、定統三千世界之權、不知與　天主同否、先生曰、否否、夫　天主者、乃至尊無上之眞主、而主宰天地萬物者也、釋氏所謂大梵天王、立釋迦之旁受教、豈爲天地眞主、尚有不知不能、待受教于人類者哉、葢大梵天王、本非實有、乃釋氏私立名相、以成其僭傲無上之意、故奉佛者、亦不以梵天王爲尊、只以釋迦爲尊、則以梵天王爲天地之眞

主謬斯大矣。矧釋氏三千大千之說。尤荒唐無據者乎。

士章曰、梵天王既不可言　天主、若道家所云玉皇大帝、得無似乎、先生曰、玉皇名號、乃宋徽宗所加、前此無有也、今以一人私立之名目、何可卽妄認爲天地眞主、據玉皇經所論、玉皇脩身幾百劫、乃登帝位、夫天地眞主、可以人脩成者哉、藐諸人類本　天主所生、何敢僭稱　上主、譬諸奸民、謀簒帝王之位、必爲反賊、罪不容赦、況謀天地眞主、

之位乎。即云待人脩成、然後天地有主、試問玉皇未生之先、所謂主宰天地人物者誰乎。且玉皇經又云、玉皇之上、更有三清、玉皇既在三清之下。則尤非至尊之主明甚。今乃欲與至尊之眞主、同日語也。豈不謬哉。

念五日、士章復問曰、聞釋迦爲淨梵王、及摩耶夫人所生、不過天主所生人類、固矣、請問耶穌亦爲聖母所生、非人類耶、先生曰、吾主耶穌一位。含有二性。一爲人性。一爲天主性。以天主性

接合人性乃始降生救世爲眞主也若但論其形軀靈性果爲人類果爲　天主所生若論其內之所存則人性之上更有　天主性以幹運其中者也故聖經有云吾主耶穌眞是　天主化成天地萬物而常爲之主宰又眞是人生于瑪利亞之童身可見　耶穌眞爲人眞爲　天主二性相合方能救世以其人性可爲萬民立表代人受難以其　天主性則具有全能可立無窮功蹟以救萬世耳至論人類無問釋迦卽古來大聖大賢總不

過一人性故有不知不能非可比　天主耶穌萬一也

士章曰釋迦雖出人類安知非降生救世之身耶

先生曰吾　主耶穌降生不惟生時顯諸神能超出萬聖之上如命聾者聽瞽者明跛者行病者起死者復生可證爲全能　眞主矣且未降生千數百年前古經已預載其事故凡降生之地童貞之母與夫景星之現三王之朝種種聖蹟莫不言之于先而一一符合于後所以當代聖人如若翰西

默盎等、皆認爲古經所許降生之眞主、無疑也、君釋氏則前無所徵、後無所據、可與天地之眞主並哉。矧釋氏雖僭逆、亦只自尊爲師、何敢駕至尊之上、而自認爲天地之主乎、敝邦稱呼甚嚴、加以聖人之稱、已自不易。況天地之眞主、可妄許耶。

念六日、士章復問曰、釋氏雖不敢與天主並、然其教入中土舊矣、先生始至敝邦、即昌言闢之、竊思燎原方盛、撲滅綦難、乃竟詆毀之不遺餘力、何也、

先生曰、此情理不容不然也、釋氏之教、來自身毒、

究其原、乃竊吾天學之似而訛出之者、使理之所是、而輒非之、是誹謗也、理之所非、而反是之、是面諛也、謗與諛豈余所敢出哉、釋氏位抗至尊、妄揑輪迴、狂傲悖道、莫此爲甚、吾秉一大中至正之理闢之、雖唇焦舌敝、亦無非圖報眞主爲世道人心計耳、烏可以燎原之勢、難于撲滅、遂任其薰灼人心而莫之恤哉、

士章曰、天道好生惡殺、凡一喙一木、必曲爲長育、故釋氏本其意而有殺生之戒、今天教祇誡殺人、

不愈開覆巢刳胎之習耶、先生曰、釋氏之戒殺、不過憑輪迴謬說、以行姑息之仁耳、其于大道奚當哉、天主化生萬物、原以養人、故教誡不禁殺生、以保人類、斯正好生之大德也、雖然、不禁殺也、非導殺也、且亦節物也、未嘗殘物也、如謂殺生即開覆巢刳胎之習、則罪在庖犧氏、亦已久矣、況五雞二彘、世稱西伯之仁、何獨至吾天教而疑之、且釋氏之戒、至謂殺物與殺人同科、乃有我殺還他殺之謬說、此在國法持平、亦從古未有、而況其上者

乎。

士章曰、殺物之科、誡不列國憲、若夫殺人一誡、律有明禁、國有常刑、亦何煩教誡爲哉、先生曰、無故殺人、國法所禁、斯正體造物主慈心、而創立于十誡垂訓之後者也、第誡毋殺人者、豈但手刃而剸割之謂哉、一事足以殺人、一物足以殺人、卽一言一念亦足以殺人、殺之條如此其繁也、且子亦知殺人靈魂、比殺人之肉軀、爲尤慘者乎、中邦有曰、毋以不善殺子孫、毋攻邪學以殺天下萬世、以

此論殺則有非明刑之所能及者矣而謂毋煩教誡哉

念八日、士章復問曰、人惟無陷于過則已、一有所陷、雖決東海之波、亦難洗滌、今云領聖水以洗宿愆、夫一滴之水、何能遍洗、得無與釋氏楊枝灑水、同一作用耶、先生曰、人得罪于國主者、惟國主足以赦之、得罪于　天主者、亦惟　天主足以赦之。今人皆獲罪于　天主者也。夫有罪不罰、固非　天主至公之道、然使誤犯于前、而能痛悔于後、則

天主亦必昭鑒其眞切而原宥之使得自新斯正徵其至慈至愛之心也況聖水滌罪之規乃天主降世親所論定故鐸德所授者外雖形水而其內寔具有赦罪之神能若彼佛氏既自不離人類且又自負抗主虛誑之罪是猶已罹大辟而欲寬他人之大辟也而可乎以是爲比亦甚非其倫矣

有頃士章復請曰人之靈魂既爲神體則爲惡而降地獄者無形之神耳縱有萬苦何從受之先生

曰聖經所載地獄之苦靈魂寔受其說有二一謂地獄之火雖亦有形然與世火大不侔猶如真炎與畫火大不侔也蓋　天主以全能加其烈焰不惟能焦灼有形之物且能焦灼無形之物故邪魔及人之靈魂雖爲神體悉能備受其罰其二謂靈魂之苦皆屬神苦故其痛楚慘于形受如人肉身縱晏然無恙心忽轉思拂意之事焦忿痛恨幾若忘生又如幽居暗室疑有毒蛇惡鬼恐嚇之類種種惡相無不見前雖寔無之而人冒其苦無異誠

受地獄之人其受苦亦復如是況魔鬼變幻其中自能張設萬態以虐其魂非如人世刑罰之苦筆舌所可罄也

越七年甲戌春三月八日艾先生復入桃源諸友畢會先生曰適來途中有推牛行橋者屢推弗前予見之而怖云牛亦知險乎人行于世不牛若哉今者求苦之阱其溪矣犯命之端其橋哉而世俗肉身邪魔則推牛者乎人皆曰予智大道不行而好徑繇是世俗推之于利欲之橋矣肉身推之于佚

樂之橋矣。邪魔推之於惑溺之橋矣。其曰予智。胥淪于淵。何瞶瞶焉其不牟若也。

十有九日、爲　耶穌復生之辰、先生曰、　耶穌復生矣。子等亦有復生之望乎。大西有鳥、名亞基辣者、鳳凰之屬也。其高戾天、爲太陽之鳥。至伏雛外、虞有他外雜之。必取其雛、向日而視、其目不瞬。頭不眩者。乃爲眞子。否則委而棄之矣。今子等素稱奉教、望有復生之期、然果能一心向上慕主不瞬而不眩者乎、則　耶穌必以爲已子、如其瞬且眩

也則必垂首向地而爲地上之營者也能保不爲吾主棄耶

廿一日先生出訪客姚則坤問曰聞貴教以守貞爲上設普天之下悉如是立志則人類不幾絕與先生曰此固不可必得之事然亦所當發明也昔聖奧斯丁亦與人論此云人生世界婚配之禮乃其常道能一生絕慾守貞有幾人哉故不必過慮及此但世界總有窮盡之期向使人人悉能守貞則人人皆爲賢爲聖仰人類從茲而絕不尤愈于世

界窮盡之日、而始絶者乎。葢世界窮盡之日。有善亦有惡。何如守貞而人類絶。悉皆純善而無惡者乎。至皆純善而無惡、而　大主降世愛人之心慰。而吾儕同人照事。相與爲善之心。不更大慰乎。

甘有五日、陳肇夾偕弟肇艮至堂、先生語之曰、昔有兄弟二人、其一勤書史。其一則日入　主堂。用神功也。兩人相聚、各叩所學、其入　主堂者曰、吾生平所學三字。直終身以之。未易竟也。問奚字、曰黑。紅白。其一大詫、請竟厥旨、曰所謂黑者、自顧平昔

種種罪汚。爲極黑穢之物。我當如何慚愧。所謂紅者、存想吾主耶穌、爲我等受難。紅血流下。我當如何感泣。所謂白者、天上聖人聖女、純脩之德潔白可喜。我當如何景仰之三字者、體認終身足矣。其一爽然自失曰。我終日讀書、尚不如爾三字。然則斯兩人者、其所學孰多乎。

夏五月、先生貢龍江、廿有一日、先生謂衆曰、子等自學道以來、亦常謹守五官之司者乎。必也目毋妄視耳毋妄聽口毋妄言手足毋妄持行。使人望而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見之。即知爲端人德士也。斯于道其庶幾乎。

又曰、五官之司、惟言最爲宜謹葢　大主之生人也、舌藏口中。衛以齒。復衛以脣。重關固閉。若深虞其破也。乃或嘲笑。或譏訕。或數短論長。其傷人也。寔甚。譬之劍焉、劍有益亦有損。以之護身則益。以之殺人則損。惟言亦然、以之談道持誦則益。以之嘲笑譏訕則損。然則言可輕出乎哉。

又曰、且子不觀之蛇乎、蛇之咬人、其毒最深、然只害人肉軀耳。未及靈性也。若利口之言、傷人之名、

敗已之德其爲毒也深于蛇昔　耶穌在世時有異端者流專務外脩不飭實行偶見一宗徒不盥手而食遂告　耶穌曰爾徒不盥手而食亦汚甚矣　耶穌曰入口者非汚出口者乃汚耳吾　主之意以飲食之物藏于肺腑縱有不潔何傷乎利口之言言者聽者均受汚焉是以古有德士達味德者惡其言之躁也祈　天主賜其誦經談道之外餘悉啞焉　天主亦允其所求若彼德士者刻勵之功弗可及已

有頃、其香問曰、竊聞原祖之初生也、天主賦以美性、夫既有美性矣、柰何犯命乎、先生曰、天主之賦人性也、原使之可爲善、而不使之定爲善、如定之爲善、亦無他變、若火之定于熱、日之定于光、天主亦何難之與有、然此則爲善皆天主功、人亦何功、而坐享天上福哉、惟賦之美性、又必令其自發善心、始以賞罰隨之、今原祖挾其美性、柢爲不純心于善、致犯主命、而受重罰、曾何咎厥賦之初乎、

其香日、器之精者工必良、器之窳者工必拙、今以初生原祖、即首犯主命、人遂以其犯者、并疑其生者、又何徵　天主全能乎、先生曰、斯正顯　天主之全能也、今有良工于此、造一奇器、極其精美、忽墮地而器碎、工取其碎者、別造一器、其精美視前有加焉、此其工不尤良者乎、乃原祖自犯命而後、以九百餘年之苦脩、竟獲天上永福、斯其視平平爲善、坐享天報者、其爲功不更鉅乎、昔聖奥斯丁有云、無惡之善、不如轉至惡爲大善、夫原祖以

犯命而苦脩、正轉至惡爲大善也正既碎之器而更造爲奇巧也不益見　天主之全能者耶

且　天主之恩、莫大于降生救贖矣向非原祖犯命、則吾　主未必有降生之旨今使古今萬民、得蒙　大主救贖之恩者皆原祖犯命之因也然則犯命一節亦吾人感恩圖報之繇人乃不以頌主而反憾　主者乎

其香曰、以犯命而憾　主、固爲不可、然惟原祖犯命、遂令千萬世傳染原罪、美性易偏、故不能無追

遡耳、先生曰、人無原罪、則美性不失、縱獲享天福、亦何希奇之有哉、惟傳染原罪、故其性有剛柔純駁之異、而人始有矯偏克己之功、斯其苦勞彌甚、其享報彌崇、譬之爲將者、遇難克之敵、身經百戰、始得敘功而剖符、視彼席先人餘蔭、坐縻世祿者、始超越數等矣、

廿二日、謝仲升問曰、滌罪之功、全繇痛悔、文已知之矣、今有日用小過、似非獲罪之大者、慮痛悔之誠未易頓發也、先生曰、小過不悔繇于認主不眞、

否則未有不誠且切者。譬如一不謹之言。施之儕輩。未必悔也。上而尊長。則憬然悔矣。再上而施之權貴。施之國君。直有徬徨痛切。必求赦宥而後即安者矣。蓋所犯逾尊。則其悔必逾切。亦何論犯之大小哉。今天主無上至尊也。吾人至卑也。以至卑而犯至尊。雖一念一言。其獲戾已大。如日過之小也。而漫不悚切。是不認吾主爲至尊至嚴之上主。而敢于輕犯也。罪孰有甚焉者乎。

日將午。劉文學晉謁。問先生曰。功名富貴。亦人世

浮塵、人多戀而不能割、何也、先生曰、祗爲不知眞福、故耳、若知身後眞福、百倍于功名富貴、則現前世福、皆嚼蠟也、君曷不觀之嬰孩乎、以千金易摶黍、弗我易也、豈千金不如一黍哉、無知故爾、迨長而知覺、則必貴千金賤一黍矣、今人多戀于世福、而不營眞福、是不分千金一黍之類也、不亦惑哉、

聖額我略有云、爾輩旣嗜富貴、當嗜無窮之富、不盡之貴、幸毋以小富貴自足者、正謂此也、

漏下初刻、其香問曰、天主罰魔鬼于地獄、旣受

無窮之苦矣、及其出見人世也、亦脫離其苦否、先生曰否、今有病人、頭重目眩、五官百體、俱不能安適、此即移上移下、移左移右、其不安適猶故也、何也、病切己身也、今魔鬼之永罰、躬自受之、縱出見人世、安能脫離其苦乎、

其香曰、向讀降生言行略、見　耶穌爲人驅魔、魔哀祈曰、幸毋復驅我于地獄、若出見人世、旣不脫離其苦、又何懼地獄之復入耶、先生曰、魔鬼之苦、固無適可離、然其出見人世、與在地獄之苦、亦微、

有間耳再譬之病者、頭重目眩。雖移之他處。似亦不適。第在幽暗卑濕之區。其苦自必更倍。若得移置軒朗之域。即切體之痾。未嘗少減。而視向之所處。亦稍殊矣。況魔誘人爲務、入獄弗能、故不願也、

廿三日、瞻禮畢、先生詔于衆曰、今日經中、載吾主寓言者曰、有一富翁、庀盛筵、命僕延客、其一日、吾已市腴田數畝、欲往觀之、無暇赴也、其一日、吾適市有耕牛、欲駕而試之、其一日、吾正掄婚、受室、愈不暇往、僕返命、主翁大怒、謂其僕曰、爾可遍行市

中凡遇貧者賤者及一切瞽聾殘疾之人邀飫此
筵向數人者必不獲享其僕如命諸人畢赴然尚
有餘席又命請田野細民以充之衆各飽飫而歸
夫吾　主之意以主翁者天地萬物之　大主也
盛筵者凡在阨格勒西亞中所沾聖寵也欲市田
駕牛者貪財人也掄婚受室者迷色人也人而貪
財迷色其肯幡然入教沾吾　主之寵澤者乎非
吾　主之棄彼人人自絕于吾　主耳反不如貧
者賤者瞽聾殘疾以及田野之細民其蒙受　主

恩尤易易也。

又曰、聖伯多祿有云、貪財之人、有似于崇奉邪魔者、夫崇奉邪魔、其罪重矣。胡貪財者與之並乎。不知貪財者、朝斯夕斯、念斯言斯、并其心身性命、亦在斯也。此直認財爲生我養我及安適我之物、而汲汲事之、豈非認財爲王者乎。認財爲王、視彼認邪魔爲王、其不認天地之大王均也。聖伯多祿之言、有以也夫、

又曰、財非盡置不求也、特不必以財爲重耳、王

經有云、今日與我、我日用糧、誠以日用之糧足、今日之用已矣、不必貪求明日也、子不觀之鳥乎、未嘗耕種、亦未嘗畜儲也、日日所需不缺、夫鳥一無靈之物耳、大王尚安養之、俾毋匱乏、況誠心奉王之人、而慮日用之有缺乎、則亦何用終日逐逐、而于正業反疎也、

又曰、敝邦有一人、日營生業、常積其餘者、至王日施之、而其財常有餘也、一日邪魔誘其貪念、遂思存積、不務施貧、積之不已、果有贏餘、數月足生大

瘡不能營業而向來所積盡爲醫藥耗去且典盡家中之物不勝困苦于時　主命天神醒之曰爾向爲　上主施貧故　主亦俾汝有餘安然享之奈何貪心頓起今所積者安在哉其人始悔悟求赦自是施貧如故而有餘仍如故也人心貪吝夫亦可以鏡矣

日正中鄭明經邀欵其香從適談及水性先生曰水有水之性亦有水之德乎明經曰水之德曰冷曰淡曰流下先生曰然則人之德亦有可比之水

者乎。冷于俗情。是人之德亦有冷也。淡于世味。是人之德亦有淡也。謙卑自牧。是人之德亦有下也。設于俗情世味。太熱且濃。好居上而不居下。曾水不如矣。

其香曰、人爲萬物之靈、故諸德咸備、先生曰、子以人爲萬物靈。然不善用之。反似萬物之蠢。其香曰云何、曰、天主之生萬物也、賦以一定之性。如火之熱。水之冷。雖歷千百年不改也。若人之性、天主則賦以靈明變化之體。超絕萬類。乃不變化于

善而多變化于惡豈若物之一定更無轉變者乎。故謂人非靈于物不可非蠢于物亦不可也。

有頃其香問曰向閱天問略見列宿天亦有逆行不知每日逆行其度有幾先生曰列宿一天其逆行甚微微敝邦曆法推筭須積數十餘年始逆行一度至逆行一周天則積有數萬餘載矣考中邦堯舜以至今日始逆行十五度可見其動甚微去不動者不甚相遠也

其香曰果爾則列宿之去日宜有一定之位偶見

參宿見于東方。于日沒時。每夜漸高。何也、先生曰、此非參宿漸高、乃日之逆行、漸與參會耳、試觀日每日逆行一度。則與參宿日近一度。故當日沒時、而參宿東方。遂高一度也。知乎此、而列宿可類推已。

其香曰、敝邦書中有云、斗柄東而天下春、斗柄南而天下夏、斗柄西而天下秋、北而天下冬也、夫列宿既逆行甚微、則亦順宗動天所帶耳、何斗柄所指、四時易方乎、先生曰、子所言者在何刻。曰日沒。

時耳。日斯正觀日行而可知也。論北斗爲宗動天所帶一日一周其柄亦四方迴指。但日躔黃道二分二至南北各殊故當日沒時見斗柄所指。若隨時各異耳。

其香曰、造物主之生天也何不使人爲可測而故隱其奇若此乎、先生曰、卽此一端亦可徵造物主之妙也。其香曰如何、曰造物主之生物也其甚切于人者多顯而易見其不甚切于人者多隱而難知、子試思天文之學、有甚關切于人者乎、

知之固爲博物。不知初亦無損。若性命至理、爲人生日用所不可離者、則　造物主必顯示之。初非有隱也。即以地之物言之、五穀所以養人。則無地不生。至若金玉珠貝之屬、非不寶貴也。然未甚切于人。故不惟地不皆產。且山含川藏。不一炫奇于人世、職此意已。

廿有五日、先生又謂衆曰、昔經所載、有古聖厄理亞者、欲到一高山、訪　天主聖蹟、乃陟歷遙險、神力頓疲、憩一大樹下、嘆曰、我力不堪、自分死此矣。因

倦而睡、天主遣天神賜以水餅、諭之曰、醒醒、及早享此前途尚賒也、聖士醒見水餅、遂謝 主恩享之、不覺充飽、自是鼓力前行、果窮高山、愜所願矣、今我輩奉教、求登天國、豈直一山之高哉、乃世盡險途也、自恃已力、其何能至、故吾 主耶穌立領 聖體之恩、增我神力、以耐世患、庶幾升天有賴、不爲半途之廢耳、

又曰、子等欲領 聖體、當立志以順 主命、故無論爲富爲貧、爲窮達、爲夭壽、毋以順境而生驕佚、

逆境而生怨尤也。其香問曰、順命固矣、未知可祈求否、先生曰、可祈而祈、得固無罪、然世福非眞福、其祈之可不可、總非人之所能知也、子今知天主之愛人、甚于人之自愛者乎。天主愛人、必盡知其所當得、與不當得者、可予則予、不可則靳之、故一予一奪、具有深意、予者固謝主恩、不予者尤不可生怨懟也。譬之嬰孩焉、父母愛之、不啻其自愛、求衣食書筆之類、無弗予也、設日求生菓及性毒之物、則懼其疾害也、輒奪不予、而謂父母弗

愛其子。必不然矣。

其香曰、每見善者或罹世禍、不善者或享世福、雖大主有深意其間。然貿貿生民、不能測也。是以滋疑。先生曰、昔有一人、亦以善惡禍福之故、疑　上主者。　主欲醒之、命天神化爲人、偕之行遠、偶宿一逆旅、其主人善士也。只有幼子、愛之篤。是夕忽死。斯人疑之、又至一家、有善人失金盃、一反爲行惡者所拾。斯人愈疑、仰而嘆曰、　上主權衡、若是爽乎。天神從旁諭之曰、逆旅主人、善士也。然過愛

其子勢必殉其子之所爲他日不善皆此之繇矣故　主命早收其子未染之蒐既得天福而其父處憂患之中忍德且日增也失金之家雖亦善士然有微過故　主命其失財以當補煉過端既贖所存純德求福之享乃其分耳彼惡人者生平亦有小善故命得財以償之小善既償則皆純惡地獄之火旋及其躬子奚疑焉斯人始悟且悔終其身信順　主命毋敢有疑繇是觀之大主一予一奪具有深意特顯茲一事章示人耳貿貿生民

安得日遣天神以告乎。

日已沒、其敘問曰、天主已往未來、固無不曉、若魔鬼靈明所賦、原異于人、亦能知未來事否、先生曰、未來之事有二種、其一、爲一定之故、不得不然者、如物以時生育、及日食月食之類、斯魔之靈、所畢知者、其一、不繇一定之故如　上主之聖旨、及人之自專、斯則只知已往、不知未來、

其敘曰、每見世俗相傳、如祈夢扶鸞之屬、未來事亦多奇中、非魔鬼伏以告人者乎、先生曰、此非知

也、特猜着耳、大主藏機權于不測。原非魔鬼所能窺。特魔鬼之性、倍靈巧于人、故遇事輒能猜度。時有奇中。如善射覆焉。而其不中者尚多也。今人于其不中者、通置不論、遂群艷其偶中者、詫爲靈奇。相率崇之奉之。悲夫。

甘六日、其敘復問曰、敝邦文字之興、起于黃帝、故前此紀載多略而不詳、聞大西自開闢以來、紀載無漏、不知文字從何始乎、先生曰、原祖之始生也、天主卽賦以靈明大智、超絕萬類、故凡天下百物。

皆原祖命名。此即文字所從始耳。

其敘曰、造物主化成天地、至第六日、而原祖始生、則天地萬物之成、尚在原祖未生之始。彼造成次第、烏從知而紀之。先生曰、原祖初生、去肇成天地纔五日耳。況天主既賜以大智、又默啓其靈、通徹萬理。故于化成之序、悉洞曉以貽後人。斯皆傳信而非傳疑者也。

其香問曰、聞原祖之在世也、九百有餘歲、可見上古壽多長。中古漸短、迨至今日、滿百者以爲奇觀

矣果風氣之不同耶抑　上主之所命耶先生曰、此其故有二、一爲人之自然一爲　主之使然何則、人之自然藉土生物以養之古初百物始生土氣本厚故凡五穀百菓之屬多得氣之厚者以養人人遂多壽厥後生物愈多土氣漸薄而人壽亦因遞減也何謂　主之使然上古之世人類稀少天主本欲增人之壽使廣傳其類況古世人多淳龐其享有壽考者又多脩德立功之年也故　主尤欲增其年壽俾歲永而功多中古以降人心漸

澆脩德者鮮設若年壽愈增罪罰且愈重故主輒減其年毋俾多罪耳今人率冀享壽考亦冀爲立功之年乎抑冀爲增罪之年乎夫宜知所擇也已

甘七日其香問曰向讀龐子遺詮云將審判時人民病疫天降大火萬物俱焚此以施之惡人斯爲至當竊意時有善人乃亦降是諸罰何也先生曰等死耳病死老死與水火刀兵之死死有異乎曰無以異也曰死既無異則均一主命安在疫死焚

死之爲罰哉況人生在世鮮有純善故善人初死多必送入煉所以煉生平微疵始得常生天國也迨審判時賞罰正當大定則借水火刀兵之患以煉其罪之餘不復更送煉所又何疑爲善之人不應受此者乎

廿有八日諸友求領　聖體先生詔衆于堂曰子之求領　聖體也亦知　主以斯恩賜人超出天神之所受乎何也天神純神只得享天上福而已未有　聖體降臨彼身也今以天神之不可得者而

賜諸人。則其授于人者。不更有加于天神耶。

又曰、主之愛人、如此其摯也。子等當如何愛主者乎。耶穌聖訓有曰、愛我者、必守我之言。我大父亦愛之。吾儕必降臨其身。而與之偕焉。夫主之訓、不曰守我誡。而曰守我言者、以人之愛主、徒守教誡焉、未爲全足也。必詩繹垂訓之言。佩服不忘。乃全愛主耳。今有致敬貴人者、毋論所囑之語、即時奉行。且復窺其微意。百將順之。以求得其歡心。況愛天地之大主。有不守其遺言。而

可謂愛者乎。我大父者、天主罷德肋也、蓋吾主耶穌、原爲罷德肋之愛子、如吾能愛耶穌、則不負費畧降生之意、故大父必喜而愛之、吾儕者、天主三位也、與爾偕者、我領聖體、則天主三位、俱降臨我身也、主既降臨以與我偕、而我亦必時時念念求翕合上主之心、則我與主偕而主亦永與我偕矣、吾主之訓深可繹思也已。

廿九日、諸友蒙恩已畢、先生又謂衆曰、昔如德亞國

人、多僑寓他國、爲染于異俗、不能盡禮奉　主、吾主憐之、默啓古聖梅瑟者、領衆而歸、一時偕行、六十萬人不啻也、至海濵、無舟可渡、吾　主賜梅瑟大能、以拄杖畫水、水忽分爲二、中有大道、履之如平地、比登岸而行、日久、衆人糧盡、請梅瑟代祈、次日晨興、有天上降來之糧、名瑪納者、食之人皆可得飽、且隨其所欲之味、無不各如本願也、後賢推論此事、正爲　聖體之豫象何也、僑寓他國者、如未領聖水之人、溺于異端也、渡海者、如以聖水

滌人罪也必過海登岸而始得天上糧者猶人必領聖水後堅心定志始得領　聖體大恩也衆人皆得飽者　聖體大恩人人靈魂皆得所養也隨其所欲各如本願者領　聖體之恩亦必隨人領受之功淺深大小以爲寵祐也

又曰領　聖體之後須力行善功否則增罪矣前聖有云人之領　聖體也善者爲藥不善者爲毒善者爲常生之福不善者爲永死之罰摯哉斯言洵可畏哉故予等蒙恩以返寧可靈魂離肉身不

可靈竟離　天主也吾子勗諸

漏下數刻先生燕坐其香請曰向聞之盧先生云火性熱水性冷然煉鐵熱于火氷冷于水未憶其詳也先生曰斯其理有數端姑即一端明之火性雖熱但火之氣稀而散其力小故雖當烈焰人猶得而手摩之若至煉爲紅鐵則相戒不敢犯何也其氣聚而凝故其力倍加也惟水亦然水性雖冷而水之氣散至結而爲氷則體質凝實故寒于水然則人之神力其宜聚不宜散也亦復如是

少頃、先生謂其香曰、愚人何所益其愚乎、對曰、不言耳、先生曰、雖然、愚人安有能不言者、昔有一德士、于酒筵中、衆人譁然談論、獨德士默如也、傍有議者曰、斯人終席無言、何其愚、其一答曰、斯人若愚、必不能不言矣、故古經有曰、愚人不言、可以謂智。

六月朔日、瞻禮甫畢、先生詔于衆曰、今日經中、載吾主耶穌在世時、于瞻禮日、與惡人同坐、時有譏吾主者、吾主諭之曰、有一牧童、牧羊數百、其一奔

逸不知所之牧童懼其迷途失羣或飽豺狼之吻也遂姑置羣牛亟往尋之負而歸不勝喜比諸未逸之牛倍憐愛之夫吾主之意以譬奉教諸人羣聚一堂司教者牧之中有迷途失羣復竄入于異端者是必不能脫鬼魔之手者也于時司教者亦不暇顧諸人急往醒之若得幡然悔改其憐愛之也不更有加者乎蓋大主啓祐善人尤亟欲提醒惡人設彼執迷之輩屢提而不醒如牧者愈追而牛愈逸也有不飽豺狼之吻者乎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又曰、聖經云、吾輩獲主聖寵。猶如藏寶液于瓦器中。蓋以世途甚險、入其中者、易失吾主之寵祐也。譬諸懷寶者、藏之玻璃瓶內、入行市中、一遇雜沓擠擁之所、則必盤辟思避、或翼翼奉持、萬一不戒。瓶碎而寶失矣。夫吾主寵祐、靈神之至寶也。吾以肉軀藏之、其脆也。甚于玻璃。乃入行世途、倏遇貪淫諸相、而不謹守五官之司。吾懼寵祐之頓失也。戒之哉。

初三日、謝文學造訪、先生從容語之曰、睽教多年、愛

主之心亦常在否對曰然問其如何曰不敢爲惡耳先生曰然亦未嘗爲善文學曰無惡即善也更何善之爲乎先生曰今有僕人于此性頗醇謹但終日懈惰安睡不力所事其主責之僕曰我素不犯主不詈主不盜主財責非所甘也主怒曰雖然吾終日豢養爾爾竟不力所事亦安用若僕爲哉今吾輩受　上主之恩宜力行善功以圖報効如于所應行之善漫不事事徒傲然自多曰我不殺人不偷盜不邪淫也其能免　上主之大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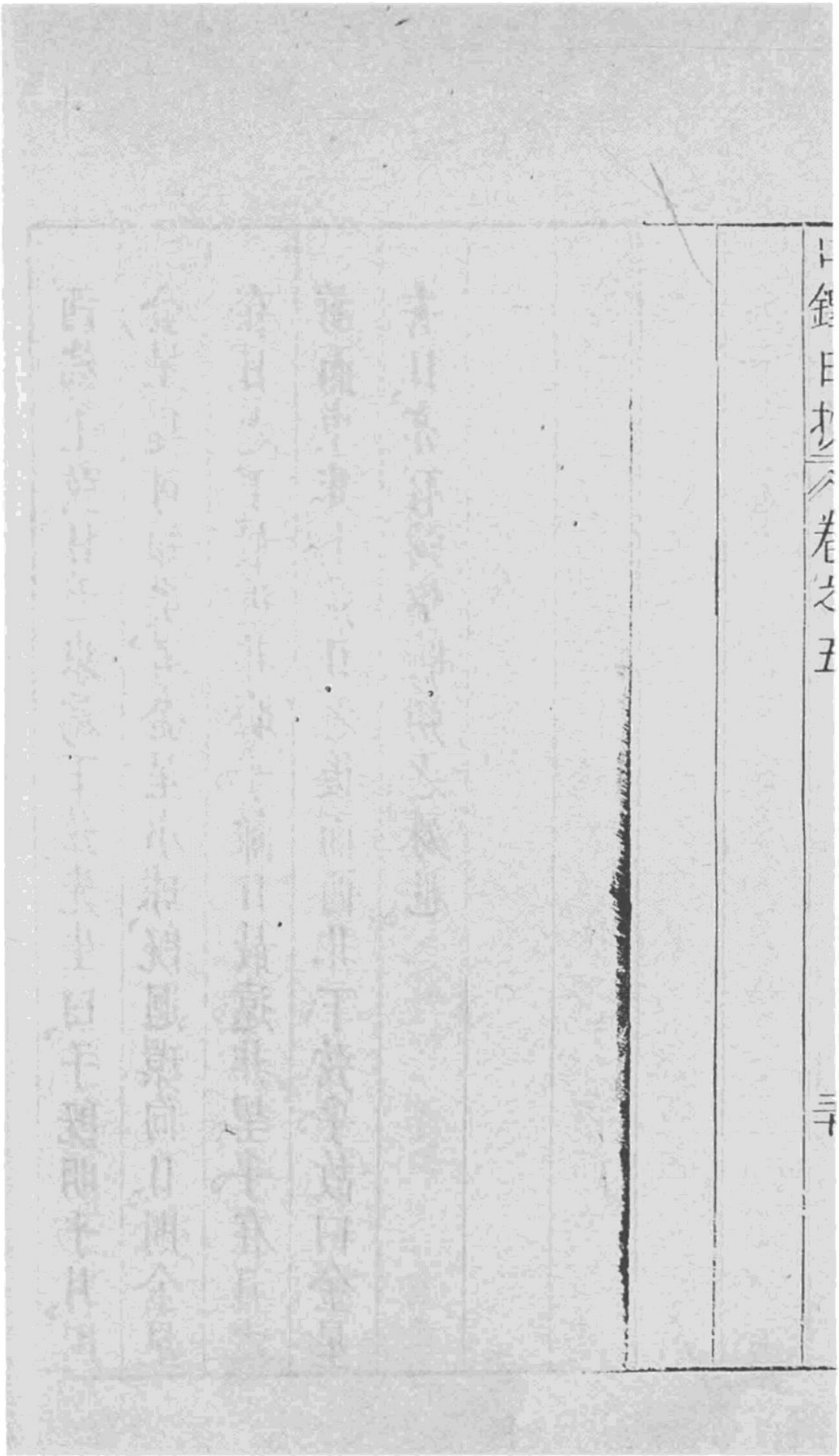
初五日、入夜、先生燕坐、其香問曰、月中黑影、衆論靡定、先儒謂山河大地、其影上映于月、遂云明者爲水、黑者爲土、未知然否、先生曰、月中明暗各殊、既云大地之影、則月當如鏡、而大地如形否、對曰然、曰果爾、則鏡中之影、宜隨形移矣、乃山河大地隨方不同、月之所照、亦必隨方各異、何以歷東徂西、而月中之影、並未少變也、

其香曰、既非地影、定論謂何、先生曰、格物窮理家、推月之體、其中疎密不一、密者爲日光所射、遂覺

光華倍映。其半有黑影者、則其體之疎處、日光射之而其光遂透入。不復映發耳。譬之鏡焉、其平而亮者光必瑩。間有損而蝕者、則光必暗。斯亦可類推已。

少頃、其香復問曰、向承明訓、云金星離日遠近、亦有弦望晦朔之殊、如月輪焉。又云金星小球離日、不出三十三四度之遠。夫既有定度、則亦無遠邇。胡有弦望晦朔之殊乎。先生曰、月之弦望晦朔、其義云何、對曰、月在日下爲晦、與日對爲望、在日之

西爲上弦日之東爲下弦先生曰子既明乎月則金星從可知矣考金星小球既迴環向日則金星在日之下最近非晦乎離日最遠非望乎在日之前而東非上弦日之後而西非下弦乎故曰金星去日亦有弦望晦朔之殊也



□鐸日抄目錄卷之六

答聖教孝敬父母存亡皆然 見一張 凡二則
答闢釋氏之邪爲忠於所事 見二張 凡二則
論 上主好謙惡傲 見三張
論天神祇一傲念輒受重罰 見三張
論德貴謙 見四張
論以苦報 主須存眞愛 見四張 凡三則
釋仁字之義 見五張
論時日有用毋負 主賜 見五張

答默想工夫期于行 見六張

答四德爲萬德宗 見六張

論奉教不在多言 見七張

論不靈之物尚順 主命而人反逆 見四張 凡二則

答人之七情宜以愛德爲主 見八張

答七情由靈魂而發而死後之情有所蔽而不全 見八張 凡二則

答 主怒非怒 見九張

答天地未足稱才 見九張

論色念易萌須用剛克 見九張 凡二則

論魔誘善人倍力于惡人 見十張

翰艮友如鏡 見十一張

論魔鬼紀過天神紀功 見十一張 凡二則

翰奉教若治田 見十二張

論人宜熱心向主 見十二張 凡三則

答爲善不拘根器 見十三張

論人須佩服主言 見十四張

論冕旒瞻禮 見十四張

答教中工夫樂而非苦 見十五張
論人所善終仰賴聖母 見十六張
論聖枝瞻禮 見十六張
論人滌罪宜洗以淚 見十七張
論人獲罪毋諉之不可赦毋恃爲可赦 見十八張
論領聖體宜謙宜潔宜相愛 見十八張
論聖體不敢領且不敢不領 見十九張
論禱以免禍亦惟其可 見二十九張
論傷主受難宜默想數端 見二十九張

論聖架有上下左右之義 見二十一張

論致　主受難繇人七罪 見二十一張

論萬物皆知認　主人尤當感激 見二十二張

論敬畏爲愛慕之僕 見二十二張

答取法貴上 見二十三張

答　天主愛人有七恩非父母可並 見二十三張

答　天主化成天地 見二十四張

論舉揚聖架瞻禮 見二十五張

論居下者必上 見二十六則

論 主要經有五 見二十七張
論人性之光有二 見二十七張
論謙德弗可及 見二十八張
論人心皆當爲聖神之堂 見二十八張九二則
論 聖母之恩 見二十九張九二則
論倣法 聖母貞德爲切 見三十張
論 天主無所不在 見三十一張九二則

口鐸日抄卷之六

弗溢瞿先生

泰西思及艾先生口鐸

存元林先生

景教後學福唐李九標其香彙記

桃源　陳景明肇夾
　　陳景耀肇艮　分錄

莆陽　柯士芳無譽
　　林光元仲錫　較訂

秋七月五日、艾先生自龍江抵邑、費中尊過訪、問先生日、向閱天學諸書、知貴教甚嚴而正矣、乃聞奉教之家、祖宗遺像、盡毀而不存、未知然否、先生日、此訛言也、教誡無是也、昔　天主降諭十誡、前三誡、惟欽崇一天地　眞主、後七誡、即以孝敬父母爲之首、今貴邦鄉紳士庶、其奉教者非一家也、所謂思死如生、敬亡如存者、孝愛一念、初未少替也、試明稽之、而人言之訛、種種可破已、

中尊曰、果爾、則人言胡自生乎、先生曰、此有故也、

天主十誡第一誡惟欽崇一　主故諸邪神佛像悉毀不事而貴邦士庶之家奉諸魔像多與祖先並列謂之家堂甚有尊其位反在祖考之右者若奉教之家則惟欽崇一　主故凡相傳土木魔像悉棄置之人謂其毀家堂也遂併謂其毀祖像以訛傳訛竟不之察耳大抵創此說者多屬二氏之流邪不容正故有不知而誤信者亦有明知而故言者罪誤在人於聖教何損焉詳見西方答問

中尊曰釋氏演法立教其門戶亦覺專一先生何

闢之深也先生曰此論正不正寧論一不一哉今中邦天下大一統矣其禮樂刑政必盡出一天子乃彼竊據之雄其政刑非不專一然而邪正則迥分矣夫普天之下只一主也則普天之下之人亦只宜共事一主也彼釋氏教雖專一然而僭擬上尊謬迷大本亦天主叛臣耳奚問其教之專一與否也

中尊曰釋氏教雖非正然闢之則無所容先生稍恕之何如先生曰人不來問愚未嘗往闢然有

然參證者則邪正之路烏得混而容之也譬有叛寇于此思借據稱雄明公忠于所事其將混而容之乎抑不遺餘力必掃除廓清以上報明主乎

愚之事天主也正亦如是

十三日瞻禮畢先生謂衆曰昔耶穌在世時訓衆以謙嘗有發利塞俄之徒與一罪人同登主堂發利塞俄向主立而言曰吾自來守規齋戒矣不偷盜邪淫矣非若罪人如彼其汚也其罪人則俯身叩首不敢仰視惟痛自刻責祈主憐而赦

之發利塞俄、入堂潔而出堂汚矣彼罪人者、入堂汚而出堂潔矣葢至尊上主、原好謙而惡傲、發利塞俄之徒、自恃其功、其功皆罪梯也、惡人自悔其罪、其罪皆功府也、子其辨諸、

又曰、子知罪之首者何在乎、惟彼天神、天主賦以性體、非不純美也、一背主恩、便爲邪魔、遂受至重至永之罰、彼亦何嘗偷盜邪淫、造諸惡事哉、不過恃巳才能、輒萌傲念、竟淪永苦耳、人思巳之才能、其去天神不啻倍蓰、可傲然自滿、甘犯主

命而儆尤邪魔者乎。

少頃、其香問曰、承明訓云、祈求不如領受、大都領受莫如謙、昔林先生論謙德、譬之掌焉、掌面能受、背則不能、以掌面中虛故也、先生曰然、請觀之器、器之虛者音必亮、故製樂器者、必空其中而清越之音出焉、實則無之、夫一樂器之微、尚貴虛也、人而不脩謙德、堅距其中、奚可哉。

復月之七日、艾先生已適溫陵、其香入三山、林先生詔之曰、吾　主耶穌、爲我等受難受苦、我今即以

苦報之猶未足酬萬分之一也以苦報　主尚敢暢所欲言行所欲爲嗜所欲得乎

其香日以苦報　主理所宜然其如克己之難何

先生曰克己誠難然有眞愛　主之心則不難矣

譬有人于此而子愛之情好甚篤也推子愛之之心卽竭一身之奉而不言勞甘卑下之役而不知賤涉萬里而不爲遠罄千金而不辭貧受人譏謗而我不恤身經百折而我不避甚至以身代死亦欣然爲之愛至此止矣豈有愛　主若此而患克

已之難者乎。

其香日、事　主之道不一、果爾、則愛德盡之乎。先生日、行事有一愛　主之心、不論大小、皆有功德、若無是心、雖終日犬齋鞭策流血傾財絶色、皆未足言功也、必也思言行爲之間、悉翕順　主命、婉合　主心言　主所欲言行　主所欲行重　主所重賤　主所賤五官三司、無一不與　主合也。斯爲愛德之至者也。其蒙　主之愛必大矣。

少頃、其香問日、聖教之要、愛　主爲上、愛人次之、

然則仁會之舉、非愛人乎、先生曰、仁之爲字、取義二人、葢以二人方成一仁、安有孤立寡恩痛癢膜置、而可謂仁乎、故仁會之立、正爲吾儕親愛設也、何也、吾　主以愛人爲心、故凡愛　主者、必推以愛人、彼鬼魔者、時懷害人之心者也、奉教而不思愛人、是魔眷屬耳、

十日、先生復謂其香曰、吾人每日之間、于我無係之事、不須動及五官、葢　造物主之生物、俱屬有用、無用則不生、今　主之生此時日也、原我等立功

修德之日也我於無關之事分功一日足空費大主一日矣況用之嬉遊浪談不懼罪乎

其香日聞教中有默想工夫請問其畧先生曰人晨不默想則靈性失其養矣默想者養靈性之糧也但默想工夫須用記含明悟愛欲三者爲之其香日云何先生曰一清記含記含不清則雜物亂入腦囊默想時遂有紛思憧擾之弊故必蒐羅經典取其精美者括諸囊中隨所抽而用之以啓明悟悟之機二充明悟悟機既啓則觸類引伸洞徹其

隱因揣其行爲意義取爲法則而愛慕之情動矣

三發愛欲既悟斯理遂熱心嚮慕或發痛悔之情

或生遷改之念堅定已志祈　天主賜我神力毅

然行之斯則默想之大畧也雖然默想期于行默

而不行是爲無實

十三日其香問曰智義毅兼謂四樞德之四德者有

一事而並見者乎先生曰有凡人欲作一事審爲

是則行審爲非則止如是爲是非爲非智也是即

行非即止義也行必健止必斷毅也行勿過于行

止勿激于止廉也是一事而四德備矣故曰智義教廉四德萬德之宗也

頃之先生又謂其香曰凡人呼吸之中皆有天至爾于出言之際尚其戒之哉其香曰言而談道庶亦無傷先生曰雖然奉教不在多言即聖經一語隨取而涵咏之有終身行而不盡者矣至若談道誨人亦資口說然爾欲教人當先行其教而教之聖良有云誨人而不自誨實無有誨斯言深可繹已

十二月五日先生詔于衆曰、昔　耶穌偕衆航海、俄風濤大作、船將沉、衆呼　耶穌求救、耶穌曰、有我在毋恐也。徐命風息、即息、浪平、即平矣。夫人之涉世、猶泛海也。水火盜賊諸種種拂逆之事、盡風濤也。然皆有吾　主在、誠心呼救、自可恃以無恐。奈何一遇危險、輒失望而不知認　主者乎。

共丕問曰、風與海乃不靈之物、何順　主命若是遠乎、先生曰、凡天地間物、皆　大主所生、則皆主命、是順人亦宜然、今風與海既爲不靈之物、尚

順命若此人奈何反出其下乎不思主生萬物至貴者莫如人而至逆命者亦莫如人甚且受恩愈深而逆命乃愈重也哀哉

十二日其香又問曰人有七情斯易犯罪則七情者似不可有也先生曰否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人所不能無故有之未足爲罪惟用失其道而罪斯成矣雖然有愛德焉人能以愛德爲主則諸情俱可中節何也愛猶火也諸物得火不變其味諸情得愛不踰其則矣

其香曰七情之發也、繇肉軀耶、抑繇靈魂耶、先生曰人之七情、悉繇靈魂而發、肉軀特効用之器耳、如怒者必有怒容、喜者必有喜態、其實喜怒非自外至也、

其香曰果爾、則人之疚也、情亦依魂而在否、先生曰然、人之既疚、其情自依魂而在、特有所蔽而不全耳、其香曰云何、先生曰、天堂之魂、喜蔽其怒、樂蔽其哀、蓋天堂爲榮福之域、哀怒之情、俱無所容、故純享樂而無怒哀、非若地獄之魂、業身受永苦、

則怒蔽其喜、哀蔽其樂矣。故曰不全也。

其香山、享天上之福者、既無怒情、則無怒者宜冀如　主、乃有云　主之義怒者何。先生曰、此責也非怒也、夫人世所謂怒者、乃忿恨其人耳　天主愛人。何忿恨之有。第人耳犯　主命。多方悖逆故主因其罪而加責焉。豈忿恨之謂哉。

有頃、羅廣文太玄至堂、問先生曰、敝邦儒書中、以天地人爲三才、不知天地果稱才否、先生曰、天運動而地生育。似皆天地之才。而實非其才也。蓋天

與地悉　造物主所生其能運動而生育者乃造物主以爲效用之官命之能然豈天地自有才哉君不觀之書者乎書者筆也所以書者非筆也而謂筆有能書之才非通論矣

十三日、先生聞其香曰、聞子等共立貞會、吾懼功之未易守也蓋人之色念多出於本情故一遇而輒迷不啻鐵石之于鐵也曰然則奈何、先生曰、鐵石引鐵以蒜塗之則不能勁何也蒜之味辛于義爲加人欲克此色念須有剛毅之氣乃可成功若柔

荏不斷。鮮有不陸險陷者矣。

又曰、昔西邦有王子、王懼其蕩也。三十年不出宮。不令見一人。識一物。一日命遊于都、閱諸美好之物、王子未有動也。偶逢群美婦迎前、顧問左右、答曰此魔也。最能引人。毋煩尊問、比歸、王問曰、今日出遊、遍觀諸物、何好乎。對曰、他無可好、惟好彼群魔耳。嗟夫、三十年不識一物。不見一人。一遇美色而遂悅之。雖惕以魔弗顧也。可見好色之念。出諸本情。人可不剛厲自克乎哉。

八年乙亥、瞿先生以二月至郡、越十月六日、始屆龍江、時有數友、新領聖水、先生詔之曰、子等今日、業洗心入道矣、然魔鬼之誘、不可不預防之也、對曰、魔之誘也、祇及惡人耳、寧及于善人耶、先生曰否、魔之誘善人也、倍力于惡人、蓋惡人自已作孽、無俟魔誘、彼善人之事主者、魔妬其功、故誘之倍力耳、昔有聖人、偶適他所、見一巨室、一魔伺其門、及過一農家、則群魔伺之、不啻百也、聖人詢而問、故魔曰、彼巨室者、素肆力于惡、一魔誘之易易耳、

此家素守誡爲善屢誘之不動雖百我輩尚未足也由此觀之人可自恃其善力而不祈防之乎　王祐以

有頃友有談玻璃鏡者先生曰良友如鏡焉鏡人妍則貢妍媸則貢媸雖纖垢微瑕鏡無隱也良友之規人過也亦然如徒匿瑕獻頌無爲貴友矣

初九日瞻禮畢先生謂衆曰子等入堂祀王亦曾虔恭昭對者乎凡人有一邪念魔必錄之而況于言行之間昔有聖人入　王堂中見一魔蹲伏矛

持一冊、取而視之、葢紀惡者也。諸凡奉教者、思言行爲、有涉于邪、悉備錄之。聖人懇祈 上主、命魔去而收其冊、出以示奉教士、無不悽然痛悔、仰祈主祐者。夫魔鬼誘人于惡、惡成而復錄之。人奈何不避魔誘、而惟惡是從哉。

其香問曰、魔鬼紀過固也、若功則誰紀之。先生曰、此必天神也。昔有聖人于 主堂中、見一天神、亦手持一冊、諦視之、則皆紀功者。但書有不同、有書以金者、有書以銀者、有書以鐵者、有書以水者、聖

人問故、天神曰、人有熱心向　主。守誠純一者。則書以金。稍次則書以銀。若冷熱不常。純疵不一者。則書以鐵。最下冷而不熱。徒循虛禮者。則書以水。水者旋濕而旋乾。視之已無迹矣。若此之功、吾主視之無有、故書以水也、嗟夫、人有纖惡魔鬼必書。有微功。天神亦錄。書于魔鬼者。則爲魔鬼之奴。錄于天神者。則爲天神之侶。二者定知所擇矣。

十二日、林復初至堂、先生語之曰、奉教。若治田。焉。既播以嘉種。當時灌溉之。耔耘之。否則鞠爲茂草。祇

以供爨下之薪。是有田若無田也。子自受洗以來、主既賜以嘉種矣。而乃悠悠泛泛。曾不懇切用工。其去不奉教者幾何。吾恐嘉種已萎。蔓草生焉。地獄之火。不免以身爲薪也。可不惕歟。

廿六日、瞻禮畢、先生又謂衆曰、今日萬日畧經、載吾主耶穌有云、吾喜火之燃者。斯語可味也。夫火燃則可以自照。併可以照人。否則處于暗處。不惟無以照人也。即自身且不見矣。人之熱心。猶火也。人而無內主之熱心。即自身之巨愆隱匿、視之不

見若無有焉安望其能照人乎

又曰火之燃也須蠟以爲質無蠟則火將安附故熱心火也德行則蠟也使人之善行不以時積累則熱心且安從出是無蠟而乃無火者也

其香曰無蠟則無火是已若彼未燃之燭是有蠟而亦無火者斯義何譬焉先生曰善行爲蠟視彼旁門外道之人豈無一二善行可稱者而無向主之熱心是有蠟而無火者也有蠟無火未燃之燭吾

主不貴故曰吾喜火之燃者　主訓深矣

九年丙子、艾先生居桃源、二月朔日、朱廣文過訪、具言　神皇優禮利先生、故享國最永、斯爲有福。先生曰、然、第吾人可享之福、寧止是乎、抑有無窮之福者在乎。廣文曰、固也、但爲善必有根器乃可。先先曰、根器利固佳、卽根器少鈍、亦惟人王成之耳。譬之田、然、沃土固獲、籌車償、若瘠土之民、厥功既到。亦可收獲其半。況勤惰分、而沃壤遂變爲荒蕪。瘠地亦化爲膏腴者乎。廣文唯唯、

初三日爲主保會、先生語之曰、而輩亦佩服吾　主

耶穌之言乎。茲而所領、皆其面與爾等言者也。經云、凡爲天主之人、必聽天主之言、彼輩不聽、原非天主之人故也。又云、凡聆主言而遵守者。必得常生。故聖額我畧有曰、聽主言而褒若充耳者、勿論已。其有欣然聽之而旋忘者。猶之乎弗聽也。有欣然聽之。終身誦之。迨究其所行與言左也。亦猶之乎弗聽也。今吾儕月而領諸、歲而計之、佩服幾何。躬行幾何。聽而旋忘。行與言左者。多多許也。奚以證其真爲天主人也。夫真爲天

主之人無他在佩服　主言而常存之已

初四日瞻禮畢先生謂衆曰今日四十位冕旒瞻禮也昔西士主教方行有四十人者矢志靡他左道之徒擁權位而拘之千百其刑不屈也誕置之寒氷悉勇往焉顧其地有温泉四十人弗就也惟祈　主祐無或失志而已時有守者忽見從天有光遍視諸人各有天神以冕旒加其首數之則亡其一旁矚之有一渝其志從温泉取煖者矣守者愕然用奮厥志亦赤身從之以滿四十人之數後

卒椎其足死焉。中有一童、名默理端者、尚未殞命、其母在旁、喜而慰之曰、吾子少忍。　主在邇以接汝也。俄而役載衆聖之屍、將往焚之、欲獨留其子、冀生全而歸彼教、仁母不許。力負而隨。及殞命、與衆偕火。故俾厥子獲躋常生之域者。莫不賢智其母也。然則人不甘窘難。竟舍常生而入永苦。亦獨何哉。

抵晚、陳肇夾至堂、謂先生曰、教外之人、見予輩時對越靡諠也。時誦謝不輟也。時僕僕躬往　主堂

也實唯予謂予苦也先生曰而奚苦之云乎守誠也而最樂克己苦也而最樂曷言之人日向善功偶闕弗補謂快然不得也人日遇非禮堅戒弗爲謂不快然亦不得也豈必日荒于嬉乃云樂哉喻之士與農焉士持鉛握槧不曰苦也欣爲之以其豫備試期需也農胼手胝足不曰苦也欣爲之以其將獲箠車利也今子時而對越時而誦謝時而躬往主堂胡爲哉日愛主愛奚苦也天國臨格將大有獲矣且經有云爾毋爲不善爾心其

有蠶焉。時以嚙爾。彼不守誠不克已者。內不不獲寧。猶蠶嚙之。真無樂也夫。真無樂也夫。

彷九日、爲聖母會、諸友用以祈善終者。先生執規問曰、子之蒞斯會也、亦繹善終之義乎。善終者、可以補畢生之不善。畢生爲善、茂以補此終之不善也。亦尚慎厥終哉。厥終若何、猶之橋然、人越生而之死則自此世踰于彼世。恒于斯致蹶焉。奚以免之、豫有習焉耳。險習行可期避。文習備可期佳。死習學可勿畏。故曰、學天主之道無他。學死是已。雖

然欲涉險途必嘗熟其險者引之乃無虞蹶人漸趨于死未嘗從彼途反也求一我引者誰乎此非吾至仁至慈之聖母無賴矣規云日誦死候經一遍其務行諸毋忽

初十日聖枝瞻禮也先生詔于衆曰昔耶穌將抵難入如德亞都城舉城之人執花枝以迎歡聲載道實畢生一最喜日也故主言有云縱使能禁人聲石亦未免發聲也雖然有二義焉一極喜之夕一極悲之始實相反也而實相合餘不具論約

之有三、皆　主示人以意者。一則曰、民心向背。悉司之。凡我所許。靡敢不迓予。一則曰、毋聽譽言自喜哉。人之讚頌靡常。今日迎我。即後日釘我也。一則曰、嗟我有衆。獲戾山積。實所憐也。實所憫也。寸以贖之。實欣然往。嗟夫、　主既愛我、而欣爲受死。我且不愛吾主、而欣爲致死。一克已其莫爲也。今日讚　主、明日爲不善、即釘　主矣。嗟我有衆。請自憾爲釘吾　主耶。蘇之人者。

十二日、受難將屆期、先生又謂衆曰、凡罪之媒、恒由

于愛肉身彌厚。故愛主彌薄。愛主之味彌薄。故愛已之念、因以彌涼。夫人之身、猶泛駕之馬焉。時以抗主。宜加之鞭。少縱則逝矣。人之于身、宜神以主之。否則鞭焉。勿使之逝可也。故身蒙垢。則以水滌之。蒙罪則以淚洗之。人莫不愛已也。未有以淚滌厥罪者。吾主耶穌爲滌我罪故。流血汗人爲已滌罪故。曾能流滴淚乎。

又曰、人敢于得罪、一則誘之。不可赦。一則恃爲可赦之二念者、皆于罪中加罪者也。何也、人而得罪、

其罪一誠哉不可輕赦已既而諉爲不可赦之罪、又一恃爲可赦之罪、又一非以不慈目主則玩主也之二念者、投我于死候尤易　耶穌知之直作之儀彼茹答斯之賣主失望而永墮伯多祿之三不識　主而蒙赦可監云

十四日、　耶穌定　聖體瞻禮先生一、欲領聖體、先宜謙宜潔宜彼此相愛昔　耶穌將立此禮、各濯宗徒之足嗚呼、人之足、未有不欲居人上者誰俯而承人之足哉微論上而君公皆我頭上人即或

爲人下而實承人足者亦莫不欲于群衆中爭出一頭地孰相下而相遜孰相愛而相濯乃俯而承人之足哉耶穌之教人以謙也躬承爾足雖然又有意焉人之足日行于途最易染塵勿論身之微垢悉宜刷淨即至足上纖塵亦當修剔勿遺耶穌之教人以淨也曰潔淨者但須濯足又曰我爲爾師且主猶濯爾足正示爾輩宜相濯足即相愛相遜以徵爲我徒也夫非耶穌教人以彼此相愛乎乃人知愛人矣知愛主矣亦知仁愛之

在人原活。否則是謂心死。曷言活也、內涵其氣。中蘊其味。猶隆冬之樹然。欲驗生否。須嗅其根。有氣有味者、吾知其活也。既而出之爲話言矣。是春夏既至。發而爲華爲葉。愈知其活也。既而見之爲行事矣。是華葉既茂。結而爲菓。又愈知其活也。否則雖日言愛。何從驗之乎。

又曰、行遠途者宿齋糧。今吾儕咸擬升天矣。耶穌憫此途之難也。而畀之糧。僉曰不敢領。其吐之乎。抑曰未淨耶。其將聽偃蹶于途中耶。願茲吾儕、

各務洗滌非惟不敢領且不敢不領以毋負吾主畀此 聖體之糧也其可已

是夕爲山園默禱之夕先生曰人皆禱免禍耶

鮮則否直曰如其可也則免我于此殃如其不可

惟我父之旨是奉夫人皆禱免禍免禍誠宜禱亦

曰如其可云爾如其不可毋亦惟 天主之旨是

奉乎

十五日爲受難瞻禮遐邇畢集先生曰今日痛苦日

非多言日也雖然請以數言爲無言之表經載聖

若伯者、家貲豐甚、子女滿前、牛羊萬千、實一方之最尊者、既而衰耗、子若女悉逝、牛羊爲人掠去、至田廬亦遭水漂風偃、孑然一身、未已也、復染惡瘡、坐野外糞土中、有友三賢、共往顧之、傷憐之切、至于口不能出聲者數日、今日吾主爲我等受難、痛傷之極、當倣是三人、聲亦不能出諸口也、顧默然用功、約有數端、問今日受難者爲誰、曰至尊也、至能也、問受是何難、曰至辱也、至苦也、夫至尊爲何而受至辱、至能爲何而受至苦、曰至善耳、

至慈耳。爲贖我罪。爲救我耳。然則吾人當此、宜如何。奮發日必至慙也。至感也。宜如何圖報日必至愛也。至欽也。愛者愛其至善。欽者欽其教命也。

矧吾主釘于架上、吾儕撫膺流涕。顧瞻斯架、有上。左右之義焉。上者、以至高無上之主。爲我等懸于斯架。寧無動我趨然向上之思。日惟是倣主以自淑乎。下者、以至善無瑕之躬。爲我釘于斯架。寧無動我兢兢謙下之念。日惟是卑以自牧乎。左右者、凡人左手恒弱。右手恒剛。法左之善。恐、法

右之剛強、且黙思不可與此架之恩相左、又安可不如右之強有力者。以勉承此恩乎。

先生言愈悲切、漸覺高聲、又曰、人有恒言、皆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今聖教令人報仇以恩、似若相背、然在今日、正當無赦此仇也、何也、天主吾大父母、諸人既聞命矣、今釘　主于十字架者何人、謂比辣多耶、比辣多亦無心而迫于衆人、且未識其爲眞　天主也、謂諸惡黨耶、惡黨之見、亦安能遠過于比辣多、夫既非比辣多、又不得專咎惡黨、

果誰釘之哉有友七人向與我爲密朋者傲其一也故置　主于至賤至辱受人侮慢百千也貪與淫又其一也故置　主于至乏至苦受人囚其身又受鞭撻痛傷流血也忿怒與饕餮又其一也故置　主于至殘至恐渴而嘗之苦膽也嫉妬與懶怠又其一也故置　主于至仁至毅勤負斯類以登山也嗚呼是矣是矣而今而後斷不可與此侶共戴天者矣衆皆俛首不能仰視

日暮先生又曰吾　主耶穌天地萬物未有認

之爲眞主也維時降生異星則見三王則朝天神則奏樂于空中維時受難日月則失光地則大震石則自相觸撞而碎是物無不效靈而認之爲主也獨是頑然目擊絕不震動絕不破碎者亦木石之不若已嗟嗟未有能認之者又遑問其胡爲而懸此架也即僉曰爲贖我衆耳其爲甲耶爲乙耶未有能認之者而獨不見其架上禱時乎曰願赦彼衆之罪夫赦罪而曰衆則未有不一一祈赦者嗟我有衆夫誰不得罪夫誰非主所祈赦有

能認之。將必瞿然感激曰。是殆至尊至善之王。而爲我一罪人者也。噫嘻、彼不能認者則已矣。認之而猶然不破碎不震動。是眞木石之不若已。

念一日、衆論愛慕天主之事、先生曰、人有望尊客來訪者、必走一僕、先往覘之。遠見車蓋輙報、俾主人豫備宴客需也。今人欲愛慕吾主、非卒然而能也。求其豫報之僕者誰乎。經云、聖德必從敬畏始。是敬畏者愛慕之僕也。則欲求愛慕、非先敬畏其道無由已。

有頃、陳肇夾問曰、　上主之道、高矣美矣、第廣遠難行、必以高且美求之、吾儕幾無完人者、先生曰、固也、經云、人求純粹之德、宜學在天之大父、是不特希賢希聖、而直以大父爲表也、不觀之射乎、方其操弓挾矢、矢必稍向于高、始克中的、否則半途什地矣、人不黽勉法至仁至善之　主、必不能爲大聖賢矣、不黽勉學大聖賢者、恐必墮落于罪人矣、古稱取法于上、僅得其中者、其是之謂與、

念三日、肇夾復問曰、　主之愛人、果倍于父母之愛

子乎、曰然、曰　主之全能、能使人盡爲善乎、曰然、曰然則父母之愛子、欲其爲善而不能、吾　主之愛人、能使盡善而不爲、而謂其愛人倍于父母愛子也、誠所未曉、先生曰、噫、　主之愛人、而令之爲善無所不至、原非父母所得並也、葢其令人爲善者有七、初界以靈性之明之德、使知所趨避善惡、一也、復命天神以護守之、引掖之、二也、錄有經典以訓迪之、三也、代生聖人司教、以發明大道、四也、時默啓而輔佑之、五也、親降人世、爲人儀表、六也、

代受難救贖。令人自新。亡也。有此七恩。至矣。盡矣。父母所不能分毫與者矣。故父母欲子爲善而不能、是誠不能也、何也、力有限也。若　主實欲使人盡善。而終不強人爲善。非力之有限、理實不可強強之、則爲善不出本情。亦非其人之德、功全在　主矣。全在　主、則人無可賞。無賞則無以徵愛。故不若不強、愈以顯其大愛也。

肇夾復問曰、近讀寰有詮、知　天主首日、造天造地、造水、造光。次日、堅定諸天、及造火氣。三日、分水

士生草木四日見日月星之文五日生鱗介飛翔之物六日生百獸之類後迺生人今信經言全能天主化成天地全能所化一時具有六日後成似于化字有未合否先生曰否天主以六日造成天地萬有非從晨抵暮經營量度也不過每日一瞬之間一齊具備所以必六日後成者亦以見生物之有條序耳且示人以六之日治人事七之日治切己之功而敬頌其造成大恩也于全能之化宇何得之有

秋八月、艾先生至三山、十六日、舉揚十字聖架瞻禮、先生謂衆曰、昔泰西有總王、感念吾　主救贖之恩、從如德亞國、恭迎聖架、建大殿以奉之、厥後敵人啓釁、師徒撓敗、聖架被奪以去、王度力不能勝、憂苦甚、然終不敢失望也、朝夕祈　主默啓、忽然帥師、三戰而三勝之、因得迎回聖架、時王將躬負之、復置　主受難之山、爲萬衆瞻仰、乃屢負弗前、旁有教主啓之曰、昔吾　主之負斯架也、衣敝衣如罪人、今王冕旒而寶衣弗稱矣、王大悟、因易服

衣布負之登山與衆共仰此今日膽禮之大槩已、顧其中義有數端、請畧而言之、戰敗而不失望、終遂所願者、見人遇失意之事、萬不可失望、惟懇祈上主終可得所求也易服而負架者、見人當勤荷聖架以酬主恩且不可生傲態也至若聖架之利益其妙有四、

一爲行世之杖夫人行斯世盡險途也鮮不失足而蹶者惟時顧瞻斯架祈主扶之翼之庶可安行而無恐

二爲憂苦之慰凡人未有終日無苦者一思吾
王爲我等受難備諸痛苦而我所受之世患且如
飴矣昔聖梅瑟領衆歸國時衆渴甚水苦不可飲
梅瑟承　王默啓取木一塊投水中而水已甘矣
後人推論此事是即吾
苦者爲甘也
王用木架受難可變諸
三爲罪人之赦凡人犯罪者瞻仰斯架定痛悔已
罪度可解贖而得赦昔西國民苦毒蛇　王默啓
梅瑟取一木如架掛銅蛇其上凡被蛇毒者瞻仰

銅蛇而毒即解後人推論此事、以掛銅蛇于木者、即吾主受難被釘之豫象也蛇而銅者、有蛇之形無蛇之毒而反可以解毒猶吾主被釘于惡黨、似有罪之形而實盛美大德無纖罪之實、而反可以解人罪也、

四爲開天之匙自原祖獲罪、天堂之門閉而不開及降生救世之功成、諸古聖之在靈薄者、始得挈以同升是開天之匙、自聖架始也之數義者、皆子等所當深繹者已、

十七日、陳孔昭邀教、坐次未定、先生曰、人之就席也、遽岸然居上、徐而長已者至焉、主人更下之、則居上者慚矣。何如先自處下、主人更上之爲愈耶。可見居上者必下居下者必上。人而不謙德是務、奚可哉。

席前定、先生謂陳石丈曰、場中之試命題必以五經、然天主之要經亦有五、子知之乎、石丈請教、先生曰、天主要經者、信經、其一也。十誡、其二也。哀矜十四端、其三也。七克、其四也。然必終以撒格

勒孟多之七始備受主恩之五者乃上主所定以試人者人其可缺一哉

入夜主人燃燭先生曰人有本性之光有超性之光本性之光特推測之慧耳此事不知推之彼事焉今日未明俟之異日焉斯其爲光也如執燭而炤泰山之八面所遺不既多乎若超性之光則異是朗然畢徹淵然曠覽方超出人性之上而知人所不及知此如太陽當空幽隱悉炤視彼本性之光渺乎小矣然非得上主之默炤弗能也

有頃、衆推入教先後、以用籲爲最初、用籲曰、諸君後來者、皆趨儁而上之、儁共步趨、瞠乎其後、曾奚足齒焉、先生曰、昔泰西一修士、與衆共學、見人輒出涕、其師問故、對曰、余之與衆共修也、如某有某德、某則有某德、獨余俱無、是以悲耳、修士退、其師曰、德若斯人、弗可及也已、

念六日、艾先生至龍江、時聖堂新建、輪奐一新、先生謂衆曰、子等之建斯堂也、可謂勞勩功多矣、雖然、外堂既建、而內堂尤不可緩、故聖祿祿有云、爾等

心中當立一斯彼利多三多之堂何也凡立外堂者有三一日拔除夫堂之未建也一片荒地耳必芟其蕪蔓除其險穢以爲立堂之基二日建豎堂基既定則鳩工庀材爲堂寢爲垣墻木石規制靡不次第具舉三日合成諸工既舉于是上自棟桴梁稅下而戶牖階除悉一一湊合之而堂且告成矣若夫內堂之立也亦然人當未奉教之初莠言邪行匪所不有一領聖水入教則宿愆頓洗是拔除也既領聖水于是多方立功省察克治諸凡愛

至愛人之行。靡不具舉。是建豎也。乃若善功既立、而思言行爲之間。尤必翕合　主心言　主所言。行　主所行。時時刻刻、無一或離　上主也。是翕合也。三者具而內堂成。必受　上主之臨格矣。

徐觀堂臺、先生又曰、古禮之爲臺也、必砌以石。今雖以木爲之。亦必鎮以聖石。示不忘古也。顧子等欲立內堂、亦必鎮之。以石。何則、石方正堅確。不可動搖。非若木之游移而靡定者已。

念七日、諸友欲立聖毋會、先生曰、子等亦知　聖毋

之恩乎、聖母之加恩于人也、恒超人圖度之外。
葢恩雖出自上主。必藉聖母爲轉求。故諸奉
教之人、多有不祈而得者。矧朝夕虔祀。而不維持
調護。以底厥成。此必無之理矣。昔聖多明我、于醒
夢間、見升天之梯二。一紅。一白。衆爭趨紅者。然一
二級而即蹶者有之。或梯之半而蹶。或將盡梯而
蹶者有之。締視之、則吾主耶穌在其上。徐就自
梯。則衆各盡梯。無有蹶者。締視之、則聖母爲援
引。故得一一同升。由是觀之、可見主雖至慈亦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至嚴人不孜孜守誡胥以克當其心惟聖母萬慈之母爲我轉祈此升天之路所以提也

且不觀子之於父母乎人子有欲需之父未必與也必轉貸于其母此恒情耳今天主萬民之大父也聖母雖天主母亦萬民之慈母也民生有欲其不可必之上主者則轉祈之聖母況聖母愛人之心原篤摯無已又安有求而不獲者乎

先生又曰欲事聖母非徒爲誦禱之文也必景

其懿德焉顧　聖母諸德咸備、問何者爲最切、魯可對曰、貞德耳、先生曰然、昔　天主將降生也、人孰不願爲其母、乃　聖母于領報之時、此何等殊福、是宜受命恐後者而　聖母則疑慮焉、商度焉、若必欲固守童貞、以事　上主、及天神告以故、始安聽　主命、詳見本論然則效法　聖母者、于應事接物之間、其必疑慮商度、以求無渝此貞也、庶乎其可已、

有頃、少者咸集、先生試之經、曰　天主何在、對曰

無所不在、先生顧謂其香曰、天主既無所不在、亦可云在地獄否、其香未敢對、先生曰、天主既無所不在、則在天堂亦在地獄、但其在有不同耳、其在天堂也、諸神聖環列、益以顯無量榮福、其在地獄、則嚴威之下、且憲判之、罪罰之適以增魔鬼惡人之苦耳、譬如國君在朝堂、有時亦臨刑獄、以拷罪人、國不可云蒞朝堂、而不蒞刑獄也、林君及問曰、國君之蒞刑獄也、即離乎朝堂、天主無所不在、豈其適此而離彼者乎、先生曰、國君

人耳。一適此自離彼。若天主則無量無際之神。體亦在天堂亦在世界亦在地獄是以幽隱畢炤。呼吸可通。是豈有在而有不在者哉。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口鐸日抄

卷之七
卷之八

21. Volum:
Tom: 4. Cl. Responsa
ad Quæsita Litteratorum
R. G. ORIENTE
III. 22R. n. 4.

125

口鐸日抄目錄卷之七

喻信德。爲進脩之根。見一張 凡二則

責不孝敬之罪。見二張

論奉教有三功。見二張

論勤奉 聖母之驗。見三張

論謙忍之德。見四張

論 聖母嘗懷 天主。人當做傚。見四張

喻聖人爲凡民之師。見五張

論慕 主心切。始得見 主。見五張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論孝敬。其先須存道意。見六張

論耐苦。始獲真福。見七張凡二則

論聖徒之德。見八張

論人重世賞。而輕天賞。見八張

論　主將升天。何以爲獻。見九張

答有財者。進天國之難。見九張

嘆以奉教勗兄弟。而已則否。見十張

論聖神降臨。見十張凡二則

論聖神七恩。見十二張凡二則

論告解不速。繇中不熱。見十三張

論過貴速改。見十三張

答　天主降生。以共見聞者爲徵。見十四張凡十一則

答　耶穌爲眞天主。不可姑稱爲聖。見十七張

答聖教東來。不始自今日。見十八張

答降生有像。於昭事爲尤切。見十九張

答佛老之教。爲僭妄依傍而不可并容。見二十張凡二則

答釋教專事明心。爲悞人第一義。見二十張

答瞻禮痛解。爲聖教極重之功。見二十一張

論審判時。升天多寡之數。見二十二張凡二則

答人無死罪。即望升天國。見二十三張

答聽　主默啓。亦人之功。見二十三張

論道意以淡薄爲尚。見二十四張

論進會之規。見二十四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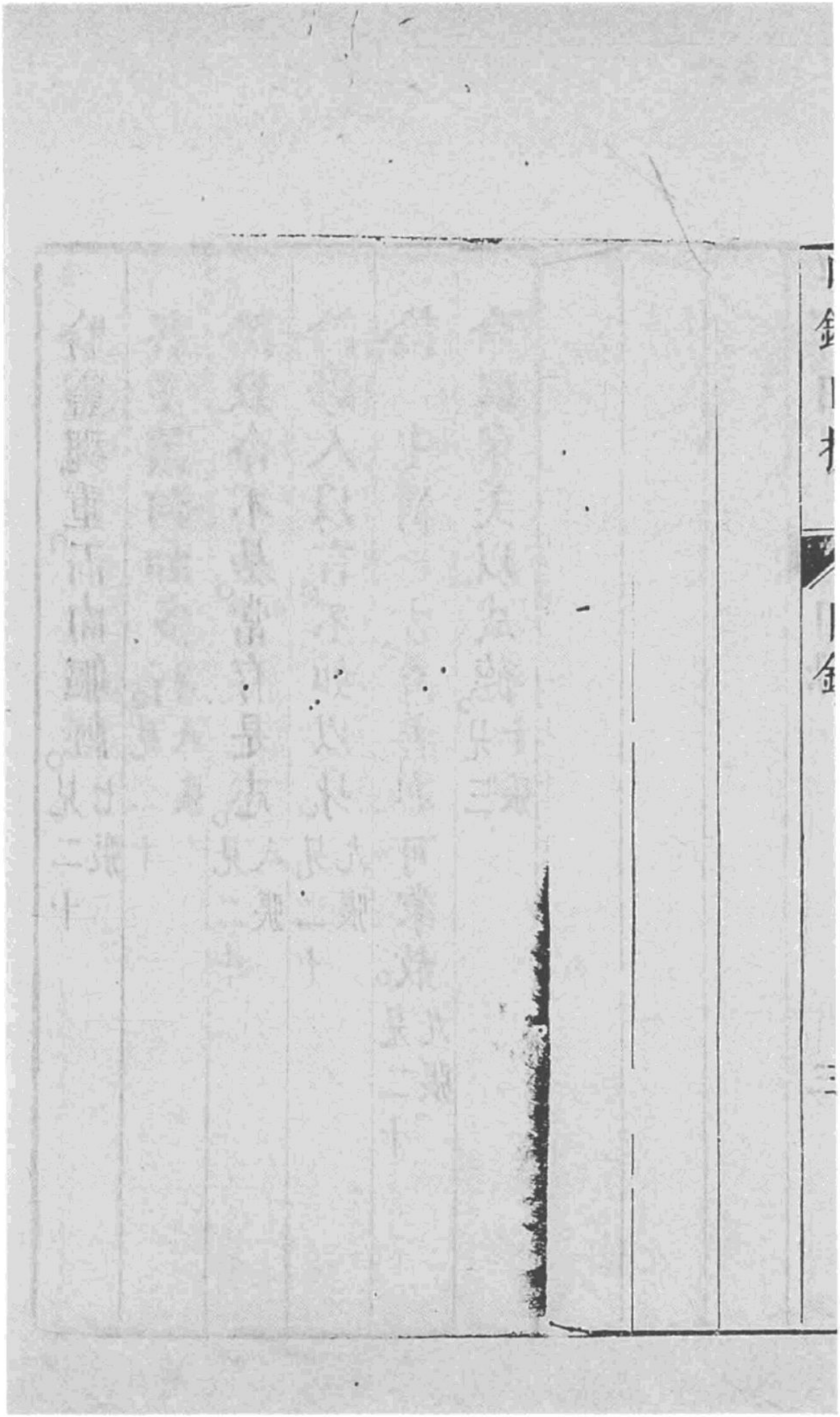
論神病需醫。宜念家人。見二十五張

論人鮮認　主。宜實指示。見二十六張

論人遇誕日。祈母負　主恩。見二十六張

論勸人爲善。亦且益己。見二十七張

喻靈魂重而肉軀輕。見二十七張
答多讀何如多行。見二十八張
論致命不易當存是志。見二十八張
論誨人以言不如以身。見二十九張
論　主罰一方有善亦可蒙赦。見二十九張
喻取衆美以成德。見三十張



口鐸日抄卷之七

泰西思及艾先生口鐸

景教後學福唐李九標其香彙記

溫陵　張賡明皐　分錄

顏維聖爾宣

綏安　李嗣玄又玄　較訂

李鳳翔羽儀

武林　吳懷古今生　同訂

馮文昌硯祥

時十年丁丑春王正月艾先生自莆陽再入溫陵廿有七日諸友畢會先生謂衆曰違教多時諸子薰脩精進毋容贅矣譬之木焉栽植不嘗見亦日加長矣然有不能加長者曷故必根淺也夫欲知其根之淺深視其葉之衰茂蓋誠中形外繇外可以證内者必然之理也吾子奉教有年工夫自知循進然于用功疎切亦足覘信根之若何耳

爾宣曰既云奉教匪有不信又云有年信匪不

切矣、先生曰、信亦有不同、蓋今人所謂信、非可言信也、僅可謂不疑耳、語之教旨如此而不疑、語之教旨如彼而不疑、至論眞信、則有異焉、何也、人有夜行者、或告之曰、左係高山、右係深陵、一墮不可復救、其人懼甚、不敢疑也、迨東方已㬰、豁然目睹、則大信矣、吾人之信主也亦然、始之不疑、終之大信、及具信德之光、非深獲主恩、正未易易也、

二月朔日、友有父子責善、以過激而干父怒者、先

生聞而責之曰此驕傲不孝敬之罪也夫人子事親有隱而無犯禮則既言之矣若不能和氣怡色乃言高語大致貽親譴是自視賢能而父母之不已若也罪滋甚矣是友聞言不覺大慟初五主日瞻禮畢先生謂衆曰奉教有三功人克盡之未有不獲主寵者也三功云何一孝于主一慈于人一嚴于己夫孝于主者事天主一如孝子之事父母也愛慕之心多若僮僕之事其家主也敬畏之心多矣今人肯以愛慕

父母者、愛慕　天主、幷以敬畏家主者、敬畏天主。其爲　主之孝子忠臣。受寵寧淺鮮哉。慈于人者、夫人之責人、未免用意之偏。苟于求備。非慈也。若慈母之責子。則隨責而隨憐之。責其過。未嘗藏其怒。雖極譴呵之心。無非極憐愛之心矣。責人如此。何謂非慈。嚴于已者、凡人之情其責人也重。以周責已也輕。以約若真自治則不然、朝夕省察。稍有愆尤。不容自恕。必夜計無憾而後即安焉。苟能如是、而德不日增。咎不日

少吾不信也。

念五日、爲瞻禮　聖母日、先生又謂衆曰、勤奉聖母之驗、敝邦多有之、行實中亦不能殫記也、即就中邦而言、三山有王姓者、事　聖母甚虔、比疾篤、告解者數矣、尚延不死、忽有執友自海外歸、聞而往視之、問其用功與否、曰已遵教規矣、曰前日一事、亦吐告得明乎、病者愕然以爲不及憶也、友曰、失此不告、尚俟何候、急請鐸德陳之、遂安然而逝、此將終口不能言猶取筆書

曰感謝天主聖母繇此觀之夫人畢世勤修若一罪未解而身先死着落正未知何所也惟數日延留之以俟其友之提醒謂非聖母之洪恩奚可哉

越明日先生燕坐手經一帙中有聖人像爾宣以行實請先生曰此近世聖君方濟薄日亞也聖君棄國進入敝會諸德未易殫述姑就忍德一端言之昔與同會友行教晚宿邸寓友患痰嗽偶唾中其面聖君不言亦不拭越早唾迹尚存

友見而請罪、聖君曰、無傷也、吾面不可容他美物。惟當爲人唾地。不必訝也。噫謙忍之德如是。不惟不怒不言。且不着之意。非大聖人其能若是乎。

念九、爲　聖母領報之日、先生詔于衆曰、子等勤事　聖母、亦知所以爲　聖母者乎。夫　聖母之爲聖母者、以其嘗懷　天主故也　天主未降生時、嘗願爲　主之婢女、是以心懷也。及領報後　主與爾偕、是以胎懷也。既降生矣、復以

身懷。即見其容。聽其語。刻刻關情。無不以耳目懷也。然則欲事聖母者當思聖母之所愛者謂何。所懷者謂何。能愛聖母之所愛。懷聖母之所懷。此正善事聖母。亦善事吾主者也。不受天主聖母之懷愛者鮮矣。

有項諸友偶集。先生又曰。相彼羣鳥。飛槍榆枋。食取泥草。此地下之禽耳。鳳凰則不然。翺翔千千仞之高。飲啄乎上林之菓。繒繳不能加。腐鼠不足嚇。豈凡鳥所可並哉。人亦如是。夫人囿三

仇之中者、背地下人也、非仰慕于天者也、若聖人則非道富貴不處、非道貧賤不去、朝夕兢惕、以天爲歸、故鳳凰爲凡鳥之王、聖人爲凡民之師。

三月、十有八日、耶穌復活瞻禮也、先生曰、吾主復活之日、有得見者、有不得見者、非主有私于見不見也、人自見不見耳、昔吾主當受難後、瑪大肋納、同諸聖女、愛慕深切、冀得一見、因蚤起、造墳拜、謁賫香而行、途中忽以墓前石

障爲慮然不忍退轉直趨墓所而石門則已闢矣內有天神語之曰耶穌已復活矣盍往報諸門徒也諸聖女驚喜而回獨瑪大肋納徘徊不能去忽有呼其名而慰之者則耶穌現身也然則今日耶穌復活之後諸君亦有得見者乎僉曰固所願也先生曰凡欲見吾主者必須心存愛慕夙興赴堂于彌撒中得瞻聖體降臨是雖不以形見亦以神見者也否則懈惰而久不到堂是無愛慕也即來而遲遲其行

是不能蚤起也有爲世俗所羈自諉不能者是以石門疑阻也故人之見　主與不見與見之或先或後視瑪大肋納與諸聖女則可以知之矣

念四日教友張瑪谷棄世厥子延請數友至家持誦先生曰今日之舉爲道也非爲世俗也若一毫不能脫俗則去道遠矣幸夙往夙還毋俾主人營懷也衆友唯唯徐談祭奠一事先生曰余覩中邦之禮于親沒後設遺像木主虔供酒飯

此或人子如在之誠、然道味與孝情須相兼爲妙也近貴郡有教中友于其親謝世、知牲牢祭品與亡者形神無關也只製一十字架書亡者本名于旁置座前奉祀每七日、雖備饌食以待親戚必先奉獻主前誦降福飲食經祈主賜祐因轉施于人以資冥福此不失孝敬先人之誠亦不失教中道意也且張令公所著好怪事、中有一則云、人生前不敢坐受人拜。客奉一揖即趨承不暇豈其死後乃敢受老幼親疎、羣

然羅拜乎。故十字架之設、于存歿均便也、又楚中李友者圖巳肖像、上畫一聖號、祥雲捧之、而繪巳肖像于旁、執念珠、佩聖匱、恭向聖號、且遺命其家人、凡子孫有奉教者、悉炤昭穆之序、咸登斯圖、其不奉教者非吾子孫、不得與斯圖矣、後有弔拜我者、如同我恭奉上主也、如此、豈非道俗兩得、可通行而無碍者乎、

廿有六日、爲耶穌復活現慰聖母之日、先生曰、每見世人不能耐苦進堂叩一首、誦一經、輒

求獲占。稍不如意、則以　大主爲不我公不我慈也。豈知履順、于前者。未必獲福于後。夫。不能耐。苦。者。必。不。能。受。福。者。也。他。未暇論、卽以今日瞻禮言之、當吾。主受難時、百千痛苦、　聖母雖不以身受。盡以心受之。如割之傷。比諸聖人聖女、千倍不啻也。及　耶穌復活後、　聖母榮福之期、且未暇論、卽就今日言之　聖母方默想吾　主、種種艱難。目擊心酸。未嘗刻違。忽見滿室射光。耶穌頓見。大憂。深。者。其。喜。必。倍。苦。

極者其樂無窮此時　聖母歡忻之情口舌亦難罄矣人有遺金于道者覓得之際喜更甚于初得之日然則　聖母之喜情又何以異是

爾宣問曰　聖母乃　主所鍾愛者何不令其安閑處順而故遭苦不勝乎先生曰不然古聖有云苦逆者備天堂之價也何也人世貨殖必以此地之所無者爲貴若天堂之上只有喜樂而無苦逆故爲　主而受苦逆者必爲天堂所貴也人隨痛苦之分量爲受榮樂之分量苦愈

多價愈多矣。然則求升天之望者。奈何不爲主耐微苦也。

夏四月七日、宗徒聖雅歌伯瞻禮也、先生曰、昔聖雅歌伯、生平不飲酒、不食肉、以酒肉過當、皆傷德之斧、助慾之薪、寧斷絕之、且生平不浴、以浴身不如浴心也、身浴矣、心不浴、將如何。心苟浴矣、身不浴、無暇及也。今之人、豈無遇一齋期、而一肉不忍捨者乎。豈無一酌之酒、而不醉不休者乎。濯體濯足、豈無呼童捧盤、使婢執櫛、而日

務外潔者乎。謹身修道之士。吾未見其可也。聞聖徒之德亦知所自勵矣。

又曰、今有試技勇者、懸千金爲賞、衆靡不豫養精力、届期操弓躍馬、務拔幟而先登焉、何也、心有所冀也、至以天國爲賞、奚啻萬鎰、乃未見有奮志而直上焉、則惑矣。世賞視重、天賞視輕、惜哉。

廿有三日　耶穌升天前四日也、先生曰、吾聞行者必有贐、如一郡守、一邑長、榮擢出郭、不知郊

送道餞者幾許矣不如是恐尊者以爲慢已也
茲吾　主升天期邇問諸君何者爲贐或有言
爲　主献財者曰献財誠是乏財者如之何張
戴一起對曰無財則贈以此心耳先生曰昔敝
邦一國主將適京師凡屬都人士靡不贈遺一
貧民無以爲贈遠候前途見一溪之水澄泓可
愛乃以手掬水恭捧而言曰某妻人也吾王遠
行不得伸吾敬慙媿多矣敢以清水献國王喜
曰子苦貧又不敢以空手献情厚于物矣命以

珍器貯之。自後每飯。必飲此溪之水。示不忍忘之也。今　主將別我等而升天。凡有贈献吾主者。乏財之外。亦有自負慙愧者乎。亦有以淚水見情者乎。苟有如是心。如是情。則　上主亦炤亮之。不忍棄置之矣。

閏四月五日。先生入桃源。顏爾宣從。晚宿邸中。爾宣嘆曰。諸奉教者。士庶非乏也。如富貴者之寥寥何。先生曰。噫昔　耶穌嘗謂宗徒曰。胡有財者進天國之難耶。以巨繩穿針孔易。以有財進。

天國難何也蓋有所係吝故也今中邦一二名卿慕道而願承教者此豈可泛視之乎必有默荷主祐者矣然則富貴而慕道者論人情則難論主祐則易

七日先生至桃源張令公出謁前令公以世俗謬迷聊紀怪事數篇以寄慨是晚先生因問曰近覽尊紀許多怪事邇來還有然否令公曰有之近有一孝廉頗知聖教爲正每晤時輒云欲令其昆弟相與從事察其心則自未之省也聖思

所以詰之乃捫其舌曰詰之將如何令公曰斯人也以從教爲苦事兮則胡不平其心而欲令昆弟相從以從教爲樂事兮則胡自棄其身而徒令昆弟獨享而不與偕豈愛身不如兄弟兮抑兄弟可能可爲而我難能難爲兮先生聞之笑而且嘆

八日爲聖神降臨之日先生謂衆曰昔吾主升天時撫慰其宗徒曰不日遣聖神降臨是日宗徒偕坐忽烈風衝室于衆徒頂上各現火如舌

形衆徒輩既受神火蒸炙、遂通萬國語言。奮志傳教。向來疑畏之心、一朝頓豁。夫聖神之降臨必于偕坐者、蓋拜跪行立。脚根未免徙倚。坐則安矣。定矣。人苟心安慮定。則聖神其來格矣。風者無形之物也。倏不知何來。不知何往。聖神之默啓人心。震動人心也。亦猶是所謂火者、有兩義焉、蓋幽暗之地、出火炬照之。則種種畢現。吾人明悟有限。何異暗室。惟受聖神內照。智識絕倫。較之尋常智慧。遂相去逕庭。此一義也。且最

燥莫如火。一藏即發。遇物輒焚。吾人熱心未萌。凡一切竅奥事。漠不蒸動。幾于寒灰冷燼矣。惟受神火燔灼。遂于生死大事。無不殫竭心力。而前此茅塞荒蕪之念。且一旦燎滅也。此二義也。主經有云。求爾聖神之火。炙熱我等心腸者。其此之謂歟。

是晚先生燕坐。爾宣入。再究聖神妙義。先生曰。夫圖像者必繪其神。觀圖像者亦先觀其神。神之于人大矣哉。子不見夫病者乎。形雖憊而神

未衰循可以不死形似強而神已喪其亦不可以久矣聖神之于人亦然故有得聖神之愛者縱過未盡寡功未盡全而一息尚存猶可復救否則有其貌無其心有其形無其神終日俯首焉叩胸焉隊而入隊而出吾未知其神之有分于天上國也

降臨之明日爲副瞻禮先生又語衆曰人生在世不外上下兩途下焉者皆卑暗危險之地如罪宗七端是也上焉者皆光明快樂之境如聖神

七恩是也故向乎上則愈進愈安趨乎下則愈
陷愈險吾儕同事于此得毋皆有向上心者乎
僉曰然先生曰既皆有向上心則于罪宗七端
定不可犯而聖神七恩又當朝夕切祈者也
何謂七恩一敬畏二忻順三智識四剛毅五計
策六明達七上智今人未能受七恩者皆七罪
宗爲之祟也他未詳言即七罪之首曰驕傲夫
人有傲罪在其躬自足自滿何處可生敬畏聖
神之恩反是矣若受聖神之恩者卑以自牧夙

夜祇慎。上則敬主。下則敬人。其視驕傲爲何如哉。夫敬畏之恩未受。則于性命之事。尚強勉承之。有敬畏則無強勉。舉所施爲。靡不踴躍擔當。卽爲忻順之德矣。旣有忻順。使無智識。猶慮見解未眞。而生疑阻。迨智之明識之定。則必剛毅爲之。以成厥功。剛毅矣。然天下事亦有不能任意者。故必求善策。至計而後可百舉而百當者也。有剛毅復有計策。則凡上天下地之理。皆其所通達明悟者。智識又不足言矣。求之愈切。

則恩之降愈深上智之妙易可言哉故聖母
禱文有曰上智之座正以明聖母之德精行
粹而爲聖神所托基者也七罪如彼七恩如此
人柰何不孜孜懶懶以圖向上之求而徒甘爲
鬼魔之役也噫
初十日亦聖神副瞻禮也諸友有未用功告解者
先生醒之曰昔有一人死火化其屍屍化矣而
心不焚衆莫喻故一名醫見之曰是中有毒故
難化耳今神火降臨已三日矣其不能炙熟子

心者。吾慮其中有以毒之也。負疚在躬。延緩不滌。雖欲苟徼王恩。奚可得哉。

十七日有友偶中魔誘、欲反誡別途、既而悔悔而求赦、不勝媿戚、先生慰之曰、人非聖賢、安能每事盡善、有過者其常也、但過毋憚改、則仍反于無矣、故古聖有言曰、獲罪者乃人之事、不解者則鬼魔之事、若有過而速改者、則天上人之事也、又何媿戚之有乎、

十八日、周孝廉過訪、問曰、天主之義、即中邦所

稱帝者天之主宰、及昭事之上帝是已、但謂天主降生、殊未豁然、夫至尊　天主、降誕爲人、不已褻乎、且敝邦素未嘗聞、其誰見而徵之、先生曰、承明問、亦知　天主爲至尊矣、顧所謂至尊者、以其有明威也、無窮仁慈也、無限全能也、故至尊也、惟其如此至尊、而乃以救世之故、儼然托生人世、益當敬也、益當畏也、何褻之云乎、譬萬方劇亂、將相無能威壓、而九重之尊、躬自臨撫、以致蕩平、豈特不疑爲褻、其感恩當更倍

矣。若云誰聞之見之、則東方所見聞者。西方未嘗見聞。南方所見聞者。北方亦未嘗見聞。安可以未之見聞、而遂疑其有無乎。盡如是、則中邦所稱古聖古賢、暨諸事蹟、敝邦未之見聞。余入中華、必不以不前見聞故、遂槩疑其無也。如必疑此降生大事、請略以共見聞者爲徵

一　天主未降生千百年前、即默啓先知諸聖、預紀降生之事、詳厥氏族、厥名號、厥里地、厥異蹟及厥在世言行、經典世傳、後來一一皆符、故後

聖有言曰、古經先紀降生事、不啻紀將來事、却似紀已往事也、足徵也

一　天主將降生之年、先遣天神見像、以降孕之吉告、于守貞之童女、其孕也不因人道、其產也不損童身、蓋惟實欲爲人、故必有母、實是天主、故仍保其母童貞、此誠千古絕奇事、足徵也

一降生之夕、天神從空奏樂、且告諸牧童、牧童叩拜矣、即至無知馬驢、亦知俯伏認　主、足徵也

一降生時、大星顯見、有異國之王三、因先閱古經

按期占候見此大星隨來朝獻不以托生之陋爲嫌不以初生之孩爲卑幼足徵也

一降生後十二歲即詣講堂與諸老成學士談經闡理皆人間所未聞古聖所未發無不傾心讚服足徵也

一到處救人凡瞽者令視聾者令聽啞者令言癱者令起犯魔而狂者令安甚至死者令甦且葬後四日亦令復活而久存于世如是神異即極聖極神之人其能爲乎足徵也

一降生之故爲萬民罪重愿以身贖愿代受難因借惡黨之手自成救人之功至冐痛苦極刑毫無怨恨又且哀憐其罔知而爲之祈赦如此無窮仁慈無窮大德古來千萬聖所未有也足徵也

一受難之際大地震響太陽失光頑石至相撞擊古塚至自開裂令人相顧駭愕知爲天地真大主咸痛悔其錯謬之罪足徵也

一死而塟塟後三日自塚中活起果符古經及生

時預告之言又再現于世四十日乃于日之方中自舉升天衆目共睹足徵也

以上諸徵當年目擊時聖手錄遞世口傳萬民之所共信見聞不真誰肯以非天主而妄尊之乎況西邦但稱聖人亦必確按其生前純懿再稽其死後靈蹟共徵有據教宗乃敢列之聖品夫聖品不輕許人也如是況敢以無徵之人直推爲真天主耶

孝廉曰明論確有可據但人之疑者以耶穌

爲天所篤生之大聖亦如儒之孔玄之老禪之釋等爾未必爲眞天主先生曰此言切勿輕出于口也此大不可以同類而共稱也孔與老釋且當謹辨矧吾主耶穌尊爲天主尤與人類迥殊者乎夫耶穌未誕之前先知者預錄悉符上既備詳之矣經又載既誕之後厥時有一大聖名若翰者生亦同年言行亦甚著異衆按古經以天主此時應當降世遂共猜爲救世之主若翰明語于衆曰我只爲眞主前驅者

眞主乃耶穌我曾目覩聖神降臨其首且聞天上主從空語云茲乃我所愛子因知其眞天主子也而耶穌逢人每每自證爲眞主故西方古聖嘗明其眞之故曰使耶穌果非天主而乃自稱天主則不但不可爲聖人并且爲僭逆莫大罪人矣如何姑稱之爲大聖也又有古聖極論之云耶穌若非眞天主而天上主乃自空中呼爲所愛之子致令萬民認爲天主陷于莫大之罪若審判之日責我以妄尊

耶穌。則還以質之　天上主我奚罪之有哉。以古聖之極論發明如此。則　耶穌之真爲　天主。又何疑耶。

孝廉曰、經典之云、亦西方士述之、故人或未盡信耳、先生曰、東西方各有經典、各不相聞、若以西方經不可盡信、則中邦歷代帝王史冊、及五經四書等書、亦勿之述矣、況此降生事蹟、及教之東來、不寧自今日始也、唐之貞觀九年、有西士從　天主降生之地齎　主像、載眞經詣于

于長安太宗命宰臣房玄齡郊迎入內爰行天下建寺奉祀世世遞尊迨建中二年勒碑揚休題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秦者郎　天主降生國名也其碑久而沉埋且若干年近天啓三年關中人掘地得之遂廣傳寓內好學君子無不旣覩之矣此蓋中邦近年事而謂未敢盡信乎

孝廉曰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子曰天何言哉天雖有主從未嘗指何者爲天之主故疑

天主不必有降生之像也、先生曰、斯言誠然、然此乃　天主未降生以前語也、　天主降生、在西漢之末、詳在西書可覽矣、上古聖賢、皆知天之有主、未及逢　主之降生、然亦無假降生、而時時對越、不以無聲臭故忘篤恭、不以何言故不畏其命、故曰君子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此等戒懼、洵非君子莫能也、　天主愍焉、乃爾降生、實使之睹使之聞、庶曰其有惕心乎、今中邦雖未有睹者、亦既有聞者、然猶不恐不懼、

而指爲虛誕也。倘不降生。盍謂虛。盍謂誕。盍不足恐懼矣。

孝廉曰佛老之教宜與　天主並存譬　天主猶君然公卿大夫元士皆可承流宣化以成一尊今盡驅而排之其說何居先生曰佛老之于天主。既如臣子之于大君。則宜遵一王之教。令不可秘設禁戒。不可妄擬僭越。庶爲共成一尊今佛老則不然是爲臣子者敢干背旨蔑法。令人從已不從君也。亂賊甚矣。我等必欲容而附

之惡乎可

孝廉曰佛家五戒與天堂地獄等說其干　天主諸書皆可互證先生何不容而附之先生曰此特不以人廢言云耳不思有德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況佛家藐　上主迷衆生其言多爲諸儒所姍斥乎若夫天堂地獄之竊五戒一二之符此乃佞傷正言令人惑溺之術也從來奸雄誰不假竊正理然終不免破綻伯者假仁義以服人纂者假謙恭以下士皆此類也安得

謂與天教互證。遂因而并容之乎。

孝廉曰十誡七克無關事天、事天只在明心自心一明誠不期守而守克不期修而修先生曰嘻殆哉此正釋教悞人第一義吾儕明理者亦弗之思乎。謂心一明便可成聖便可升天一切功行無假修持則古來諸聖都屬寂定慧炤等流。而修達德行達道者。槩屬沉淪矣。如謂心明原有工夫則空寂返炤。何云能明。譬一寶鏡靜置幽室。塵垢漸蒙。若不刮磨。光何能返。如謂心

明即能誠克又大不然試問有心誰不明者從古亂臣賊子彼其心亦明君父爲不可弑胡然而明胡然而弑正爲誠不能守克不能持不畏主命故若遵　主命先自誠克則此心雖昏亦且躊躇未敢肆行矣今佛貴明心謂誠克皆可不事不思中邦聖賢曰修身曰日省是何等用功而其于心也亦必曰正必曰存豈第明之而已乎

孝廉曰瞻禮　天主懺悔受赦便可望升天國

恐無是理、先生曰、誠克不遵、逐隊瞻禮、誠難昭格。如佛氏之誦懺赦罪、誠爲誣罔也。若夫心行雙淨。以虔對越。痛悔自改。依規祈赦。此乃眞切工夫。升天正路。理何云無。況今儒者既信天主爲眞有。則其教誠極重瞻禮與悔解之功。如疑此而升天。尚爲未足。將自設巳意。更代天主定一超升法乎。必不然矣。

十九日、先生取審判圖一幅、命爾宣粘之堂壁、爾宣請曰、審判前兆、言行紀巳預言之矣、第未知

彼時升天人多、下地獄人多乎、先生曰、試自思之爾宣曰聖有私臆、人生善惡雜處、如棋子之在盤然、黑白錯置、比局終、則各分其半、恐世界盡日、大抵若是、向質之張令公、則曰、未知未來、先觀現在、讀書人多做官人少、求財人多、致富人少、況天堂非倖到、地獄非倖免、意下地多于升天乎、先生曰、二說良是、然總難以私臆測也大抵世界窮盡之日、亦聖教傳遍萬方之日、教既傳遍、則奉教多而升天亦多矣

爾宣曰、論後來奉教之多、則前此奉教少、論貴邦奉教多、則敝邦及大東諸地奉教少、以多益少、不足相當乎、先生曰、此經典所未載、其多與寡、惟天主知之、非吾儕所得揣也、但吾儕愛人心切、惟願天主加佑萬民、望其吉多而凶少可也、

越日、爾宣復問曰、向讀聖人行實、見許多功行苦勞、始升天國、昨先生以奉教人多、升天亦多、其可以無功妄擬乎、先生曰非也、升天之望、若無

死罪便可故凡奉教者生平守誡臨死知備即可期升天國若聖人則功行愈多升位愈高矣故天神九品聖人隨德可以配之譬如朝廷建官有宰輔有六卿有百寮庶寀至于一命之寄各有其分雖高卑大小不同其爲朝廷之爵則一也

廿一日入夜張筠伯與爾宣偕坐適先生出問曰有何相證乎爾宣曰頃與筠伯互勉行善第慮誘惑多端神力不加且奈何先生曰求主默

啓耳爾宣曰、固也、然人人默啓、則世無罪人矣。人亦何功。先生曰、至慈　上主、固願默啓人人也。第默啓者主之恩。而聽受者亦人之功也。譬如兩人有過、我俱欲規之。正之一人規正之而聽焉。轉過爲功。一人規正之而弗聽焉。則規之在我。而聽還在人。誰謂非人之功乎。

廿三日、令公邀款、饌頗盛、先生曰、道意殊不如是。令公遜謝、先生曰、昔有聖公辣鐸者、少喜獵、放火逐鹿、誤殃人家、聖人變家貲償之、自隱修者

四十餘年、日以小菜幾許自給。厥後盛德漸聞、有饋遺者、輒置之。俟味變乃食。一司教者慕其德、顧其廬、談論許久、無可爲供。竟以熟餅四枚共嘗。日暮始反。夫以聖人爲主。司教爲賓。而淡薄如是。吾儕若斯、不已過乎。

有頃、偶談進聖會之規、先生曰、敝邦進修會、規矩甚嚴、難以遽述。姑就初進言之、凡有志入會者、不論王公世胄、必初試兩年、方許入焉。初試時、俱着本色衣服。數日後、去其原服。各着道衣。

示道俗各分也數月後、并去道衣、只着鶉結行僕人役如掌膳司厨、洗盞滌器之類、俱以身任、欲以抑除傲根、如是年餘、無悔心、無怠志、始與入會、益俗情已破、道念已堅也、入會後、須各守規、又使一人察其過、無論大者不敢踰閑、即一言一動、稍違理道、便不容隱、會規、食必同堂、堂中另備小榻、倘一有過之人、糾過者即于食頃、高唱曰、某有過、不得與堂席、被糾者、即就食小榻、不敢違、不敢辨、故凡進會之人、少有軼越

者、令公曰噫、西士如是、此其所以多賢也。我輩如是、此其所以多罪也。

念四日、先生適龍潯、越數日、諸友畢會、先生詢于衆曰、年來諸君作何善事、時有楊姓者、醫士也、對曰、某業醫、無他善、但有貧病之藥者、隨心濟之、先生曰濟藥亦爲善、然第濟人、不濟己、何即知濟己、不濟家人、親戚何周修我、亦醫士也、起而言曰、安有濟人藥、而已及家人親戚、不知濟哉、先生曰、有之、夫子所濟之藥、形藥也。余所云

者、神藥也。形有病、知醫知療。奚待余言。家人有形病、知醫知療。亦奚待余言。顧療形病不用言、療靈魂之病、不得不待余言也。茲余來有日矣、其療已神病者、未數數也。即知療已神病、至家中親戚大小、未聞道、未受洗靈魂之病、亦已久矣。而獨不一置念。豈神病輕于形病乎。豈非濟人藥而不濟家人親戚乎。

五月初三日、聖若翰瞻禮、諸友求領　聖體畢、先生曰、從古人王。欲省風問俗、多微服而行、有識

者敬之奉之無識者從而褻慢之夫敬奉者人主知之褻慢者人主亦知之然此時俱未有計也事定後未有不加賞而加罰之也今吾主憐多罪之民降世爲人豈非微服意哉彼時有知而敬信不知而侮辱雖賞罰或未遽加豈終無所勸懲哉即聖體之禮吾主實降臨其中不過借麪形以蔽之耳有神目者尊信無疑其肉眼者不免褻慢視之雖然知與不知又不可不明告之也昔聖若翰爲主前驅先至而孕

三歲修道、至三十年、屢證　耶穌爲　天主極口讚揚、故當時多歸聖教者、聖若翰之功也。子等今日領受　聖體、當思吾　主真實臨格。又值聖若翰瞻禮、當思聖人實實指示我而我亦推之以指示人也。其可尋嘗視哉。

十月、先生復返温陵、越兩日、有友誕、衆舉賀、先生曰、誕日喜賀者禮也、然禮如是已乎、張默覺對曰、吾人多生一年。皆　上主之恩。是宜先謝主而後賀也。先生謂爾宣曰、子云何、爾宣對曰、

夫誕日所貴相賀者、以歲增而德與俱增也。若不能多立善功。徒令罪與歲積。何賀之爲。聖以凡遇生誕之日、宜詣堂痛悔夙愆、求　主加佑行善。庶乎得之。先生首肯、曰余閱世人、或少而亡者、或壯而亡者、多矣。我輩猶幸。一日之生政宜盡。一月之事方毋負。　上主假我以年之意倘咎多而德少。其忝厥生也。不已多乎。

望日爲　聖母會、諸友畢集、先生以勸人爲善、爲諸友勗、曰勸人爲善、不惟益人、亦且益己。昔有

脩士隱脩山野名頗盛偶爲魔誘思反而歸市途行求宿時人慕其行也止而求教焉脩士懼隕其名莊語以誨衆且謂人須戰勝魔誘始見德力頃旋自思曰吾何以善誨人而于已且不知誨也責人以正而于已未之知責也因抱慙痛悔返故地以終其功卒成大德噫此非勸人而彼此兩益者乎

秋八月三日先生之清漳爾宣從越日吳任恒入見坐談靈魂事先生曰人之有靈魂肉軀也亦

猶身之有面目手足也。蜂虿傳面。必舉手搏之。挺刃向目。必舉手衛之。寧傷手足毋傷吾面目者。蓋面目重而手足輕也。今人棄靈魂而保肉軀。何異欲全手足而任毀其面目。面目毀、手足能獨全乎。又譬之樹焉、靈魂其本根也。肉軀其枝葉也。培其枝葉。斷其本根。于以求獨活也。不可幾矣。

初十日、任恒復見曰、天學諸書多矣、龍苦病、質且鈍、殊不能徧閱。爲憾、先生曰、所貴乎讀書者、貴

得其意而行之也不能行多亦奚裨如觀一部書中取其一篇焉篇取其一句焉就一句體認而力行之受益多矣敝邦一聖人靡書不讀見其友未曾讀一書然考其行誼悉符于理乃嘆曰吾多讀何若彼之多行哉

十二日入夜先生步中庭爾宜思叅侍適談教中致命事徐羽伯自外來慨然有擔當之志曰倘爲義被窘鳳坪心焉先生慰之曰命固不易致致命亦不易也夫能致命者必平日志堅道粹

故視鼎鑊如飴。自非然者、鮮不居常喜負。臨事偃仆者矣。爾宣曰夫有致命之志。必先有忍耐之德。每見吾人遭言語之傷。猶難受而思反。豈刀劍之苦。乃欣然易嘗乎。聖意不遭此際則已、若遭此際非切祈主佑鮮克能此先生曰、斯言不誣知而自勉焉可也。雖然致命之遭、固真福必獲、方今聖明在上聖教亦已漸行、此種機緣。未易撞着。但我輩不可不存是志耳。

十有九日、有餽先生酒者、先生招數友共酌、因誨

衆曰、聖教哀矜十四端、聞道者皆宜行之但形之哀矜、如食饑飲渴等功、乏力者猶云有待、神之哀矜則不然、逢人勸誘。因事慰諭。貧富之人皆可爲焉。且其益人靈神較之益人形軀者功更倍也有友曰、某嘗留心此道、勸不從、誨不聽、奈何、先生曰、勸誨之途有二、一以言、一以身。夫以言不如以身之入人易也、身爲善、人易取法焉。身未善、雖以格言勸誘。多起人疑。多起人畏。而以我言爲未信也。吾子勗諸、

九月朔日、孫儒理至堂、因言漳之奉教者、未數數也、先生曰、上古有一郡、獲罪甚重、主將降之顯罰、命天神、至聖樂德家語之、聖人曰、或有善者五十人、亦偕惡者罰乎、曰不罰、曰善者或不滿五十、亦可蒙赦否、曰亦赦、復遞減至十人曰亦可祈赦一方乎、曰亦赦、若而人而亦無之、上主所爲重譴也、今漳奉教之未衆也、然已不止十人矣、若善功眞切、庶可以十人而寬此一都乎、觀往事而可儆已、

十一日、爾宣偕思叅、觀聖人行實、欲于本名之外、另取一位爲宗、而未有定也、先生曰、子不見夫蜂乎、蜂之于花也。採百英以成巳蜜。人之于聖也。取衆美以成巳德。今子能取善。如蜂釀德。如蜜。于道也其庶幾矣。

□鐸日抄卷之七終

日鑒日必受之

家午道也其雖幾矣

今午能取善於衆

以成美以成己

千年在位百英以成己

八千年萬年

一取宗而未有定位

主日不見失

十一月爾宣傳思恭聖人行實欲十本文公

口鐸日抄卷之八目錄

答聖教宜嚴見一張

答神有正僞而城隍之神爲錯奉見一張凡三則

答佛老之非見三張凡二則

答闢壯繆未爲大忠而崇祀之非正見四張凡二則

答　天主實有靈明之權而非虛理見六張

論人之靈性宜滌舊更新見六張

論聖人靈蹟見七張

喻天國之賞先後如一見八張

論人之願欲無窮見九張九
喻滌罪宜潔見九張
論報主之恩有三而財色兩端尤宜謹防見十張凡四則
論聖意納爵之德見十一張
答龍之爲物目所未見見十二張
答雷電之義見十三張凡二則
論補贖之功有三而施贖爲尤切見十四張凡五則
論聖母救危之恩見十七張
答教法因人而施見十八張

論升天不易須去其私欲見十九張
論人之聰明皆主所啟不可遷生傲念見十九張
答妄念易雜宜時時頌主見二十一張凡三則
論天學諸書爲性命神藥見二十二張
答雜念爲原罪之迹惟仰祈主佑見二十二張凡三則
答靈魂有時出現上主所命見二十三張
論承教期於行見二十五張
論修道貴薄世味見二十五張
論享天上福悉純善而無纖過見二十五張

論誨人必先自誨見二十六張

論欽崇　上主繇愛德而發見二十六張

論　聖母會以守貞爲上見二十七張

論人滌罪垢全賴救贖之恩見二十七張

論聖教遇阻方顯其功見二十八張

論天堂之賞其異數者有三等見二十八張

答段友不可及之功見二十八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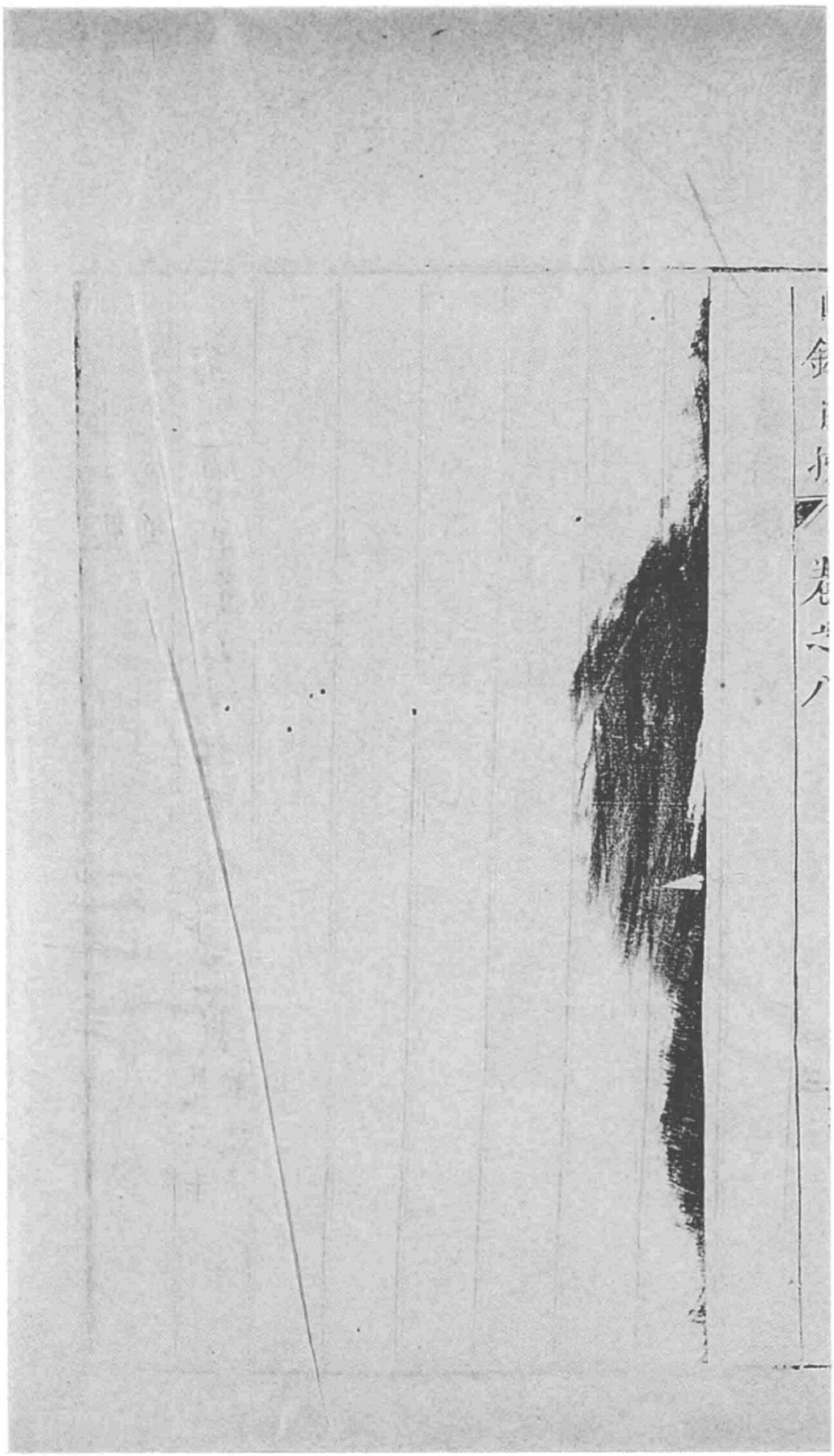
論聖伯多祿可傚之德見二十九

論　聖母往顧聖意撒伯爾各有可存想之義見二十九

十一葉
凡八則

答人稟四行以生各有偏勝之異見三卜四張

卷八目錄終



口鐸日抄卷之八

泰西思及艾先生口鐸

福唐李九標其香筆記

莆陽朱禺中東極分録

林光元仲錫訂正

蘇之瓚聖中

李嗣玄又玄鑒定

李鳳翔羽儀

綏安

弟李九功其叙較閱

十一年戊寅八月既望艾先生過莆訪朱宗伯今相國于橫塘相國曰承大教及所刻諸書心竊嚮往但教規頗嚴未易從事也先生曰天主聖教非有過當之嚴爲世人多習寬放一旦使之克己自覺爲嚴耳然醫者不嚴加瞑眩之藥而縱病人之所欲未見其能瘳也聖教不嚴又安能救人之神疾哉

相國曰教嚴而當是矣天主爲造物真主崇之萬有之上宜也然有天主必有百神奉之如朝

廷之有百官、今聞貴教獨奉一　天主、一切神祇
槩置不問、不已過乎、先生曰、唯唯、否否、神有二等、
一爲正、神天學所稱爲天神者是、一爲僞神、乃已
死之人類、而人所妄認爲神者也、按經典、天神爲
無形之靈、允有九品、爲　造物主所生、享天上福、
而時供其使令、且多有遣在人間、以保國護民、宰
物、此種正神、寔爲天學所尊、何嘗不敬、若已死之
人類、雖其魂不滅、皆聽　天主之嚴判、安能主持
世界、而可過崇之禱之耶、

相國曰、既如是、則城隍之神、敝邦從古所尊、聞貴教不禮拜之、何也、先生曰、天學古規、朝拜之禮未敢輕施、按經典聖論、造物主化生萬物、凡一人生、則令一天神護守之。一城一國、復令一大天神總護之。貴邦初立城隍廟、能合此意、則吾輩自當敬禮、求其轉達 天主、爲人致福免禍、今郡邑所奉、一則多有姓氏、本謂人類、私塑其像而擅拜之、一則悞信其能操禍福而直求之、并不念及 天地之主、以爲主也、此則非奉 大主命之正神、乃

世人所錯奉私立者何敢輕下拜耶

相國曰敝邦城隍之設殊非人類所爲以爲有姓氏者俗人之見耳先生曰果爾則但當書一木牌稱爲天主所命護守本城之神即以天教之禮奉之不用佛老之僞經僞禮斯爲得其正矣

相國曰佛老之經何爲不可用乎先生曰奉朝廷者必依朝廷之法律奉天主者必依天主之教誡佛老之徒皆我人類且皆天主所生倘能一意認主依其教規而敬奉之闡揚聖教于世

令人歸嚮則亦大主之功臣矣。今乃自尋一私徑。自立一門戶。令人奉巳。斯大主之亂臣輕奉之且不可。況用其僞經私法。以奉天地之真主耶。倘佛老不知有天地大主。則自昧正道。不識大原。其學固不足重。若明知有真主。而不傾心奉之。闡其恩德于人。則巳失爲善之本。方且自取大戾。人又安可信之崇之耶。

相國曰。佛老之教吾嚮所不信。但此輩初意亦未必欲人奉巳。第教法不明。後人過於推尊。誤奉爲

主、茲乃後人之過、彼何與焉、先生曰、從古正統所在、億兆共戴、苟有另自立統、在王者固爲叛臣、不必言矣、即本無是心、或因愚民擁戴而擅爲之、其爲國法所誅、無疑也、烏可恕其冒僭之罪、而謂之忠臣乎、

相國曰、凡立教法、而非天下所能通行、或行而礙于正道、如佛老諸教、固不待辯矣、特有從來孝子忠臣、如關壯繆羽之類者、似亦有功于人心世道、何爲并不奉之乎、先生曰、儒書有云、敬而遠之、一

語盡之矣。如關羽而果忠孝，則敬其忠孝而效之。斯爲寔敬。至於設像立祠，而諂媚之。祈禱之。以爲禍福惟彼是求。則人類而操上主之權理所不合也。

相國曰，設像立祠，不過尊其忠孝，而表章之耳。先生曰，初意如此，今則不止此矣，竟以爲能主持禍福而佑天下也。天主教規，古有忠義廉節之士，或大學問，可爲人師者，則敬其德學，而頌讚之。倣倣之。或繪其像。懸之堂壁，以垂不忘。然未敢遽立

祠以神禮奉之也獨古大聖明造物主之真傳爲奉聖教而闡揚之生前備全德有徵身後享全福有驗爲教宗考核始末定入聖品者始敢奉之拜之求其轉達天主若世人一槩所奉非但無功于真主未守其教誡即于國家事亦難言之矣試即闢羽論之可乎余讀中邦史書羽當獻帝之朝委身以事劉備爾時漢室雖衰共主尚在有大忠者出必將羽翼天子振肅朝綱而羽未之能也徒區區爲奪邑攻城計此可謂忠於備者耳忠

於漢則未也至於奔敗身擒而至於死亦其不得不死者耳若以此爲大忠古今之如此類者豈少哉何無設像立臺以事之者若以羽有靈異故事之則國家二百年來海内乂安不聞羽有異應邇來漸加帝號然旋而失遼左矣今羽之號愈尊而流寇所蹂躪之踪幾半中華壓九重之隱慝者十數載于兹不聞冥冥之中有退寇掃氛之應也且彼諸寇虜又孰不祀羽于軍中乎既不能爲我禦災捍患反若助彼爲難者則羽亦何功于國而受

此過當之尊耶此不過瀫沿習之非久而不覺耳況羽在世之日意氣英邁非義之事即予以千金錫之侯爵未肯一諾今此微賤之人且得以微賤之物享之與其轉禍爲福此不惟獲戾上主抑且獲戾壯繆矣

相國曰論天地有大主理所必然然不過一當然之理耳安得盡人測其舉動一一而賞罰之乎

先生曰理之一字虛位之稱耳非有靈明造作之權者也譬之國家法律雖爲妙理人所當遵若無

帝王主之安能自行而制天下乎夫所謂天地之主者實實在上實實臨下有赫實焰察萬事無可逃其無窮之靈有善必降之祥有惡必降之殃非可以僥倖免者此論實義諸書載之頗悉想老先生閱之詳矣相國曰敬承大教因對坐客稱先生遠來闡教之苦心與聖教用功之嚴密焉

越明年巳卯春正月主日先生在溫陵詔衆于堂曰今日新春瞻禮皆有翻然一新景象矣請問吾輩靈魂亦欲其滌舊更新者乎聖保祿有云凡人有

舊人有新人夫所謂舊者平日習慣罪宗傲忿淫
妬饗吝怠七罪是也所謂新者從今興起於善謙
恭貞仁廉節勤七德是也故因循於七罪而不知
改則爲舊人矣知七罪之可醜而黽勉乎七德則
爲新人矣夫人莫不知舊之可憎而新之可喜至
于靈魂垢汚茫不知省或省而不知改是年雖新
而人仍舊吾未見其有新圖也尚其勉諸

十有三日瞻禮先生又謂衆曰今日乃聖發斯定聖
若未大瞻禮兩聖蓋兄弟而均爲　天主致命者

也當時澈鄉聖教未大行凡奉教者受諸惡君酷
虐靡有寧止二聖事主最虔異端嫉之雖加以
百千萬苦其欽崇真主一念不少替也及二聖
升天後有外寇攻圍本城發銃突入城中驚惶無
措聖人顯像城上以手退壓銃彈城藉以全虜相
顧駭曰吾敢與凡人敵何敢與聖人敵即日解圍
而去至今本城猶存石砲銃彈遺跡余親覩之可
見聖人在生顧捨身不顧背主死後必在主
前享受永福即保國庇民往二賴之故主亦以

是靈蹟顯其功勲也吾儕與斯瞻禮當思所以儆
傚其德而爲　主所寵愛斯可矣

十八日瞻禮先生曰今日萬日畧經載吾　主耶穌
設譬云有一富翁召工營葡萄林晨召者約營工
至晚定以一錢之值巳而午召者亦然日將晡出
見有閒嬉竟日者問其故曰無人召工耳富翁曰
我有葡萄林方召工營之爾可往治不負爾勞僉
欣然趨赴比晚主翁酬工各錢一初召者以爲主
翁賞賚無等矣主翁曰我約爾一錢今如數未爾

厨也若彼者無所事事我憐而收用之是我法外之意耳於爾輩何與夫吾主之譬以爲富翁者即天主也葡萄林者聖而公教會也晨午所召諸工者乃上古中古諸聖及諸奉教之人錢者天國賞賚也將晚以餘閒見召者則末世諸奉教之人矣然俱給以錢一者盖均賞也吾主自古以來約以受教始終無替者至審判末日各償以天國厚報先者不增後者不減盖上主法外之恩有如此也然吾人必具有二義方可受恩一蒙

主寵召即欣然赴一則忻勤無怠至終不變主始酬以寶諾否則有一不到未有能受恩者也是故人雖自少奉教一生用功不可妄生滿足若茫然于道未有聞至臨終時聞之能發心悔改者主亦必憐而收之是即將晚召工并給一錢之意也審判末日天國其有厚望哉

夏六月艾先生至三山十日其香晋謁坐談間適病渴先生曰茶可解乎對曰不能以茶止渴猶以財止貪也財愈多貪愈甚標之病渴也正復如是先

生日西有種葡萄者收其實不滿一甕仰而祈曰得滿斯甕吾願足矣厥後所收一甕不啻也復市他甕貯之不滿猶故向　主而祈亦猶故也更貯數甕皆然嗟夫人生願欲無有窮期大抵如斯耳

十四日瞻禮先生詔衆曰今有尊貴者於此凡晉接者必鮮潔其衣不則恐起尊貴者之憎也今子等入堂亦知靈神之垢敝不可以見　主而不思所以洗滌之者乎雖然痛悔不切汚垢不除譬之澣衣者沃以冷水弗潔也煩擣之以熱湯則鮮潔如

故矣。

十七日、主日瞻禮先生詔衆于堂曰、凡人感恩當思圖報蓋圖報則恩之錫也無涯不則承恩之路塞矣人之愛主恩也亦然感而知報是開主加恩之手不知報則束主之手而恩無可復望矣。

顧所謂圖報者有三、一口報一心報一身報何謂口報朝夕叩謁焉誦謝焉是爲口報何謂心報方其誦謝之時萌一感激圖報之念真篤無已是謂

心報雖然未足也必于上士教誡躬行之實踐之斯爲身報今子等口知誦主矣心知念主矣顧身之所爲多犯主誡也斯爲兩面之人矣兩面之人何殊謗主罵主而得謂之報主者乎

所謂躬行教誡者非徒守其粗畧已也即以五六兩誡言之如毋殺人誰則殺人者乎無故而怒萌于心已爲犯罪之端不加遏抑發之爲聲譏毀之怨詈之是皆殺人之類也毋行邪淫亦然美色當

前心偶動焉遏而止之過未成也徐而加存想慾動于中發不自禁是身雖未行而靈魂之汚染已多矣子等守誡宜充類至此吾　主山中垂訓之言深可繹思也詳見降生言行畧三卷首

人之不能守誡皆財色兩端累之耳敝邦史中載聖人亞肋叔者其父甚尊富聖人弗顧享也惟願遯世求貞父强之婚合巹貽其新婦指環一寶帶一以爲信即潛逃之他國行乞于途以圖隱脩十有七年名譽頗盛復潛回本國寄食其父之門下

其父不識也。母妻僕人、俱不識也。復十有七年、一日其父入堂瞻禮、忽聞空中呼曰、今日大聖人棄世、盍往送諸父、異而疑之、意其爲門下寄食人、偕衆往視、則亞肋叔已病篤、棄世矣。獨兩手握固、牢不可開。徐迎其屍至堂、教宗手開之、則其病篤時所書生平履歷、衆始知爲亞肋叔也。夫亞肋叔以尊貴胄子、應有之財、正婚之色、尚屏絕而不御。今人過非禮之財色、曾不知謹避而痛絕焉、尚得爲感恩思報之人哉。

秋七月初二日、爲聖意納爵瞻禮先生又謂衆曰、諸凡聖人瞻禮其大要有三端、一頌謝　天主生諸聖人爲後人指南之息一感仰聖人生前功德一在倣傚其德行而身體之蓋聖人之耳目人也手足人也言動步趨亦人也而其立志其脩詣則已迥異於人矣　天主篤生之而聖人垂法焉人可不知所倣傚之乎聖意納爵爲立　耶穌會之長其生平德行靈蹟更僕未易竟也顧其最不可及者有二、一在不揚己德而揚　主德凡人有纖毫

善功即高自揚詡此不惟前功盡棄反增一驕傲之罪矣聖人則不敢居功一惟歸功於主即其立會亦不敢以己名名會而以耶穌名會盖曰此非吾之功也乃吾主耶穌之旨也一在救人靈魂甘受痛苦昔有一人犯不潔之罪聖人躬往醒之其人面從並不悔改如是者再三聖人不勝哀憐以非語言所能動也一日晨興伺其人出入之路旁有小池聖人没入其中僅露其首時方嚴寒不勝凍苦弗恤也俟其人過前哀呼之曰爾犯

罪謬迷不知覺悟嚴罰至矣余在此代受痛苦及當罪譴其人不勝痛悔入池扶掖而起遂悛改焉夫人之犯罪也自已沉溺不覺其重惟聖人知之以爲罪罰將至如懸利刃于一縷之上不踰時即下斷矣然則今之誦法者其體聖人之心以愛已且推以愛人也則庶幾矣

初五日天陰將雨先生晋欵其香問曰敝邦之云致雨也必以龍未知貴邦亦同此否先生曰中邦之龍可得而見乎抑徒出之載籍傳聞也其香曰載

而傳者多、若目則未之見也、先生曰、人有目所親見者、尚未敢實信其有、矧曰所未見而敢定其有無乎、且中邦之言龍也、謂其能屈伸變化、詭爲神物、敝邦向無斯說、故不敢妄對耳、曰、然則雨之致也如之何、先生曰、雨之致詳載他篇、茲不復贅、但余向航海東來、時方晴朗、忽見陰雲一簇、自天而下、至於海面、俄超騰而上、頃則散爲雨矣、于時敝友推論以爲旋風吹雲而下、因吸水氣、始散而爲雨、此余目覩甚明、且真並未見所謂龍者、未敢如

中邦之神明共說也然兩間羽毛鱗介何所不有總不過有覺而無靈者耳

其香曰請問雷電之說先生曰雷之爲物也乃空中四元行所漸結而成惟夌密雲包裹奮不得出遂殷二有聲一遇雲薄之處則迸擊而下遇物而震碎矣電則結而未成故只閃鑠有光而不能有聲且亦不能下擊也

其香曰雷之擊物也或出於偶若人之被震而死豈出于偶然者乎先生曰雷雖無情之物然非

上主所命亦不能妄擊一人即如水火皆無情之物然其焚人溺人也非有上主允命不可是皆可推類而齊觀者也

初九日主日瞻禮先生論道于堂曰凡人不能無過其所以補贖之者有三一禱贖一齋贖一施贖所以然者人之犯罪有三端惟此三者贖之庶可以相補耳何謂三端人之罪有從中心而出者如喜怒愛欲之類則以禱贖之如誦經告解諸功悉繇中而出也有從肉身生者如妄視妄聽妄言之類

則以齋贖之如犬小齋及鞭策束帶諸功皆所以罰此肉軀而補煉其過者也有從人我交際而生者人生財物相交多種種不平則惟施可以補之如食饑飲渴之類皆以破此慳心以贖貪罪者也斯三者齋切於禱而施尤切於齋是皆不可缺一者已

顧施贖之功人率稱難曰無財可施耳是大不然夫所謂施財者非必槩定幾何也一縷之微一粒之細皆可以爲功但不可不存是心與是事耳昔

如德亞國、主堂前、嘗置一櫃。凡入堂者、投錢物其中、收之以供　主施貧者。惟時富貴之人所投金銀錢甚衆、獨一老嫗貧不能自存、亦投銅錢二。耶穌見之、顧謂宗徒曰、向所投者孰多乎、宗徒舉某某以對、耶穌曰非也。多投者惟此嫗耳。蓋富貴人捨其所有餘、而老嫗捨其所不足、故曰多也。繇此觀之。凡人施捨、不在所捨之多寡、資愈貧捨愈微而功愈大矣。

乃所謂施捨者、又非徒施之貧人也。即施之吾

主而貧人代爲受者也蓋吾　主甚愛人人有施人之貧者即不啻吾　主愛之西有瑪而聽者戍士耳一日王命出征路見一貧人天寒而裸瑪而聽憐之返顧囊中無物可捨因取已所披之裘割其半與之是夜夢醒間忽見　耶穌穿半體之裘呼其名而慰勞之今子等奉教如遇　耶穌在世鮮不爭取衣食以敬奉焉孰知施捨于貧人之手即不啻吾　主之自愛者乎

至若喜施之報又不專在身後而即在生前昔聖

方濟各、赴一富室之筵、席間、謂主人曰、吾子奉教而不信　耶穌、何也。主人悚然對曰、　耶穌之教、乃吾所極信者、雖致命亦甘之、而乃云不信、所不敢當、聖方濟各曰、有人於此欲貸十金、而許償以百。子倘信其言而貸之乎。主人曰、信其言、必貸之也、聖人曰、吾　主耶穌有云、人能爲我而施貧者。吾將以今世百倍償之。不獨於其身後也。夫聖訓皇皇而乎乃擁財如故。曾不一施之貧人。是謂極信吾　主者乎。主人徬徨謝過、自後每爲　主施

貧而富乃更倍矣故人勿謂貧不能施也我施一而主且償百往蹟孔多殊難枚舉雖然吾輩當爲上主而捨勿爲覬報而捨爲上主而捨貧捨貧之報自存若一有覬報之念是捨之時已帶一貪罪矣是又不可不辨也

吾所以言此者以今日萬日畧經云有一富室命主管者司錢穀之數厥職弗稱主人將出之其人慮既出後無以爲生也因散其錢物分諸親友異日後或得其報耶緜聞而嘆曰世俗之人巧於

爲世俗之事尤勝道德之人巧於爲道德之事也後賢推論此意以富室者譬之天地大主也主管司財譬之富貴之家財非其自有乃爲主而守財者也擁貲弗捨厥職弗稱無望於天國是主人將出之也斯時也若能斂慮而悔改焉散其餘貲分之貧人其得報也有厚望矣古經有云水能滅火財能滅罪然則施捨者尤神糧之最切也子等其留意焉

七日爲聖母瑪瑟先生詔衆于堂曰凡人

有危險則呼救聖母聖母之加恩人也種二異蹟雖行實中猶未盡萬分之一也姑就余所目擊者兩事爲子言之西有一人性質樸生平無他念惟口誦耶穌瑪利亞五字雖行止坐卧不替也一日行涉一小溪中流溪水暴漲爲水所奪危急間仰呼聖母不知身之忽然至岸也敝會畢今梁先生向入聖母會奉聖母甚虔一日遊遠方數教天已暝未反宿次所乘馬忽失足跌入深坑無訂可出自分必死矣畢先生仰呼聖母馬忽

一躍而上因得遞遞投宿但跌時傷其右手弗能動止忽有老人自外入提其手俾之轉動而手已如故矣起謝之老人忽不見因共謝　聖母洪恩無求不應此二事皆余所親知者子等若奉　聖母加庇一遇危險未有不遂所求也

廿二日艾先生燕坐其香問曰標奉教於諸先生六七位于茲矣諸先生教規劃然歸一至若教法之寬嚴緩急則微有不同斯隨其性之所近乎抑教之初闢利用寬其大行也利用嚴乎先生曰然昔

聖保瑑語其徒曰、凡初奉教之人、如始孩然飫以厚味、不能受也、只宜飲之以乳、夫厚味于人、非爲無補、然于始孩則非宜也、教之緩急次第亦復如是、且古經有云、因衣而降、雪斯言可深思也、其香曰云何、先生曰、犬主之賜人窘難也、必視其人之力量、其人之力量能勝幾何、然後以幾何窘難試之、不則未有不蹶者矣、今吾輩奉行主教、亦當以主心爲心、可不隨其人之力量而槩然混施之乎、

廿六日、聖把多祿茂瞻禮、先生曰、天堂之門甚窄、非强勉努力者、鮮有克入、何也、凡人升上難、墮下易。盆上之路甚高、又甚陡、非歷盡艱難險阻、未有能入者、非若地獄之門、一墮而即是矣、聖把多祿茂、其升天也、被王之惡弟、活剥其皮、雖靈魂得升天國、其肉身之痛苦、備極矣。今子等欲升天國、亦須剥去私欲之皮、庶幾升天有路、若夫不義之財、損人利已、顧我之飽、不恤人寒、顧我之煖、不恤人饑、顧我之欲、不恤人窮、非藏私之藪、是皆多此私欲

之皮也。可不剛毅果斷。必刮淨之爲慊乎。

三十日、主日瞻禮、先生訓衆曰、人身之病有二、一爲肉身之聾瞽。一爲靈魂之聾瞽。夫聾瞽之在肉身者易見、其在靈魂者、人莫之覺也。今有生而聾且瞽者、大主開其聾、啟其瞽、其感激當何如若幸而不聾不瞽、其受恩有大焉者、乃不知感激頌主。奚可哉。矧夫靈魂之聾瞽、主啟其衷而錫之聰明。人乃不歸功頌主。傲然侈爲已能也。其爲聾瞽孰大於是。聖與斯定有云。凡人欲見主容。

者當以聾欲聞　主訓者當以聾欲言　主之事者當以瞽欲聞　上主所賜若不虛者當以啞誠以人之聰明悉心拂志自視爲聾瞽之人未免爲真聾瞽者矣昔聖與斯定聰明智慧超絕凡衆然染于異端于大道未有省也一日往彌郎名都聚四方多聞之士往遊其地表已所學聲譽日著有司教聖人盍慱恤者見而啟之雖中心有動然浮名尚切未及矢志精脩也比年三十有三忽悟浮浪半生并無歸宿因矢志苦修四十餘年所著聖教諸書悉切近

精微、然猶不自足、時質于高聞之士、歷耄年不替云、夫聖與定、于三十餘年之前、聰明智慧非不超凡衆也、其實與聾瞽奚殊、藉非　主啟其衷則冥冥渾世矣、惟其不聾不瞽、復不肯以明聰自居、斯爲真明聰者矣、今子等未聞道之先、亦有自負才智與之言聖教、而未遽信者乎、有言之未信、甚且加之疑謗者乎、即今既聞矣、既信矣、幸脫聾瞽而明聰矣、亦有明聰自居、遽生滿足、而猶然聾瞽者乎、視聖與斯定、宜亦知所法已、

八月朔日、陳廣文葵伯、偕其弟叔衍至堂、葵伯問曰
丹之奉教、祈朝夕進脩、其如妄念之易雜何、先生
曰固也、然仰祈　上主之靈寵、自可無慮、譬之鳥
焉、假以羽毛、其飛必高矣、蓋人所以多雜念者、以
不知轉念頌　主故也、如凡所見聞、悉有頌　主
之念、則雜者可純、始也彊勉、久自安適矣、昔聖意
納爵、遊苑囿、偶聞一花香、因仰天頌　主曰、造
物主之生物、其悅人五官也如是、夫一花之微、乃
因香而頌　主恩、聖人之愛慕　大主切矣、學聖

人者、何不卿法焉。

且物之美好、不過分造物主無窮美好、萬分之一耳。于其萬分之一、尚可以悅人心目。一神想乎無窮之美好、其快心滿志。又何如耶。聖意納爵時時念、主靡有停刻。一日冗次、偶輟片時、即自責曰、此片刻不念、天主如禽獸然。吾輩學道之人、盡如聖納爵之用心、又何患雜念之擾乎、

昔有脩士、每觸目、輒生攪亂、厥後切用神工、允有所見、非復如前矣。如遇一美色、即頌主曰、造

物主之生人其美好也如是向時邪念毫不復萌也夫均一所見耳向之見如彼今之見如此芳穢殊途判若天壤斯亦脩身之要法也

徐問叔衍曰比來向主亦頗有心否對曰承既諸書悉翻閱之弗敢置也先生曰讀書固佳但徒涉獵無益也惟視爲性命之神藥將一字一句必熟玩而詳味之譬如病者簡視方書逐方詳審即一味亦不敢苟而況于性命之神藥乎

廿六日其香至堂問曰省察之功其在言行者易見

已至若念慮之萌初非着意而爲者其爲罪與否未易明也無論他事即如對　王持誦至嚴肅矣而妄念憧憧其來也無端罪乎非罪乎先生曰念非着意而成者似未爲罪然其來不能禁此亦原罪之迹也蓋人惟染原罪則不勝薄弱故雖當對主嚴肅之時亦不禁妄念之竊發耳

其香曰然則柰何先生曰惟有祈　王祐耳夫人之善功非蒙　王祐即纖毫難自成也即如至短之經有能誦之至竟而無一念之雜者乎夫一經

尚不能純念持誦而況于大善行大善功而可做然自多曰此我自爲之而不關主祐者乎昔聖葆球有云人非上主祐無一善可能人蒙主祐邦無一善不可能斯言可繹也

其香曰雜念之來雖聖人亦有之乎先生曰雜念乘人如蒼蠅之偶集雖驅之復至但不爲所累斯可耳未敢必其無也昔聖方濟各亦嘗患此時揭以語人旁有對者曰吾誦經時何以獨無聖人曰而能之乎試誦主經一遍如果無他念之雜當以

延馬相酬其人甫誦在天一句遽謂聖人曰顧并鞍以相送繇此觀之雜念之萌雖聖人不免然非着意用工自不覺耳

少頃其香復問曰人傳場屋中往往有鬼神如報復恩怨之類至有現相相示者于理然否先生曰有之凡人之靈魂有時出現人世者亦上主所許以示靈魂不滅意耳敝邦納波里名郡乃人居鱗集之所數十年前忽然地坼穴中突出一人騎馬往來如飛衆皆驚駭閉戶莫敢視次日自戶隙

窺之其突出往來猶故也越數日有一名士欲窮究其理因告解祈祐往穴旁伺其將入控轡而問曰我奉主命問爾爲何人因何出穴驚駭人若是對曰我乃某之靈魂也生前爲妄証某人致其身名俱損茲受主罰未得安所幸主容我出現自彼無辜若彼寃得白更求爲我通功即可獲安所矣名士慨然許諾因代彼人別白且多爲通功自是入穴不復再出此事在通衢乃萬目所共見者敝友親爲余言端不誣也繇此觀之人之靈

魂亦有時出現人世如報恩雪怨之類特非上
主之命則不可若論天神鬼魔之現又非人所能
測者也

十三年庚辰艾先生以五月至龍江初三日爲瞻禮
六日先生詮救贖事理俾奉教者常痛念之以爲
寡過之宗次爲瞻禮七日先生詮雪堂二字以雪
喻聖母之德蓋龍江新立聖母堂嘗以雪堂
命名故也次爲聖若翰誕日先生詮聖若翰之德
之功俾後人倣而行之名論娓娓標筆描未能一
一述也初六日諸友畢會先生謂衆曰比來論道

三日于兹矣未知諸子曾憬然有得否請各述所取益即一端亦可終身不必求詳也

問士敏士敏對曰承雪堂之訓學徒記之未能行也又安敢對先生曰記而不行與不記同此如水之沃石得濕而已必也如土之能受以水沃之徐徐然入自滋潤而浹洽矣

問魯可魯可對曰聖若翰之脩道也不於塵世而於山中爲薄世味故也洙希聖未能庶於世味或有省乎先生曰良然道情之與世味最相反也而

復相妨道味淡世味濃道味超世味暱斷未有世味不薄而可以期登天國者也

問其香其香對曰標反躬多過承師訓有過者地上之事改過者天上之事改過不吝願終身以之先生曰人之在世如行滑路失足之慾寔所難免改之改之以至於寡即與天神同歸矣盍享天上之福者悉純善而無纖過天堂之門甚窄人有纖過其能入乎子勉之哉

問允鑑允鑑對曰聖若翰之德在山中苦脩而其

功所在闡明吾　王降生之事斯二者是所當做而行者　先生曰此一也非二也夫人未有不自誨而能誨人者誨人不動繇我自誨不篤焉不能言其所未行故也聖若翰惟其苦脩故能闢發幸勿岐而視之

問仲升仲升對曰欽崇二字最難矣何敢及他先生曰易耳奚難哉見以爲難者皆繇不沃其根故若時沃其根則日見其易又奚難之有哉予平明而興不焚一香不行一課則一日之根不沃矣再

晨而興其不焚香功課猶乎昔也則二日之根不沃矣根不沃枝葉不發生視以爲難又奚怪焉抑人之欽崇　上主也未有不繇愛德而發也而愛德之發則全爲美好所動子視世上諸物何者爲美好乎其無窮美好孰有如　上主者乎知　主爲無窮美好者乎吾　主無窮美好萬分之一耳如舍無窮美好之　上主而不知愛勢必移所愛於他美好甚有似美好而非美好者而亦愛之

甚有可賤可惡不義好者而亦愛之宜其愛　主之難也辨之明則愛　主之心必篤勉強而力行之是在子矣

問君及君及對曰承師訓物之白者莫如雪而聖母之德之白則踰於雪翰托　聖母庇下十誡之守其固然矣而邪淫一誡尤爲至汚敢不五司之是守先生曰儆儆　聖母守貞爲切謹守五司毋令竊發凡在　聖母會者俱宜行之不獨吾子

問從趙從趙對曰、隴聞道最遲、罪汚莫洗惟有望吾　主救贖之恩耳先生曰、旨哉、滌身垢者以清水滌神垢者以聖血夫人欲滌罪垢非吾　主救贖莫大之恩未有能潔者也吾子勗之

問其績其績對曰數日欲一到堂輙有所阻未得承師訓也先生曰吾輩之奉教也不獨鄉曲親朋或生疑阻即一家之內亦有然者雖然奉教而致人稱譽致人讚頌其功亦淺耳譬之浮海焉順風而行舟師何力之有惟遇颶風而凌浩淼其能謹

檣帆舵楫而無恙者則舟師之功也今子遇阻而輒止是徒知有人而不知有至尊之上主也爲義而受窘難獨不聞與

亭子其香復至堂先生見其有倦色也問其故對曰竊效著述不覺勞勩先生曰固也亦問其所著者爲何書耳著世俗之書未免勞而罔功若闡明天王之事理則勞多而功多矣昔賢論天堂之賞其異數者有三等一致命一童貞一著書以明聖教夫致命童貞亦吾人不易得之事若著書以明

聖教凡有心有力者皆可勉而能也近晉絳段君
龔者曾以此義筆之論學跋中試取而諦讀之其
有合乎
其香曰段君久耳大名其功行亦有可紀不先生
曰段君之昆季三長名袞次名扆次名襲皆則聖
先生之高弟也先生凡所著書較刻之功多出其
手然此其小者耳段君嘗立一聖堂比鄰不戒偶
燼于火段君仰而嘆曰是堂湫隘吾主棄而去
之矣請更諸爽塏者復捐金庀材另創一所比前

加麗焉、夫人當締創之後、經營焚燬、即有道力者、能自克於怨尤、斯已多矣、其不厭心而弛力者、幾人哉、段君不惟無怨尤、更加毅然之力、其不可及者此已。

十一日、爲宗徒伯多祿瞻禮、先生詔衆于堂曰、昔聖伯多祿、其初漁人耳、一蒙吾主呼召、遂棄其漁業、從主四方布教、詳見聖人行實、斯其矢志堅決、可倣而傚也、今子等聞道以來、間有始勤而終怠者、亦繇初念之不堅耳、有如淡而聲名捐而財利一如

伯多祿之棄厥漁業也寧有鮮終之慮哉顧伯多祿之漁業一破舡耳破網耳後賢推論此義有二譬焉何謂破舡舡肉軀者是靈魂之在肉軀猶主人之在舡也舡雖堅緻然日浮于巨浸浩淼之中排蕩衝擊其能久存若幾何人生猶泛海也所以排蕩衝擊我者非一端矣夫形久則必敝人何苦戀此久而必敝之物日營逐未有已也何謂破網世俗者是夫世俗之束人也甚於羅網人入其中鮮有得脫者且魔鬼多爲智計伏藏其中雖千目萬

孔不啻也。人而思脫一一解之則綦難。惟一舉而棄之。絕不受其籠罩。又何世網之患乎。

耶穌嘗謂伯多祿曰。人能棄而財帛妻子。而從我者。吾且以百倍償焉。伯多祿對曰。吾棄萬有而從主。吾主何償焉。或曰。夫伯多祿所棄。一破舡與網耳。曾何萬有。而乃爲大言若此。聖額我畧嘗推論此意。以爲人之物有限。而人之願無窮故。農所有者耒耜。而其願則斯倉斯廩也。士所有者圖史。而其願則魏科膴任也。至于商者賈者。見前

之藏鏹幾何而其願不什百千萬不止也夫伯多祿不難棄其所有而難棄其所願今無論榮福之享吾主業百倍償之即諸凡奉教之邦莫不崇厥堂宇其瞻拜望澤者無間公鄉士庶也斯亦百倍償之一端尤爲昭然可見者已

十四日爲聖母幸聖意撒伯瞻禮先生又謂衆曰教中工夫誦經看書固爲有益然未爲大益也必也其存想乎顧存想有三端一記其事一繹其理一發其情三者備而存想之功全矣今日

聖母往顧聖意撒伯日也、請先述其事、子繹其理、而發其情可乎、聖意撒伯者、聖母之親也、聖母方領報之時、天神又將聖意撒伯受孕之奇、兼報　聖母、詳見本論　聖母因發熱心、速往顧之、山行三日、方至其家、比聖若翰生、始返、子等親聞斯語、不啻親覩其事、亦有存想、可爲余告者否、問魯可、魯可對曰、　聖母貞德可嘉、故　天主選之爲母、天神之報、以其貞也、先生曰、然、世之榮福、孰有大于爲　天主母者乎、乃　聖母當領報之

時尚未敢遽許懼失其貞也比天神以天主全能告始致成命於主斯其堅貞一念又非尋常可擬者矣

問其香其香對曰聖母諸德咸備即今日之事標取四德焉先生曰云何曰領報而必矢童貞貞也聞意撒伯之孕而熱心頓發愛也山行跋涉艱辛不避勤也以天主之母而爲人服役者三閱月謙也是之謂四德先生曰然之四德者法其一焉將終身行而不盡矧四德之咸備者乎

問鳴見鳴見對曰聞意撒伯之受孕也七十有一矣夫老婦而懷姙人未有能遽信者乃 聖母聞報即信而無疑然則勤也愛也其皆縣信而發者乎先生曰信爲諸德母故向 主三德必以信爲先均一天神之報也雜加利亞以疑而結舌詳見本論 聖母以信而欣往德之等夷從此判矣

問君及君及對曰方 聖母見意撒伯時若翰在母腹中即知 聖母在前即知 聖母所懷者爲救世之主在母腹中而慧識若是宜其爲 主前

驅而明　耶穌爲救世之主也先生曰若翰未孩其識認吾　主即有慧識若此人而不知天地之大主也曾嬰孩不如矣

問從趙從趙對曰　聖母有忻勤之德爲萬世母儀龐問道也晚庶其忻勤　天主事以補所未逮乎先生曰勤于　天主之事則聞道晚而立功先矣非若勤于塵世之事徒勞而罔功者比也子勉之哉

問啓藻啓藻對曰　聖母者衆人之母也人而善

焉必爲　聖母所喜人而不爲必爲　聖母所憐改不善而歸于善庶其可乎先生曰譬之人子焉子而賢者貽父母令名其不賢則羞辱及之矣二者相倍蓰吾子其奚從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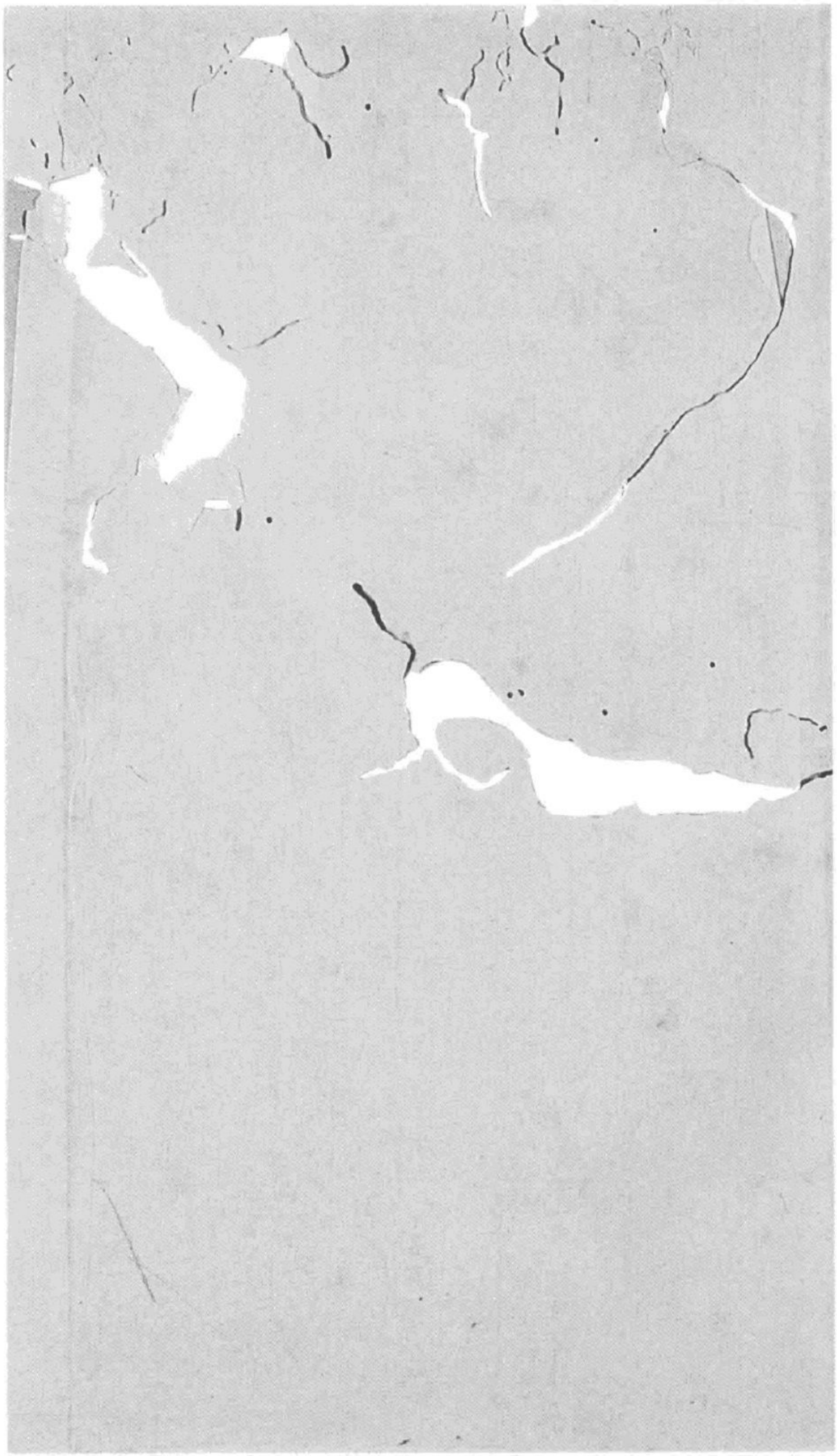
問繼學繼學對曰意撒伯之家去　聖母甚遠聖母惟有熱心故雖遠必到夫天國猶家也藉非有熱心焉其何能致先生曰高論種種得其一焉皆可終身行之者也雖然猶有顧字之義焉夫聖母之見意撒伯也顧之也子等共事　聖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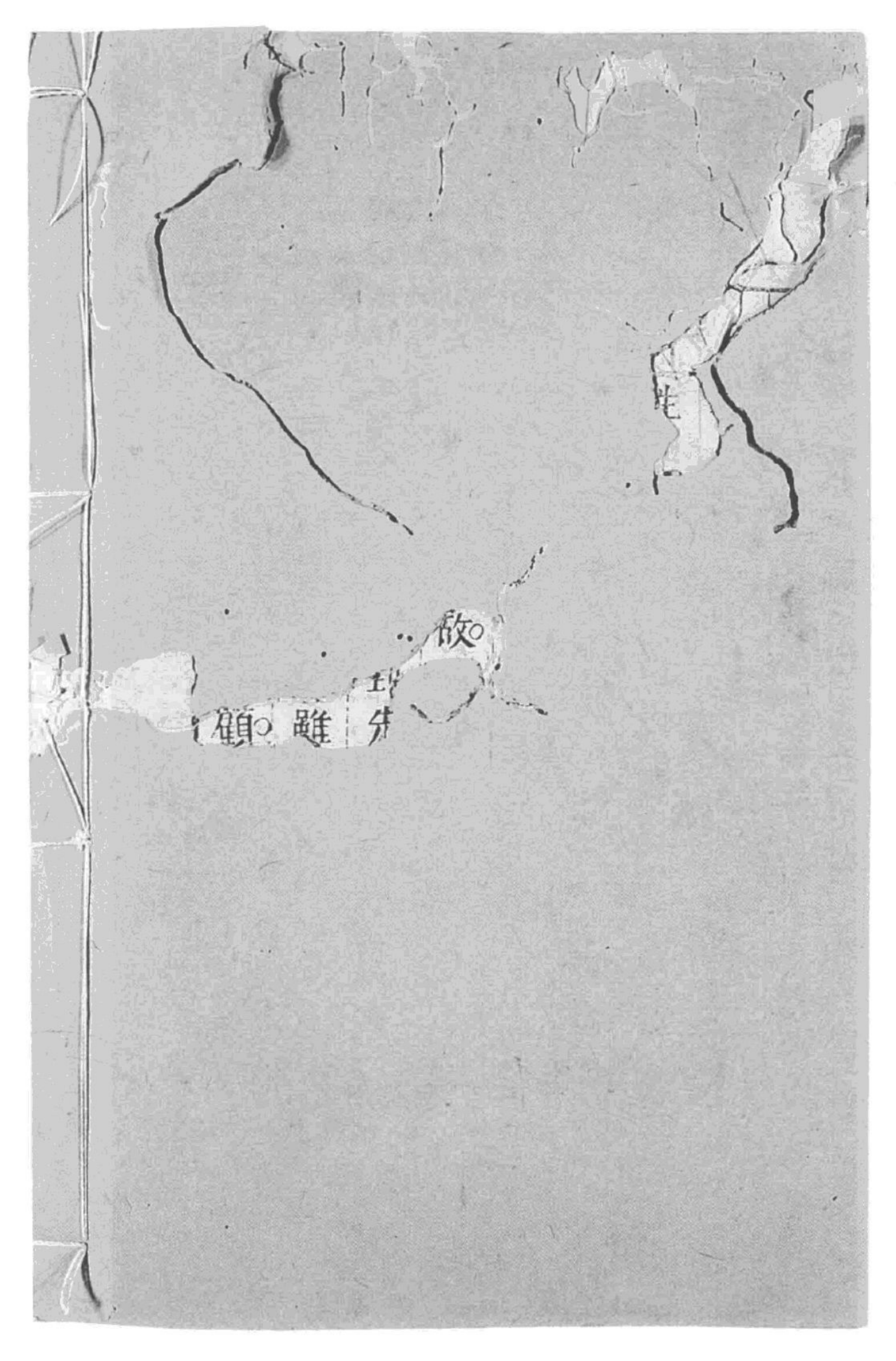
不啻親若兄弟矣脫或過失不規疾病不恤懈惰者未能諄諭而勸勉意于顧之之義或有未盡者乎請以此補諸論所未及尚力行之毋忽

十六日向午其香　堂先生曰頃晤施孝廉其德器冲和謙然可掬也其香問曰人之性格其剛柔緩急各有不同意其所禀則然與先生曰人禀四行以生求其四行均調而無偏勝者其最上已餘則不能無偏是故氣行勝者其人必員活而充滿水行勝者人必柔弱而舒遲火行勝者必剛毅而果

敢土行勝者必重默而端嚴而四行又與身之四液相應氣應血水應痰火應心土應肌其詳在拙著性學篇非立談可竟也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敬
顧 雖 先

教要序論

〔比〕南懷仁述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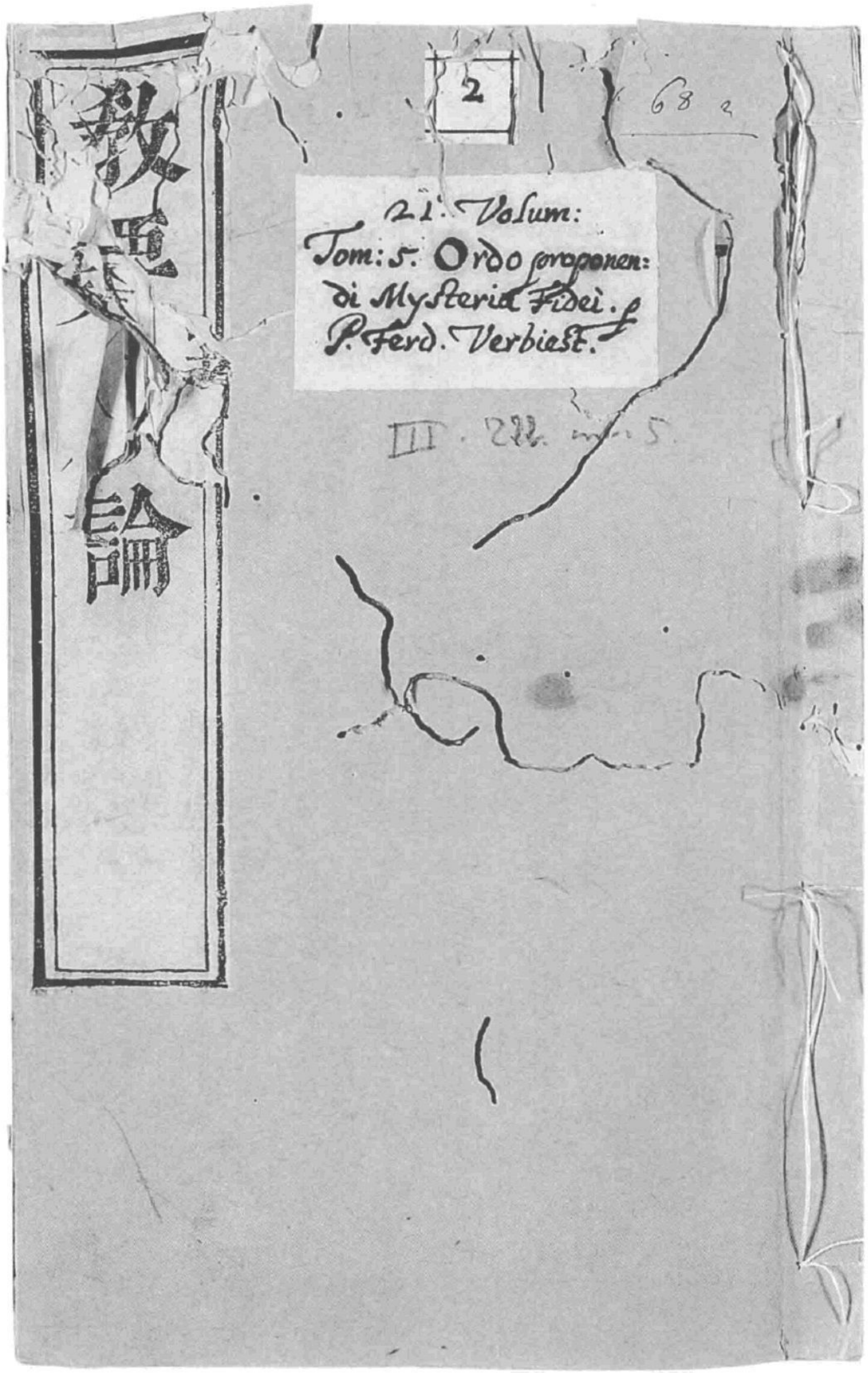
《教要序論》，比利時南懷仁述。清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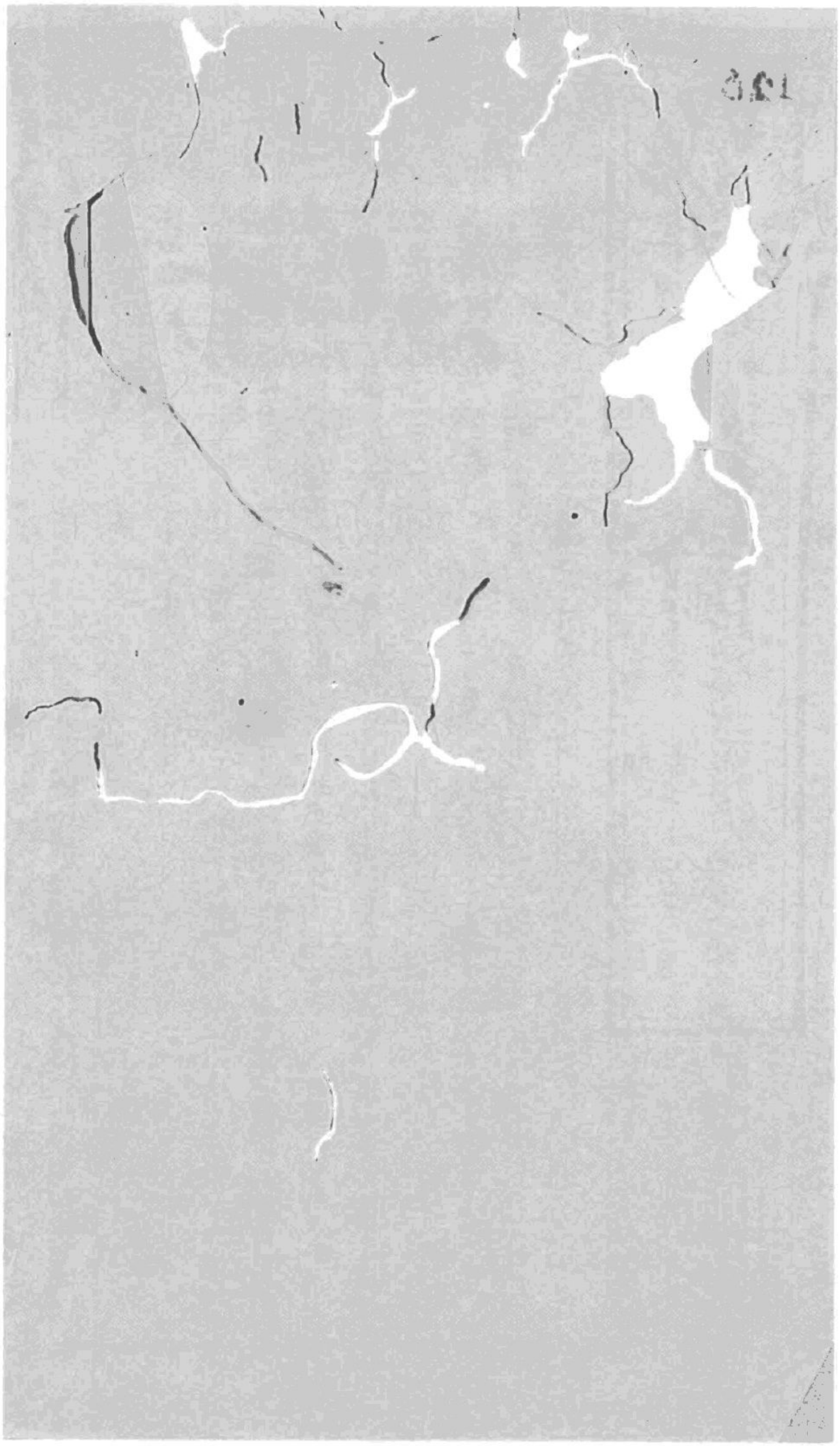
本書為天主教教義類著作。據卷首南氏《自敘》，其撰述時間應在清康熙九年（1670）。在《自敘》中，南氏指出，其之所以要撰述此書，是由於『聖教之學，比之他學，必有先後之序』。但此前的傳教士對此大都未加重視，傳播教理時雜亂失序，令人不得其門而入，故南氏『將聖教要端依序臚列，切而不繁，整而不紊』，目的即是更好地引導教外人士信從天主教。據卷前目錄所列，全書共分六十二篇，但其中第八、第十一、第二十五、第三十五、第四十六、第五十二至五十四、第五十六至五十八、第六十、第六十一等篇之編號原闕，而其餘篇目之編號又多有重複，如《天堂之樂》、《地獄之苦》、《天主十誡》三篇之編號均為第九篇，其故未詳。從內容來看，這些篇章可大致分為三類：一是對天主及其與世人關係的討論，包括天主為萬物主宰、全能全善、惟一無二，以及天主創造人類，世人應敬愛天主。書中特別強調人之靈魂不滅，死後隨其生前所為，或升入天堂，或降下地獄。故人在世時應遵從天主之教，以求『立升天功勞』。二是對十誡條目的逐一疏解。由於前一部分已經闡明，世人當努力謀求升入天堂，而其具體途徑，即是由天主所定之十誡，故此處即詳述十誡之具

體內容，以使人易於遵行。三是對《信經》、《天主經》、《聖母經》、《十字聖號經》等經典的解說，以及對領聖水等相關儀式的敘述。從邏輯上看，是在前文論述的基礎上，進一步展開對三位一體、神人關係、教皇地位等神學問題的深入討論。全書由淺及深，次序井然，且文字亦淺白易懂，故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以為『凡教外人欲知天主教之內容者，此書為合宜』。而其產生的影響亦較為明顯，據魏若望《向中國人闡述的天主教義：對南懷仁〈教要序論〉的回應》一文所載，本書曾先後被翻譯為滿文、朝鮮文，還曾出現過文言改寫本和上海方言本。而俄國學者托菲爾·西格弗利德·拜爾於1734年10月致信嚴嘉樂等人，對嚴氏寄去此書表示感謝，可見其於清代前期已傳入俄國。儘管清代教案日興，嘉慶帝甚至在上諭中直斥《教要序論》中『天主為萬邦之大君』等語為支離狂妄，但仍有信徒加以收藏。如《清代巴縣檔案彙編》即記載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巴縣人劉舉菴不顧『查拿嚴緊』，而將《教要序論》等五書私藏在家。其在教徒中的影響力由此可見。

本書開本26.3釐米×16.6釐米，版框高20.1釐米，寬14.2釐米。半頁九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雙邊，上下單邊，單魚尾。卷前有清康熙九年南懷仁《自敘》。此本之外，梵蒂岡尚藏有多本。其中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35.1者為清代湖北欽一堂重刻本，館藏號為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90.6與290.7者為清代廣州老城朝天街天主堂重刻本。以上三本行款均為半頁九行，行二十字。其餘諸本刻印地不詳，而館藏號為BORGIA CINESE 335.2與BORGIA CINESE 335.6者，行款亦均為半頁九行，行二十

字，其中 BORGIA CINESE 335.6 卷首南氏《自敘》之前，又有清順治四年（1647）韓霖《敘》一篇，似為《聖教信證》序文竄入此本者。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49.2 者，行款為半頁八行，行十八字，版式為四周雙邊，正文內容僅至《十誡條目》而止，《信經》以下均闕，應為殘本。此外尚有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35.3、335.4、335.5、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47.8 等四本，行款均為半頁九行，行二十一字，其中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47.8 為殘本，卷前無南氏《自敘》，正文部分闕《信經》以下。梵蒂岡圖書館之外，世界各國圖書館亦多有收藏。如據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記載，法國國家圖書館有多個藏本，其中一本卷前有韓霖序言，魏若望《向中國人闡述的天主教義：對南懷仁〈教要序論〉的回應》且進一步指出，該本尚有清康熙十六年（1677）利類思准印聲明，為其所獨有。又周家祥《米蘭國立布雷頓斯圖書館中文古籍》（*ANCIENT CHINESE BOOKS IN THE BIBLIOTECA NAZIONALE BRAIDENSE OF MILAN*）載該館藏有廣州老城朝天街天主堂重刻本一部。據《中國古籍總目》，國內有清康熙九年刻後印本，藏香港大學圖書館；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藏上海圖書館。《續修四庫全書》據南京圖書館藏清同治六年（1867）慈母堂刻本影印。（謝輝）


教要序論
2
68 2
21. Volum:
Tom: 5. Ordo proponen:
di Mysteria Fidei.
P. Ferd. Verbiest.
III. 222. n. 5.



126

自敘

聖教之學比之他學必有先後之序依序而論則言者易發其要旨可無枝蔓重複之說即受言者亦易存於心而明其理也

篇有容問天主教旨何如而奉

教者大都習於遵行教規未必習於講論教理使不依先後之序而漫應之譬之有訊製屋者以堂奥何在雖具甎石材木紛亂雜積乃心無成構不得連合之次第何能分明指示令客喻

其門戶而愉快於心哉茲將聖
教要端依序臚列切而不繁整
而不紊如用雜積之木石各以
上下左右前後之次第安排楚
楚將人人易識其門戶矣故語
惟尋常盡人可解期明眞實之

理於辭之工拙在所不計蓋至理自足自美無容增損耳矧此編不過約言教理誠欲精究廣論博通與義則本教預刻諸書久行於世者種種具在覽觀詳察之可也

曾

康熙九年正月下浣極西耶穌

會士南懷仁題

教要序論目錄

天主謂何 一篇
天主爲神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 一篇
天主造天地爲人 二篇
生人元祖 三篇
生人緣故 三篇
萬物發顯天主全能全善全智 三篇并四篇
天主惟一無二 五篇
人宜敬愛天主 五篇

人在世原爲立功 六篇

靈魂不滅 六篇

人無托生之理 七篇

天堂之樂 九篇

地獄之苦 九篇

天主十誡 九篇

十誡條目 十篇

一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 十篇

二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 十二篇

三守瞻禮之日十二篇
四孝敬父母十四篇
五毋殺人十五篇
六毋行邪淫十六篇
七毋偷盜十七篇
八毋妄證十七篇
九毋願他人妻十八篇
十毋貪他人財物十九篇
信經二十篇

天主全能二十一篇
神鬼來歷二十一篇
生人來歷二十二篇
地堂二十三篇
靈性之罰二十四篇
天主父子之說二十六篇
天主第三位說二十七篇
三位一體之論二十八篇
耶穌基利斯督解說二十八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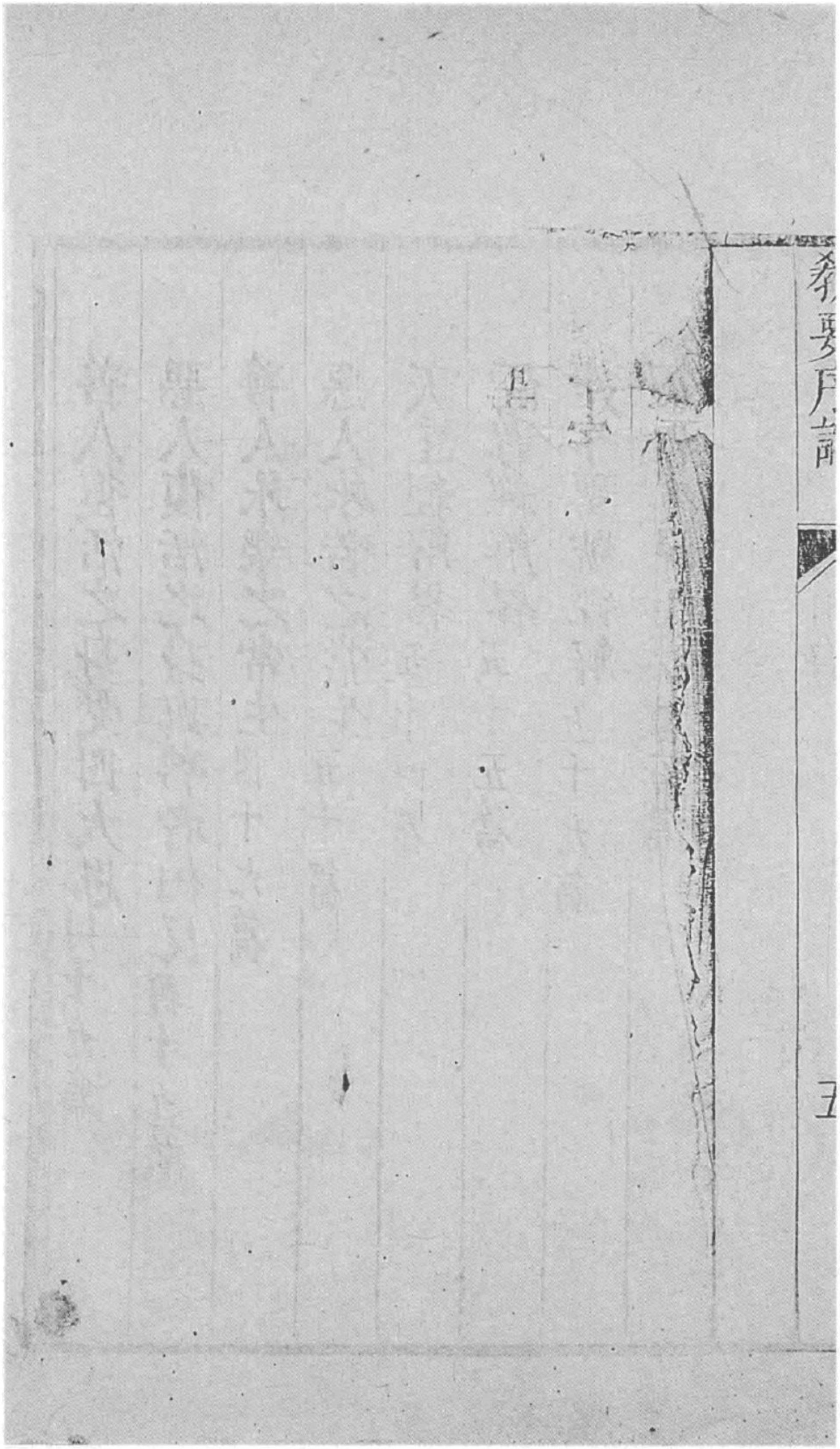
天主降生說 二十九篇
耶穌一位具兩性 二十九篇
人罪輕重 三十篇
罪重神人不滿補 三十一篇
惟耶穌功勞無限 三十一篇
無故赦罪不宜 三十一篇
嚴罰人罪亦不宜 三十二篇
降生爲諸德之表 三十二篇
降生立教 三十一篇

耶穌聖跡 三十二篇
耶穌被惡人嫉妬 三十三篇
惟人性受難 三十三篇
謂天主受難何解 三十四篇
耶穌受難出于情願 三十四篇
比辣多判耶穌 三十六篇
耶穌死時聖跡 三十六篇
地獄有四重 三十七篇
永苦獄 三十七篇

煉罪獄 三十七篇
嬰孩獄 三十七篇
靈薄獄 三十七篇
耶穌升天說 三十八篇
公審判說 三十九篇
審判之先兆 三十九篇
人復活之說 四十篇
私審判 四十一篇
公審判之緣故 四十一篇

惡者在世快樂善者受苦何解 四十二篇
教化王都羅瑪府緣由 四十三篇
教化王之說 四十四篇
論教會之聖 四十四篇
通功如人一體 四十五篇
領聖水之說 四十七篇
肉身復活之說 四十七篇
原舊肉身復活 四十八篇
復活依中年之形 四十八篇

善人復活之身受四大恩四十九篇
惡人復活之身與善者相反四十九篇
善人永樂之常生四十九篇
惡人永苦之常生五十篇
天主經解畧五十一篇
聖母經解畧五十五篇
十字聖號經解五十九篇
領聖水規矩六十二篇



天主謂何

教要序論

極西耶穌會士南懷仁述

凡人欲進天主聖教。先該知道天主謂何。天主者。是生天地生神生人生萬物一大主宰。未有天地神人萬物之先。止有一天主。無始無終。其本性是自有。無所從生。若有所從生。便非天主。譬如數目。萬從千來。千從百來。百從十來。十從一來。其一者無所從來。一原是百千萬億之根。天主惟一。是爲萬物根原。蓋萬物不能自成。必先有造之者而後成。譬如樓臺房屋。不能自建。必有工

天主爲神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

匠造作然後成故盤古佛菩薩老君等皆在有天地之後皆是父母所生豈可與生天地神人萬物之大主宰相比

天主本性原是純神無形無像非可以耳目視聽者自有萬德萬福圓滿無缺並無德福可加常生常王無有終盡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

何謂無所不能蓋天主造成天地神人萬物不用材料以其全能從無中生出萬有不勞心力不費時刻一命即有若要另造千百天地更大更妙亦一

命就有若要滅現在天地神人萬物亦一命即滅皆歸于原舊全無。

天主既造天地神人萬物。又時時刻刻扶持保存。若有頃刻相離。則萬物皆滅。

何謂無所不在。蓋天主本體。通透天地萬物。如火氣通透燒紅之鐵。天主全在萬物大小精粗之中。如吾人靈魂全在身中。亦全在四體百肢一般。

何謂無所不知。蓋事物已往現存未來。皆在天主眼前。如看指掌一般。萬神萬人隱微念頭。天主皆洞達盡知。

天主造天地爲人

天主造天地神人萬物。是甚麽意思。天主造天地萬物。纖毫不遺。

天主造天地神人萬物。是爲自己用。天主純神。用不着有形之物。又其本體不是爲自己用。天主純神。用不着有形之物。又其本體有萬好萬福。全備無缺。不須外物。有天地神人萬物。天主之福毫無加增。無天地神人萬物。天主之福。毫無減少。其造天地萬物。都是爲我們人用。天主愛我們人。如父母愛兒女一般。父母爲兒女。先造房屋預備田地家具財物。然後交與兒女享用。天主亦是如此。造天蓋我們。造地載我們。造日月諸星光照我們。生五穀百果六

畜禽魚。養育服事我們。生金銀銅鐵絲蔴等物。皆給與我們費用。

生人元祖

天地萬物齊備了。然後造二人。一男一女。男名亞當。女名厄襪。這兩人。爲我們人之元祖。普天下萬民。皆是從這兩人生出。但父母生人。不過將本體精血。傳生兒女肉軀。其肉軀之五官臟腑。百骸。及其相稱大小比例。骨節筋脉。諸絡。分明。血氣通貫等。父母全然不知。皆是天主全智全能。天主用父母生人。猶如工匠用器具。做成有形像之物。若問父母所生兒女。其五官等。是如何造

生人緣故

成。猶如問器具。自鳴鐘轉輪消息。是怎樣造法一般。蓋靈魂不係于父母。乃天主所賦。如男人在母胎。大約四十日成胎。天主即賦一靈魂。如女人在母胎。大約八十日成胎。天主即賦一靈魂。其靈魂與肉軀相結合。就有人全性。就成爲人。

以前講過天地萬物。天主都是爲人造的。但這人天主造他爲何。天主本體。全善美好。萬福萬樂圓滿。特造人類。爲通傳其本體福樂。令人享受。正先欲人認識其本體妙處。全能。全善。全智。因而起愛敬之心。

萬物發
顯天主
全能全
善全智

天主原是純神。無形無像。其本體玅處。肉眼看不見。故以其所造天地萬物形像。令人看見。以本性靈明。推論天主全能全善全智等玅處。譬如天地這等大。人類禽獸草木這等多。各性各類不同。皆明顯天主全能。萬物安排定規。其上下左右。各物次第方所。各性之行動本向。全體與各分相稱。大小先後精粗相比。皆明顯天主全智。

萬物美好。天主日月諸星光明。天下人類物類保存養育。其萬形之緣色。諸味之甘馨。諸音之美聽。各物之舒

暢快樂。皆明顯天主全善。

非天主全能。則天地廣大。萬物品類。怎麼造得成。

非天主全智。日月諸星。晝夜不斷。從東而西。各行其本道。春夏秋冬。數千年不亂。天下萬物變化。鳥獸草木。屢生屢死。不缺不斷。是從何而來。

非天主全善。誰與我們享用萬物之美好。不但爲保存我們性命。還爲寬裕快樂我們心意。

要知天主全能全智全善。不必看天地人類等大事物。即看細微如螻蟻等蟲。及草木一葉。亦可明知。若聚集

天下聰明窮理之人。不但造不得一蝼蟻。一木葉。即蝼蟻本身之細微。一葉脉絡縱横之紋理。其造法亦想像不到。今天下多少蝼蟻小蟲草木無數之葉各性各類。各等不同。不但不知其體用其數目亦不能計算。此等天主所造萬物妙處。皆指引我們認識天主本體之妙處。

天主惟一無二

應該知道萬物之主止有一。不能有二。一家止有一家長。若有二則其家難齊。一國止有一至尊之君。若有二。則其國必亂。天地萬物。若有二主掌管。則亦必亂。假如一主欲日往南行。一主復欲日往北行。一主欲冬。一主

人宜敬愛天主

欲夏。豈不錯亂。今既明白看見日月諸星。各行其道。春夏秋冬。四時八節。又萬物變化。其行動。其次第。其本向等。千年如一。一毫不錯亂。則推論明知掌管萬物者。必是一主而無二。

但我們止認識天主。未爲盡分。既是天主全善。超越萬物衆善。其尊貴無比。論理應該愛敬在萬物之上。既是天主爲我們大父母。時時刻刻生養保存我們。故我們常感其恩。孝順如兒女。是極當然之理。天主既爲萬民公共之主。則天下萬民。該遵聽教命。謹守規誡。這就是

人在世原爲立功

天主生人之原意。

天主不是造我們在世間。但爲生兒女。相傳本類。積聚財帛。留揚名聲。飲食宴樂等事。天主原生人類在世間。爲敬愛天主。世後賞在天堂。享天主本體永遠福樂。人在世不久。不過爲暫居。天堂乃是我們本家。我們今在世間。如行路一般。故世上之物。要看他如路傍經過的不要留戀在心。我們在世間。又如兵馬在戰陣中。當發其勇力戰勝。立升天功勞。兵馬當交戰時。不受賞。候戰勝之日。纔賞其功勞。世間人常有不明此意者。想望進

靈魂不滅

教後。天主賞他好過日子。以定他的心。勸勉他行善。如此想頭猶如要做官之人。想望朝廷先賞他金帛。引導其受職一般。天主原許天堂之福。豈有天主賞金帛買爾心。請爾升天堂。受永遠福樂。世間豈有此理。今人既能受永遠之福。則必有永遠不滅之體。當知道我們人有兩件。一件是肉身。一件是靈魂。血氣之肉身。免不得要死壞。同禽獸草木一樣。其靈魂永存不死滅。如天神一般。

世上之魂有三等。下等爲生魂。即草木之魂。此魂扶草

木生長。草木被砍斷。枯槁。其魂即同銷滅。
中等爲覺魂。是禽獸之魂。此魂能扶禽獸生長。又使其
目視耳聽。口啖鼻嗅。渾身覺痛癢。如人一樣。所不同者。
不能推論道理。及禽獸。已死。其魂亦即散滅。
上等謂靈魂。即人之魂。此兼包生覺二魂能力。能扶人
生長。能使知覺。復能辨明道理。推論前後。分別善惡。通
達萬物性情體用。靈魂與肉身相結合。其人爲活人。令
五官四體百肢。各行其事。靈魂與肉身相離。其人爲死
人。則五官四體百肢。皆不能動。即壞爛無用。但靈魂仍

人無托生之理

永遠不壞。其肉身所壞之緣故。因肉身係水火氣土四行湊合的。水火氣土四行平和。則其人無病。若不平和。一多一少。有過不及冷熱等情。則其人生病。肉身衰弱。漸漸消滅而死。靈魂原是神體。無水火氣土四行湊合。無冷熱等情。無相攻相尅。故長存不滅。其徵靈魂不滅之憑據。詳載天主實義等書。

夫靈魂既不滅。非同佛教輪廻六道。變牛變馬。托生人等說。此皆無根誑言。大不合于正理。從來人生人。牛生牛。馬生馬。人不能生牛。牛不能生馬。今年五穀百果。是

今年所生不是從先年變化來的今世之人并今世之禽獸皆是今世新生不是前世之人前世之禽獸托生來的何況世間禽獸比人更多若人托生做禽獸則世界必至滅絕人類皆托生爲禽獸假如人果然托生禽獸則吾人不當騎馬不當用牛耕種恐此牛馬或係吾先人托生亦未可定豈不是悖理之事又使人托生爲人則世人娶妻室使婢僕恐萬一係先人托生豈不大壞人倫是托生一事可知必無又人類元祖不過兩人一男一女其兩人死若果托生亦

不過托生兩人而已。後世無數之人。皆從何來。則托生之說。萬不可信。然既知靈魂不滅。又不托生。其已離肉身。究竟何往。

夫靈魂只有兩處。一處是萬福萬樂所在。就是前所說之天堂。一處是萬難萬苦所在。就是地獄。天堂是我們本家。但不是佛教錯講的西天。今所講天堂。比我們眼目所見之形天。更大。更高。更妙。更齊整。永靜不動。善人靈魂已離肉身。即升其上。受享永遠無窮福樂。

至論天堂之福。世間無物可比。聖經說人目從來未見。

天堂之樂

耳從來未聞。心思從來想不到。天主所預備善人之福樂。即將普世之人所享快樂并各人聰明想像奇樂。并歸享于一人之身。亦難比天堂福樂纖毫耳。

地獄者。原是天主罰罪人的監牢。在地中心。離天極遠。禁錮惡人。受無窮永苦之處。須知天下萬國。成一圓球。中心空穴。滿貯永遠不滅的火。其火力猛熾酷烈較世火不啻萬倍。世火燒物。有息滅時。地獄火暗比世火燒物。猛烈殊甚。又永無息滅。凡墮地獄惡人。永遠焚灼。倍增其苦。更無了期。然此猶屬有形之苦。其無形之苦。因

失天堂永樂榮福。有無限恨怨暴烈之情。比形苦更加萬倍。

我們要升天堂享無窮福樂。必須先行天堂道路。就是天主所立的十誡。十誡者。不過是教人事事爲善。如口中言語。心中意念。并一切身行之事。件件都要合于天理。所以十誡亦叫做天理天命。然所云天者。不指目見有形之天。云天命者。是天主所命之道理。銘刻在各人心上。猶所謂朝廷。不是說朝內殿庭。是指在殿廷高坐之君王。後世之人。因私慾昏蔽。遂忘棄天主銘刻在心

中天理。故天王將十誡。刻于兩石板上。命梅瑟聖人。于錫乃山受之。聖人在山上。至誠潔修。謹守大齋四十日。然後天王親授十誡。不但奉教人該遵守。凡天下自朝廷至庶民。人人俱該遵守。若犯此十誡。即是違悖天理。即喪失本心良知良能矣。

十誡條目

一欽崇一天王萬有之上

所謂一天王者。明禁不拘何神何人。皆不當敬拜。如造物眞主之禮。因造物眞主止一無二。故佛。菩薩。老

君。太陽。太陰等。皆不可拜。猶如一國。止有一君。若國人妄拜別臣民爲主。則本國主必以爲悖叛之人。而加戮矣。

所謂欽崇者。以信望愛三德奉敬。

信者。信天主爲萬物眞主。其教誡經典。皆屬眞實。故一一要信。若不信。卽犯此誡。

望者。旣知天主全善。生養保存。是吾人大父母。則必當望其保祐我們。現世賜平安。順聽天主之命。後世賞我們升天堂享永遠之福。若不如此切望。卽犯此

誠。

愛者。是誠心愛慕天主。在本身妻子資財。及世間萬事萬物之上。蓋人身妻子。並世間資財。萬物美好。較之天主本體至美好。尚非一文錢。與萬萬金寶可比。故爲本身妻子財物等。背棄天主。猶如爲一文錢之故甘失萬萬金寶一般。違理之甚。正犯此誠。

此信望愛三德。專向天主。正合此誠。若向他神他事物。即犯此誠。假如信算命。占卦。風水。擇日。等謬說。望愛其虛論吉祥。而求避其凶禍。即是犯信望愛三德

之正向。

奉天主教者。其所拜天神聖人聖女。與外教所拜佛菩薩。大不相同。因佛菩薩等。原不識眞主。又不令人拜眞主。反令人拜他爲主。故我們不可拜他。其天神聖人聖女。皆欽崇天主。又教人欽崇信望愛天主萬有之上。故我們拜天神聖人聖女。是天主寵愛之神人。猶如朝廷寵愛大臣。良善人民。自當敬拜他一般。

二、勿呼天主聖名以發誓

此誡教人謹慎稱呼天主聖名。即是言論奉事天主。

天主既至尊至貴。吾人稱呼其名。須要十分敬慎。不可輕忽。如戲言頑笑。并爲微小等事稱呼其聖名。便是輕慢至尊大主。

凡於天主前發誓。必要三件皆全。一者其事必須眞實。二須合正理。三必須關係緊要。若事不眞實而發誓。猶爾欲至公至明天主。從証爾虛謊爲實事。是大輕慢天主。又其事不眞實而發誓。雖不稱天主聖名。其罪與呼天主聖名相同。譬如說我言或不實。當遭災難而死。猶說若我言語是假。則求天主罰我遭災

難而死。此與稱呼天主聖名一樣。若其事不合正理。而發誓願行。若我不殺某人。我願受死。此等言。不但已行有大罪。說時即大犯此誡。是欲天主助爾行惡矣。

若其事不關係緊要。稱呼天主聖名發誓。則輕忽天主至尊。而得褻瀆侮慢之罪。

凡天主臺前發許心願。其事亦該酌量真實。合于正理。關係天主。又後來實能舉行。不然。輕忽天主。亦犯此誡。若在各寺廟。或發誓。或許願。大犯此誡。遇疾病

患難貧窮等咒罵自己怨天尤人以爲天主聖毋不
番祐我大犯此誡

以上各項皆屬以言語輕慢天主聖名

三守瞻禮之日

天地萬物皆是天主爲人而造與人享用但其人天
主造之何故不過爲奉事敬愛天主常感謝其恩耳
故聖教每七日內特定一日名爲主日以全心奉敬
天主感謝諸恩是日宜誦經料理靈魂要務修整行
天堂道路更須專懇與他日不同吾人有肉身靈魂

兩件其肉身爲下分世人之心每日多務肉身等事若不用一日料理靈魂大不合於正理便犯此誡且不但主日另有奉敬天主降生及聖母聖人之日俱爲瞻禮凡遇此日早到堂中誦經聽彌撒聽講道習行教中禮規皆有益於靈魂若此日或遇緊要事務及路途遙遠委實不得來堂亦不犯此誡

總之凡專治世間諸務不理靈魂大事不學習聖教規矩正犯此罪

四孝敬父母

吾人於感謝天主洪恩之外惟受父母恩甚大甚多故此誡即列於奉敬天主三誡之後爲和睦世人七誡之首其孝敬事理約歸二端一爲敬養二爲恪恭從命敬養者因父母生我養我教訓我如許劬勞故兒女盡竭心力以厚養愛敬報其恩此理所當然恪恭從命者凡語言行事心思皆要克盡孝敬義理凡父母所諭合理之事不論難易皆要聽命遵行若所諭或碍于理不但不宜聽從尚須敬愼苦諫委曲善導令其開悟蓋天主爲萬民大父母天理是其正命

故孝順以合天理爲要。

其所謂父毋有三。一是生我父毋。二是治我父毋。如朝廷及該管官府。並家中主人等。三是教訓我父毋。如受業先生及手藝工師等。此皆當孝順聽命。一如生我父毋。均包涵此誡之內。

爲兒女者。既然依此誡。當聽父毋合理之命。則父毋亦當教訓兒女。凡事皆合于理。如兒女不曾進教。宜速令進教。奉事上主。已進教者。令其講明天主道理。遵守教規。欣勤于天主之事。不然。父毋亦犯此誡。

五毋殺人

此誡包涵凡傷害人之身體天主是生人大父母生人欲其彼此相愛如兄弟一般間有無理亂法害人之人朝廷及官府爲治理吾人的父母皆天主簡授權位依公判斷刑殺不應私自報讐殺人不然無國法國人必亂猶一家兄弟互相忿鬬不告明父母分理責治則無家法一家亦必亂此一誡不但禁殺人實事尚禁忿怒恨怨咒詈人不釋然于人願人早死等情又天主生人爲禽獸草木世物之主不許其爲

本身主。故人不但不可自殺。即傷一肢。一目。一指。皆犯此誡。

或見人怒後。投身水火。投繯服毒等類。力能救而不救。亦犯此誡。及以藥墮胎。并生子女不養育。或用水淹死。或棄之于巷野。此等皆屬大罪。正犯此誡。

六毋行邪婬

天主初生人。止有一男一女。故一陰一陽。謂之正道。凡有二陰。則邪而不正。夫一女不得有二男。一男亦不得有二女。同是一理。一情。夫婦是彼此相結信。若

彼此各有邪婬。則夫婦之信全失。其相結全解。假如丈夫娶妾。夫婦多致不和。妻妾相妬兒女相爭。家人各有偏向。合家不安矣。

如姦淫人家妻女。及宿娼等。正犯此誡。若男色。比女色之罪更重是悖人類本性。故名爲拂性之罪。禽獸所不行者。大犯此誡。

總之凡目覩邪淫事物。如書中所載。及圖像等。或耳喜聽邪淫詞曲等。或口喜談邪淫之言。吟邪詩。或心喜想邪淫情狀。與本身所行邪淫之事。皆係此誡所

禁。其心內願行邪淫之事。即與本身實行于外。同是一罪。

七毋偷盜

前第五誡。原禁害人之身。此誡禁害人財物。其偷盜有兩項。一爲明偷盜。人人皆知有罪。一謂暗偷盜。此類甚廣。人多未悉。或用計誆騙取人財物。或借人什物而損壞。或負債不還。或當還之期。故意遲延。或拾物件不還原主。或公衆財帛。獨自私用。或見人偷盜。能禁不禁。或明知盜來之物。而貪買。或將假貨騙人。

或等秤輕重。尺斛大小等。欺詐情弊。
總之凡非義之財。及行不公不平。皆犯此誡。若欲天
主赦此罪。不止心內痛悔改過。必須依各人力量補
償原虧本人財物之數。天主方赦其罪。

八曰妄證

此誡禁人以言語害人。言語害人。最大者。莫如妄證。
在官府訟庭。其罪更重。若人本無其事。故意妄證他。
正犯此誡。若其人實有是事。不拘善惡。應作證而不
證。曲爲隱蔽。亦爲此誡所禁。又講論人之是非長短

有兩項。一。其人本無此非。而有意加之。一。其人實有此非。他人原不知道。獨爾吐露。告人知之。亦犯此誡。又或衆人皆知某短。爾無故說起。亦有罪。因我不願人論我之短。我亦不該論人之短。理宜然也。

凡以言語害人者。或用邪言誘人。或以奉承長人驕傲。皆係此誡所禁。若以言語害人聲名。其罪比偷盜害人財物更重。蓋世人視聲名。比財物爲重。又財物既失。可以復得。聲名一失。難以補完。有犯此罪者。不但要痛悔。定改過之心。還要彌蓋心力。雪洗人之寃

抑全補人之聲名不然天主必不赦其罪論害人財物聲名聖教嚴禁與外教大不相同外教消解人罪只說若濟貧布施僧人修造佛寺等則佛菩薩便赦其罪天主教不然爾即盡將家資捨貧創建天主堂等及全心痛悔前非一生行刻苦肉身工夫以補前害人財名之罪若不肯償人財物補人聲名斷不獲天主之赦

九毋願他人妻

前第六誡原禁人行邪淫之事此誡禁人邪淫之願

欲萬罪之根。皆由念起。今分別言之。有四項。一。有邪淫之念。不拘魔誘。或本身偶然所起。若速撲滅。不少存留。不但無罪。且有克邪之功。一。邪淫之念。存留於心。雖不曾欣喜。但未退除。是爲有罪。一。若欣喜。想戀此念。即有大罪。一。若不但欣想。心中定願。要見于行。其罪更大。以上所云起念有罪與否。不獨第九誡爲然。十誡皆然。

十毋貪他人財物

前第七誡。原禁人行偷盜之事。此誡禁人偷盜之意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思若所思願之財不係非理犯義即願巨富亦無得無罪此所禁者係他人之財非義之財耳因財色兩者易迷人心人人難禁故十誡中惟第六第七誡即是邪淫及偷盜之願欲意思天主亦嚴明禁誡又財色爲諸惡想之根此二者已定斬絕則此心潔淨安寧其餘諸惡欲邪願不難消滅矣

國法止能禁人外行不能禁人心內願欲因願欲隱微國法所不及知而責治惟天主教專于內修者蓋天主全智能盡照人心之隱微故于人之願欲益加

嚴禁。

信經

但凡有可信之據而不信。則倫常亦變。比如我生身父母。我從何得知。不過從撫育教愛。據而信之。又如普天下不曾見國王者甚衆。然說國家有主。則未有不信者。亦從規模法度。據而信之。又上古堯舜事跡。人雖不見。因史書世世相傳。無有不信者。皆理有可信耳。

今信經是十二位宗徒所傳。當日宗徒侍從天主耶

鰥親見耶鰥事跡親聽耶鰥言訓從實紀錄故信經載有已往之事有未來之事吾儕後來之人于天主事跡言訓雖不曾躬親見聞皆依信經爲據蓋天主所言皆眞實無差訛無欺誑吾人皆宜切信信有功不信有罪

我信全能者天主罷德肋造成天地

未有天地人物之先獨有一天主于無始常生常王萬善萬美好萬福無不全備全能者是無所不能罷德肋是天主第一位之稱解言父也天主三位共爲

天主全能

一體。其爲一主。詳說于後。

造成天地。是從無造成有。凡人造成物件。一須材料。二費時刻。三勞心力。天主造成天地。神人萬物。不須材料。不費時刻不勞心力。頃刻之間。即造成天地。日月星辰。神人萬物。一命即有是謂全能。

天主三位一體。三位同造成天地。何以信經云。罷德肋造成天地。須知罷德肋。係天主第一位。本無原始。乃爲第二位。第三位之原始。所謂原始者不是有時刻先後。大小尊卑之謂。惟如次序之原始而已。故全

神鬼來歷

能雖其屬三位并無分屬一位之理但其稱全能之名獨歸於無原始之第一位所以信經云全能者罷德肋造成天地

天主先造成天地天堂次造成無數天神欲其先立功勞後享天堂之福其中有上品大神名路際弗爾天主賦以大聰明大智力彼自視本體之妙輒生驕傲妄謂與天主相等欲衆天神俱歸服于伊三分天神中大約有一分順之其二分天神依彌格爾上品大天神尊敬天主不肯順從天主即賞在天堂報其

尊敬之心堅定于善永不變易其餘天神順從路際弗爾者天主俱革天神之位罰爲魔鬼降之地獄受驕傲永遠之罰其心亦定于傲惡永不變易

魔鬼中雖間有在世者亦仍帶地獄永苦天主容其在世爲煉善人之功罰惡人之罪夫善人不聽魔感如臨敵戰勝是爲有功若順彼引誘便成罪過天神總有九品其品愈高者則本性美好德能愈大其最下二品天神受天主之命恒在世間護守山川人類萬物每人各有一護守天神又各品有無量數之多

人生來歷

天主生萬物畢。然後生人。猶父之愛子。先造廬舍預備家具什物等項。已完然後付子享用。天主先造成一男一女。其男人肉身。以土造成。賦絕美靈魂。結合爲人全性。名曰亞當。譯言黃土也。天主復令亞當睡熟。取一肋骨。造成女人肉身。亦賦靈魂。與亞當相同。名曰厄襪。譯言衆人之母。二人皆中年軀體。配爲夫妻。故夫妻原係一體。宜相敬愛。又女出自男。明夫爲主。婦聽從之。天主與以傳類之能。使傳生人類。天下萬民。皆從此兩人生。故亞當厄襪爲萬民元祖。吾人

地堂

皆當相親相愛如同一父母之昆弟

天主初造人祖時即賦大聰明凡天地之理萬物之性無不通曉使鳥獸蟲魚諸類皆聽其命彼時亞當依鳥獸性情各與以本名

天主又造一最茂最愉快處所名爲地堂置此二人于中地堂不寒不熱溫暖和平五穀百菓草木地自發生不須耕種彼時禽獸聽亞當厄襪之命呼來即來麾去即去豹狼虎豹不敢傷人天主賜二人自在行善其肉身無疾病無煩苦無愁慮居此地堂娛樂

無比定期已滿不死升天但設禁一本之菓戒勿食以試其心天主面諭汝夫婦二人若遵聽我命不但汝二人享此地堂之福因此聽命功績尚賞汝子孫世世俱享此地堂之福若不遵聽我命不但罰汝二人并汝世世子孫俱應受罰彼時魔鬼見人現享地堂之福後又享天堂之福輒生嫉妬故用狡計先引誘厄襪云地堂諸菓中惟此一菓天主何故禁爾輩食乎厄襪答曰若我等食此菓我等必死魔鬼詭云不然若爾輩食此菓爾輩即可似天主便無所不知

故天主不許爾輩食。厄襪從伊引誘。陷入羅網。遂妄起相似天主之傲心。摘啖此菓。又轉送亞當。亞當順妻之意。亦啖之。俱獲厥罪。以不聽天主之命也。且食此菓。意欲似天主。是以人而僭天主。其罪何等重大。天主當時即驅逐亞當厄襪出地堂。如流徙邊苦之地。從此以後。萬苦齊來。如疾病。痛楚。憂慮。衰弱。貧窘。短折。死亡。勞苦。艱難。種種各項。由此而起。彼時土生荒草荆棘。若人不勞力耕鋤。灌溉藝種。則五穀百菓不生。天堂門閉塞。不通。因人犯天主命。禽獸亦犯人

靈性之罰

命。狼虎及微細之蟲。不但不聽順人命。反來傷害人。須知諸種災難。皆由人祖得罪天主所致。凡此皆係肉身之罰。

其靈魂之罰更重。元祖一得罪天主。即墮壞本來良善之向。夫未得罪之先。向諸善。如饑食渴飲。其行極順。既得罪之後。則人心反向諸惡。行善如逆水之舟。因人不聽天主命。則肉身邪情亂動。亦不聽靈性之命。此爲天下後世人萬罪之根。自是即大闢下地獄受永苦門路矣。

亞當厄襪。一犯天主命。即覺悟大非。極其痛苦。求天主赦宥其罪。彼時天主垂憐。許以日後降生救贖人罪。所以古聖人。以降生救贖之望。安慰其子孫。明錄書冊。流傳後世。我等皆是亞當厄襪子孫。故同受此罪罰。謂之原罪。凡人在母胎。便染原罪。譬之朝廷罰我先人邊遠充軍。則世世子孫不得脫免。況且生身成長。又有自作本罪。此皆由元祖遺來凶惡之根故也。

論天地日月星辰。神人萬物。皆是天主造成。但萬物

皆有始有終有生有滅若天地日月星辰神鬼與人靈魂皆是有始無終一造成永久不滅止有天主無始無終管治天地造生人物故吾人皆當誠信奉事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焉

我信其惟一費畧耶穌基利斯督我等主

須知天主雖獨有一主其所包涵有三位第一位西音稱罷德肋譯言父第二位費畧譯言子第三位斯彼利多三多譯言聖神三位非三主其是一主其是一體人在世間不能全明此理但凡係天主本性體

事理皆無限無量超越人知能遠甚人之知能有限不能包涵天主無限性體若人能窮天主性情便非天主矣譬盂內之水較小于盂水多盂便不能包貯人之知能小盂也天主性體如大海然一小盂可以載大海之水否即一蟻蚊之性體一樹葉之細微槩聰明人尚不能測其所以然天主本體無量無限安能通達我等至升天堂方可以洞明此理而今惟宜誠信因是天主所諭皆屬真實萬不可疑

所謂天主第一位爲父天主第二位爲子不可視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人父母之生子也。天主第一位生第二位。是自己本體所生。譬如太陽生光。此光是太陽本體所生。並無先後。一有太陽。即有光。天主聖父生聖子亦然。

又譬如照鏡。一照即照見自己本像。與己相合。此像從何來。緣係自己本體發出。不須費力。不用時刻。不用傳類。一照即有。但因人無能力。不能生實有活像。不過生虛像而已。目覩有人像。用手模觸。則全無天主聖父。照自己本體。見自己全能全善全福。如吾人照鏡。見自己不異。故生出自己之像。與自己全體相

同。這像非虛設。眞實與聖父全能全善全福。同是一體。卽所謂第二位費畧聖子。

又比得人之想念。如我心中想自巳本體形像。自巳學問才能美善處。卽心內生一像。竟同于我。若有能生活像之力。則此像便是第二位我矣。但我無此能力。卽想自巳本體。一念尚不能全。又頃刻之間。忽在忽來。消滅其念。此像杳不存留。天主不然。天主一照。卽想窮自巳之全能全善全福。其所生之像。亦屬靈活眞實。全能全善全福。一同自巳。其照永遠存留。因

天主第三位說

此可見並無先後。天主聖父從無始照見自己本體。故從無始生出聖子。

論第三位斯彼利多三多聖神。聖神者。原是天主聖父。與天主聖子。互相內發之愛情。要知此意。先須明人愛情何如。譬如父母愛子。莫不願子得美好。如聰明富貴壽樂等。但父母之愛。從爲虛愛。其心願給子者。不能有力實發全給。天主愛情不同。天主聖愛。原是實實全發之愛。天主聖父。與天主聖子。互相愛本體之妙。本體全能全善全福。即從本體之全能全善

全福實實發出是所謂第三位斯彼利多三多聖神。聖父與聖子從無始互相愛本體之妙故從無始亦發第三位斯彼利多三多聖神審此則三位不能有先後大小貴賤因其共是一能一善一福其是一體。此三位一體之說雖人之識力不能窮盡必竟明見得皆最合于理若云天主從無始止有一位並無別位相通同福樂者則天主福樂以孑然孤立便缺而不全若云有多天主則非至尊至貴復不合于稱天主所以爲萬物無對之元尊矣。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耶穌基督利斯督解說

耶穌者。是天主降生名號。譯言救世者。即救贖萬民罪之意。基利斯督者。譯言傅油。是至尊貴之禮。至尊貴之稱。古昔立國君。先以聖油擦傅其頂。然後推尊爲國君。立教主亦然。我主耶穌身兼二貴。以主宰天地神人萬物。是萬邦之大君。天主教。是耶穌親立。耶穌亦爲天主教之教主。故借基利斯督至尊貴之禮。至尊貴之號。稱頌天主。我等云者。謂天下萬國人之共主也。原係生我等。并降生救贖我等之恩主。故吾人皆當欽崇之。

天主降生說

我信其因斯彼利多三多降孕生于瑪利亞之童身

天主第二位費畧降生爲人不因人工惟因斯彼利多三多第三位聖神之功聖神用聖毋瑪利亞腹中淨血成胎天主賦以純美靈魂天主第二位費畧即時降合與之締結懷孕于聖毋瑪利亞九月而誕生聖毋依然童身無損如日光照入玻璃瓶內日光出入玻璃瓶不破聖毋懷孕及生產依然童身蓋天主降生不用人道配合皆係天主全能神功試思天主

耶穌一位具兩性

從無物中能化成天地萬物則從童身之母而降生亦何難之有

所謂天主降生者天主性與人性相結合于一位名爲耶穌故耶穌亦爲眞人亦爲眞天主論其爲人係天主所造其知能諸德皆有限論其爲天主即是造物之主其全能全知全善皆無限量天主降生非向在天後降于地天主無所不在未降生前亦在于地降生後亦不離天所謂降生不過天主至尊無對下結合于至卑之人故謂之降今天主降生爲人非天

主化本性而成人。亦非化其人性而爲天主。又非兩性交合。共成一體。人性與天主性。各自分明有別。兩性同在于耶穌一位。但耶穌雖具兩性。其位惟一。猶如人之靈魂與肉身。兩者共成一人也。

降生之地。在天下三大洲中。如德亞國自稜郡。與中國同洲。即萬民元祖所居之地。降生之夜。夜光如晝。彼時許多天神。奏樂于空中。讚美天主。并報知本處牧童。前來叩拜。驢馬皆跪伏認主。至十三日。三國遠王。不約來朝。時有異星。空中引導。

人罪輕重

天主降生緣故。原是救贖滿補人罪。要明此理。先要分別罪過輕重。假如此人得罪于彼人。此人極卑賤。彼人極尊貴。則此人得罪于彼人。罪過極重。倘鄉民詈辱鄉民。其罪不重。因皆是同等人。或鄉民詈辱官府。罪重矣。其官府愈尊貴。則詈辱之罪亦愈重。或鄉民詈辱國君。將罪不容誅。由此觀之。人得罪天主。其罪重大無比。即普天之下。臣工國君。共在天主臺前咸屬卑微。尤不啻比蟻于人。吾人既悖犯天主命。得罪萬物真主。其罪重大。不但無可比。亦且想不到。因

罪重神人不能滿補

天主尊貴無限無量所以人得罪天主其罪重大亦是無限無量非獨普世萬人即合天上諸天神不能補人罪萬分之一緣合神人之功總屬有限人罪無限以有限之功何能補無限之重罪乎

據理而論罪過愈大其相稱之刑罰愈應擬重人罪既重大無限則應受之罰亦宜重大無限即地獄永苦刑罰是也凡人得罪天主理宜俱罰受地獄永苦但天主至仁至慈矜憫人類不忍盡下地獄所以天主第二位降生爲人名爲耶穌救天下萬民之罪悉

惟耶穌功勞無限

無故赦罪不宜

擔荷自己一身情願代我等受極苦之刑補贖萬民之罪綽有餘裕又盡補人罪所傷天主無限之尊貴。緣耶穌既有天主第二位無限尊貴其功勞皆屬無限所以能盡補無限重大之罪亦能相稱天主無限之尊貴。

人得罪天主天主能竟赦其罪而不罰又能罰人罪而不赦皆由天主似不必降生救贖但天主竟赦人罪何以見主宰罰惡之公義且人罪所傷天主無限之尊貴永不得盡補終如有缺又令人妄倚天主仁

嚴罰人罪亦不宜

降生爲諸德之表

慈。畧不畏懼。輕易犯罪。何由悔改。

若天主嚴罰人罪不赦。則天主仁慈不顯。且非天主造人升天享福之原意。又令人如奴隸懼主。並無如子愛父之情。今天主降生。發全智之妙。使愛人之仁慈。並罰罪之公義。兩得其全。毫無虧缺。蓋以一身擔受天下萬人之罪。即顯其仁慈愛人之極。又自受極重苦難。即顯其罰公義之至。

天主降生之故有三。一以親身立諸善德之表。使人效法。導我等行天堂之路。故降生處所。特選馬廐。降

降生立教

生時候特遇嚴冬寒苦皆欲醫我世人之病根世人偏嗜者尊高富貴安逸此三種爲萬罪之根故至尊造物主降生于卑賤之馬厩正醫吾人偏嗜尊高之病擇隆冬寒凍時降生正醫吾人偏嗜富貴偏嗜安逸之病

二天主降生以建定普世現在所傳天主之聖教因彼時天下萬國俱沉溺已久不知天主正道即如德亞本國雖從古以來相傳奉天主之教但遵守正教規矩者其人甚少

耶穌聖跡

耶穌建定教規時。所行聖跡甚多。人神俱所不能。一則令人推知立教者。斷非尋常。必定有天主權能。方能行此。一則令人知所傳之道。皆有正教之明據。奇効。如命風息即息。命海浪平即平。命草木枯即枯。以五餅二魚飽飫五千餘人。諸如跛者。儽者。聾者。瘖者。瘋疽癩疾等。不用藥餌。諭痊即痊。貧窶者。命窶退即退。死者。及已葬四日者。一命即俱復活。

耶穌被惡人嫉妒

天主耶穌傳教之時。善人聽訓。一一動人良心。合乎天理。從者甚衆。學晉古教。傲惡之人。聽耶穌所講之

惟人性受難

道與伊黨所行者無不相反并常切責伊等不守教規又見人人服從耶穌于伊等避而不從輒生嫉妬之心合黨謀議圖害耶穌

三天主降生受苦難爲救贖吾人之罪即信經所云

我信其受難于般雀比辣多居官時被釘十字架死而乃瘞

論受難緣由先要知兩端

第一端所謂天主受苦難不是天主三位一體之體不過是第二位降合人性肉身之體因天主三位一

謂天主受難何解

體之體萬不能受苦若使苦難可侵便非天主但天主降生既是天主性與人性相結合其兩性之情雖各有分別而兩性名稱則互相通共以此之故所以受難釘十字架死等雖單係人性之事其稱謂亦與天主本性相通共因而云天主受難釘十字架死猶如人身受傷時其靈魂雖不能受傷但因靈魂與肉身連合共成一人所以不但云人之肉身受傷而云某人受傷此之謂也

耶穌受難出于情願

第二端要知耶穌受苦難非屬無可奈何原係甘心

情願。若耶穌不許人肆害。即曹世多人。及地獄衆魔鬼。一毫不能加害。耶穌受難之事。未降生前。上古許多先知聖人。皆預錄明載于册籍。又降生後。耶穌講道時。常引古先知預錄受難之事。對衆明言。我將來要受諸般苦難。受辱受笞。被釘十字架死。死後第三日復活。又惡黨五百餘人來擒之時。耶穌一應聲。盡皆僵仆如死。若耶穌不喚伊等令起。則竟不起。亦不能動手擒縛。凡此受擒受縛。受笞受死。皆是耶穌原許惡黨加害。以成救贖世人之功。并盡補人罪所傷

42

天主無限之尊貴。

論救贖之理。耶穌一舉一動。有無限之功。儘足救贖。何須受多苦難而死。其所以受多苦難而死者。以示敬愛天主至情。至于受萬苦萬死。以盡補人罪所傷天主之尊貴。皆屬合當。皆屬甘心情願。

耶穌在世三十三年。其預定受難之期已至。是夜前。出城外。往山園祈禱。惡人差兵馬數百騎。各持器械。至山園捕擒耶穌。耶穌問伊等覓誰。答云覓耶穌耶穌曰。我是。數百人。即時昏仆于地。不能起。耶穌我是

一語。令數百人皆昏仆如死。足顯其受擒受難。皆由情願。不然。若欲多人死。極爲易事。不過出一語。立刻即死。彼時耶穌順伊等惡情。允其動手。命伊等起數百人應聲方起。將耶穌縛解般雀比辣多官衙。般雀比辣多官名也。居官之時。惡人俱來妄訟耶穌。比辣多庭訊耶穌之時。明知妄訟。懼衆作亂。欲平其恨。乃付耶穌于羣惡受笞。笞畢而釋。當時羣惡將耶穌全剝衣裳。縛于石柱。鞭撻五千餘下。渾身破裂。通體流血。又大加侮辱。織棘茨冠。置耶穌首上。敲擊其冠。茨

北辣多判耶穌

透于腦。血流滿面。假拜如王。如是備極侮辱訖。仍解送于比辣多。比辣多見耶穌如此血傷。心甚憫憐。將耶穌置之衆前。意欲感動衆心而釋之。惡黨覺比辣多有寬釋耶穌之意。羣起忿閧。高聲大叫耶穌謀叛。若竟寬釋。聞于國王。必以同謀律之。論其罪。當釘十字架死。比辣多見衆閧亂不已。內懼色沮。判定耶穌釘十字架。付與衆云。一聽汝輩。其罪亦在汝輩任之于我無與。因于衆前。用水盥手。以表無罪。惡黨即將十字架。令耶穌自肩出城。至山上。將耶穌手足。分釘

耶穌死時聖跡

于十字架上而死。

彼時正午。忽然晝晦如夜。天昏地震。山石自相觸碎。天主古堂內。帳幔自裂。萬物慘傷。皆明徵受難者非常人。乃眞天主。耶穌死後。門徒卸聖屍葬于石塚。惡黨請比辣多請封識其墓。并發兵巡視。恐耶穌門徒。夜竊聖屍。後誑人云。耶穌已復活爾。因耶穌嘗講道之時。曾對衆有死後三日復生之說。但惡黨雖設計多端。安能阻天主預定之旨。死後三日。耶穌果眞正復活。卽聖經所謂

地獄有四重

永苦獄

煉罪獄

嬰孩獄

我信其降地獄第三日自死者中復活

地獄在大地中間共有四重。第一重。其最下者。名永苦地獄。在地中心。極深極暗。天主所造。收錮魔鬼。及惡人。受永苦之處。第二重。畧上者。名煉罪獄。善人在世時。有微細罪過。不曾補完者。死後天主置之此所。受暫苦。以煉補其罪。煉淨。然後賞升天堂。此所苦痛雖大。有定數。有完期。非如魔鬼惡人地獄。永受無限痛苦。第三重又上者。名嬰孩獄。嬰孩未蒙天主赦其所染人祖之原罪。不能升天。但無本身自作之罪。又

不應下永苦地獄。故天主置于此無苦無樂之所。第四重最上者。靈薄獄。耶穌未受難以前。古聖人亡後所歸之處。論古聖功德。宜得福報。但天主未降生。救贖人罪。天堂之門未開。古聖靈魂。暫居于此。蓋古聖皆以古經所紀。已預知天主降生。將來救贖。時爲冀望。居此安平無苦。

耶穌聖身死後。葬于墓中。其聖魂即降第四重古聖所居靈薄獄。彼時耶穌聖魂與聖身。雖然相離。但天主性。同在墓中聖身。又同在降靈薄聖魂。仍相結

合。從未相離。靈薄衆聖人。皆得明見天主性。即享真福。如在天堂。至第三日。耶穌聖魂入墓。與原肉身相合。即時復活。光輝如太陽。墓之石門。雖固塞封識如故。而耶穌聖體透出石墓。并墓門不開。猶太陽之光。出入玻璃瓶。瓶依然照舊耳。

我信其升天坐于全能者天主罷德肋之右

耶穌復活後。在世四十日。屢現聖毋與宗徒衆弟子。此何故。耶穌復活。倘即時升天。恐後人不信其真正復活。故在世四旬之久。令衆咸覩。將教中規誡禮儀。

一一親定。至四十日。攜宗徒衆弟子。共一百二十人。前至阿理瓦山聖毋亦在其中。彼時聖體極光極美。面諭宗徒衆弟子。分行天下。遍傳聖教于萬民信者付以聖水。滌罪。導引升天之路。得享永福。不信者。至死不改悔。明示死後。定受地獄永苦。諭畢。舉手降福于衆。然後聖身離地。冉冉騰空上升。並前攜出靈薄獄衆古聖靈魂。齊登天堂。天神空中奏樂恭迎。天主耶穌升至空際。彩雲遮蔽。瞻望不見。宗徒弟子一百二十人。俱在山仰瞻依戀。不忍捨去。

天主耶穌見衆門徒皆望。即命二天神下降。衣白如雪。宣諭。吾主已上升。今在天堂。掌生死萬物之權。後來世界窮盡之日。又復降來。審判普世萬民。俾皆復活。善者並肉身靈魂。賞升天堂。享永遠眞福。惡者並肉身靈魂。罰下地獄。受永遠極苦。

聖經所謂坐于全能者天主罷德肋之右者。依人世之禮。以右爲尊。論天主純神。無左右坐位之分。其意蓋曰耶穌在天堂。其尊榮與天主罷德肋齊均。坐者安穩之意。謂尊榮之位。永遠不能移動也。

公審判說

審判之先說

我信其日後從復而來審判生死者

耶穌升天。前已畧言過升天之後。復降世間審判生死者。須知前有造天地人物之初日。後來必定有消滅人物之終日。即是耶穌降來審判之日。其審判的期。將來果在何年何月。耶穌云。雖天神亦不能知。當日耶穌在世。宗徒曾問審判確日。耶穌不言其期。但言其先兆。云審判將近。天下萬國。相爭相殘。五穀百菓荒滅。人間瘟疫盛作。妖孽叠見。苦死甚多。海水沸浪。猛鬨暴出。四方淹沒。山陵崩裂。全地大震。天失其

人復活之說

運動。地失其安寧。日月星辰失其光。種種災難。從來人所未見。彼時之人。見天地大變如此。惶恐驚駭。皆如樹木枯槁。絕無生意。

審判已屆。天降大火。萬物燒毀。絕不存留。時天主命天神。四方吹號。喚死者復活。其號一發。凡從開闢以來。萬國萬世諸人之肉身。皆復生。死如未死。又一切靈魂。善者降自天堂。惡者出自地獄。各與原舊肉身相結。復活。頃刻之間。天神帶集衆人于若撒法山谷。彼時耶穌向日被釘之十字架。忽現空中。善人見之

感恩歡欣惡人見之憶往日背恩羞懼難堪此時耶
穌從天而降現于空中衆人肉目可覩其形體衆人
肉耳可聞其聲音
向日耶穌在世以人性形體隱藏其天主無量權能
以仁慈謙虛忍耐諸德之表時時教訓醫吾人驕傲
怒狠貪婪諸病至審判之日聖容與前大不相同其
光輝威嚴昭明顯著聖母近主座前諸聖人聖女及
九品無數天神左右圍繞奔走趨命大彰審判威權
天主榮光

彼時人人無論大小尊卑。凡在世時所思所言所行。或善或惡不拘重大細微。一一露出。衆人通知。善者受賞。惡者受罰。善者于衆惡人前。肉身及靈魂同升天堂享永遠真福。惡者所立之地。登時拆裂。頃刻間。吞陷惡人肉身靈魂。同下地獄。與衆邪魔受永遠苦難。地面裂口復合。地獄之門閉塞。至無窮世。此謂天主審判于世界終窮之日而後見。

聖經所謂生死者。其生者。指審判本日尚活而方死。其死者。係從開闢以來。審判之前死也。

公審判之外。另有私審判。亦謂靈魂審判。即各人臨終時。靈魂已離肉身。日日時時。隨人去世所有之審判。因臨終時。各人靈魂。已離肉身。當于所死之處。天主審判。將一生善惡。頃刻間。皆聚目前。依其善惡。善者賞其靈魂升于天堂。惡者罰其靈魂下于地獄。

公審判之緣故

今既先有私審判。賞罰已定。何必後來又有公審判。其緣故。約有三端。茲畧解之。一。世間惡者多享富貴。終身快樂。善者多窮困。疾病。患難。愚人見此。或疑天地無主宰。或疑主宰不公。故天主定公審判之日。以

惡者在世快樂善者受苦何解

明示普世之民。何以許惡人在世享富貴快樂。許善人在世受苦難。因惡人在世。其行惡中。或有一二善事。天主至公。無善不賞。彼既無升天之功。故將今世一時快樂。聊報伊微小之善。身後以永苦地獄。罰其平生所行之惡。善人在世。其行善中。或有微小罪過。天主至公。無罪不罰。故以今世一時苦難。銷煉其罪。身後以天堂永福酬往日之功績耳。

二。世間善惡之根。皆在人心隱微中。外不能見。有如許之人。原是惡者。視外面修飾。或悞以爲善人。亦有

如許之人。原是善者。因處困遭難。人慨以爲惡人。抑有如許行善行惡。隱密深藏。人不及知。故天主定公審判。以普世萬人之前。明白發露各人心中隱密之善惡。以顯示其賞罰。方見至公無私。

三。私審判時。天主不過賞罰其靈魂。不曾賞罰其肉身。凡現世所行之善惡。雖主張在靈魂。但肉身亦相輔助。又惡人常順聽肉身之邪情。造惡萬端。善人常逆損血氣之偏情。且緣守敎規。多加肉身以苦工。故天主定公審判之日。令善惡肉身復生。同靈魂各受

相當之賞罰。

我信斯彼利多三多

此一端。申言天主第三位。已明具于三位一體之理。不必重講。

我信有聖而公厄格勒西亞諸聖相通功

所謂厄格勒西亞者。依中國之語。譯言教會。名爲會者。凡天下萬國。信從天主教者。皆共通于一道之正理。猶萬方之人。同聚會于一處。是故亦稱爲公會。會之元首。是立教之天主耶穌。耶穌升天時。于十二

教化王都羅瑪府緣由

位宗徒中選定一位名伯多祿諭令代天主位以爲會首彼時大西諸國一統東西南北數萬里中凡數百國皆屬一位大朝廷統理其京都在大西意大利亞國羅瑪府中聖人伯多祿既爲天主教首又羅瑪府爲諸國之總都故特擇羅瑪府以爲將來諸教首登位定所以便傳教化行萬國此教首即所稱代天主位之教化王

天主耶穌在世時曾親諭教首伯多祿聖人云爾等後來居教首位者掌理教務宣令天下凡係教中事

教化王之說

理。即與我吉無二。故普天之下奉教人。凡關係教中事理。必須遵聽教化王之命。一如天主所命。若輕忽不聽者。其罪即如不聽天主命。

教化王既代天主位。其權尊貴。其責重大。非極盛德博學大才。未克勝任。居此位者。皆自幼矢守童貞。從無婚娶。故不傳子孫。亦不能自已預定繼位之人。另有盛德大學者數十輩。在其左右。輔理教務。若教化王去世。斯左右數十輩。共集一堂。先祈天主聖祐。開按衆心。俾無差謬。然後公同于此內。推一德才學行。

論教會之聖

高出等夷者。爲教化王。及既登位。凡奉教諸國君民。雖非屬國。皆敬尊如天主。愛之如父。亦稱爲公聖父。其教會所以爲聖者。有多故。畧舉三端。一。教之元首。爲天主耶穌。耶穌諸德全備。諸聖之表。二。天主教所命宜信之事。俱屬正理。所命宜行之事。俱屬善德。凡依此理此德而行。皆可以造至真聖人之地。其初進教者。以痛悔改過遷善爲入門。以真心定志修身爲工夫。嚴守十誡。堅心不變。寧受萬苦致命。不敢背犯正理。史書記載致命之聖。千六百年來。有一千一百

通功如人一體

餘萬三。在天堂聖人聖女。皆爲公會之聖。教會中。或間有不守規誡。所行不善者。此非教會不聖。由其人自不依教會聖理而行也。

聖經所謂諸聖相通功者。凡奉教守規之人。其善德美功。皆有公通之義。天主教會。猶一人之活身。教中諸聖。如四體百肢。人身四體百肢。所司雖不同。而司行之利益。則統歸于全身。若口食。耳聽。目視。手動。足行。各各不同。但食聽視動行。利用總在一身。教會亦然。教中人雖多。教會惟一。其各功行。皆通貫于一會。

並無一人不受其益。

不但在現世者。即已亡在煉罪獄者。若爲伊誦經。祈求天主。及爲伊行一切善功。此功可通歸于伊。其所受煉罪之苦。亦得減滅。能升天堂。又升天諸聖福樂已滿。亦常求天主助祐在世奉教者。遂時蒙代求天主之恩賜。豈非諸聖相通功乎。

又在教不守規誡之罪人。猶活人之身。一體麻木。而全身血氣。畧爲流通。諸聖代祈天主之功。亦能歸禪罪人。開動其心。令之痛悔改過。至于反背聖教者。如

活身一肢斷絕氣血無由相通矣。

我信罪之赦

天地人物眞主惟一。其旨天理。凡不依天理行。便犯天主之命。便爲有罪。故獨有天主能赦人罪。其餘不拘何神何人。既不是眞主。斷然不能赦人罪。譬一國眞主方能赦一國人之罪。其餘大臣。俱無權赦罪。所以獨天主教有赦罪之權。其餘別教。斷斷不能。況罪過輕重隱微。俱在人心。獨天主全智。能通透悉知人心。其餘神鬼聖人。皆不能明知。是故惟天主用相稱

領聖水之說

之刑能罰人罪亦以無限仁慈能赦人罪天主教以痛悔改過赦罪爲入門其赦罪之理規有二義一赦人未曾進教以前所犯之諸罪一赦人已進教後或有所犯之諸罪此係天主降生在世時所親建定凡人欲進教眞心信望敬愛天主又眞心痛悔從前所犯之罪過用天主所定領聖水洗滌之禮則天主盡赦其罪

須知聖教之理能修誠人之內外所謂外是人形目所能見者所謂內是人靈魂形目所不能見者所以

54

聖教禮義包涵二妙。一爲無形神物。目不能見。以修誠人內。即天主所付無形之聖寵。一是有形之物。肉身五官所能覺知者。以修誠人外。如初進教時以淨水洗人額。此屬外面有形之禮。人目能見者。又蒙天主降聖寵。加恩于靈魂。赦其前罪。此屬人內。是無形神功。肉身五官不能覺知者。其餘聖教諸禮義亦然。至進教後。或有所犯罪過。必眞心痛悔。定心再不敢犯。依天主所立之規告解。則天主亦赦其罪。此一端。進教之後。須詳細講解。夫赦罪之恩。全恃天主耶穌

肉身復活之說

功德。因耶穌在世時。將古今前後普世人罪。代受苦難。立無限異績。已盡補全贖萬民之罪。今所用領聖水解告等禮。仰賴耶穌洪功。赦免我等罪過。如持公府印文。支取內庫財貨。以抵償逋債一類也。

我信肉身之復活

上言審判。已云世界窮盡之日。人人俱要復活。彼時不但靈魂並肉身亦受善惡之報。此乃天主降生親論。須知從開闢天地。至世界窮盡之日。凡一切已死之人。審判本日。皆當復活。各人靈魂。不拘在天堂。在

地獄者。必定與原舊肉身。仍然相合。成一全人之體。雖肉身有被火焚毀者。有被禽獸及蟲魚所食化者。有在墳墓朽腐成灰土者。一一復活。仍復在世時之原身。蓋天主全能原從無生有。當初既能從無中造成天地人物。今取人之焚化灰塵。還人原身。何難之有。

試觀火土尚能消化人身骨肉。歸于灰土。豈有天主全能。反不能將火土所化之灰土。使復其人原舊肉身乎。

原舊肉身復活

復活依中年之形

人當生時。靈魂與肉身。同爲善惡。故復生時。亦宜同受善惡之報。若復活非其人原舊肉身。則是于新造之肉身。加以原身所行善惡之報。此爲罰無罪而釋有罪。賞無功而棄有功。不得其平。無是理也。

凡復活之肉身。先在世時。有一切形體之缺。至復活。天主修補完好。不但聾瘖瞽躄等。並耄年稚齒者。增其不及。減其太過。皆依耶穌年貌。以其爲諸聖復活之元首也。蓋耶穌復活升天時。係三十三歲。凡諸聖人皆當與元首相肖。故其復活身軀。亦皆三十三歲。

善人復活之身受四大恩

因中年身軀。正在精神氣容强盛之時耳。

善人復活之後。其肉身天主另賜以四種大恩。一。無傷損之恩。凡一切水火劍戟等傷人之具。復活之肉身。毫不能傷。其世間七情。絕不復萌。故不能復死。二。光明之恩。其肉身發光輝耀。太陽之光。猶不能比。三。神速之恩。肉身復活。非如今時重濁之體。皆輕快如神。上下左右。從天至地億萬之遠。須臾間。無所不到。四。神透之恩。凡一切堅硬之物。不能障礙。如山石土壁。復活之身。俱能直透。如太陽光透玻璃。更爲易易。

惡人復活之身與善者相反

若惡人肉身復活。皆與此相反。其身爲萬病臭惡所歸聚。醜黑沉重。汚穢不堪。受諸種刀火災患。痛苦非可名言。

善人永樂之常生

我信常生

善人復活。升天堂。享永遠福樂。方謂常生。其肉身所受四大恩。如不受傷。光明。神速。神透。前論審判。已具其說。至于五官。目常視諸美好事物。耳常聞諸奇妙音樂。口常存各種美味。鼻常嗅奇異衆馨香。即總并普世快樂。統歸于一人之身。尚不得比享天堂福樂

惡人永苦之常生

萬分之一。若靈魂常生之樂。更屬無比。常得見天主。享天主全體福樂。愈見。愈愛。愈享。愈久。愈無厭。飽飫人心欲願。此謂善人之常生。

若惡人復活。下地獄。受永遠災禍。何以亦謂之常生。惡人肉身復活。在地獄。雖欲磔毀已身。冀倖死亡而不得。故亦曰常生。其肉身欲死不得。實受萬死之苦。但惡人肉身。相逼相壓。錮于火海。如陶器相砌。週火通透。又如鹽魚壓疊缸內。滿漬鹹汁。相詈相毆。相殘害。如瘋犬互齧。魔鬼百計酷虐。狠擊無厭。目常覩駭

異怪像。耳常聞霹靂巨聲。口常啖萬種毒穢難吞之味。鼻常嗅最不堪之臭惡。即彙天下萬苦。并歸于一人之身。尚不得擬地獄受苦萬分之一。此惡人肉身常生之苦。非常生。乃常死也。謂之覺苦。

至若靈魂之苦。因失天堂常生之永福。不得見天主。時時獨結此想。每自念曰。我現受極苦。雖歷億萬年。尚如初起。永遠無盡。較肉身之苦。不第萬倍。更爲重大。更屬難堪。謂之失苦。

亞孟

猶云皆係眞實之言。雖未來。及已往。與現在之事。均所當信者。

天主經解畧

此經係天主耶穌親口傳授宗徒。教其依誦此經早晚祈求上主。內分七端。謂之七祈求。前三端。係人所願向于天主之事。後四端。係人所求願爲本身之事。

在天

天上天下。天主俱無所不在。今云在天者。卽是天堂。天堂原是天主發顯榮光。諸天神聖人萬福之所。人

在世間。同禽獸雜處。不能見天主。身後得升天堂。始明見天主。天主之意。欲人常憶天堂。是我等本家。欲人心常常向望。

我等父者

天主生人。日日保存。又降生受難贖罪。故謂之父。用父稱于經首者。欲人思念其愛人如父母愛子之情。亦欲我等克盡子道。日日圖報感謝其恩。誦經之初。不稱在天萬物至尊之主者。恐吾人卑賤。畏懼不敢向求所需之事物。惟令我等稱之爲父者。欲人倚恃

其父毋愛子之情故敢向求凡所願所需之物

我等

稱天主我等父不稱爲吾父其意以爲求天主不但爲我一人尚爲衆人因天主是吾人大父毋故天下人皆吾兄弟皆應相愛如兄弟故要我等爲衆人求

天主

願爾名見聖

天主本體自有至尊至聖之名雖普世人民皆尊聖其名其名尊聖不加增又普世人民縱不尊聖其名

其名尊聖不減少所爲願者蓋以吾人尊聖天主爲然之理可加我等本身尊聖天主所受之益因天主既爲至尊至聖又爲萬民之大父毋我等皆欲盡子情甚願普世之人無不認識欽崇奉事天主。

爾國臨格

此句經有三解一願天主保祐我等降臨吾人靈魂中猶朝廷臨御國都治吾靈魂每事引導不致舛錯二爾國者即是天堂願死後升天堂得見天主享天堂永遠之福三天主本爲天地萬民之主但萬民中。

聽順魔誘。不信從天主者甚多。今我盡子情。極欲大父大顯威權。懾服衆惡。如太平境界。無人敢萌僭亂。

爾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

天神聖人在天堂遵行天主聖旨。無絲毫違背。亦無絲毫勉强。今世之人。雖守天主十誡。富貴者。每有驕傲過分之想。不甘貧賤者。又有怨天尤人之意。今吾人欲爲天主孝子。但願天下萬民。不拘富貴貧賤。皆遵行大父十誡聖旨。無絲毫違背。亦如在天堂天神聖人不異也。

我等望爾今日與我日用糧

日用糧。包含內外兩件。內者屬靈魂之糧。即是我等望天主。今日賜我靈魂之祐。令行善德。降以寵愛諸恩。外者屬肉身之糧。如飲食衣服。一切所須財物。天主教我等此一端經。欲我等日日記人之本根從何而來。原是從天主所生。必須仰望天主保祐養育我等。非比禽獸之首向地。但從地上求養。又云日用糧者。不欲人過分妄慮。圖謀多年長遠之財用。將此心沉迷其中。

而免我債

免我債。是免吾人所犯之罪惡。因人犯天主十誡。心負諸惡。有如人身負債于人。負債者。必須償還。吾人負罪。必須痛悔滿補。若果真心痛悔定改。則在天我等父。必赦我罪。猶父毋見兒女痛悔前非。即慈憐寬免。但吾人難知痛悔之心。果否真切。亦不知已蒙天主赦宥與否。因此不可怠惰。須日日求天主赦免。行早晚功課。省察痛悔。求赦罪債。若負債者。時時計筭思忖。務欲及時全償。遠銷其欠數。

如我亦免負我債者

負我債者。是得罪我之人。如辱詈侮害等。此一端經。天主教吾人先恕得罪于我者。然後天主方赦我罪。若我欲復仇。于天主臺前求主恕我。照我恕人。此何異我既不恕人求天主亦不恕我。或有人無理加害。强奪我物。誑詐我。毀詈我等情。如伊必不補我聲名資財。再無別術。令伊見償。依公訟理。與經無悖。但我之訟人。心勿抱恨。不過欲照數補我。并令伊改過遷善。猶爲兄者。于父母前。愬弟不悌于已。爲兄之心。非

欲害弟。不過欲父母愛憐伊弟。知非循禮。官府是民之父母。我等無奈詭人。亦須依兄弟之心而行。

又不我許陷于誘惑

世間誘惑人之事甚多。如邪淫。及不義之財。邪教邪術等魔誘。人心懦弱。易于從邪。故求天主預絕其凡引誘我得罪之端。

乃救我于凶惡

凶惡者。一切內外害人之事。內者。如魔鬼引誘。私慾邪情等。害人之心。外者。如水火盜賊。疾病災患等。害

人之身。此世時常有之。不賴天主慈祐。斷然難免。故求天主護翼我等。不遭一切凶惡。或天主許我遭此災難。求天主保祐。使我等忍耐。不至怨怒。得罪天主。亦是救我于凶惡。

亞孟

亞孟者。是求天主允賜我等所願此經中七祈求。

聖母經解畧

此經列天主經後。因天主經內七祈求。我等既自通于天主。後又至聖母臺前求聖母。將我等凡有所求。

轉達于天主。則天主以聖母爲重。易俯允我等所求。

經內前四句。乃天神朝拜聖母。慶賀之言。第五句。是聖母表姊依撒伯爾。讚美聖母之言。其餘後數句。教會衆聖人。頌禱聖母之言。

天主降生九月前。命一位天神。降如德亞國。現于盛德童女瑪利亞。將天主諭旨告明。天主選爾爲母。借胎降生。初見聖母朝拜日。亞物。瑪利亞等語。

亞物

亞物者。是西音。譯言朝拜慶賀之意。天神特來奉報

聖毋。以聖毋得天主異寵。即以本國之言。慶賀讚美。故教中聖賢。用此言置于經首。

瑪利亞

瑪利亞者。是聖毋名號。譯言海星。浮海者。不知東西南北。必望北斗星一名海星引導其路。吾人在世。如同浮海。如許危險。若不得聖毋引導。難行天堂之路。故常仰望聖毋。指以上昇正道。

滿德額辣濟亞者

額辣濟亞。亦係西音。譯言聖寵。天主愛人。即賦聖寵

64

于靈魂得此聖寵者能通明正道奮勵行善遠避諸惡蓋寵愛爲諸德之原死後若有聖寵必升天堂今聖母諸德至盛極大天主保護聖母亦至極至大雖合衆神聖所受天主之寵愛併歸一人究難較聖母所受天主之寵愛故稱爲滿被額辣濟亞者猶云滿受聖寵也

主與爾偕焉

主者即天主爾是聖母聖母自在母胎時天主極其愛護靈魂不染原罪及出母胎至臨終時靈魂與其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童身。皆粹潔不沾世塵。衆天神。衆聖人。雖天主亦與
偕。亦愛護不離。但不如聖母天主與偕。愛護不離。更
爲親切至極。因天主選之爲母。妊腹降生。實爲天主
寵愛親切之至。他無可比。

女中爾爲讚美

童貞之女。不能生育。生育自不能守童貞。獨聖母既
守童貞。又妊誕耶穌。前後皆是童貞。此超越古今人
性之力。故普世聖女。萬不得比。是爲奇異。極可讚美。
即合古今衆聖人善德較之聖母。如一滴之比海水。

爾胎子耶穌並爲讚美

此句係聖母表姊依撒伯爾。讚美聖母之言。聖母領報之後。初見聖婦依撒伯爾。蒙天主默啓。令其知天主降孕在聖母腹中。故一相見時。聖婦依撒伯爾。即發此言。因子之光榮。歸于父母。父母光榮。亦歸于子。耶穌既爲天地萬物眞主。至尊至貴。其光榮無比。則耶穌之聖母。亦至尊至貴。光榮無比。即普世衆聖人聖女。及天上諸品天神。合并永遠讚美。亦不能盡聖母之尊貴美好。今讚美聖母如此。亦爲讚美耶穌。凡

讚美耶穌。亦爲讚美聖母。故經云並爲讚美。

天主聖母瑪利亞爲我等罪人

世人難免無罪。人既有罪。心懷畏赧。自不敢輒至天主臺前求赦。故先詣聖母哀懇。因聖母既爲天主極寵愛之母。凡聖母代我等求天主。未有不允。以此凡進教者。稱呼聖母爲仁慈之母。爲罪人之托。求聖母轉求天主。赦我等罪。加我等寵愛。賜我等諸恩。

今祈天主及我等死候

吾人俱常有急需之事。或現在心中不安。或已往罪

過後生悔恨。或將來畏懼冀望。因而時時刻刻皆望聖母轉求天主垂祐。故謂今祈天主。至論臨終時與緊之事。更爲繁重。往日之罪。臨終愈覺得極大極多。彼時魔鬼狡計甚多。引誘更甚。靈魂愈惶迫昏憒。肉身愈衰弱。故此時聖母矜祐代我等。轉求天主。最爲至要。教中人往往勤奉聖母。終時多蒙聖母保護。

亞孟

解與天主經相同。

十字聖號經

十字經爲聖教諸經總括。包涵二要端。一爲天主三位一體。一爲天主第二位降生受難。此經是奉教人時常宜誦。或誦經。或飲食。或行止坐臥。前後之間。皆須畫十字聖號。誦聖號經。因天主降生。釘十字架。受苦難而死。著無限無量恩功。滿補我等罪愆。救脫萬民于魔鬼之手。殄滅魔鬼權能。俾我等免下拋獄。大啓天堂門。故十字架。爲天下萬世萬民諸福之總根。至尊至貴。諸天神聖人所欽崇之至寶。又爲諸敗服邪魔驚懼之神鋒。以故十字架有大能力。誠心遵用

或遏止內動邪情。或却退魔鬼誘感。或救免不虞之災難。不可殫述。

以十字聖架號

以十字。聖架號。猶云爲天主釘十字架之丕功。無論何事總求之意。假如飲食前。畫十字。其意因天主釘十字架之功。求賜恩祐飲食。安養無害。不拘何事。或求天主。或謝天主。畫十字。皆具此意。謝天主畫十字。若謂我罪人無功。將耶穌受難功勞。獻于天主。以感謝圖報。誦此二句。畫在額上。亦是此意。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天主我等主

天主是生養救贖普天下萬民之主。故稱爲我等主。

誦此二句。畫一十字于口上。

救我等于我讐

誦此二句。是畫一十字于心胷。人在世有三讐。一爲魔鬼。因天主罰魔鬼下地獄。受驕傲永遠苦刑。故魔鬼深恨天主。亟欲加害。但天主本體萬萬不能受害。故時刻計較。肆害于天主所愛之人。欲人皆下地獄。同伊受苦。同伊永恨天主。以此圖報復其讐。是邪

68

魔爲吾人第一大讐常誘人作惡。沮人爲善

二爲肉身之讐。自吾人元祖。犯天主命以來。肉身與靈魂相反邪情亂動不聽順靈魂之命。故肉身常陷溺靈魂千萬罪之端因此爲吾人之讐

三爲世俗之讐。世俗常引我等于不善。多爲罪愆之由。如世俗習行無理之事。我等若依行則同犯天理。若不依行。難免譏責故世俗亦是害靈魂難克之讐

今經云救我等。于我讐是求天主救免我三讐之害。

因罷德肋及費畧及斯彼利多三多名者

此四句。是于上下左右。共畫一大十字。誦因罷德肋云云。猶曰。爲天主三位一體。至尊至貴。求得某事物。同上所云。或求或謝一意。誦罷德肋。費畧。斯彼利多三多三句。分明指徵信有三位。念名者一句。指徵信三位共爲一體。畫十字從上至下。上誦罷德肋。下誦費畧。明指罷德肋爲第一位無原之原。費畧爲第二位。從罷德肋無始而生。其畫左右。誦斯彼利多三多。是明指斯彼利多三多。從罷德肋。及費畧。于無始所同發者。其額口胷。畫小十字三次。意謂求天主救我。

保祐我。凡所思所言所行。皆合聖教理規。遠絕犯罪之端。因爲諸惡念不善之言。各種邪情私慾妄動。皆從首口心萌發之故。

亞孟　解同天主經。

領聖水規矩

我等進天主教。非爲肉身圖富貴等。原爲救靈魂。及身後永遠之福。此外立教行教。其所圖望。不過富貴壽樂。多男女諸項。總是求今世之福。免今世之禍而已。又佞佛。及事形天等者。妄許亦係今世享一時之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福。免一時之禍。因其所云來生之福。與今生之福不二。但佛與形天等。即今世一時禍福之權。亦不在伊。試觀世間無數窮困疾病者。無男女者。早夜持誦梵唄。未見施救。窮疾無男女。依然如故。夫既許以今世受福免禍。自應速給。茲復不然。可見禍福之權。不自伊操。明徵非真主矣。又形天若果爲公正真主。其賞罰應分別善惡。今日月照臨。霜露雨雪等。不別善惡人之田。均一沾受。則亦見形天非真主。賞罰之權。所不在也。若天主正許我等世福。不給。則天主爲失信。爲不公。今天主不

以暫福賞人功亦不以暫禍罰人罪其所定之罰係身後永罰所許之賞係身後永賞則吾人進教惟當望天主所許永遠無窮之福樂不圖求現世一時之福樂可耳

自我等元祖犯天主之命其罪傳遺子孫凡人在母胎即染原罪爲萬罪之根上已明言聖教以痛悔赦罪爲入門故天主立付聖水之禮以赦初入教者之原罪并自作之罪此赦罪洪恩全在靈魂無形可見天主用有形之水滌人身以表靈魂蒙無形赦罪之

恩。凡人心中思一無形之物。必先賴有形之物。相比而通明。譬之天神靈魂。原屬無形。今我欲想天神靈魂。必心內先成一人像。纔可以想。不然。想終不至其無形神體。所以天主凡賜我等無形之恩。特定有形之物以引掖我等明白通曉。今所定付聖水之禮。可比朝廷設官之例。凡設官。必給印以爲權柄。權者無形。印爲有形之物。而權即寓其中。天主亦然。付聖水之內。總有三義。一爲有形之水。二天主用此水以傳賦其聖恩。三其有形之水。于天主所賦聖恩。有相應

相稱之義因外用清水以洗除其身汚內用聖寵以滌蠲其靈罪也。

付聖水時行多禮儀皆藉以通知我等靈魂內相應之事。一將領聖水之人先在門外是謙恭之意猶曰我向不曾認拜天主所以未敢輕易進門。

二司教者給一聖名如謂爾進教奉事天主以此聖人行實爲法此聖人是爾主保以後常求轉祈天主祐爾能遵守聖教規誡。

三凡進教者男必有一代父女必有一代母所謂代

父代母者。是靈魂之父母。人未領洗前。靈魂負原罪本罪。無異死者。已領聖水。受天主寵愛。其靈魂復活。乃如初生。故須代父代母。照拂靈魂。其照拂約有二。一。係宜信應知聖教之理。如信經等。二。係宜行。遵守教規。如十誡等。若代父不教以宜知之道。與宜行之規。不免有罪。如教而不聽。則不敬之罪。正相等。四。行聖鹽之禮。凡謂聖者。皆屬天主事物。其物如鹽水油等。已誦經聖過。即有天主寵福。德能在內。所以亦謂聖物。初進教者。將微鹽送口下咽。蓋有取意。鹽

具兩用。一加味飲食之物。令人喜食。若無鹽。便無味而生厭。意謂聖教之理。如養靈魂飲食。凡進教者。宜樂受于心。如肉身嗜嘗有味之飲食。一鹽能醃物。不致腐壞。聖教理在人心。保存靈魂不致染罪生穢。

五。傅聖油之禮。此油取自阿裏襪菓。亦有取意。凡進教者。俱爲天主耶穌基利斯督門弟。基利斯督者。譯言擦過聖油之尊位。因古禮。凡立國王及教宗。必用阿裡襪油擦其頂。阿裡襪菓油。古今人皆以爲仁慈之比。其意以國王教宗。須慈愛人民。如父母憐子。故

用以表意。古稱國王爲基利斯督。耶穌既爲天地萬物眞主。并立教眞宗。故稱基利斯督。因而凡進教者。皆稱爲基利斯當。是耶穌基利斯督門弟。傳聖油于各人頂上。其次傳聖油。一在胷。一在背。在胷者。猶云天主基利斯督所立之教。須表揚顯出。如在胷前。不可隱藏。在背者。猶云進教之人。該倣耶穌基利斯督背負十字架于身。即世間一切艱難。皆爲天主甘受如耶穌基利斯督。願荷十字架。方爲。尤當。六。持聖燭之禮。猶曰進教後。須行升天正路。不可錯

謬。又樹諸德之表。化導衆人。如秉燭引路然。

七。衣白衣之禮。領洗後。古今之禮。着一白衣。猶曰既領洗。則靈魂原罪本罪。悉已消除。其潔純淨。有如衣之粹白。大抵凡付聖水所行之禮。皆寓精微神理。亟宜究心。

凡領聖水前。必須真心痛悔一生罪過。定心再不敢犯天主命。望天主赦我罪過。其痛悔定改。宜十分留心。必要在領聖水之前。不然。雖領洗。天主亦不赦其罪。

領洗大恩有三。一。蒙天主盡赦其罪。并因罪宜受相應之罰。亦獲全赦。二。靈魂內。銘刻神印記號。升天與不升天者皆永遠不滅。所以分別于未進教者。此神印號。原無形像。世間肉眼不見。至靈魂離肉身。神目便能明見。三。上所已言。凡在教諸聖之功。與我本身相通。俱受其益。

但已領洗進教。不過初入升天門路。若真心欲至天堂之上。一生必須行天堂之路。即是終身遵守十誡。并用心講明聖教要理。及凡宜遵守定規。因以上所

陳諸端。不過大槩畧說而已。

吾人已領聖水。即是天主大恩。永報不盡。故宜時存于心。感謝天主。盡心圖報。第一圖報天主。是勸父母。兄弟。子女。親戚朋友等。引之進教。助我同報天主之恩。是故凡已進教者。皆當知付聖水經言定規。假如父母兄弟子女。親戚朋友。一旦遇病危。將死之險。即須訊伊心中願進教否。如願進教。則視其死候遲速。遠近何如。若迫難久待。即立刻令其痛悔一生罪過。并信望愛天主公仰。心中曰。我爲愛天主萬物之上。

痛悔我一生罪過定心再不敢犯望天主赦我罪一心信望愛天主速付伊聖水若死候尚遲必須先講明要理六端使其心內明白然後照前教伊痛悔罪過始付聖水付聖水之禮必先給以聖人聖女之名如男人呼伯多祿或保祿若女人呼亞納或路濟亞等名用淨水洗淋其額誦經言云伯多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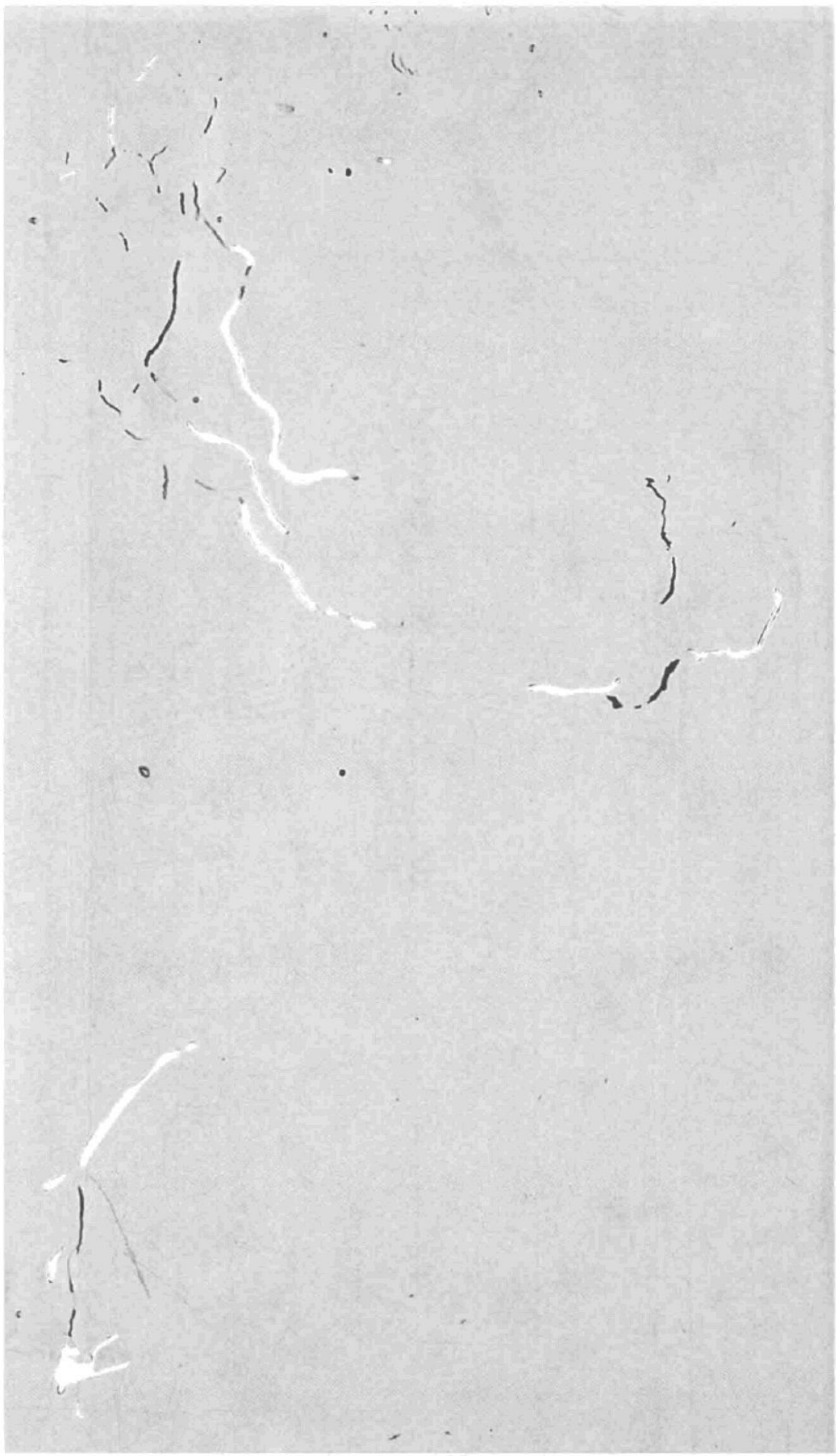
我洗爾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若亞孟

或云伯多祿

我洗爾因罷德肋及費畧及斯德利多三名

名者亞孟

宜留心付聖水。與誦經。一齊起止。不可先後。誦經言要詳細。一字不差。不漏。乃可。若此等人。臨終。爾或懈怠。不付聖水。即有大罪。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

〔葡〕陽瑪諾注

提要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葡萄牙陽瑪諾注。明崇禎十七年（1644）杭州天主堂刻本。梵蒂岡館藏號：BORGIA CINESE 36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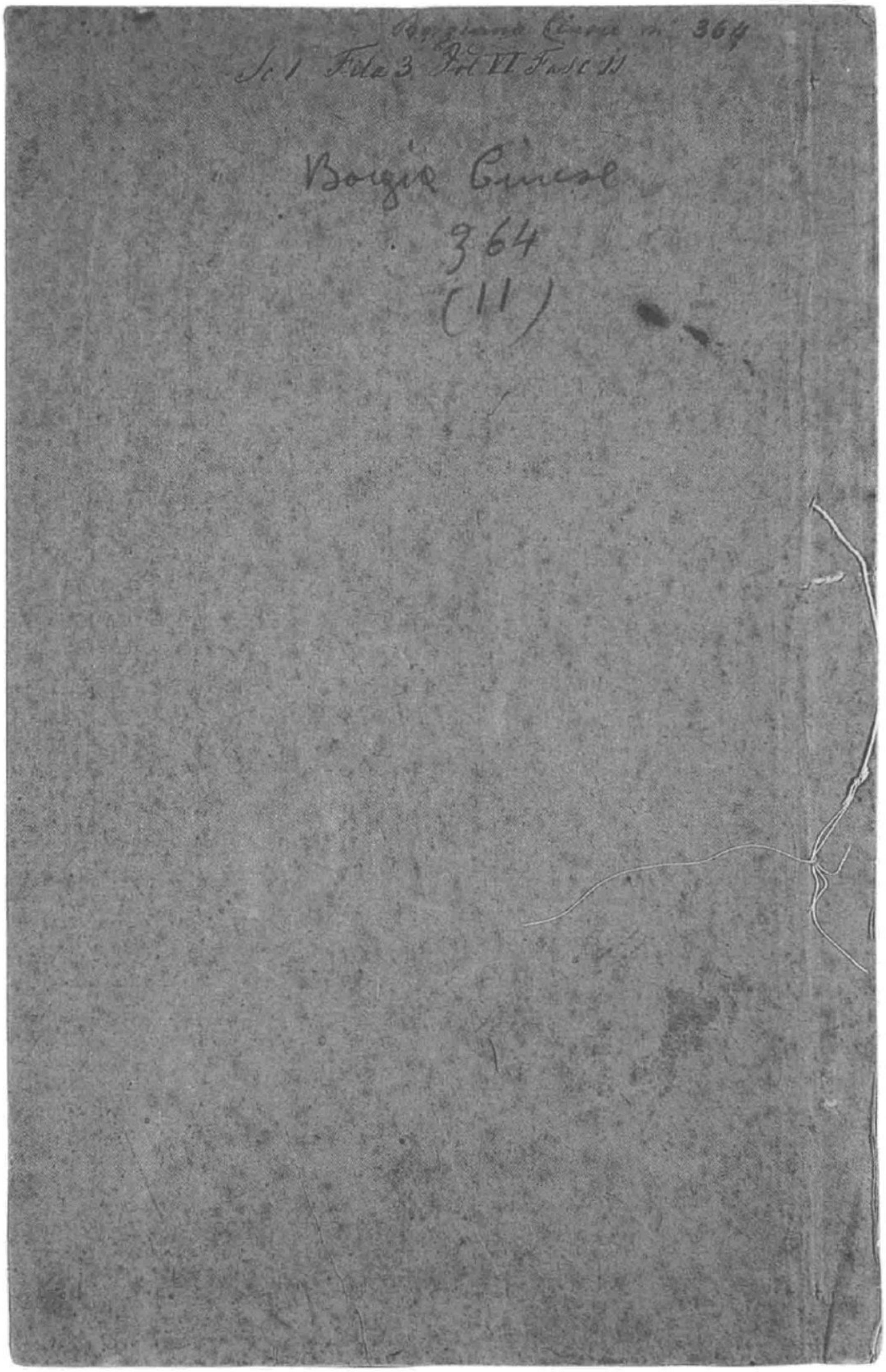
本書為天主教教史類著作。其撰述時間據卷前陽氏《序》，為明崇禎十四年（1641）。在序言中，陽氏指明其之所以撰述此書，是由於景教碑於明天啓三年（1623）出土後，雖迭經張賡、李之藻、徐光啓等人傳拓、點勘、摹刻，而『碑旨淵義古』，若不對其文字進行疏釋，恐讀者不明其義，不知碑文中所載唐代流傳之景教，即是當今傳教士所傳『惠茲士民』、『導正闢邪』之天主教。全書以天主教教義為基礎，對碑文進行了逐字逐句的細緻注解，力求說明此碑之內容『乃他教之不能竊，不能解者』。特別是對碑文中原有的一些帶有佛、道等其他宗教色彩的文字，陽氏均力為辯明。如其釋『大秦寺僧景淨述』，以為『寺』非佛教寺院，而是當時朝廷崇獎傳教者之名，與官制中之大理寺、鴻臚寺等類似；『僧』亦非佛教僧人，乃是當時修道之人的通稱。由這些辯白，可以看出陽氏希望通過對此碑的疏釋，而說明『聖教流行，其來舊矣。今之所傳，無二於昔』之苦心。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稱此書『允為一冊護道之書，給予當時教內教外人以明確之觀念』，洵得其實。實際上，景教與天主教雖有密切聯繫，但究非一物，陽氏一味將二者合而為一，其說解便不免有牽強之

處。今人林悟殊《西安景教碑研究述評》已指出，陽氏的此種釋讀，並非由於其對天主教和景教之差別未加察覺，而更可能是『出於在華傳教的根本目的，有意忽略歷史上基督教會內部你死我活的派別鬥爭』。此外，本書雖詳於教理，然疏於考證，《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即對其評價說：『瑪諾詮釋之文，於教理甚詳，於考證甚疏。所考西曆記年，與中曆多相差一年，他可知也。所以王舍達娑皆不得其解，至西利亞文之人名地名，更無論矣。』但儘管如此，本書作為第一部以中文對景教碑碑文作詳細注釋的著作，在推動景教碑研究與明清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等方面，仍然發揮了較為明顯的作用。特別是其序文中對景教碑出土時間與地點的記述，至今仍是研究景教碑的重要資料。

本書開本 26 釐米 ×16.5 釐米，版框高 20.6 釐米，寬 14.5 釐米。半頁八行，行十六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無魚尾。書名頁題『唐景教碑頌正詮』，背面題『崇禎甲申歲武林天主堂梓』。卷前有《唐景教碑額十字聖架》、明崇禎十四年陽瑪諾《序》、唐建中二年（781）景淨《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及三幅泉州地區石碑碑額十字架圖式。此本之外，梵蒂岡尚別有一本，館藏號為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2.6，亦為明崇禎十七年杭州天主堂刻本，版式與此本相同，而無泉州碑額十字架圖式。此外，法國國家圖書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臺灣輔仁大學圖書館等，亦均藏有此明崇禎十七年杭州天主堂刻本。據《中國古籍總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清乾隆十九年（1754）京都南堂刻本及清末民初抄本，此二本又見於馮瓚璋《北平北堂圖書館暫編中文善本書目》，應為北堂舊藏。《天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主教東傳文獻續編》據方豪先生藏清末土山灣重印本影印。（謝輝）


Sc. 1 Fila 3 Fol VI Fasc 11
Boxgie Cinese
364
(11)

唐景教碑頌正詮

演西陽先生著

武林天主堂梓

遵教規凡譯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允
付梓並鐫訂閱姓名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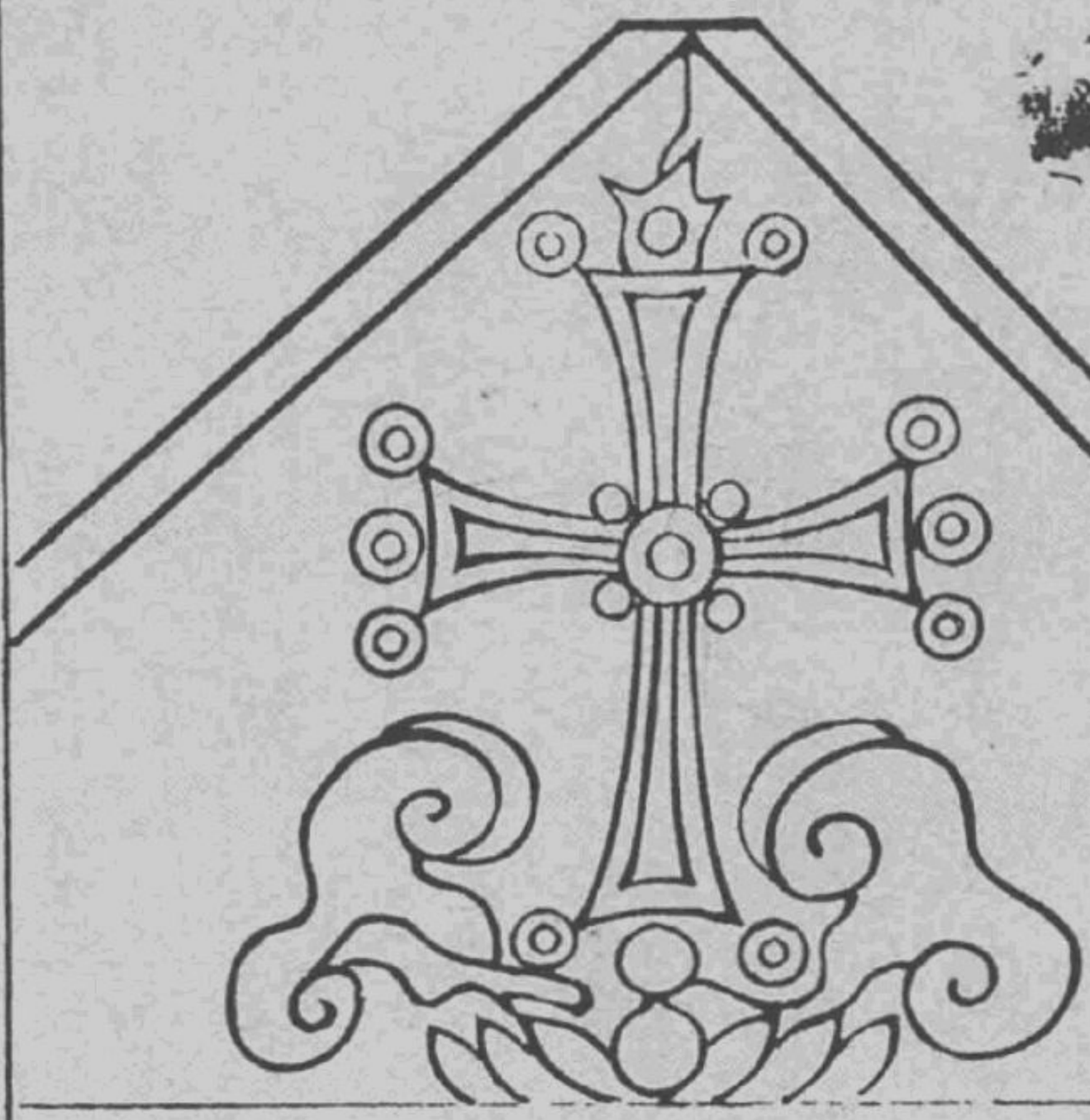
遠西耶穌會士　陽瑪諾　著
費奇規

同會　艾儒畧　仝訂
孟儒望

值會　艾儒畧　准

崇禎甲申歲　武林　天主堂　梓

判十字以定四方



唐景教碑額十字聖架

2

序

旅人偕同志覲　中朝也。幾周甲子于茲矣。一切賢者樂與遊。所著諸篇詳哉其述之也。乃問者。逆逆以諾輩弗遠九萬梯航備歷。至即如歸。不能無惑。因嘗具述　天主宏慈。惠茲士民。默牖至是。導正闢邪。宜頌宜感。客謂默牖遠來。訓正吾士若民。洵足頌感。然曷弗于數代以前。俾吾先人咸

蒙接引。延迨今茲。誠所未解。諾輩時爲太息曰淺哉智慧。乃妄議天主意如是乎。雖然疑而思問。請容進其說西聖奧斯定云。富者濟貧。凡幾何遲速。提衡在彼。貧者不得預之。受濟頌恩乃其分也。今茲天主祐中土。俾聖教遠來弗頌受。乃怨而責其後至也。借如有鰥升聞。登庸三錫。顧責君寵奚遲。誠哉狂悖莫甚焉。且中賢既言之矣。

孰先傳。孰後倦。賢師教其弟子。與天主率厥下民。亦若是焉爾。天主教人。先性教。繼寵教。性教者。吾人因性光也。寵教者天主超性光也。未能盡厥因性。頓冀超性。是未步先望趨也。前此中土。若性教弗遑。尚超性云乎哉。抑聖經喻聖教如日。其初出未曜普地。繇近逮遠。漸被厥光。被旱固忻。被遲勿憎。旋至旋被矣。西方距中土幾九萬。

聖教來滋遲固也。理論至此必不復惑。矧
邇厥繇又弗惟自今始。邇歲幸獲古碑。額
題景教。粤天主開闢迄降臨。悉著厥端時
唐太宗九年。為天主降生後六百三十五
年至西鎬廣行十道。聖教之來蓋千有餘
歲矣。是碑也。大明天啓三年。關中官命啟
土于敗墻基下獲之。奇文古篆。度越近代。
置廓外金城寺中岐陽張公賡虞揚得一

紙。讀竟踴躍。卽遺同志我存李公之藻。云長安掘地所得名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殆與西學弗異乎。李公披勘。良然。色喜曰。今而後中士弗得咎聖教來何暮矣。古先英辟顯輔。朝野共欽。昭燭特甚。尚奚有今之人也。繼而玄扈徐公光啟。愛其載道之文。并愛其紀文字畫。復鐫金石楷摹千古夫鴻碑較著。朗鑒有三似勿更贅。惟碑吉淵

序

義。古。不敏慮覽者未辨。或猶託其詞以固前惑也。因弗避膚拙。詮厥概。爲來者乎券云。

大明崇禎辛巳孟春之望陽瑪諾題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 并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

粤若。常然眞寂。先先而无元。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總玄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眞主阿羅訶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窒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萬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鎭化海。渾元之性

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洎乎娑殫
施妄。鈿飾純精。閒平大於此是之中。隳冥
同于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
結轍。覓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
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
營營。恩情役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
二亡途。久迷休復。于是
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戲隱眞威。同人

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于大秦景宿告
祥。波斯覩耀以來貢。圓廿四聖有說之舊
法。理家國于大猷。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
教。陶良用于正信。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眞。
啟三常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
魔妄于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合靈
于是乎旣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眞。經留廿
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關。法浴水風。滌浮華

碑頌

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炤以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臧獲。均貴賤于人。不聚貨財。示罄遺于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慎爲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三。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眞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强稱景教。惟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

帝光華啟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
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眞經望風律以馳艱
險貞觀九祀至于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
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
闈深知正眞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
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
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
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

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帝寫眞。轉模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迹騰祥。永輝法界。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綈布。返魂

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寇盜。人有樂康。法非景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高宗大帝。克恭纘祖。潤色眞宗。而于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鎭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聖曆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于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

維絕紐。玄宗至道皇帝。令寧國等五王。親
臨福宇。建立壇場。法棟暫撓而更崇。道石
時傾而復正。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
五聖寫眞。寺內安置。賜絹百匹。奉慶睿圖。
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舒光。天顏咫尺。
三載。大秦國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
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佶
和。于興慶宮脩功德。于是天題寺牓額戴

龍書。寶裝璀翠。灼爍丹霞。虔扎宏空。騰凌激日。寵賚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道無不可。所可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爲。每于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亭

毒。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撥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唯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于方大而虛。專靜而恕。廣慈救衆苦。善貸被羣生者。我脩行之大猷。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沒能樂。念生響應。情發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

裴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
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効
節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帳。中書令汾陽郡
王郭公子儀。初總戎于朔方也。肅宗俾之
從邁。雖見親于臥內。不自異于行間。爲公
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于家。獻臨
恩之頗黎。布辭憩之金罽。或仍其舊寺。或
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効景門。

碑頌

依仁施利。每歲集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餒者來而飾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塟而安之。清節逹婆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

眞主无元。湛寂常然。權輿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邊。日昇暗滅。咸證眞玄。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亂。乾廓坤張。

明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殁舟航。
百福偕作。萬邦之康。高宗纂祖。更築精宇。
和宮敞朗。遍滿中土。眞道宣明。式封法主。
人有樂康。物無災苦。玄宗啓聖。克脩眞正。
御牓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璀璨。率土高敬。
庶績咸熙。人賴其慶。肅宗來復。天威引駕。
聖日舒晶。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秩氛永謝。
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孝義。德合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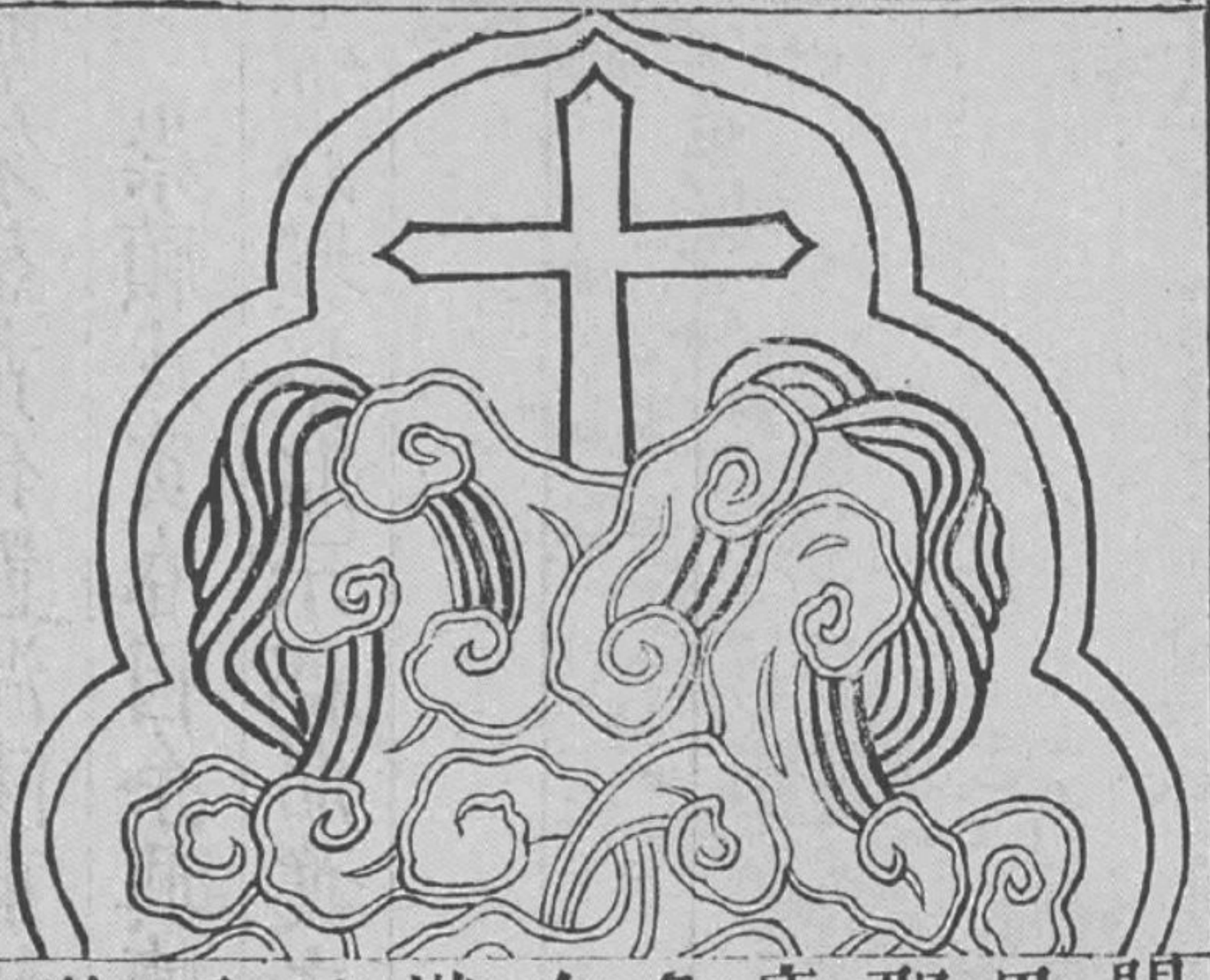
開貨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功。仁以作施。
暘谷來威。月窟畢萃。建中統極。聿脩明德。
武肅四溟。文清萬域。燭臨人隱。鏡觀物色。
六合昭蘇。百蠻取則。道惟廣兮應惟密。强
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碑
兮頌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大七日大
耀森文日建立 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

之景衆也。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泉郡南邑西山古石聖架碑式
萬曆己未出地崇禎戊寅摹勒
天學古蹟

閩泉州城。水陸寺中。有古十字架石。爲大司寇蘇石水先生之太翁所得。崇禎十一年二月中。教友見之。于吾主受難之前日。奉入聖堂。按郡志。水陸寺。唐玄宗六年建。今廢。



閩泉州府城。仁風門外。三里許。東湖畔。舊有東禪寺。郡志云。唐乾符中。郡人構庵居僧齊固。廣明元年。更名東禪。後廢。近寺百武許。有古十字石。在田畔。未有識者。于崇禎十一年二月。吾主復活之四日。教友因拜墓見之。三月望前。同教者恭奉入聖堂云。

聖架茲古石置溫陵東郊畔年代罔知往來無覩
崇禎戊寅春因余興懷
帝心鑒格貽示郡朋獲之爰請鐸德豎桃源堂中

張賡記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

泰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註

景教。性家曰。物名指解物性。名義既明物性瞭然。因性家欲明解其物之意。立符物意之名。首務也。景淨士將述聖教。首立可名曰。聖教。景教也。識景之義。聖教之妙明矣。

景者。光明廣大之義。

古時人多迷謬。背忘眞主。妄事土神。或認天象。日。月。星辰。等無靈之物。從而祭之。不知天象。日。月。星辰。等類。統惟天主所造。用之以炤臨下土者耳。

本無生。無覺。無靈。不祭其造之者。而祭其受造者。正道不明。厥黠至矣。經曰。若太陽西沉。地昏人寐。夜行者。槩多陷仆。旭日既旦。地昭人寤。出作盡利。昔先知聖人。仰求天主降臨。乃曰。主來鑒茲下民可憫久若幽囚。死于冥而弗覺。主教光明。祈主躬臨。解縛昭昏。俾履正道。以肇善行。

又。主謂宗徒曰。廣遊普地。敷吾教。從者登。逆者墜。宗徒奉命流行。聖教始周遐遠。經美宗徒曰。厥聲啟口。周地舉充。教通八極。罔少滯壅。主又諭曰。吾教猶網布海。漁諸鱗。迨充牧。厥容廣哉。靡鱗弗存。經云。主國。遠總東西之海。廣涵南北之極。靡弗徧焉。既光明。且廣大。名之景故。

流行中國。

據碑考年。當時聖教在唐。約二百載。累朝欽崇。聖堂星布。

繇宰官。洎都人士。莫不順旨從風。爰立碑記。用垂永休。迨大明萬曆崇禎間。于閩之泉州。掘土得石。上勒十字聖架之形。又于近地得石亦然。今並竪溫陵堂內。自唐距明。既閱今古。繇閩去陝。又極西東。乃碑刻多証。流行惟舊。干茲益信

碑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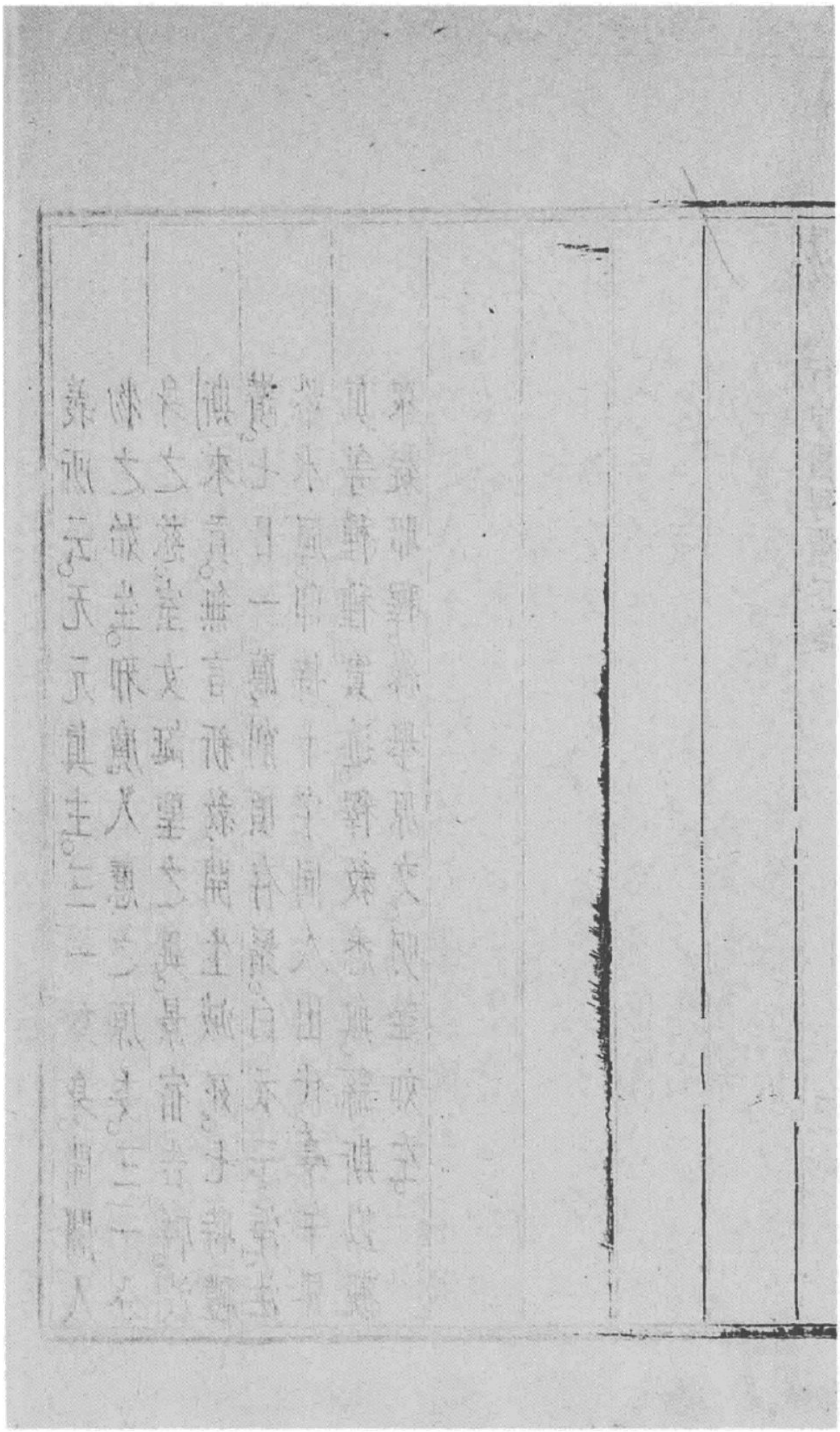
碑文體具二端。先序後頌。序者。序聖教之宗。自初入華邦。以迄周彌方域。修士冊名。列宗顯號。都邑著方。頌者。頌聖教之奧。紀累朝弘奬。用茲傳徽不朽。太平有本。協和有原。盛美有自。

大秦寺僧景淨述

建碑之士。以厥名。厥國。厥職。首著其信。大秦者。中西一邦也。乃天主降生救世之地。距中土三萬餘里。景淨來茲。緣以厥邦名。名其寺。其職傳景教。或疑寺僧爲釋。不知寺本官制得名。如大理。太僕。光祿。鴻臚之類。當蒙朝廷崇奬。因以名焉。

景士名僧者。當時之士。削頂存髮。裨中顯舉。既離塵俗修道。通稱亦謂因僧就當時所名而名之耳。猶今以所居之宇。而謂之堂。我輩之名。而稱之曰士。曰儒。皆學士家所推重。而別凡俗云爾。若用西文。衆誰能解。試詳碑

義所云。无元眞主。三一妙身。開闢人物之始生。邪魔人慝之原委。三一分身之慈。室女誕聖之異。景宿告祥。波斯來貢。無言新教。開生滅死。七時禮讚。七日一薦。削頂存鬚。白衣示淨。法浴水風。印持十字。同人出代。亭午昇眞等種種實迹。釋教悉無。繇斯以觀衆疑昭釋。緣舉原文。明詮如左。



粵若。造端發語之辭也。景淨起詮天主之妙。曰眞者。蓋常然眞寂。眞天主之本德也。寂者。天主之本情也。常然者。恒永而無變也。

聖經每稱天主。曰。其眞實。厥言眞實。確宜篤信。又云。永永眞實。厥言恒固。又云。眞實乃天主東儀。言約束吾人。無容妄動。主言。爲眞實約。既發厥口。永永弗爽。伯鐸羅宗徒。語其徒曰。汝未入聖教前。攸奉神悉僞妄。既入後易心。從眞實主。奧斯定聖人曰。眞與妄。如光與暗。直與曲。弗信天主聖言之眞者。如求光于暗。求直于曲。其將能乎。天主之知全知。因無欺于人。是乃善全善。因無欺于人。是乃

其眞實之繇。人既信天主惟眞。從事尤易。

恒行恒寂。又惟天主。厥御萬有。若昨微蟲。靡有能棼。厥寂。雅各伯宗徒曰。天主無變動。倂無微影變動。經紀天主曰。惟吾眞實。惟吾無變。聖人謂天主猶石柱砥江流。厥流弗息。或越柱。或方逮柱。或猶未底柱。惟柱恒寂弗動。世物于天主亦然。

或疑。天主因厥人有罪。怒欲加罰。厥人既悔。天主息怒旋宥。曷云蔑變。曰。非然。天主自無始之始。早見厥人罪。即自無始之始。並早見厥人悔。怒罰。矜宥。無始悉定。末之少易。第厥人攸爲有先後。而天主應隨之現耳。可悟人爲之變。主自

無變。

先先而无元。无元者。天主無始之始也。是妙惟天主自有。厥妙靡窮。畧徵于物。如天神性。洎人性。亦肖天主之靈。第厥無始之始。縱天神蔑有。矧人于物乎。經曰。天主萬物始。是也。奥斯定聖人註曰。物有三倫。下倫有始有終。如草木。禽獸。魚蟲之屬。以逮人之形軀。斯厥存時。謂曰流時。不免先後。修短。久暫之殊。中倫有始靡終。如天神。以逮人之靈性。厥存謂曰永存弗敝。縱無先後。修短久暫之殊。第厥始既受賦于天主。是厥存滅。蔑弗繇主。上倫蔑始蔑終。厥存弗第靡先後。修短。久暫之殊。更蔑他物獲敝厥存。斯惟屬天主自存。是厥存也。全

體渾焉。純一靡竟。永恒茂限。絕無往來現在之別。洎出入加減之分。永自成一。

窅然靈虛

詮天主之知。窅深也。虛純無錯雜也。言天主之靈。靡所弗知。自徹厥體。茂始茂終。茂量。并徹厥化萬物之諸蘊。斯天主之至靈。人非下質。疇容疑貳。昔有矇者曰。主座高遠。詎獲覩知人事。經責之云。斯狂人言哉。天主生人。俾克覩聞。已顧弗克覩聞。生人。俾厥克知。已顧弗克知。藉厥茂知。烏克經造萬有。而護存。而賞罰各盡。而救持災患。聆人禱祈。悉遂之。今人奉神。弗辨眞偽。即推以至靈。恪禀莫遑。獨萬物眞主而疑之乎。藉厥茂知。罔殊盲瞽。胡爲天主。與斯定聖人曰。凡悖理之念。莫甚于認有眞主。藐若冥頑。則旣爲天主。靡所弗知

信矣。

聖人譬吾人智。如人坐平地。止覩目前。天主智。如登崇臺。弗界邇遐。一覽悉具。物之流勢。有已往。未來。現在之判。天主至知。恒一現今。永茂判別。聖人又解天主之精知。曰。吾人之知。有時倦息差謬。莫能一覽洞物之情。必先知其一。漸測其二。繇物之固然。因推其所以然。弗免勞思焦心。主之精知。無時停息。無不昭視。凡人念慮。語言。行事。皆在其目。了無暗冥怠忘差謬。因能準人善惡之賞懲。其昭視也。安安而無微勞。無少倦。一炤而物之當然。及所以然。了然洞徹。弗慮微謬。

後後而妙有。右晰蔑始者。惟一天主爲萬有先先。斯晰蔑終者。惟一天主自爲萬有後後矣。厥性自有。靡他倚賴。永永恒有。絕異萬有之有。謂爲妙有。性家攸論。弗係于物以始。卽弗係于物以存。靡物獲竟厥終。斯理至昭。罔勞苦索。

總玄樞而造化。斯示吾人宜信。天主以厥全能。于全無化有萬有。萬有胥應命立顯。經曰。天主發命。萬有咸出。順命而顯。弗延須臾。旣晰天主爲萬物主。斯晰萬物莫之違矣。

或疑。全無曷能生有。祭利聖人曰。物未有前。無物。則全無者。厥本名也。斯地無

草木昆蟲諸物。惟全無獲稱。克造物者。
非人非神。第天主全能俾萬有出于全
無。斯謂總玄樞。
而造化萬有。

妙衆聖以元尊。妙。美飾也。元尊。天主貴體
也。既信天主全能。厥始生
物于全無。各俾本性諸恩。斯可。信厥性
至尊莫尚。備美諸聖。凡諸聖人超性明
德。茂弗繇之。禄祿聖徒抑傲者曰。爾形
神攸受恩咸天主授爾。爾宜俯謝。弗得
自驕。妄云繇己。宜法古聖。識己貧乏之曰。
吾善悉天主寵。吾行善。惟主導。吾言善。
惟主啟。吾念善。惟主典。主聖
祐先予。偕予。隨予乃善。

其維我三一妙身無元眞主阿羅訶。斯詮
天主

三位一體難名之妙。三者。三位也。一者。一體也。妙身者。天主全體也。聖經恒用人身之名以解其全體試解罪人之靈及身盡敗以罪。曰。罪人盡敗其身是也。

阿羅訶者。如德亞國。天主降生救世之地。主本號也。斯示人識天主何體。謂厥位三。厥體一。實乃眞主。本號阿羅訶。天主三位一體。厥義淵深。茂容名狀。天主降世躬昭斯示。宗徒獲厥親承。累葉聖人。翼翼詮厥奧。本論具聖經直解。茲弗贅。

判十字以定四方。

判。分也。十字者。四極交輿。肖十字四端形。緣斯獲晰異教立說羅之義也。天主化造坤夫。謬。彼謂多主造地。某主山。某主海。故

茲以十字詮天主化造之公。大地四極。統然一主。是生是存。詎獲有他。

鼓元風而生二氣。鼓。動也。元風者。萬物未分之前。其元料。中史所謂渾淪是也。經記。天主厥始。將造萬物。最先造天。次造水地二行。用之而鑄形有之萬有。二氣者。中儒所謂陰陽。是也。氣居空際。分上。中。下。上分逼日故熱。下分返焰亦熱。中分遠于上下故冷。因其雖本特一。原茂能二但因含熱冷二情。有一氣。有陰陽之稱。

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萬物。時始茂光。天地蒙昧。天主生光。易晦成昭。乾坤乃曜。古昔天主默啟古聖

每瑟。命紀剏闢。貽示來茲。厥典備載天地物始。洎歷代人族統系。茲譯本。寰有詮。寰宇始末。萬物眞原。等書悉準聖典。業詳厥概。茲弗贅。

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

前詮天主肇造無靈之物。茲詮天主始生有靈之人。厥貴越物。初人。爲人類始祖。厥名亞黨。譯言。受生于土。受生于赤。蓋天主用赤土以成。因名之如是。天主賦之靈性。上下二分之平。是曰良和。畀之獲御庶有寰海宇內。統惟厥鎮。是曰令鎮化海。厥性本謙而弗溢。渾焉純白。是名曰素。其容宏洪是名曰蕩。無邪可閑。是名曰本無希嗜。

聖經約舉厥性之精。曰。首人受造成時正直性生。夫正直者。原義也。天主用聖寵。前滿厥靈。主寵特至。俾護原義。譬之國君將出。有衆先導。有臣扈從。有相陪奉。聖寵者。原義之先導也。有原義。而美利咸集。繇是舉世猛毒諸物。悉供厥命。無敢或侵。且厥天時恒霽恒平。罔見祁寒暑雨。地蔑荊棘。人弗汗勞。莫煩胼胝。百穀時成。食飲充贍。人生厥際。莫病莫虞。生世多期。怖然假寐。活克登天。多幸奚甚。迨扈從之貴。諸德是萃。厥受明悟恒具巨光。備本性超性大智。不學能。不慮知。神敏洞燭。上天文。下地理。中庶彙靡弗精極。且陪奉之貴。厥愛欲罔礙。循善避惡。悉如厥意。攸受諸恩。悉以羽翼原義。如相臣陪大君然耳。

或問。原義何。曰。渾焉內外之平。是也。人有上分悉和天主義令行禁止。欣欣樂受。罔微礙焉。天主緣報厥順命之善。錫厥下分亦悉和厥上分。纖微罔逆。斯原義之謂。

經攸曰。主造首人。賦厥巨智。錫厥心明。天施物性。精微咸徹。蓋天主之光盛貯厥靈。是也。

洎乎娑殫妄施。鈿飾眞精。閒平大於此是之中。隙冥同於彼非之內。

洎。及也。娑殫者邪魔本稱。譯言讐也。鈿飾粧點之意。閒字。古書與間字同用。謂間隔也。茲詮元祖亞黨厥性粹

精。緣聽魔妄。掩飾本美。與平大之
真性間隔與冥同之真愛仇隙也
或疑。天主厥初生人。既予性美。欣欣樂
生。何今吾皆不然。曰。邪魔妄施厥計。誑
元祖獲罪于天主。吾人咸屬厥枝。厥根
既敝。枝並弗榮。人方主命。庶物緣遂方
人。世難並集。咸人
自招。弗足云異。
經曰。天主既造無靈庶物。繼造男女兩
人。締以夫婦禮。命廣厥類。用滿八埏。先
置極樂之境。俾享厥福。備諸草木。百卉
觀美。果實旨甘。一以試厥順。一以示厥
福之繇。匪出干人。咸繇天主。緣禁一樹
之實。戒云。勿食。食則死。並喪攸受諸恩。
斯吾嚴命。無何。魔嫉人福。誑乃妻云。視
某樹實甘美盍取食。渠云主誡予食必

死。無敢輒動。剜食之。魔云汝誠愚甚。弗識斯實之能。食之能洞萬有等天主。主言弗誠。弗願汝夫婦輩與齊。斯戒食故。渠緣魔誘。遂摘食。用一授厥夫。夫聽妻柔。弗克忍而亦食。緣並方命。受厥約刑。吾人厥苗裔。並受遺累。斯邪魔施妄。世若之

蘇。

或疑。一果實至微。食過甚細。主刑太嚴。未見厥慈。曰。非也。厥罪至重。約舉四焉。一。斯戒易守。故犯甚重。奧斯定聖人曰。元祖迷甚。樂境諸果。儘甘任食。主禁只一。厥戒胡輕。守斯匪難。試詰犯蘇。克辭之食。克云難從。弗欽故犯。誠乃實辭。厥辭醜。厥譬至矣。二。大負主恩。纔受多寵弘慈擊目。方宜心感守令。顧倏受倏方

宜晰厥重。二。天主既戒云。食之必死。邪魔縱云。食之無害。乃弗以主命爲誠。而信魔妄。甚辱主命。詎謂輕科。可貸嚴刑。四。厥罪匪一。卽方一端。兼有多辟。一曰。厥心疑主。二曰。徇婦慢主。三曰。妄驗果實之能。欲試主與魔言孰確。四曰。貪食踰節。五曰。害已又害厥後。六曰。希與主並。斯端極傲。允屬罪魁。惡首惟傲。緣一果冀齊天主。奚傲如之。奧斯定聖人曰。元祖多智。厥智猶暗。又。厥攸知。增減存滅。惟主是鑑。乃自憎厥知。自厭厥下。冀俾無所弗知。至尊罔匹。致慢主命。厥心傲。厥迷衷。希擬主福。喪現福焉。迨若魔計。抑又陋哉。罔已以傲。罔人以傲。並莫逃厥傲刑。

或問。傲惡奚居首。曰。緣貪而食。緣魔誘而貪。緣喪主寵被誘。緣慢主致喪主寵。緣自尊輕主。傲惡存乎自尊。一入元祖心。天主疾惡棄絕。斯斯傲誠惡首。故經目。傲矜居萬罪首。昔上古多彼亞聖人訓厥子云。戒之戒之。毋容傲氣入乃心毋得自尊。入乃心。喪乃心。而諸喪之首斯罪之狀。莫克勝數。天主嚴刑奚異。

剛主用罰之際。旋施厥慈。經曰。元祖方命。天主旋示良方。俾獲起。時主語魔曰毒龍毋自妄誇。毋昂傲首。我于來時。將生一女。踏汝首。厥女之子大克汝。汝羣乃大敗。良聖人詮曰。毒龍乃邪魔。女乃聖母瑪利亞。子其既降世以攻以勝以破魔惡計爲職聖經紀厥勝云。逆賊勤守厥寨。安享厥財。忽巨勇突入。攻而勝

之。必奪厥兵。抄厥輜重。以散本兵解曰。逆賊。指邪魔。厥寨。指普地。厥兵。指惡謀。巨勇。指吾主。吾主降世敵邪魔。殺厥力。破厥謀。削厥權。制厥勢。于是俾人棄魔而向主。

奧斯定聖人嘆曰。幸哉人罪。緣主降世。成人贖人。大施靡竟之慈。昔魔妄施。俾人離地堂樂境。茲主降世。俾人登天上福堂。爾徒異主罰。弗念主慈者。謬也。

奧斯定及多瑪兩聖人。評元祖夫婦罪。誰首誰從。云。罪首屬妻。繇彼嫉主福。疑主言。推厥夫同陷者故。又有聖人二云。罪首在夫。以亞黨躬承主戒。厥妻轉受于夫。夫爲妻首。首受主戒。首方主命。首招萬民之苦。緣彼方命世染原罪。無與厥

妻。重罪歸夫。
斯評較切。
或問。元祖獲罪。受罰宜矣。後人何與。曰。
泉濁。流濁。本傷。枝傷。元祖獲罪。厥裔共
之胡異。譬之發麵酵。合時味甘。踰時味
酸。麵緣並酸。元祖乃吾人同類之首。始
生未犯。厥性本美。方命之後。大改厥性。
吾人爲彼傳生。生際必共厥污。是名原
罪。

聖賢又紀曰。天主初造人。與約誡云。雖
汝罔功。吾徒手賜。汝本性超性多恩。汝
必盡忠奉命。如是。汝乃安享厥賜。汝子
若孫咸享厥賜。吾甚愛之。視若忠裔。不
然。汝或心迷方寸命。汝乃蒙叛逆惡名。
吾必甚怒。降罰萬苦。以迄于死。汝子若

孫並同汝罰。汝宜警戒切識。噫。元祖弗戒。倏忽忘命。昏迷負約而犯誡焉。天主如約始降多罰。用懲厥罪。先失靈性之聖寵。後罹種種世殃。并吾子孫輩同厥累焉。斯晰天主罰元祖。並罰吾輩之大義。

聖賢又設喻曰。今有臣。未建尺寸功。其君先予以高爵厚祿。旋戒曰。予奪繇我茲特徒手賜汝。汝能遵命。乃終爵世食汝享。不然。爲叛逆。吾奪汝而罰至重。凡汝子孫恒是逆裔。君命如是。設其臣弗戒。而遂叛焉自取放置。爲厥子孫。視無祿爵。煩若如民。宜異厥先之干憲乎。抑異其君之法譴乎。用是推之。可無疑義。是故人生帶有原罪。不可少疑。

昔異教人。不信小兒初胎皆有原罪。乃曰。父授子以生無罪。子受之父而生亦無罪。原罪何隙入之。奥斯定聖人答曰。今有人。偶陷深坑。見者不速救。而徐責其陷坑之人必怪之曰。汝宜速援吾出。弗宜徐責吾入也。然則人既偕入原罪深坑。汝怪其入。奚益哉。宜求天主施救。乃利矣。嗚呼。久哉巨門大闢已入。汝何求小隙耶。蓀祿聖徒明厥門曰。元祖之罪。引罪入世。罪既入。死輒隨之。罪在彼謂之本罪。在我謂之原罪。欲晰其流毒之遠。當知後人原係元祖之身。如肢體係元首然。彼代吾人首領主命。并代吾人首肯主約。則彼領。即吾領。彼守與犯。即吾守吾犯。彼受供命之賞吾與共之。則彼受犯命之罰。吾亦與之共之矣。原

罪之流不益信乎。

或問。原罪招致多難。請示厥詳。曰。厥患屈指莫罄。茱言其畧。則先敝內靈。繼延厥身。原罪在靈。不容聖寵。故厥靈甚醜穢。天主甚讐惡之。苟弗求聖教善法以潔除。終弗能升天。斯一患爲最。別有四患。聖賢謂之四傷。一。傷明司。二。傷愛司。三。傷下分之嗜。四。傷下分之怒。

傷明司何。與斯定聖人詮曰。無喻可喻吾人之愚。夫羽禽雖愚。人殆甚焉。羽禽弗學而認厥母。弗携而識就哺。人顧不然。生時弗知其母。餒時弗知就乳。長而無師弗能辨生死之向。與形神貴賤諸理。雖有大智。師心矢論。尚多謬雜。學士

雖勤。弗能悉準。經曰。天主造世。物類森森。人雖殫思。弗罄厥理。夫物既至賾。學宜至長。而年壽甚促。或誇周知。不亦過矣。寧謂無知。庶乎允當又。況生命本促。人更爲之促。其促。宴息居半。飲食閒暇居半。務學之時。僅惟半半。可識甚淺。且天主生人形軀。俾得盡力于善學。人反厥用。先身後性。五官爲性學門。徇五官而性學喪焉。古賢嘆曰。物質咸助厥模。用修厥職。特人質宜助厥靈。而反敗厥職。聖經曰。肉軀重土。勢本墜落。牽靈借落。是也。明司固迷。斯傷至劇。若元祖未犯命時。明司受有大光。用燭物理。靡弗確當。既犯命後。明司被傷。忒差莫討。傷愛司何曰。愛之偏。如毒涎惡酖。首害人心。俾偏愛已私。弗同未方命時。厥愛

咸正恒和天主。愛憎順主。今輒忘主。弗審當否第徇厥貪。與斯定聖人。悉厥宮曰。凡嚙靈之思。焦心之念。平生之愁懼淫忿。背公。失信。妄証。邪謀。詐佞。盜竊。姤上。慢下。憎惡同儕。尊己卑人。種種之偏。皆歸愛己。而愛司至傷。

愛司既傷。循善避惡弗啻其難。蓀祿聖徒曰。異哉吾愛司。愛善。而行之則難。惡惡而避之弗易。奈何愛惡互爭。難易相敵。勝負莫辨。甚哉愛司之劣詮曰。人性合理。惡者。理之反也。今人趣惡若馳。就理如負。猶病者愛生惡疾。顧辭瘳之劑。而甘發疾之食也。

又。人當幼時。向善甫始。厥行弗定。倏忽更變。惟逡巡惡習。固持難釋。故經曰。幼

童錯履，迄耄弗知返。此之謂也。皆明驗愛司之傷。奧斯定聖人嘆曰。靈使百肢。或作或止。速順靡違。及使循善卒難。時順時否，來去弗定。可以弗定名厥定。亦可晰愛司之重傷，

傷下分之嗜何。曰。靈性之下分嗜欲之敗也，嗜欲無度，以人行獸。元祖未方命時，原義克制逆萌。方命後，則如駿馬跳梁。羈之弗得，禄聖徒巨異曰。吾不幸人也。嗜欲頻攻吾心。吾身作吾敵。吾奚敢寐，謹厲吾兵，迎敵接戰。齋素鞭撻，以苦吾身。敲鋒速挫而伏命。噫。聖如聖徒。尚患嗜欲之攻。必習苦以勝之。哀哉吾人。不聖不德。乃安意逸樂。藏賊工丁靈，不用微勞妄希克敵。能乎。蓋嗜欲者悍

僕也。逸之益悍。撻之斯降。又。炎火也。世味之薪。益增其炎。勞之以苦。如水斯滅。又。劇病也。縱口增病。戒口則瘳。聖徒之法。後聖皆倣傚焉。吾人舍是。奚法可師。

傷下分之怒何。曰。斯忿怒踰節也。巴西畧聖人曰。天主畀人以怒者。將防患而衛生也。如勇士防冠。如筋節防身。何方命後。顧以怒情傷人之命。卻仁德之慈。

蘖猛獸之暴。忿怒所發。噬人如犬。抵如牛。吼如獅。殘如虎。靡所弗至。悉怒情之傷。

怒。害人多。自害弗少。緣怒而致重疾。弗計其數。厥苦弗堪。種種怒病。人槩目擊。奚煩更悉。

又。飢渴之害。人所莫免。士攻業。農力田。商經遠。工動作。多難之故。咸以飢渴。天主欲罰元祖之罪。謂之曰。自茲以後。弗能坐食。腹餒必勤耕。汗力反土。耘耔穡事。食飲粗足。斯乃汝罪之刑。是也。

又。多禽獸之害。元祖未方命時。禽獸百物。咸順人命。方命後。物亦方人。爪。牙。蹄角之屬。皆若共盟。利器毒人。職是之故。

又。多寒暑旱澇之害。元祖未方命。終歲和平。雨暘時若。百物長春。方命而後。水旱疊興。呼而弗應。嚴冬酷暑相迭。難人。

經曰。諸天之變。四時之乖。雷霆孛彗。災異駭人。空中諸象。皆如主兵。用征逆然。

又。生命之促。必臻于死。厥初天主化成長生樹。人啖其實。年延無損。安度世期。

活能升天。弗經死苦。元祖方命。主謂之曰。識之識之爲人爲灰。昨出于灰。來歸于灰。必迨死亡。斯罰爲人世終罰重罰也。夫人莫不愛生怖死。今卒弗克。斯刑誠極。經釋人命之短。設多喻曰。人生如牧者之蓬。朝成暮毀。如織者之經。未就悉斷。如驛者之倏至。如順風之發舟。如翬斯飛。如矢去弦。如朝榮夕枯之草或聞而異之曰。嘗覩多人至耄期。曷云甚短。曰。若是人幾何。千伯一二耳。餘或幼亡。或壯逝。或鋒鏑橫暴。莫可勝舉。又況耄期。雖云齡久。較儗身後永時。弗啻殀焉。特如俄頃。俄頃既過。死期速臨。原罪之罰。卒莫能避。

昔主以原罪之患規衆曰。譬之旅者。下山遭寇。罄刼。斫傷。瀕死。詮曰。旅從山下。

乃人性也。天主造時。並錫多寵。先既高矣。方命自招諸罰。後乃下焉。如自上而下者然。異教之人。弗解世患。奚自。弗識原罪之故。

或疑。原罪染人。未有實証。故弗之信。不知聖教教人。不敢以難信者誣人。姑舉三條。用証厥眞。

一。証聖經。葆祿聖徒曰。元祖一人。招罪入世。厥流綿延相染。斯罪。爲吾世父遺產。吾子輩咸承受焉。如今之人子。承乃考之產然。第斯承也。哀矣哉。而斯承產也。陋矣哉。而斯承也。哀矣哉。又曰。元祖于吾主互反。兩行甚懸。元祖方命鑱厥後之性。驅人悉供魔役。吾主承聖父命。俾之咸脫魔繩。復爲天主子。元祖害已性。自致死

罰。弁害吾輩。咸罹于死。吾主降世。以身受死。緣救萬民之死。俾吾靈性。仍獲厥生。經曰。疇能自誇厥靈至潔無汚。彼初生之嬰。厥靈尚弗免垢。逝未聖王嘆曰。異哉。予始胎吾靈即穢。吾母受孕。吾始有罪。斯罪非厥本罪。爲原罪明矣。

二。証聖人之言。聖人僉曰。天主降世。受生。受洗。受死。曷以故。蓋主受人性。緣痊吾人之性。受洗。緣靈受死。緣去吾人原罪之死。又曰。元祖食禁樹之實。以方命。吾人均屬方命。均屬負欠者。厥券懸于禁樹之枝。吾主緣自懸于十字木架之上。用厥釘勾免。用厥聖血塗抹。乃獲聖父之釋貰。又曰。最初夫婦

二人。既方主命。既出地堂。如發配人徙厥本鄉然。彼乃敗根。吾皆敗枝。彼敗曰本罪。吾敗曰原罪。哀哉。吾性不幸。未出胎。而靈已汚。未覩光。而靈先暗。信哉世人不幸之甚。

三。証眞理。一。爲天主攸造之物。必全無缺。造天全。造地全。造昆蟲草木。咸周弗全。備物凡以爲人。是故造人。獨畀靈性。超越萬物。造物既能各極厥妙。詎造人顧弗粹精。達未聖王謂主曰。主造人時。大彰厥智。我思厥營人身。及賦以人性之精。極殫思。厥造精妙。益精益微。乃今人性多缺。明悟多謬。愛欲多偏。身多微行多醜。人亦甚拙矣。曷造之云工。可明斯拙。非繇天主手。特壞于吾人轉手也

緣知自作其
拙。乃原罪故。
二。爲天主之義。至公無私。賞罰悉中。惡
不累善。善不混惡。定法不易。昔古教人。
時有穢行。主亦時降厥罰。衆心執迷弗
知厥非。相顧異曰。異乎大主之義。先人
獲罪。而吾被其刑。如父嘗醯。子齒得酸。
義乎哉。天主甚惡斯喻。責之曰悖義之
徒。爲是悖義之喻盛吾怒而用擊劇罰。
吾造先人。吾造厥裔。彼此之靈。吾造也。
吾義惟公。視厥行美惡。隨賞罰之弗問
厥父與子。與斯定聖人詮曰。主言顯示
世人咸有原罪。今吾目覩世罰。多苦。多
病。多逆。多難。以趨于死。明皆天主之刑。
如使元祖方命。罔與吾人。混同彼罰。必
傷主義。茲視吾罰。并視吾有原罪矣。

或問。據聖賢諭。原罪染世。若洪水淹人。弟按經記。洪水之時。尚有八人。幸免厥害。則茲原罪之害。亦有幸免者乎。曰。獲免斯者鮮矣。僅有二人。餘無一免。其一。爲吾主。以人性締天主性。降世成人。本無原罪。本莫克染。蓋凡繇人道生者。斯有其染。吾主弗然。降世咸出天主之工。絕非于于人道者故。其一。爲聖母。論其始胎于母。宜染如衆。弟緣天主原選爲吾主降生之母。愛之特甚。緣獲脫免。異于凡人。如將溺者。幸賴有力。先提幸免。故聖母始胎。天主以聖寵大滿厥靈。罔使微隙。原罪無自可入。緣脫斯染。聖賢廣徵斯理。一曰。母勢貴賤榮辱。咸係厥子。孰有子而弗願榮貴厥母。天主自能脫免聖母于原罪。即弗染矣。二曰。元祖

夫婦二人之位。與萬萬天神之位。擬較聖母。弗及萬一。彼輩皆爲使役。其位有限。聖母則天主皇厥位靡對。元祖。天神。受造之時。尚皆無染。聖母之益當無染信矣。諳德勛宗徒曰。天主選至淨之土造首人。選聖母至淨無罪之脆造厥至淨之身。是也。三曰。聖經多喻聖母之淨云。聖母之美。完全之美。厥光。太陽之光。全美者。言其無時得蒙罪汚也。太陽之光者。言其無時得蒙罪影也。四曰。衆聖人之言皆云。聖母始胎。天主聖寵先貯厥靈。後來原罪莫得侵之。又云。聖母聖靈。乃天主聖殿。無纖芥可掃。無半塵可拂。無微灰可除。至潔至淨。卒世全精也。綜覽諸條。可無餘惑。

元祖夫婦二人。謂本罪。不謂原罪者。以厥始生爲天主親造。弗同于衆。弗屬罪人子。特惟自作之辜。故也。

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競織法羅。言異教之衆。爭立門戶。若人悉力織網羅禽也。斯斯世人明悟之傷。迷惑之至。葢教之眞。路之正。必有一而無二。奈何世人順從多岐。絲是其種愈久而愈紛矣。

或指物以託宗。人昧正道。錯認諸物。尊之弗悟斯皆天主。倣造之物。用以帑臨吾人。緣引吾人推徵厥造眞主。乃俱瞢然若主。或奉日月。或奉斗星

指物爲宗。不綦惑歟。經曰。天主生日月星辰。布列于天。光美炫目。燿心。人宜以爲梯。漸引使上。而識造之之主。不知緣物以徵主。反用物以自穽。大負天主生物之意。哉。

或登有以淪二。淪亂雜也。二者。空。有也。斯蹶釋非。蓋云。物出于無。而有者實有。不得淪亂。今釋盡歸于無。而有者實有。不得淪亂。今釋盡空諸有淪此二端。良弗識萬有之主。厥性妙有。眞實非虛。弗容或空也。

或禱祀以邀福。斯蹶人之浮祀。邪神求福。謬之交。弗悟。經曰。土神。邪魔之像。不見聞。不言動。堀然如尸。弗能自佑。烏能佑人。禱祀之者。并徒無益。又獲

罪于眞主。是求福得禍也。

或代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恩情役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二途。久迷休復。斯晰二氏之妄。吾人無善可伐。異端立教。妄自尊大。矯誣眞理。俾人惑于其說。營營役役茫無實得其心煎迫轉相燒害。久迷沉錮。失向眞主。若盲者失路永昧安止本所也。

於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隱眞威。同人出代。斯晰天主降世之繇。天主降世爲救人罪。主曾自明厥來之故。

設爲喻曰。昔牧童牧羊百。偶一離羣失路。牧童姑置九十九羊。往覓厥一。覓既獲。抱懷至喜。携入原羣。詮曰。牧者吾主也。九十九羊者。天神也。離失一羊者。世人也。世人獲罪。失天堂之路。天主降世成人。受難救贖人罪。引之獲升天國。登天神之位。如失羊之復羣然。

又。昔罪人就主聆教。主以喜色與共食。時有惡口謗云。與罪人同席。是亦罪人。主答曰。人强無疾。弗事迎醫。疾者必迎醫療。吾爲神醫。罪人靈病。吾來匪醫義人。耑療罪人。

聖人詮曰。詳主二喻。斯明吾人之罪。乃天主降世之故。緣救罪人。甘取人性。欲

人升天。甘降爲人。又曰。世人咸緣罪失聖。天主降臨。俾之獲返厥聖。又曰。吾主爲神醫。其寶血爲神劑。若人靈無病。奚煩主來。而傾灑其寶血耶。

三一

分身。者。乃天主第二位也。彌施訶。吾主聖號也。譯言。天主先許降生救世主也。此乃天主三位之一第二位聖子。爲昔人攸望降來救世之主。

戢隱眞威。同人出代。者。言天主降世之時。斂藏聖威。出世如人。聖人詮曰。主隱聖威。如帷燈罩燭。燭燃于內。光映于外。論吾主天主之性。雖隱人性之內。人性莫掩厥光。隨時宣著。故奇行聖蹟。昭灼于外。俾人易信厥爲眞主。經曰。天主將往異域。乘輕雲而入。詮曰。吾主天主性。如太陽。其人性。如

輕雲。雲云惟輕。日易顯。吾主人性。輕清無翳。透露厥內含天主之性。以故一聆及瑪竇。而化貪爲潔。竟列宗徒。口誦人士。而多方信從。頌聲丕播。手撫諸病。應時輒愈。罪人抱其聖足。而蒙赦。死者聆其聖音。而立甦。斯可信厥爲眞天主。并眞人矣。

神天宣慶。斯述天主降世之第一大奇。首提天神宣慶。以賀普地之大幸。經記。天神降報約有三。一。爲天主降孕之前。天神來報于至潔淨。至盛德童眞女之前。曰。申爾福童女。天主聖寵盛滿爾靈。主降世爲人。豫選爲母。童女弗敢違命。伏叩敬諾。于時天主聖子。降厥淨胎成人。爲厥眞子。斯童女高位。爲天主

母。厥名瑪利亞。譯言。海星。自光炤人。母德之至。罄天神典人之舌。靡揚萬一。縱令天神并諸聖人之德。統會成一。較擬聖母之德。遠遠弗逮。經記。達未聖王。神目見天國聖城。深嘆曰。美麗哉。懸絕萬世之美麗。異哉。厥址。世城之址。皆深埋于地。乃址至峻。夐然建諸崇山之上。詮曰。聖城者。聖母也。主安厥胎。若大君安居堅城。始胎之際。乃厥址也。建崇山之上者。是時攸受天主聖寵。遠越諸神聖之表。經贊聖母云。凡天神聖人。皆勤集其神財。特國財財疊出諸財之上。

聖賢恒言。聖母之奇。畧似吾主。主如帝王出幸。先有諸臣清道。主未降。時多豫像。代有先知聖人。豫書其情。以示後來。聖母則如皇太后。其未生亦先有多像。

亦多先知聖人。豫錄厥奇。伯爾納聖人曰。奇哉聖母之太奇。早早于未生前天主示元祖。而許其生。默啟先知聖人。錫之豫識聖母。雖弗克以肉目覩。而神目視之如在目前。愛之如母。仰之如后。奉之誠如天主聖母。

又。其始胎之奇。畧似吾主。主投聖母之胎聖母仍是童身。乃聖母之母年已老。胎已荒。得生聖母。與童女生子畧似。又吾主投胎原罪莫染。聖母始胎。原罪宜淬而弗染。亦畧似焉。篤瑪及衆聖人皆曰。聖母高位。可稱無窮際。天神世人能讚其美。莫能詳讚其美。

二。乃經紀聖母既懷吾主。未幾淨胎忽顯。若瑟淨夫。弗得其故。天神語之曰。若

瑟達未王裔勿疑淨女。厥妊弗繇人道悉天王聖神之工。將生之嬰。名耶穌。彼贖人罪。救世之主。

三。亦經紀。吾主聖誕當夜。郊外牧童三人。看羊守夜。忽巨光射目。光中天神語曰。毋驚畏。來報汝福幸之音。汝也。通國也。咸宜欣樂。救世之主。頃降誕某所。亟往躬拜。牧童如命往見。悉符神語。斯第一奇蹟。可釋異教之疑。

據經所紀。聖母甚貧。產厥子于廢亭。臥以馬槽。裹以薄襁。煢煢一嬰。迨既長。恒羅百難。如是而欲信其眞爲天主。眞爲救世之主。誠甚難哉。弗知天主降世。厥有三。一。則贖人之罪。人之罪概繇佚樂。主故贖之以苦。二。則主乃神醫。降來

療罪人神病。神病之根。始于愛私。傲。淫。奢。忿。貪。饕。等情。悉愛私之枝。主欲以謙療傲。以貞療淫。以乏療奢。以恕療忿。以淡薄療貪饕。人法主若。病根必除。病枝自散。三則主乃神師。降世指人天國正路。阻厥路者。財也。樂也。傲也。此主在世恒以神貧。身潔。心謙三者勸人。主若弗貪。弗潔。弗謙。胡爲良師。胡爲善誘。是其多羅若難。明徵實有人性。若其明顯並有天主之性。更多証實。伯爾納聖人曰吾主誕日。雖擇馬槽。母衣以襁。若與世間寠人無異。乃天神當時。齊集欽承。奉命而往告牧童。奉命遠報異國之人。是皆証厥眞爲天主。茀執迷者。故棄實証弗之肯信。雖弗以予言信。宜以聖經信。

葆祿聖徒曰。天主聖父。命厥聖子降世

成人。并命天神降夕敏奉厥命。則宜信厥爲眞人。象其主矣。

室女誕聖于大秦。斯述天主降世之第二大奇。誕于童女之身。厥身仍爲全潔。經曰。主若太陽。母若水晶。太陽之光。透入透出于水晶。而水晶無損。又。若太陽之光。出于其輪。而輪質弗傷。又。若地生五穀百卉。而厥土罔虧。自生人以來。未有童女生子者。卽自茲以迄世界窮盡。亦再無童女生子者。童女而生子。特聖母之至奇。而天主自作之神工也。

景宿告祥。波斯覩耀以來貢。斯述天主降世之第三大奇。景宿者。巨光之星。波斯者。異國之名。吾主誕時。新星發顯。導異國之人。恭詣

降誕之所。俯伏朝禮。而貢獻其方物。

或問。來朝爲誰。人有幾。國何方。貢何物。

曰。據經與聖人之言云。有土之王。共有三人。厥地名福亞臘彼亞。距主誕處東去二千餘里。厥貢三。黃金一。乳香一。沒藥一。三王皆極賢達。各諳天文。咸識新星爲天主降生之兆。攸貢之物。並含吾主之義。並表三王之誠。黃金。王于五金。供天主者。王信吾主內涵天主性。故貢乳香。焚沒藥。用塗人尸。存久弗朽。王信吾主並爲眞人。將來雖死。聖尸復活。弗至腐朽。故貢。

或問。新星。何星。始顯何時。三王何識其爲天主降誕之兆。曰。斯星。非曆象列宿

間之星。列宿諸星。恒麗本天。咸有厥度。太陽光出。厥光悉隱。弗能顯于白晝。斯星不然。第遊于空。東西南北。隨三王以偕行。偕止。乃天神携之而動。又能弗避太陽。晝夜皆顯。且厥光大過太陽。俟主命既訖。散弗復存。故吾主降誕之夜。新星忽出。三王乍覩。速乘駱駝啓行。歷期十三日乃至。三王皆古先知之裔。其于一千五百餘年之前。預錄遺書曰。來時新星必顯。實乃瑞徵。爲救世者聖誕之兆。三王久習遺書。忽見斯星。偕約亟往。又仗天主默詔。俾能尋至主誕之所。

圓廿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于大猷者。圓周全也。廿四聖者。古經內先知者。豫紀天主降世之情。約二十四也。舊法者。古

經也。吾主自降誕以迄受難。凡厥言行按之古經。二十四先知者豫紀之言。一一符合。周全罔缺。繇是聖教之美。大扶王化。而家國大猷。清和咸理有餘矣。

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

三一者。即前所言天主三位一體也。淨風者。至潔無汚之化也。無言者其教弗係于口。弗希多言。特貴善行也。新教者。吾主降世。易古教之規。而躬建新教之禮也。良用者。人性明愛之良能也。正信者。信用于正。不入于邪也。蓋吾主降世明示天主三位一體。至精至妙之義于人。而躬建新教。非若古教之難明。其首重之大端。在信天主三位一體。教化之美。至淨至聖。能化習俗之迷陶鎔其性

俾明愛之良。用得其正。信向一主而無他岐之惑矣。

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眞。

八境之度者。聖教眞福八端也。塵者。惡人也。世物也。眞者。善人也。天國之物也。聖教廸人。特重眞福八端。神貧一。良善二。泣涕三。嗜義四。哀矜五。心淨六。和睦七。爲義被窘難八。解見聖經直解第十三卷。

或問。八端槩若。曷謂福。曷謂眞福。曰。世人如瞽。第視目前世物。輒以爲眞。弗知凡目及覩咸屬有形。咸歸易盡。乃天主造此。以供吾人度世之需。可用而弗可溺者也。茲世之後。世物悉無所用。善人所托之以爲不朽者。性生平所寶八端

眞福而已。與斯定聖人曰。眞福八端者。明世福與天福之絕殊。世福外。天福內。世福。富貴安樂。暫而且險。天福。貧窮患難。忍而成功。世福。廣也。天福。眞也。世人鮮識內者眞者。槩迷外者廣者。迨茲世既逝。務眞福者。永享天國之眞福。輕眞福者。永罹地獄之眞禍。經曰。惡人厥欲靡恒。厥心如月。盈虧時變。須臾易面。善人異是。見善固執。至死弗變。彼謂之塵。此謂之眞。故也。經又曰。世物如纖塵。厥值至微。厥勢速變。哀哉。惡人在世若瞽。視世物若永享。迨厥已逝。啟視吾之富貴。其速如塵飛。雲散。涇之起滅。然後嘆夫偽之誑眞。不已晚乎。後世之物。則不然。皆眞實。永存不變。善人既升天國。極戴主恩。曰。深謝主恩。錫予爲王。予國靡

竟。于爵無疆。世苦痛哭諸患。遐哉永離。
莫侵于國。故彼曰塵。此曰眞。人入聖教。
定志從守。弗問善惡。僉受弘益。善人入
教。賴之日進厥善于粹精。奉持信德。修
眞福八端。爲每日善課。津津受聖教。如
弟子之于良師。惡人入教。既悔往非。改
惡從善。鎔其渣滓。用信德之火。習眞福
八端。爲熱心之薪。其就聖教。如就爐冶。
又聖教之益。尤能大改世物之觀。俾人
視若微塵。獨晰天上之物。誠重且眞。

啓三常之門。開生滅死。

三者。信。望。愛。超性三德也。常者。人人宜保此以終也。備斯者。升天國。喪斯者。墮永獄。啓厥門者。吾主也。生者。靈性之神生。卽天主之聖寵也。死者。亦靈性之神死。卽諸端之重罪也。吾主既降。常生

之路開。永死之途滅。凡進三一德之門。蔑不沐厥弘慈也

信德何。曰。神業之基。善程之始也。無斯德者。厥業無功。厥程弗上。天主不錄。雖行弗克至天國。禄聖徒曰。主弗愛無信者。弗愛其人。詎愛其工。

或問。宜信何端。乃獲超性之信。曰。宜信天主。凡屬天主之降諭或命天神之降誥。或示先知聖人之豫言。盡宜篤信。總爲出自天主也。倘疑其非眞。更求別証。是慢天主爲不足信也。譬有忠信之士口傳某事眞實。爲我目擊。苟聞者而弗信之。不亦藐視厥士乎。慢侮天主罪莫大是。

或云。奚據知其總爲出自天主。曰。茲據約有三。一。爲聖會衆人所信代相傳受

絡繹弗絕。衆之所信。信出自天主。葆祿聖徒曰。聖會乃美麗身。吾主爲首。首降施于肢。時相默驗。豈有差謬。二。爲主教之士以萬計。精天學之賢以萬計。明哲傑儒以萬計。羣集討論。定厥信端。必宜確信吾主親許云。凡有羣集。討論聖教之理者。我在中焉。而導引焉。如是而容有謬耶。

三。爲教皇代吾主居世。獲主殊寵。聖神默炤。故其所決之疑。所定之信。莫能少欺。主語伯鐸羅宗徒。并後諸教皇曰。吾求聖父固汝信。魔雖罄術相攻。竟弗克勤。聖賢曰。教皇之信。乃聖教神宮棟樑命信者。必信。命棄者。必棄。厥命爲天主命。此謂聖教眞實之信。

眞信之等。又分二殊。一曰活信。一曰死信。聖寵乃眞信之活。重罪乃眞信之死。吾人靈性。無罪則活。有罪則死。雅各伯宗徒喻曰。無靈之尸。與無善之信惟均。蓋言尸無靈。雖有耳。目。口。鼻。不能見。聞。啖。臭。眞信而無善行以輔之。厥靈蒙罪。任行多工。弗獲名功。曰死者故。若祿聖徒曰。吾信雖至。可以移山。雖至行多奇蹟。倘靈無聖寵死信也。無益之信也。

繇是可識靈魂身。善行于信。彼此之義槩均。軀有靈存。五官百體。悉效厥職有聖寵之信。雖行微善定獲厥功。謂活者故。主曰。濟貧者。雖冷水一勺厥功鉅厥報優矣。

望德何。曰。靈性之可也。怠志之鞭也。人非仰望功報。厥志易隳。手足懈倦。輟工弗前。惟望德能堅定厥志。臨難弗移。如商賈望利。險阻不避。三軍望賞效死不難。傭者望酬。而不惜其汗勞。農夫望穫而不辭其胼胝。葆祿聖徒曰。吾善敵神讐。善趨德路。主豫備旌善之冕。吾望既逝。主加吾首。額我褒聖人解曰。聖徒比人勞苦于工。身面汗濕。拭之以帨。復繼厥工。念望工報。聖徒之帨苦于前工。思念苦報。乃肯奮繼而後完工。斯望德之益。

或問。安得超性之望。曰。先建厥功而後望超性之眞善。是也。眞善有序眞望亦然。其一。在望天主。爲其爲萬物之向。宜爲我眞望之故蓋望天上之眞福全在

獲享天主也。其二。在望聖寵。以獲眞福之助。其三。在望聖人爲我轉祈天主。托其功德。望天主速允吾求。速赦吾罪。加吾德力。與凡靈性之需。其四。在望天主賜吾世物。備繕升天之程。若人意止身家。無超性高志。不得謂超性之望。

或問。先建功。而後望者何。曰不務建功而望。曰虛望。弗克遂厥所求。先建功而望。曰實望。天主乃允厥求。而弗孤彼望。雅各伯宗徒。謂弟曰。多有求而不遂者何。乃弗知善求故。解曰。有功之求爲善求。弟天主因其善功。以時賜恩。賜恩遲速。人不能知。何時爲合當之時。稱厥時宜。獨惟天主。

愛德何。曰。斯諸德之后也。諸德之飾也。愛德在中。諸德不孤。衛之如王。諸德賴

之皆光。天主乃樂視之。否則諸德黯冥。而弗能邀主之視。

或一問。宜何愛以獲超性之愛。曰。厥類不愛天主。爲其首也。爲厥無量能。無量知。無量慈。無量善。種種所有之奇。皆屬無窮。非人言思之所克竟。姑約言之。則曰天主。爲其爲天主。非止爲其能酬善賜福而愛之也。

然必勤務行善。乃獲升天。而享天主。若行之未善。弗成愛已。經曰。惡人必惡已靈。而自爲之讐。是也。

其次。愛已之身也。依節存養。毋自損傷。身者。靈性之良友。助靈修德行善。乃稱良友之職。如徒佚樂飽飫。無輔厥靈。失厥本職。反爲靈讐害身同害矣。烏謂

愛身。其次。愛人也。弁愛吾之讐也。蓋愛德至全。必合普地之人。弗包仇人。弗謂全也。信。望。愛。三德。論至廣。不能備述。斯之爲德。吾主未降之先。行者甚希。主降之後。行者甚衆。謂啓主降三常之門。故也。**開生滅死**。斯乃吾主降世之首務也。主謂衆曰。吾降爲何爲致人之生。爲滅人之死。經曰。自元祖方命死若王王于普地。人皆屬死。如屬于王。皆因原罪。並有靈性之神死。吾主爲善牧。勤牧厥羊。俾獲無窮之生也。主又規衆曰。吾乃萬民之生也。罪人者。死人也。彼願從我。我存其靈。俾永生焉。與斯定聖人解曰。阿禮也。聖母也。二者之殊。一可異。而一可

奇。可異者。阨襪首爲萬民之母。乃聽魔誘。大闢死門。引死入世。人皆屬死。可奇者。聖母領天主之命。大啓天堂之門。幸哉產吾主。以致萬民之神生。以滅萬民之神死。經曰。天主干降生之先。詣死勢之劣。曰。死乎死乎。吾乃汝之死也。蓋言吾將降而攻汝。吾將受難而死。以吾之死。贖世之罪。厥罪既償。厥靈復活。死失其權。吾之一死。實乃死之死也。謂開生滅死者故。

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景日者。光大之日即吾主受難之日也。吾主既死。聖靈離尸。光昭如日。贖世之急務已全。爲光而且大之日也。暗府者。地中古聖之寄所也。主既受死。聖靈降于古聖

寄所。是所先謂暗府。今則破暗而爲光矣。魔妄者。對眞主而言也。吾主爲眞。邪魔爲妄矣。悉摧者。羣魔驚吾主贖世之功。而銳氣摧挫。弗克當天主之聖威。魔力至此而窮也。

按古經典。及聖賢諸解。皆曰。地中有四重大窮。最下者。大地中心。謂之地獄。乃惡鬼。與惡人。所受萬苦永殃之冥。所上一重。爲煉罪苦所在。教之人。幸獲善終。或因謝世之時。猶有宜補工夫未能補之干在世。死後姑置此所。以鎔其滓。厥靈既淨。乃獲升天。又稍上一重。爲殃殤之所。是所無苦無樂。爲其在世孩童無知。本無善惡。故其所報。亦無苦樂。但非領洗。因有原罪。弗獲升天。又最上一

重。爲古聖人寄所。自元祖方天主命。天門因人罪而閉塞。雖古聖人。莫能自進。天主俾之姑寄此無苦之所。待主降生。受難救世之後。乃啟天門。故吾主聖靈降此。以携古聖。偕出升天。謂破暗府者故。信經第五端曰。我信其降古聖之寄所。是也。

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于是乎既濟。此承上文。言。主降臨古聖寄所。拔其靈于暗府棹其慈航。登之眞福之明宮。而古聖之靈久待而望濟者。于是而既濟也。

能事斯畢。亭午昇眞。斯言。吾主既完贖世之工。死後第三日。聖

靈自古聖之寄所。回返聖尸。復活如舊。後四十日。以厥本能。日午之時。當衆騰空。歸于天朝。信經第六端曰。我信其升天。是也。

經解是端始末十日。吾主既復活。四十日間。恒現宗徒。明示種種未來之事。至期各與撫慰。携之登山。舉手降福。倏爾上升。同諸古聖。偕登于天。天神齊降環衛。音樂滿空。頌聲盈耳。漸升漸遠。聖徒目送而神馳。時有形雲降遮。遂弗能見。宗徒仰望。不忍下山。主遣二白衣天神降而諭之曰。仰誰耶。主今雖升天離汝。茲周至世末必復降。降時厥光灼爍。于萬物。異。宗徒聞命以歸。主升諸天之上。安坐聖父之右。統御萬物。厥國厥權。永弗易焉。

經留二十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關。斯舉吾主新教經典之數。二十有七。乃聖史四。路加聖史一。葆祿聖徒十四。聖各伯宗徒一。伯鐸羅宗徒二。若望宗徒四。達陡宗徒一。是也。元化者。聖教之大化。靈關者。正道之要樞。蓋吾主未降。大化未開。正道多阻。異端滿路。窒塞弗通。吾主既降。躬訓本國。惟別地之人。弗知聖教。尚迷故習。主故默牖諸宗徒聖史。集錄聖經二十七部。命周大地。隨方敷教。以聖蹟去其阻。以實理闢其關。繇是天下四方。始覩正道。而始行大化也

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斯舉行聖水之禮也。法浴

水風者。領洗而入教也。浮華者。今世之浮榮也。虛白者。領洗之時。罪汚既除。厥靈清虛粹白也。蓋今世之榮。似重實浮。人槩迷焉。弗識眞福之路。吾主制立聖洗之禮。俾之獲去罪垢服從誡規。始輕視乎世榮之浮。而恒護其虛白之潔。經紀聖洗之能。至廣至大者故。

約言聖洗之大能有三。一。洗原罪之汚。飾以聖寵。富以諸德。蓋人受生于其親。而受人之性。因爲人而有原罪。是爲天主之讐。既領聖洗。始得爲天主之子。而後聖寵飾其神生。諸德之聚。繇是能致二。盡獲本罪之赦。三。全免諸罪之罰。領洗之時。不論罪之輕重多寡。授洗之士。不命領洗者行工。以刑戮抵其前非。即

得厥赦。聖賢曰。未領洗者。死人也。領洗始生。天主始紀其行。善者以之賞。惡者以之罰。弗追其未領洗之往失焉。

篤瑪聖人曰。上三能。皆于聖水之洗切應。水之爲物。光明也。滌垢也。解熱也。受聖洗者。並受聖寵。諸德之聚。厥靈光而無黷。受往罪之赦。厥靈潔而無汚。受罪罰之赦。厥靈免獄火之熱。此聖洗有取于水之義也。

印持十字。融四炤以合無拘。斯舉吾主之十字聖架也。

主命教內之人。恒印恒持十字。以保所受之聖寵。十字聖架。其四端有四極之形。凡入教者。宜奉十字聖架爲表。以效法吾主之聖愛。無拘富貴貧賤之等。皆

必互愛而與四方普地之人。融徹而和睦也。

或問。和睦關于十字聖架何曰。人方主命。爲主之讐。被主惡憎。彼此絕愛。弗克相和。吾主如中人。降世受難于十字聖架。爲天下古今罪人。獻其功于聖父。求回義怒。復垂聖慈。聖父繇是享受吾主之功。即垂聖愛而和于人。葆祿聖徒曰。奇異哉吾主之大恩。自甘十字聖架之苦。其實血俾天合于地。是也。人思聖父爲十字聖架之功。垂愛于我。則印持十字聖架之時。詎難推厥愛。而和睦于人。又思吾主何故受難于聖架。非爲已。全爲愛吾普世之人。吾人時時仰而思之。

主愛。和睦之義不切係乎

擊木震仁惠之音。擊木。鐸聲也。震。動也。斯也。古教甚嚴。戒規繁而且厲。吾主降世以仁惠。明吾主之新教定爲新教。易從易守。若木鐸弘音。感發人心而播其仁惠。

聖人解曰。經記。天主降古教之令。率每毖聖人登山。援以古教。時巨火烏烟降繞其山。颶風陡作。空中大變。雷轟雹霹靂嚇聲弗止。聖人明其故曰。古教者。警人之教也。天主欲當時之人。畏厥威。懼厥罰。以守厥戒。故懼者多。愛者寡。新教始典。即有聖神降臨。聖神者。天主之聖愛也。以示新教乃仁惠之教。吾主聖言爲仁惠之音。如木鐸之震擊然也。主規厥徒曰。惟愛之一誡。總括吾教。葆禄聖徒

亦云。能愛天主。與愛人。乃爲全守天主之教。可知仁惠者故。

東禮趣生榮之路。斯言吾主在世之時。命人奉敬天主之禮。取向東方。望獲天堂之常生。眞福之光榮也。

自古迄今。西國率以東向。瞻禮天主。凡建天主聖堂聖臺。厥向槩面西方。瞻禮者。向東行禮。以示吾主如太陽東出。光沼普地者然。吾主常曰。吾爲普地之太陽。人從吾弗陷于冥。必獲常生之光。此東禮者故。

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斯舉之士。與受教之人。厥益有七。斯條首舉其益之一。聖教內修士。勤治內外之神

功。槩存鬚削頂。自別于俗。聖人云。伯鐸羅宗徒首行此禮。其意有三。一則髮者身之餘。意念之像也。脩士剪一分。留一分。以表專心事主。絕去累情。僅容少念。以便身需。獲免飢寒。利于脩道。二則欲明脩士。首戴吾主刺冠之像。以吾主攸被之辱。戴爲吾榮。而首頂吾主受難之恩。三則示人宜欽厥位。識乃神王。伯鐸羅宗徒謂修士曰。爾皆天主選人也。皆聖人也。皆神王也。人宜欽者故。

不畜臧獲。均貴賤於人。臧獲者。奴擄男女也。斯舉其益之二。西方教人從古及今。毋得鬻身。鬻妻。鬻子。與人爲奴。惟傭工弗禁。斯不畜臧獲者故。

敷教之士。訓人無私。獎善責非。弗視貴賤。教之如一。且敷教至二公。賢愚僉受。主語徒曰。爾輩太陽也。廣周普地。廣衍吾教。從之者升。逆之者降。解曰。太陽至公。山谷並照。彼此均被。敷教者肖焉。又從教之衆。品列勢殊。第尊卑貴賤。各安厥分。上弗陵下。下弗慢上。同等弗欺。總如共父之子。視猶昆仲。斯又均貴賤者故。

不聚貨財。示罄遺於我。斯舉其益之三。聖二。一。救本靈。一。救本身。一。救貧人。既入修會。非止弗私蓄斂。全以已有。周給貧乏。

或問。貨財奚害于修。必以罄遺。曰。聖人皆云。神貧之德。輕已之身。易遵修途。貨

財勢如重任桎梏。俾弗獲行。故修道者。棄絕貨財。如捐重任。解桎梏。形神並輕。修功若馳。伯爾納聖人曰。神貧之德。靈性之翼。如鞏斯飛。弗煩漸習。而一飛戾天。斯之謂也。又修士以周遊爲職。弗去貨財。必圖存守。烏能脫然。克全本位。斯又罄遺于我者故。

齋以伏識而成。斯舉其益之四。乃持齋素厥靈。第聖教修士。齋規不一。有終身之齋。雖病弗違。有半年之齋。有惟用菜羹之齋。有惟用一飯一水之齋。各依其本會齋規。以爲嚴守。

齋之爲益。廣矣難悉。約而言之。正諸情之偏。乃齋之本德也。人之肉軀。如不馴

之馬。縱以豢芻愈悍逆而難伏。滅其食無弗馴矣。奧斯定聖人曰。吾軀吾驢也。欲乘而正行。彼逆而邪僻。我强以齋素。斯順歸正道。經曰。豐育其僕。則當其逆。斯之謂也。解見聖經直解第四卷。

戒以靜慎爲固。斯舉其益之五。乃守聖教之十誡也。十誡曰。一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二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三守瞻禮之日。四孝敬父母。五毋殺人。六毋行邪婬。七毋偷盜。八毋妄證。九毋願他人妻。十毋貪他人財物。解見滌罪正規。解畧諸書。

或問。十誡爲修士之工。在教諸人亦共守否。曰。奚止在教之人當守。雖普地之

人盡攝焉。譬之大君御宇。普天率土。莫逃厥制。苟或不服。必屬刑誅。繇是觀之。世人皆天主所生。十誡者。生人之度。盡屬其生。即盡惟其制矣。奚逃焉。又人之靈。皆有是非之良。是者當行。非者當止。苟遂厥非。即違厥性。而獲罪于天主。十誡皆理之至當。原依于人本性之光。以故弗問其人在教與否。盡當恪守。聖人示警外教諸人。曰。爾輩毋放意自欺。毋謂十誡任重。緊束難卸。弗堪其負。吾寧弗入其教。吁嗟。拙哉斯心斯計。或入或否。疇能卸之。從天主生民至今。以洎世末。何人何時能脫天主之十誡乎。

論守誡之樂。心靜而安。時惺戒備。慎防將來。根本益固。益難撼搖。經曰。厥靈安

樂。如坐盛筵。珍奇既滿。詎虞糲食莫能度生。弗惧弗怯。威儀秩如。又若獅居劣獸之羣。岳鎮巨風之變。曾弗少動。安哉其守誡之樂乎。

論犯誡之畏。經曰。惡人入無畏之地。厥心恒悸。如在大畏之中。見害微影。輒生戰慄。視如實患。厥心猶恒沸不寧之海。猶恒飄弗止之風。如犯王法者聞衛士之叩門。驚怖而無少寧。犯誡之危。不甚可驚耶。

七時禮讚。大庇存亡。言聖斯舉其益之大。言聖教修士。既登聖會品級之尊。誦經之工。每日七次。不得少缺。其誦經之益。不特施及在教生人。并及在教亡者。或在煉所。未獲升天。因賴修士禮讚之工。獲拯厥苦。信經第九帶曰。

諸聖相通

功。是也。

昔達利聖王。解通功之端。竊自忻幸。而呼主曰。我幸者哉。彼畏主者每行善功。厥功廣溢。以及于吾。解曰。聖會如茂樹善人乃厥枝也。厥根吸潤。引貫百枝。並受其利。又如美大之軀。善人爲肢。肢雖匪一。厥脉相通。聖教善人。厥等雖殊。通功之利。一而已矣。

廣哉通功之利。弗第及于生人。煉所之靈並受其益。善人爲煉所之靈獻功于主。克減厥苦。而升天愈近。或速拔之俾得升也。

又。聖會善士。並通天國聖人之功。聖人在天主之前。恒爲彼祈。天主因聖人功

德。而恒允之。

以申祐焉。

或問。通功之利。奚獨益夫聖會之善人。而等罪人弗與。曰。善惡既殊。禍福自別。在教外人。既不領洗不信天主聖教。先自絕其萬善之根。必弗能眞立善功。既非眞善。則其善宛歸于惡。又在教惡人無功于己。曷能通功于人。曷能共享善人之功。盎博削聖人日。筋連百肢。氣血乃通。百肢長養。聖會之中。愛德如筋。善人互愛。因共通功。罪人自絕超性之愛自斷筋脉之連。烏能與共通功之恩乎。

愛德之在人心。有如湧泉。滿而洋溢。善人能通其流。俾無所阻。引而受潤。惡人自枯反是。罪塞其流。靈自枯槁。弗獲受潤。奚異乎。

七日一薦。洗心反素。斯舉其益之七。言瞻禮之主日也。聖教內每七日之一日。謂之主日。在大統曆日遇房虛昴星太陽之日。是也。薦者。獻祭也。聖教內有獻天主聖祭之禮。其能利之大。湔滌司祭之心。俾存其潔。而無汚也。七日一薦者。特指主日之公祭。集衆瞻禮而言也。若司祭之士。每晨奉祭。不必衆集。謂私祭焉。

或問。聖教主日者何義。衆集攸行者何二。曰。主日之義。淵矣。教衆之工。善矣。主日者。乃天主始造天地人物之日也。教人是日當謝造成之恩。至日槩罷俗務。蚤趨聖堂。瞻禮致謝。可識是日爲大賚之日矣。奧斯定聖人曰。今世之首日。主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

日也。又古教之衆被擄。而久羈異國。天主脫之于擄。命還本國。時有大海阻前衆不得渡。天主分濤成路。衆乃得行。猶履平地。此開海之日。主日也。又古教之衆。行路之時。途中絕糧。無法濟餒。天主降食從空降食。厥味至飽。此降食之首日。主日也。又吾主聖誕之日。及復活之日。及聖神降臨之日。皆爲主日。即今世終末之日。亦必在于主日。是貴主日者故。

在教衆人。每遇主日。槩歇百工。恭詣聖殿瞻禮。與祭。聽講聖道。誦經。祈禱。或爲君親。或爲仕民。或爲主乎賜祐庇。凡在教者。爲己滌靈。爲人祈福皆主日之工。

可識其善。

眞嘗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强稱景教。

既詳聖教七益之槩。茲約其妙。葢言聖教爲眞主攸建之教。惟眞主聖教之道爲眞道。爲永嘗不息之道。厥妙難名。自爲一之奧。以迄分身之奇。種種聖情。非三名之言之克竟。且厥用光大。凡世間所有之稱名。槩難克肖。不得已而以光而且大之義。名之景教云爾。

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

言國主助聖教之廣。聖教助國主之光。葢聖教流行之益。緣帝王從奉。居高作相。大道廣敷。教法資。而皇猷熙奏也。

或問。帝王益聖教者何。曰。聖賢皆云。帝王者。行道之車。凡人或聞教而多阻者。一則舊習難割。一則欲情恣肆。一則貪利昧理。苟非帝王。用善法以御之。期民于善。不甚難乎。用善法以御之者善也。若能躬行其道以帥之。尤善之善也。帝王之勢。譬之宗動天然。晝夜恒運。樞紐九重。力能帶下。强之同動。熱落聖人日上者。民師也。教善。而民善。民之太陽也。體光。而地光。民之書楷也。模端而字端民之明鑑也。光徹而容徹。民之表度也。本正而影正。此帝王從守聖教。上行下效。而異端邪說不得而阻之也。

又問。聖教益帝王者何。曰。帝王既從聖教。聲名洋溢。遐荒裔域。罔不率俾生而

尊榮沒而不朽。國人遵教。忠愛其上。
親遜同風。道聖符契。天下文明信哉。

太宗文皇帝。云云

斯述聖教繇來之地。及
云其時。其土。其帝。其事。等
等多情。一一實紀。以致弗信者因之得
信。覽者試思事証多端。弗得弗眞。亦可
以無纖惑矣。太宗以下諸帝及臣房玄
齡郭子儀俱詳唐史茲不贅阿羅本者
乃傳聖教入中土首士之名也。志筌義
見莊子亦不贅太宗之時。有上德阿
羅本者。自大秦國。航海歷險。至于中國
貞觀九年。首獻經像。計吾主降世後六
百三十五年也。太宗命宰臣房玄齡出
郊迎入。接以賓禮。居之大內。翻經問道
辨其眞正。故于十二年秋。詔示臣民。朝
野欽奉。而卽於京師義寧坊之地。創聖

缺页

十省也。高宗即位之元年。乃吾主降世後六百五十一年也。高宗託阿羅本鐸教之任統理司祭諸士。并在教諸人。此時聖教流行。聖殿滿城國家隆平受其美利。

聖曆年。二云

二云六百九十九年也。先天之末乃吾主降世後一百一十二年用壯騰口二義見周易下士大笑見道德經不待詮此言魔族聖教之行。引釋輩使皆盡力謀計以阻之。至聖曆年而蜂起。依衆恃强。隨地肆謗。十四年之期。其口不止。又先天之年。無知小儒。齊出護僧。同嗤聖教。奈何教根未固。多輩動搖。而聖教之幹幾爲之撼。

或疑。當時聖教。既爲朝野欽崇。又敢騰口者誰。曰。欲禁囂訟之口。難矣哉。吾主曾責惡人曰。人行不善。必忌日光。以光著厥惡也。如日瞀之人。日光彌曜。厥目彌昏。異端多詛曷異乎。

據此碑稱釋子騰口則此景教明爲正教不得以景淨士稱僧妄疑矣。

有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云 羅含及烈上云德二士之名也當時阿羅本已逝而羅含膺命爲司祭首與大德士及烈共掌教事此二士皆自西方巨室絕棄世務而來傳教因景淨曰。是時聖教爲魔裂如斷綱絕紐得羅含及烈是勛貴臣。名家士一心合力。振而維之。聖教復顯。而流行如故。

玄宗至道皇帝。一云 玄宗即位之元年。乃一云 吾主降世後七百一十四年也。此言。玄宗宣寍國。等五王。躬詣天主聖堂。更新建臺。而聖教棟石復得其正也。

天寶。一云 天寶元年。乃吾主降世後七百一云四十三年也。此言。玄宗命內臣高力士。送先朝五帝之容。于聖殿之內。備極禮儀慶賀之盛也。

龍髯雖遠。一云 龍髯弓劍中史紀黃帝昇一云天事也事雖迂誕景淨姑借言之謂古帝修道顯著異踪。今也玄宗令繪五帝之容。置之聖殿。人視其容如親炙其光。故云日角舒光。而天顏咫尺也。

三載大秦有僧佶和。一云　三載者。天寶三一云年也。乃吾主降世後七百四十五年也。此言。天寶三年。有西士佶和。自大秦國來。蒙玄宗詔賚之隆。命羅含及普論等。共十七司祭之士。同于禁宮所。聖經。而行修道之事。當時聖主勅諭世尊。題牓額大顯光耀其恩如山。其澤如海也。

肅宗文明皇帝。一云　肅宗即位之元年。乃十七年也。言肅宗于靈武等五郡重建一云吾主降世後七百五新堂。更益舊數。大開諸福之門而皇極克建也

代宗文武皇帝。一云　代宗即位之元年。乃一云吾主降世後七百六

十四年也。降誕之辰。吾主聖誕本月也。言代宗每于聖誕之日。勤備異香。送于聖堂。謝主賜祐。得成御衆之功。命備御膳。以給司祭之士。顯其隆情。又言。天主〻美利益人。廣生萬物之品。代宗體天行教錫福于民而亭之毒義見老子也

建中聖神文武皇帝。云德宗即位建中世後七百八十一年也。此言德宗勤業明理化通幽玄祝無矯誣可無愧心也

至於方大而虛。云此言聖教修道之功。云尊主誠方義廣大又

不自賢愛人猶己。廣慈善貸。篤行哀矜。用彼以自修。用此以勸衆也。又明聖教之能。能使甫暘時若。人康物阜。生者死者。咸獲其所。凡祈主者。舉念之頃。誠求至速。無不獲天主之昭格也。

或問。修道首謙者何。曰。聖人云。人始修道。如謀累千仞之臺。必先厥基。如謀升九重之殿。必繇厥級。謙者修道之始基也。初級也。能謙。斯有基而非傾。拾級而能上。否則不免頹落也。經戒善士曰。爾位益高。爾謙宜益甚。天主乃亨爾謙。而祐爾行。

或疑。所云念生響應。情發自誠。聖教之能如是。胡爲教中之人。恒有求而弗獲

者。月。天時之變。人事之乖。悉繇天主。欲免是者。但當求天主。不當妄求邪神。固矣。至有求天主而不應之故。則聖人曰。人非故也。主恩如江恒流。人罪如障厥流。求而弗遂。無異也。雅各伯宗徒曰。人求弗得。弗知善求。先改厥惡。而後致禱乃爲善求。攸求乃獲。昔古教之時。有異天主弗允其求者。主命聖人告之曰。汝聽吾命。吾聽汝求。汝啟口吻。吾速傾耳。甫暘罔乖。年穀長稔。稼一穡百。汝倉一歲而充。汝及僕畜皆足。皆餘。繇斯以觀。天災人害。種種患難。皆人自招。苟奉聖教。而敬承主命。改惡遷善。勉焉日孜。又奚有求而弗獲者哉。

或疑。求土神者。嘗有靈應。曷云無益而不當求。曰。邪正不得並也。正者。惟有一

天主則邪者盡皆土神正者益人邪者害人或求天主而不應者非天主不顧其人也天主顧之有過其求者如子求父母以物父母或不與之非父母不愛其子也正慮時不宜與而與之不足利之適爲害之天主乃吾人共父其爲吾慮大過人親之慮其子焉或有求而弗與者將欲懲吾往非而增吾來善也吾知主旨速于遷改不甚善乎彼或求土神而有應者亦非眞土神之靈而果愛其人也人槩不識凡所降賜皆繇天主而妄以其效歸于土神彼卽乘人之奉已而竊天主之功以爲已力彼計多端引人入邪竟致獲罪天主幸受永殃此所謂求土神者非徒無益而又被其重害也戒哉戒哉昔天主諭古教人曰獨

吾乃眞主。人之生死。特係于吾。吾欲厭生。輒生。吾欲厭死。輒死。經記。一惡王病劇。命內臣至土神廟求祐。方行。天主呼一先知聖人。令速迓王使。責之曰。國中自有眞主。能愈王疾。奚爲往禱土神。彼似眞。而實假。耳無聞。目無見。鼻無臭。盡惟土偶。王乃背吾向彼。病必甚。未幾必亡。先知者既傳主命。王果如其言而死。夫繇天主之諭。與經之所記。土神之無能信矣。求之者。不得其福。反得其禍。盡深醒乎。

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云

伊斯者司祭云者之名也王舍者西郡之名也此言伊斯繇小西王舍之郡來入中國其德高其學備其藝

精効節策名。備極眷寵也。達娑者。釋氏之名。當時有掌賓之職。因接衆而蒙慈惠之稱者也。舉此以明伊斯之美。大勝其人。而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也。蓋惟聖教之內。有哀矜之行十四端。而食飢。衣傑。顧病。塟死。皆其行之最著者。當時哀矜之行。伊斯倡之。而大人君子如郭汾陽者。皆樂効之。繇是聖教之美行。表白于人目也已。序之以此終者。蓋欲人識聖教之功。本其愛天主之心。推以愛人。其德並立而不孤也。碑文止是。後頌不過總括序言以賛之。首惟眞宰。次美列宗。明國祚之所繇。而以爲聖教之弘功。弗可以弗誌也。義旨顯白。故弗更贅。

諸不敏。爲是詮也。俱夫虛前賢之志。錮後學之迷。按碑弗辨。摭入他門。爰

舉碑序實義。乃他教不能解。不能竊者。表而出之。攷據聖教諸西來原本。稍釋其下。匪敢自任一斑。庶令千載上下。要歸一致。而無疑爾。於戲。巨唐累朝。聖教光昭。君臣弘奬。房郭諸公。中史推美。既乃顯列。今時學者。稽古多勤。苟詳斯序。聖教流行。其來舊矣。今之所傳。無二于昔。信好之望。存乎博洽。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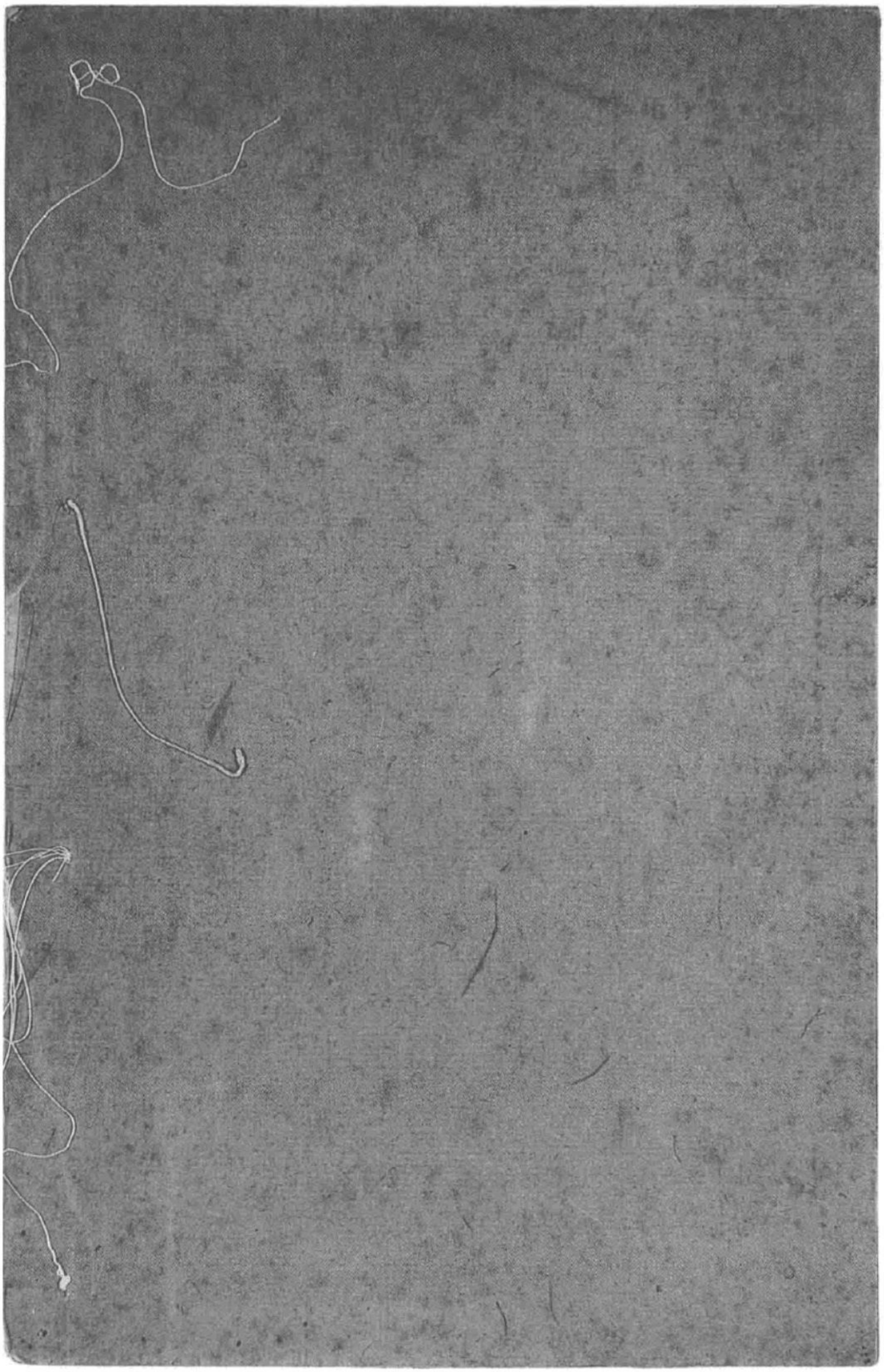
國朝治隆三代。道軼漢唐。諸輩于茲沐浴

四朝。翻經譯義。編編足考。然而

聖德未鏞。頌音莫繼。則請俟之今日房郭焉。區區渴懷。跂予望之。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 終

65



聖記百言（附《死說》）

〔意〕羅雅谷撰

提要

《聖記百言》，意大利羅雅谷撰。附《死說》。明崇禎六年（1633）福州景教堂重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2.7。

本書為天主教格言類著作。其撰述時間據卷首汪秉元《聖記百言敘》，為明崇禎五年（1632）。其書之內容據卷首羅氏自序，為應某中國士人之請，自依西巴泥亞（今西班牙）聖女德肋撒（St. Teresa of Avila）之著述譯出。德肋撒曾『緣依古聖賢之格言，立公行之規則，以為內外交修之法。內者如主臺前，外者如廣眾前』，而此書即『人眾前所當循之規則』。全書共由一百條格言組成，從內容上看，大致可分為四類：一為愛敬天主及聖母。如開篇第一條即為『持敬講繹天主經書及天神聖人聖物而讚頌之』，而最末一條則『以敬聖母終焉』。二為默想、省察等靈修之法。如第二十六條言『時時當省察所行之事，若軌於正，謝主之默啓；若有缺陷，即深悔而補之』，第三十條言『每日清晨，宜默想天主之美事，或往聖之跡，或自己之愆』。三為與他人相處之禮儀與交友之道。如第二條言『在眾友中減言寡語』，第八條言『無拂人之性，友喜宜喜，友憂宜憂』。四為克己、行善等修身自律之規範。如第十九條言酒食當有節，第三十八條言食時當寡言，第六十九條言聽優人雜戲有害。其形式大都為直言其理，亦有部分以比喻的形式出現，如第九十條『世事如車輪，上下旋轉，恒居不定之

處；行善者如軸，任順與逆，其心不動』即是。其說大都簡潔明晰，且不事空談，務求實用，特別是其中的為善、修德、交友、克己等說，與中國傳統道德觀有一定契合之處，故時人頗為推許。如汪秉元《聖記百言敘》即謂『此百言尤明且盡，令人操存省察，更有喫緊下手處』。程廷瑞《聖記百言跋》甚至提出，在指導人的日常行為方面，此書要比儒家經典之首《周易》更有價值，所謂『此真行實之鏡，為吾人所當共寶者。讀是書以祈寡過，其功似捷於讀《易》焉』。推崇之情顯而易見。

本書開本 26.1 釐米 ×16.5 釐米，版框高 19.8 釐米，寬 13.5 釐米。半頁九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單邊，單魚尾。書名頁題『三山景教堂重刊』。卷前有明崇禎五年汪秉元《聖記百言敘》、程廷瑞《聖記百言跋》、明崇禎五年羅雅谷《聖記百言自序》，及路嘉《死說小引》。卷端題『極西羅雅谷譔，星源程廷瑞潤』。卷末題『崇禎六年閩中景教堂重梓』。後附龍華民《死說》，有羅雅谷《死說引》。書中程廷瑞跋原脫末頁，據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於『微有亥豕之異』下，脫『僭為考訂，以復先生之命，而先生從予邑祝友三之請，付梓以公諸世，竟以潤之一字加之，予豈敢，予豈敢。星源後學程廷瑞』一段文字。路嘉《死說小引》亦脫末頁，據徐宗澤書，脫『而速死哉，余因是知二先生之著為《死說》也，非與人說死也，實與人說生也。後學路嘉』一段文字。此本之外，梵蒂岡圖書館尚藏有雲間敬一堂刻本一種，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34.24。該本半頁八行，行二十字。卷前僅有明崇禎五年羅雅谷《聖記百言自序》。卷末亦附龍華民《死說》，前有路嘉《死說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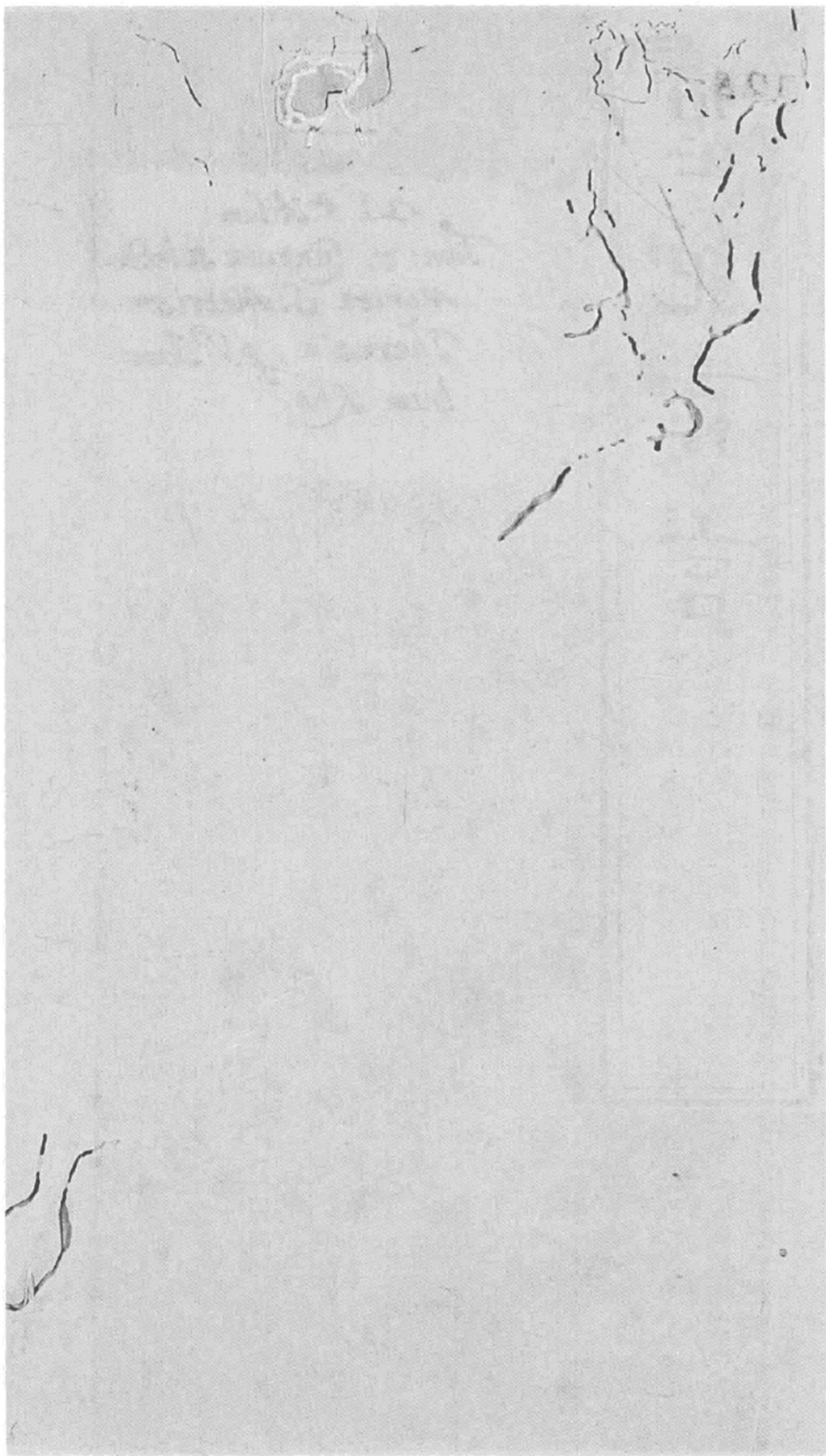
及羅雅谷《死說引》。此外，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載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有福州景教堂刻本，古郎《中韓日文目錄》載法國國家圖書館亦藏有福州景教堂刻本與雲間敬一堂刻本。《西班牙圖書館中國古籍書志》載西班牙皇家歷史學院圖書館亦藏有福州景教堂本。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載此書尚有明崇禎五年（1632）北京刻本，今則未見。（謝輝）

聖記百言

4

21. Volum:
Tom: 7. Centum selecta
Monita S. Matris
Theresiæ, p. P. Jaco:
bum Rho.

III. 222. in 7.



128

聖記百二

三山景教堂重刊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泰西耶穌會士羅雅谷著

高一志

同會龍華民共訂

湯若望

聖記百言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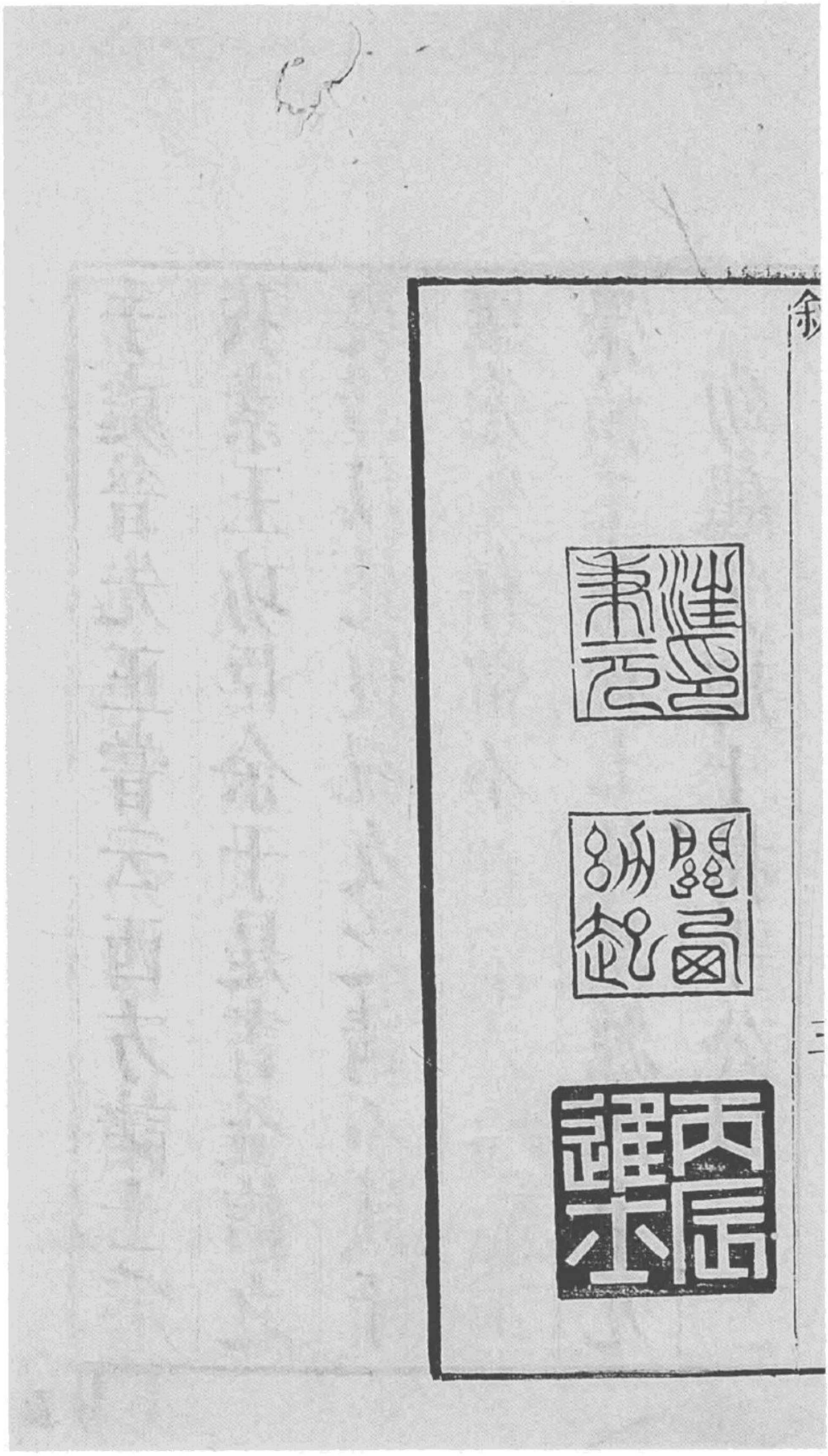
公餘之暇祝友茂善爲泰西陸先生以公沙劾忠紀索叙于余余撥而閲之曰異哉遠方之人而能慕義若是是其于西儒之教涵濡之者深乎因譯爲數語

弁諸首既又以羅先生所著百言欲余爲之說余曰未遊其藩安通其緼雖然願留覽以從事焉携就案頭翻繹數四憬然得厥旨其大要以篤爲信爲基成德爲極儆表以端乎外儼思以正

乎內刻過期于盡砥行期于純
恕于人而嚴于躬于獨如凛
于衆淑身繕心惟日孳孳率斯
道也抑何愆之弗滌而德之弗
崇哉余向知羅先生精于天文
曆數之學而不知其于身心性

命之理更有深會焉顧西儒之來余華也久矣若利若龐諸子皆彼中博學有道聞人也靡不各有著述大都言言實際不作荒唐漶漫語而此百言尤明且盡令人操存省察更有啣嚼下

手處曾先正嘗云西方諸士僧
我素王功臣余于是書益信之
矣謹以是復視友之請不識于
羅先生有當不
崇禎壬申秋七月星源汪秉元
幼起父題于持平公署



聖記百言跋

瑞生也鈍幼讀尚書未竟而讀易
易固予華聖人寡過之書也昔
尼父曾三絶韋予童而習之以
迨予壯而奉以周旋幾欲寡
過焉而未能也庚午冬負笈登北

上未春抵金臺適值機緣莫偶
頃〻不自湯逕趨未逕乃幸得入
天主正教既又獲洗纂脩曆改之役
徼與西儒諸修先生昕夕相薰炙
浹聆提誨一言一字皆我箴砭且
覩型在望更令觸目範心覺生平

之疾不得求滌于易者茲猶有
憂焉一日有客詣羅先生求譚
壁間西文先生澤竟矣不以紙篤
貿貿者而潔以東里屬予是淦茗
而索濡于河伯也不滋乎望洋之
嘆哉然烏知先生非以其名客者

跋

之即以教我也因不敢謝不敏捧而繹之凡數閱日已而喟然曰洵哉此真形實之鏡爲吾人所當共寶若讀是書祈寡過其功仍擬於續易爲語檃味雋至寔增餙但西文譯爲中字微有亥豕之異

聖記百言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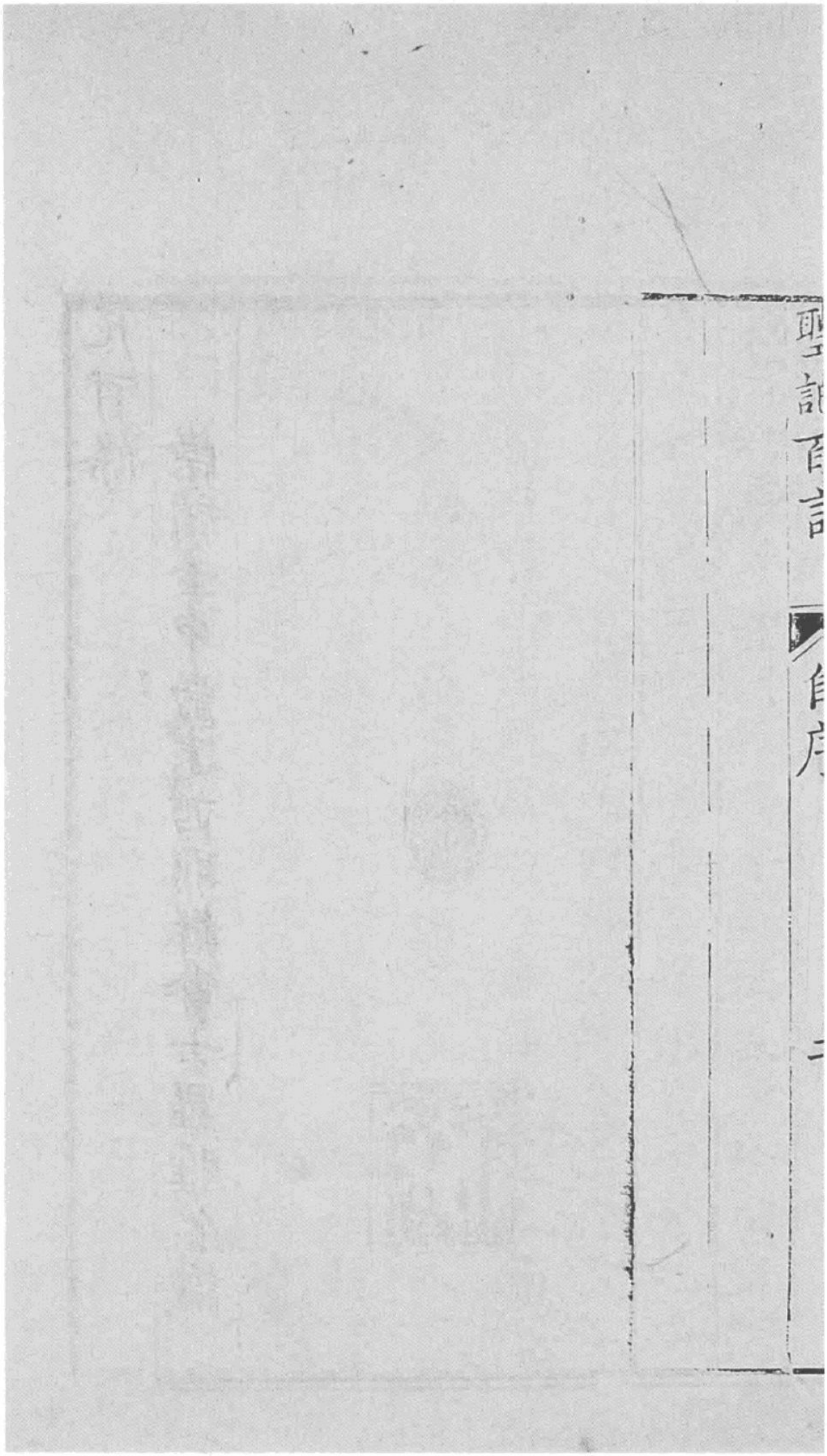
客有謁余者寒暄訖入書室見西國圖書輒驚然而喜擊節嘆賞曰奇哉博而且麗及見壁間西文一幅因問曰貴土載籍盈篋何事別列此文必有至義存焉請略指示余曰此聖人習記百言爲日閒修德行善之資也雖書中備載難顯揭之日用故另列目前藉以簡點身心可幸無罪客曰願竟聞斯義請譯以相示何如余唯唯曰依西巴泥亞西國名近古有一慧女名德肋

聖訓百言　自序

撒自幼束身脩道積有年數德盛譽隆四方童貞之女聞而慕之往受學焉緣依古聖賢之格言立公行之規則以爲内外交修之法内者如主臺前外者如廣衆前斯二者爲修道之兩極而吳文則爲人衆前所當循之規則也葢人有過而不改恒苦於不自知惟設有法可爲行事之鏡人覩鏡則知面有垢汙覩法可知行有差失朝夕省察覺而能改斯可以滌免悔吝與人交而無失矣聖女德盛而言肯西庠因録記之

凡百條

崇禎壬申歲遠西耶穌會士羅雅谷識



死說小引

嗟哉夫人之生必有死也柰之何人每喜言生而諱言死也夫不知生之所以生而喜言生不知死之所以死而諱言死已惑矣乃喜言生而反自戕其生諱言死而反自速之效其為愚且癡也不亦甚哉或問何謂自戕之自速之也曰躭榮膴

序

邇聲色日沉溺于種〻快心之事曾不務以脩德而祗取以娛身是人也方自以為幸生於樂場而不知其久已入於炊甑也聲音笑貌非不宛然具也所為若形者亡焉非自戕之自速之乎乃富貴者昂〻然競相夸視貧賤者敝敝焉爭相乞憐哀哉未有喚之醒者

若夫大智者則不然彼視其生惟恐其瀕于死也珍時寶晷潔身脩行日有孳孳焉富貴貧賤不以二也其所履者世間之境其所向者天上之國即或頻際艱危哉而其自安則以為得樂階矣蓋借暫苦之園結永丼之果備暫死之路開永生之門也然則生誠不

足喜死誠不必諱夫惟真能念其死斯乃真能重其生倘果真能善其生則必真能善其死況人之生時即其死時越一刻則一刻死越一日則一日死死之云者謂已去而不返之謂也未之日為生則去之日為死矣念及此謂宜時〻息息遷善補過之不暇尚可偷樂以戕生

聖記百言

極西羅雅谷譔
星源程廷瑞潤

一 持敬講繹　天主經書及天神聖人聖物而讚頌之人心所愛日必讚美日爲心之戶牖如竈有火突有煙言爲心之煙也

二 在衆友中減言寡語聖經曰多言者必有過失

三 身在友朋間常當自飭威儀

四 小物小事與已不關切者不須爭辯

五 常樂道人之美行而譽之然勿過其實

聖記百言

六不宜玩弄卑狎于人或于物

七時當責友之過然必先自察自責而後以愛心出之以愛言接之

八無拂人之性友喜宜喜友憂宜憂如與文人交則談文與勇士交則談武葢通其心斯得其心矣

九長者或同輩責爾不宜自明卽加罪于爾若本無罪亦不必承亦不必辯或他人被讒禍宜明爲解之

十毋自譽已學已才或已物葢已不能爲已之證若愛其私必變其正

十一有言論必內心計定而後出之古語曰人之言從心出先過喉次過牙再過唇三城也言當慎也出三城不可追矣

十二稱物無溢言卑如卑高如高不然不分其類是誣其類非正言也

十三與人長談必入修德修道之言斯有益于聽者不然以虛言費時無罪乎

十四凡談言必率眞必有定準乃能取信若事未知其實然安得遽謂之是究竟非是則爾言不信也平時多誑語者人莫之信卽間有眞實語人幷以誑置之

十五不屬本分內事他人或聚談不及我則不必顧之尤不宜僥以取憎也或見他人過悞彼不自知可譙言告之

十六凡友人論理道或議繕修或讚揚 天主之美如在其弟子列安心聽之譙心承之不

論何時何地何師以學爲本

十七在朋友長者前若心有不安或墮俗情或墮邪魔誘感則宜洗露其心向師或長者請益益魔性如盜畏光明好陰昧墮其計中則心憒亂而不開不亟求長者指示如長在幽夜不覩光明不見夫病者乎不延明醫不告以症不服其藥而以求生得乎哉

十八凡暫出門却還時較未出時每不相似以耳目舌與物交多生過失也不如不出矣若

以事出宜速往還可免過且以營本業

十九食以爲人非人爲食也取足養身爲食之限量多食損中多飲亂德益過醉則形神失其所司似人非人與畜等況多酒則口不禁必有非繇之言君子所必慎也

二十所思所言所行皆宜如在　天主臺前夫人在友前不敢肆在　天主天神前又敢肆乎身居幽隱人所不見　主必見之奈何爲所不可爲也古今衆聖人之言曰作聖要法

無他恒如在　天主前而已

二十一不宜輕言人之是非及輕言已之是非有謙德乃可言之古聖有言曰傷人身可療之損人物得償之以言而損人之命難療難償也慎之

二十二每日每時宜行善事奉貢　天主前以立功祈聖佑爲善行之勸

二十三或值戲閒之時笑而不讙言談不發大聲雖狎不喪儀矣

二十四謙者以已爲他役卑已而尊人非懼人之勢葢人皆有天主之像也像非元物但似之而已人有主之像其說多端見靈言蠡勺今畧言之如主三位而一人有記含明悟愛欲而一又如天地萬物主全眥攝無所不在人身四體百骸其靈性亦全眥攝無所不在又曰世人敬其使爲其主也人乃大主之子可不敬乎

二十五順長者之命與天主之命等葢長者當天主之位主曾有言曰聽爾輩聽我輕爾輩輕我

二十六時時當省察所行之事若軌于正謝

主之默啓若有缺陷卽深悔而補之

二十七宜思友之德行不宜思友之過失自己之過失則宜思而改之

二十八愛　主之心當思欲爲　主忍受艱難以似吾　主耶穌（耶穌乃吾主在世之名號）

二十九日中容獻自己功行于　主臺前若無可獻斯爲缺漏

三十凡修道德者每日清晨宜默想　天主之美事或往聖之跡或自己之愆而定所宜行

所宜改則日中自無妄行細微未愜當策勵而勉行之

三十一居衆友中凡我言行宜合衆友之言行若自爲表異不得友人之心是長傲也絕物也宜合衆友之言行必善言善行順于義者不然則是苟合不可不審

三十二本會之規式細詮密察所行或相合或相違合則永循之違則反求之如學繪者按名畫爲法一筆一畫細相對勘求盡其美

三十三天下萬物皆見天主之全能全知全

善謝其大恩何可不譽其大美聖人諳當曰天下萬物統爲一大書備載主之全美各物爲一章皆寫萬物外有一　主爲萬物之原而主之聖方濟各曰　天主大能無所不見如蟻蚊以及最細微蟲吾目不見其身而其身中細分骨肉皮血五臟耳目口牙非大能乎

三十四凡人所願望不宜向世上之物葢世物不能滿人願而使之足今日成明日毀如雲

不宜發露令人見之如有至寶欲無誨盜必
密收之　主前之功人之真寶　主之所愛
魔之所妬若不謹守而發露之必旋失之何
者露之意有二或令他人見而引之爲善美
意也或以顯己功誇己能傲心也

三十七修德之士以克己爲本如同席共食不
宜擇取佳者夫粗淡之食他友可用爾何不
用非縱己以恣口驕乎

三十八凡食時當寡言此古來相傳之法也葢

食時所司皆與食氣相向非能更營他務如多言必撓亂所司而失儀損中

三十九在長者前不敢輕動輕言幼者在衆中必屬本事不得已乃言之或問及之以首荅之不敢妄言也

四十人行事時當想如在大廷言見之者衆不可不慎也

四十一若論他人之行事不宜援引比古云凡兩相比論必生好惡而失其平且人之修

爲隱而難知未易揣其分量故不可比論也

四十二爾有過不自知改友或諫爾責爾宜即聽從且謝其能淑我而求　主佑之

四十三閑雜事一切不顧不問不察無益也徒廢時亂意耳

四十四人所宜精思之事有三痛悔前時之過策勵今時之勤忻勤後時之補

四十五凡不犯規式不悖公理而可合于友者宜順友之意

四十六與友同居衣食書籍房室之類俱以平常爲足毋他羨若自則以本分所宜之物爲足不可萌非分想

四十七修德之士以克己謙己爲本以恒行之

四十八日間密求　主佑當精思　主之受難而發歎嗟非強作也愛敬所露也

四十九以恕待友以嚴自刑稱友之過如稱新灰喻輕也稱己之過如稱金玉喻重也見友之非用伏翼之目見己之非用鳳凰之目蝙目夜見暗視

之也鳳日對日不瞬明晰之也

五十凡愛敬古先聖人徒慕其美而譽之不如實倣其善而繇之敬聖有二以言譽之不以行踐之虛敬也口揚其美身若其德實敬也敬而不實非聖人所喜莫能求其佑焉

五十一每朝每夕細察本日所行與多日前所行先後比勘乃覺爲善之路或進或退如商賈每日每月計所出入而籌其利之有無多寡

五十二凡居官者見僚友之失不宜以躁忌心

責治之必先平其心然後定其罪衡其罰人心如水水平能發物之正像若風撓之則所發者非物之正像不得定高下分其左右失平故也

五十三全德之人事事物物皆以得其全美爲行之法度蓋內外精粗各有全體行之如法始充其量也不論自立或獻主俱以得全善爲功

五十四敬　主有二德曰愛曰畏愛爲上畏次

之古言畏者乃行德人之第二成臺也葢心有所畏則必知尊崇而順其命懼其刑不違誡以犯罪故愛畏二者爲學道行德之兩極上天之兩階也

五十五經曰勿倚恃人人如花今日開有香有色可愛明日萎謝色與香俱失矣又曰倚人如倚葦條倚之必仆且折而傷其手也行德者倚　主爲柱不患傾仆矣又曰倚世人如船無碇不鎮人之真碇　主也非人也

五十六衆友中擇有德有識者以爲交契信其言而法其行爲進德之助

五十七世人見官長不敢輒前求人爲先容乃可況請　天主臺前何恃不恐惟聖人在世間有功在天上有報爲　主所喜其求主不爲已求常爲我等求故當自定一二爲保主

五十八凡心有憂疑或發邪情或魔誘感或世人加害宜堅定心意不可輕變向來行善之規式如層臺築基磐石之上不爲風雨飄搖

若以沙爲基豈能自立故行善在立基

五十九凡已有不善事或友朋有不善事莫向無善人言之恐弱行者聞之於我無益於彼有害益無惡或生其惡有惡或堅其惡也

六十宜想之事多端約而爲四一靈魂一生命一死候一審判凡金帛財寶世間諸物費去可得再來何足圖謀有再不來之物宜亟謀之惟力是視可耳

六十一凡人所願之物有三恐一恐不得一恐

得遲一恐得而復失故無所不想無所不謀以全得爲全樂也人之眞願爲天上之眞福惟因罪過恐不能得然　主極喜人洗過何不因恐懼心而痛悔遷善以得眞福爲全樂也

六十二讒謗爲交友之毒螫友以相親相愛爲義若相讒相懼邪魔之種也有友如此不如無有若下謗其上爲罪更大蓋不安爲下之分有損在上之權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六十三凡見友之行事非分明反違悖者不宜顯證其失宜默以良心解之非能解其行之實良解其意

六十四人之行事不宜輕率揣定未知其意未審其根多以善爲非善以非善爲善

六十五相愛相慕交友之綱然情不可過若過其中必反相褻而漸減于愛情

六十六在衆友中常常簡點自身之缺可以免罪如咳吐欠伸等若不得已亦須以敬行之

雖小過必謹

六十七多友以開心凡謁見晤語必須正言正論若汚言謗言閑言虛言皆害德之器或上古之事或往聖之蹟明師之訓或本學本分之務皆屬有益

六十八行德立功之法有二其一自行善出力奮發如刻苦自身等皆逆人之曲性其二忍他人之謗侮以艮心耳枉受世間之苦難及身之病疾等爲主立大功也右前法任意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行知其難故不行是惰也惟勉行之則有功矣後法不任人意無論能忍與否不得不受即能忍其功尚淺況不能忍乎

六十九聽優人雜戲其害有二一廢時一染其邪情優戲中多摹擬小人其狀非正其言非善易亂人意即有一二好語可聽廢時失事何從補之

七十在友朋間整飭外容如衣冠房屋等皆須潔淨爲度何者人之內外相似內淨者好外淨外淨者顯內淨其致一也且有怡神蠲疾

之益

七十一聞人譽已則曰我無致此譽之根不任受之免友之造言以諛我若果有實行不爲虛譽則曰今此真譽謝　主之賜祈後來不違初行致復失之譽言與行善人若鞭與馬馬自不動鞭之則行若行鞭之則驟

七十二凡友發怒躁急其言如其心則以溫言荅之或以塞其口先塞已口而不言益怒氣如海中猛浪若過石崖則加其猛噴水于天

若過平沙崖則順流而平伏

七十三凡義所宜行應作某事勿恤人慽勿聽人阻以恒心行之如船遇風浪以抵岸爲度

七十四凡與友有不合則定已爲非定他爲是

七十五修道以行德爲本然難得其中恒有過有不及法曰凡以克已爲德則過勝不及凡以益已爲德則不及勝過假如謙讓爲德難得其中寧過之如求功名衣食一切益其身者寧不及之

七十六雜家之書其言皆理不正乃爲善之毒根須發然拔去之聖人之書百善之嘉種當奉以植已培養之功不可廢缺

七十七處友貴相信信德有三枝一情恒親密二友所問答以正理三或見或聞友之過告而改之皆信心所結也

七十八朋友不得一品一類其才其能其德有大有小小者爲大之後以安分爲德如身有目舌手足各盡其用相佐相輔而成全身

七十九相辯相問期以解疑釋結若自意尊崇求勝其友非種異心乎

八十行德之路如舟遡流稍止必退世俗如水時時就下違遠其清源自非強勉行持順流而屆還源何日

八十一古言惡友如蛇如火如狼其毒甚猛狠火蛇人可逃而避之與惡友交必染其邪氣而不知繇其邪行而不覺暗受其毒而莫防可不慎歟

八十二聖人在席以善言爲諸饌之味或聽人誦書或述古今懿行不但養其身兼養其神一時收兩益也

八十三爲學之法有二或以審自謬爲法或以審他謬爲法經曰見惡絕高絕崇如山上之大樹觸眼了然未有求其所在而不得者目前日日可見而人多自知自蹈安習不返哀哉

八十四　主前誦經或默想須先淸心定意不然爲不敬　主如人見長者必先想作何事

發何語未敢輕率見之況　主前乎

八十五在友朋間覺彼不喜其物不樂其言則我所行所言不當背友之意以傷其心

八十六經曰輕小過則德必降解曰一滴水不沉舟一星火不燒屋小罪不必斷　主之聖愛但以爲小而不悔積輕成重斯罪大而德降罰必及之

八十七身之五外司爲內司之門守之不謹盜必入焉故行德之第一級在管攝五司

八十八無益之言萬罪之叢聖方濟斯谷比爲蠅子喻自無用而聲亂人耳汚人功

八十九行善者當行即行勿曰明日明日未來難定不知明日　大主肯賜我佑否容我作否

九十世事如車輪上下旋轉恒居不定之處行善者如軸任順與逆其心不動

九十一凡見自才自能自學而發傲心則自忖曰篋以積財盈滿爲度然借爲主人蓋非能

自用也何傲或曰自才自能自學之實也奈以陶土賤器收之或曰天下之大有才能者衆矣我不能及又何傲焉

九十二愛其友衆人之情也愛其讐上德之行也友同類也讐異類也鳥獸同類亦相愛曷貴焉愛友友以愛復即收愛情之報愛讐無望其以愛復第以愛　主之心愛之德乃盛矣天上有大報矣

九十三聖人諳當謂門人曰行德者當常如行

缺页

材矣自情則制而再發或更甚焉信乎學之難也

九十六蜂入萬卉中不問何類但取其蜜人在友中亦當似之採衆善之花成上德之蜜

九十七墾田者先芟柞惡草之根次播五穀人之心田也偏情僻意爲惡草其果實能爲毒害于衆先以克己淨拔之次可收百德之種其果實可養衆人之神

九十八造高臺者深築其基方爲安宅修德行

善其意亦當如此以省躬虛已爲基基深斯受　主恩亦深矣

九十九修德者不計已有之功宜計所少者以全其德如行路非計已行之路計至宿留處尚少若于則竭蹷奔赴必到乃止行路者知日暮途遠必努力前進行德者當存此想人壽幾何未知其限何不慮短何不加力逐日逐時勉行此成德之路乎

一百已上百言之第一以敬　主爲首今以敬

聖毋終焉衆聖人之言曰　聖毋爲萬德之表行德者可視以爲法又曰　聖毋爲萬衆恩毋愛惜善人哀憐罪人　主前大能爲人贊佑人奈何不求之何不敬而愛之修德行道之徑路倚賴　聖毋而已

聖人伯耳納曰實德不知終不知限無有期爲義者不曰至此爲足即如消症者食飽而不得飽善者欲實善其行如此若其命爲永必常願愈進于善自強而造至德之頂益其

心非傭工之心傭工者以日爲功之度量善者即以無終之時定其心而不易其功無量天上之賞報亦無量其價爲善實賞報無限其價何有限乎凡行善者恒願善道之全必當力行乃爲全德之功若畧弛其願必復退止而失其全矣又倘自曰今已到了爲足斯行善之終必爲行不善之始而變于惡也

右百言譯竟以語客客曰旨哉言乎令人心開得所未聞然多端美行世人功力恐不能進

此道如何余曰客言誠然但依人力自行則難若賴　大主默佑則易益此路非新闢之路先聖行之者衆今特踐其迹耳則亦自強而已矣夫爲世間微利暫福不避寒暑風雨饑渴以求之豈以省愆求益爲永福計反畏阻乎且當世不能與世人友何望得造天國與天神聖人友也勉之而已

遵教規凡譯經典諸書必三次看詳方允付梓

茲僉鐫訂閱姓氏于後

高一志

龍華民　共訂

湯若望

耶穌會中同學

聖記百言終

崇禎六年　閩中景教堂重梓

死說引

龍先生楊側粘死鑑一圖旁有西文一幅客偶見而問之先生荅曰此死說也客欲聞其語先生因詳譯以復客旣以質之予予因知古聖作爲此說所以誨人善渡兩世之交也

人死必棄此世適他世如渡江河離此往彼者然一去不回永留于彼留之所報視去之所取善惡不爽故曰兩世之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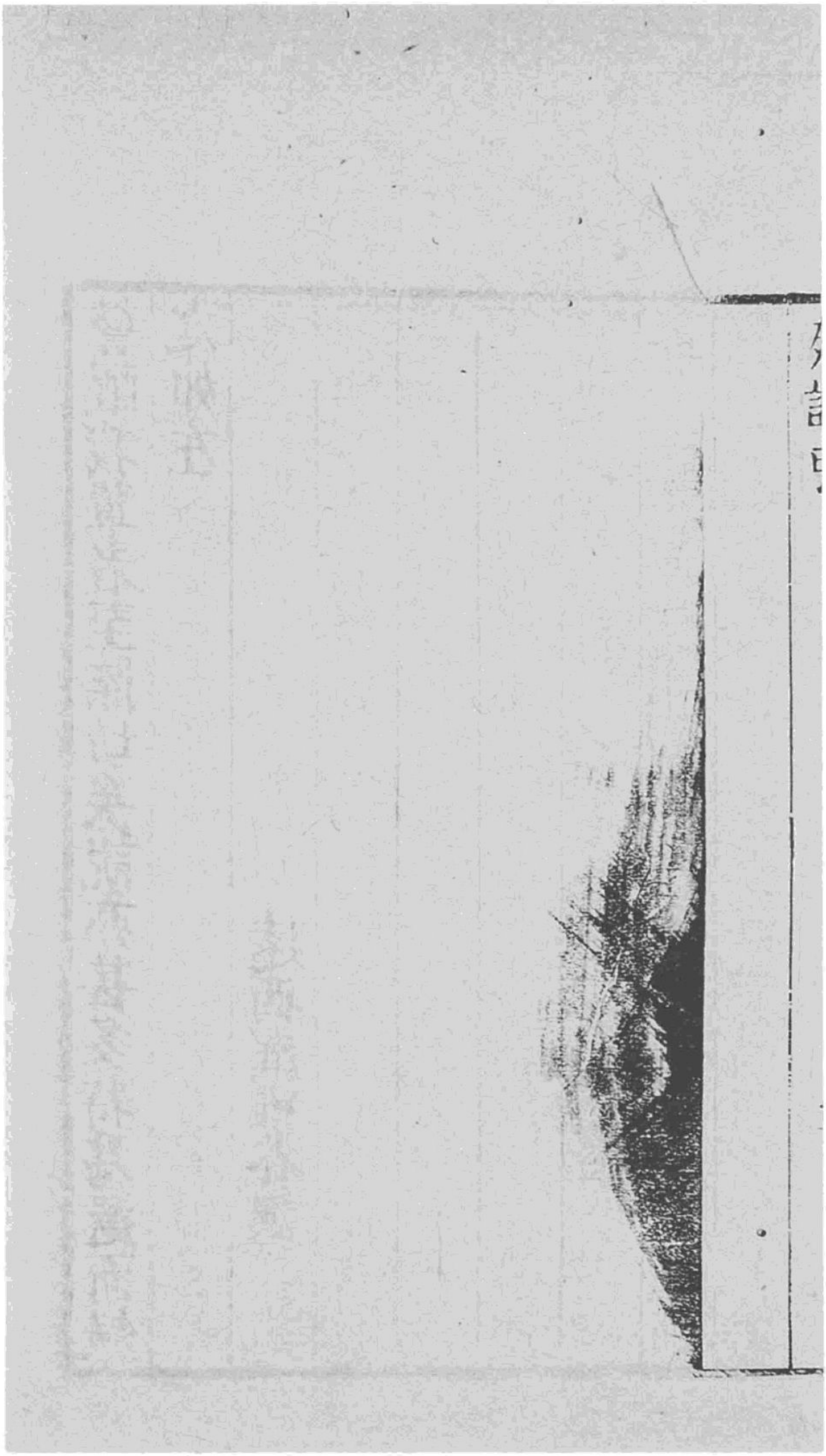
夫死非體非物非色非神西文特假設其像而

死說

解之如有身體有靈魂之物能話能問答其類頗多有畫全髑髏手持一沙漏晷者喻時滿而來也又有手持一鐮者喻如割草不拘大小堅嫩一鐮而割之也死亦如此老幼同盡又有畫一鼉在其圍者蓋鼉每年天寒脫皮似死然天熱復活人死但脫殼廓而活或曰人死則尸爲鼉虫之食又有畫弓箭以帶遮其眼者蓋射而不見無憐恤之意也像下有云我昔日如汝今日胡不思汝異日如我今日何不戒噫其所以

警醒我輩者至深切矣說亦甚多特爲選而錄之如左

遠西羅雅谷譔



死說

天主原初生我人類欲其常生不欲其死惟人墮于誘感以自罪召之

有罪必有罰死乃罪罰之酬也罪前之人不死惟得罪天主之後始罰而歸其命是死乃自召之耳

邪魔爲死之元蓋邪魔妬人之福始誘感人類之祖以得罪而受罰從此天主始以死酬其罪也因人類之祖罪惡見于斯世故人生帶有原

死說

罪死俱不得免焉

孰爲人而生而不見其死哉

自人祖死厥後人類肉身生必有死並無長生之說

凡出于土者將歸于土也

人有肉身靈魂二者合而成人靈魂是神類天主所造不死不壞肉身是父母所生初間天主生人以土造之又生後以土所產以養之非土所出而何

我衆赤身而生赤身而死既死之骸無所別白
富者高堂貧者茅屋死則齊青疇分貴賤
青乃死之色也
提死在念若人素以財富爲快戀者比其于貧
窶者爲更苦矣
吾人日日近死益日日減損本生之一分方其
長時即其消時
人之生有期有限越一日則減一日前期多
則後期必少

死說　二

吾儕之生脆于玻璃

死之一日乃斷定平生之諸日

平生之諸日須時時安排如臨終之末日

死後之永福永禍皆憑末日之所定

人年未老務期善生年既老務期善死

死不明定何處何時就汝汝當隨處隨時嚴備

待之

死于行德之人乃睡寐耳而第有死之名

善者以死爲安穩之地也不嚴修于平日至其

界域而徒生怖畏者醜孰甚

夫死未來之先倘常思念會與習熟則實來時易能迎之汝于諸功記念汝末必永久不犯罪也

待死之險已及乃備其藥晚矣

夫死倘于未至爲我等所懼及其已至必爲我等所勝人愈少喜樂于其生亦愈少恐懼于其死

爲私不願死者鮮德之驗也

何爲私益多聖人爲主爲民不願死而祈生乃或以補其罪而立功或以收人之靈魂救人之肉軀此則公也若戀功名富貴而不願死則私矣

天主隱藏未肯正欲人時時容伺于諸日主日汝等可時時防備益方不思之時室女之子即至焉

室女之子乃吾主耶穌益吾主時時鑒察我等若不防備必以缺漏獲罪故言此以警懈

惜于善者

聖人之死在天土臺前爲至珍寶
蓋爲享福之始
罪人之死爲甚凶惡
蓋爲嘗萬苦之始
生而爲善死而受福必也生而行惡死而欲免
禍焉難矣凡人欲不懼死全在生平防備凡人
思及將死必易棄却目前萬有凡人知死決難
免必賤微世間虛物

死說　四

死于世人爲萬苦之極于善人爲萬苦之藥

死之記念如水滅愛欲之火

人晨起而想今日或不能到夕晚臥而想今夜或不能到明朝如此者必神福也

人避萬讐之害莫如死之常記

人世之讐我者有三魔鬼世俗肉軀人之萬罪所積其害或在今世或在後世俱由此三根而來

死說終

聖若撒法始末述略

〔意〕龍華民譯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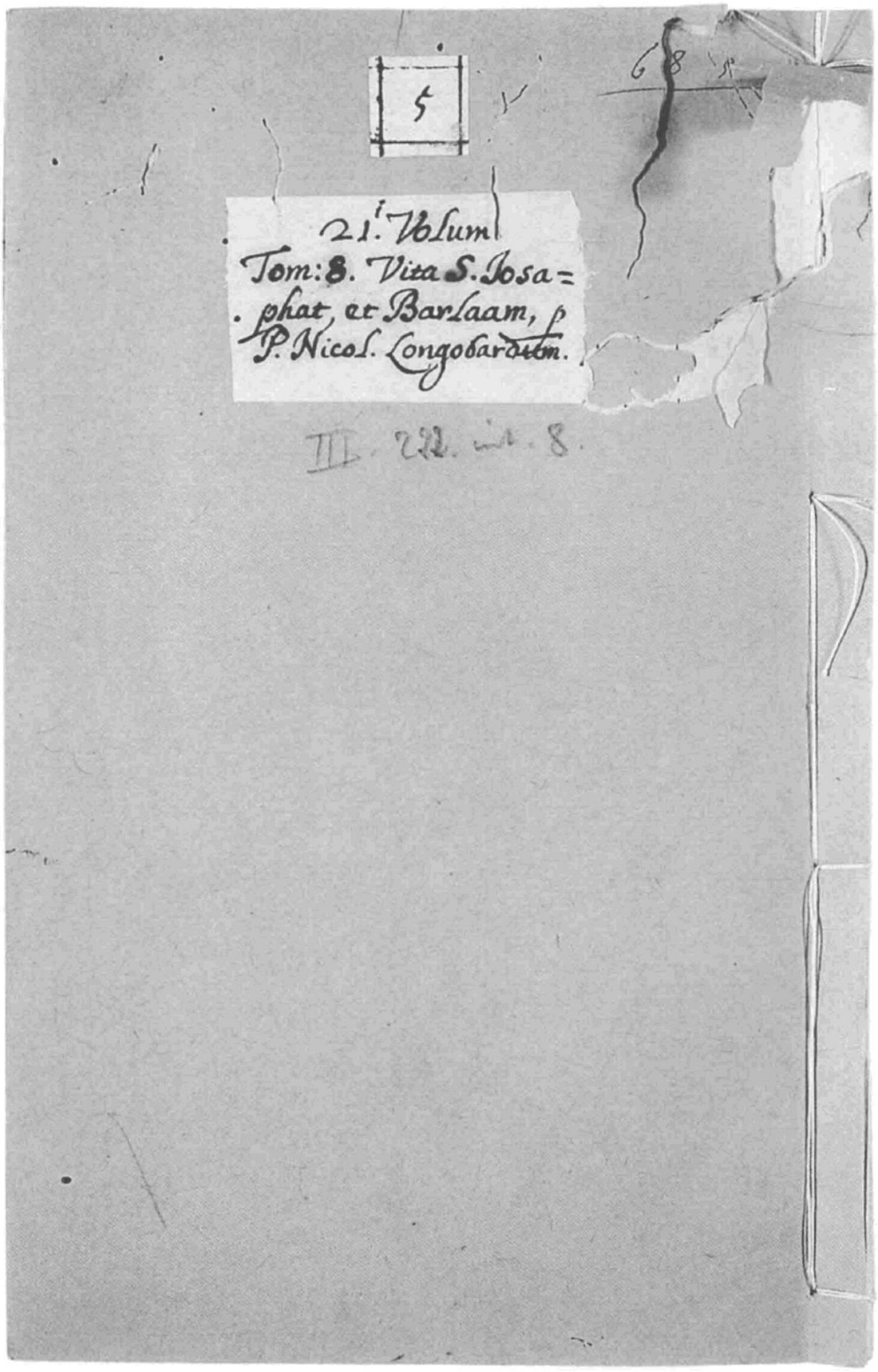
《聖若撒法始末述略》，意大利龍華民譯。南明隆武元年（1645）福建天主堂刻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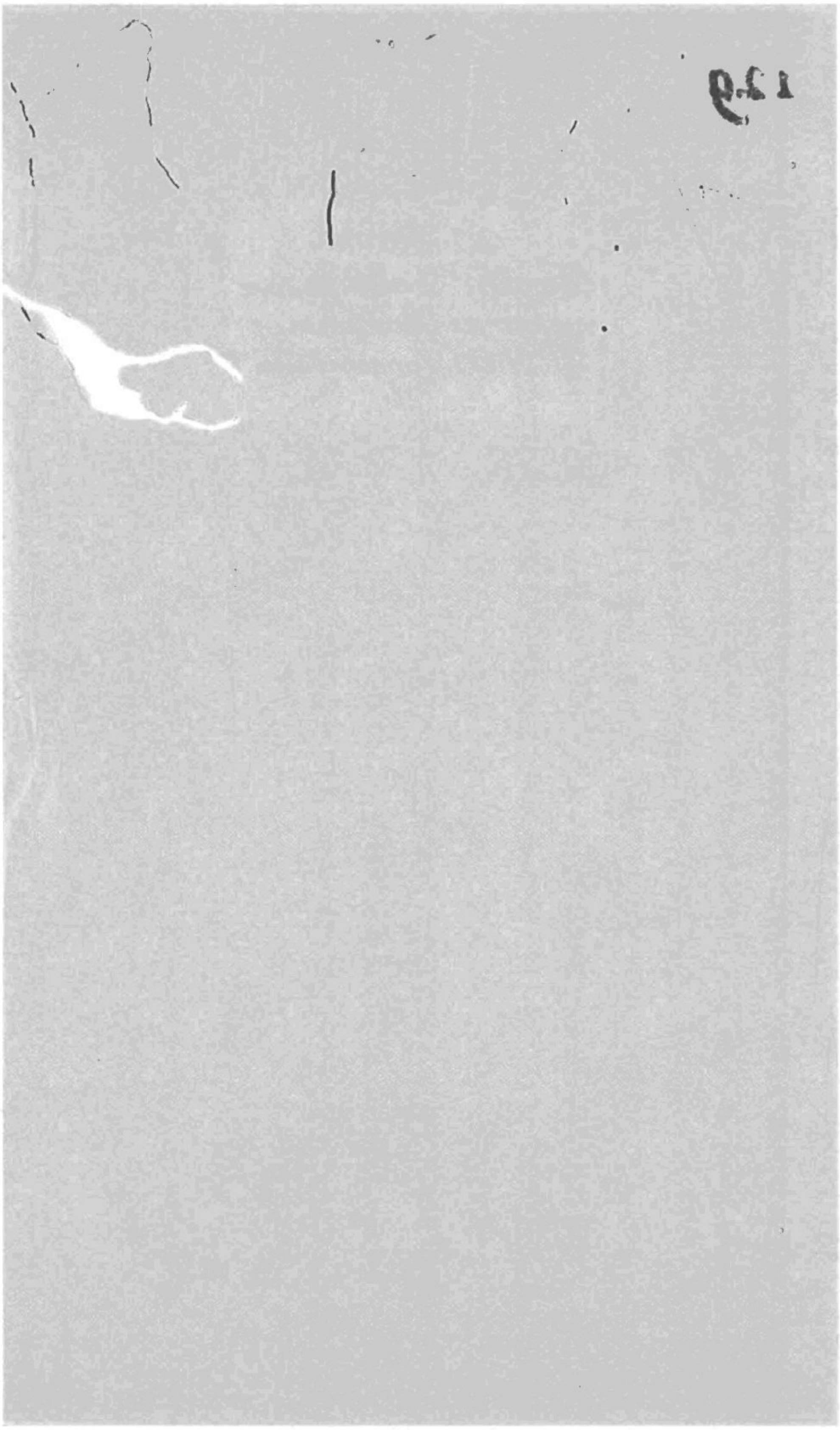
本書為天主教傳記證道類著作。書中講述『小西洋國應帝亞』（即印度半島）太子若撒法突破禁令，信奉天主的故事。其譯述時間在明萬曆三十年（1602）左右。據《利瑪竇中國劄記》記載，其時龍氏於廣東韶州（治今韶關）傳教，引起當地僧人嫉恨，並以天主教教義簡略，不如佛教經典完備為理由，指斥傳教士所傳者為蠻夷之言。為了反駁這一指斥，龍氏著譯了一系列天主教著作，其中即包括《聖若撒法始末》。據今人李奭學之研究，該書的最早源頭為九世紀喬治亞文本《巴拉法里亞尼》。此本後被譯為希臘文本，名《巴蘭與約撒法》，又有拉丁文譯本。至十三世紀，佛拉津的亞可伯（Jacobiá Voragine）又將拉丁文本縮寫，收入《聖傳金庫》（*Legenda aurea*）中。而《聖若撒法始末》即主要自《聖傳金庫》本出，並可能部分參考了《巴蘭與約撒法》或其拉丁文全譯本。此外李氏在《譯敘：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中還指出，《聖若撒法始末》與佛教傳記淵源頗深，在從佛教傳記演化為天主教傳記中，『六世紀前景教和摩尼教的轉介應係重點。景教可能在佛傳中加入基督教信仰，促成《巴蘭與約撒法》的敘利亞文本的「翻譯」，而摩尼教在上古末期則蔚為普世信仰，曾像景教溝通歐洲

和東方文化，佛傳如《普曜經》等梵典因而西傳』。故而在這一意義上，『《聖若撒法始末》始則並非天主教文學，而是佛陀的故事，是釋迦所行經天主教化後的文本』。其故事大略謂天主降生之後，小西洋有應帝亞國，其國君喜佛，嚴禁國內臣民信奉天主。後國君生子，名若撒法，出生時即有術士謂其將來必當崇信天主教，國君恐其言成真，遂營大殿使太子居之，不令其見人世苦痛。此後有修士把蠟盎受天主指派，前來以種種寓言點化太子入教。其國君百計阻撓，終不能挽回，後亦為其所化。由於龍氏譯述此書意在與佛教勢力抗衡，故翻譯過程中有意作了一些相應的調整，如在天主教的對手方面，龍氏所據底本或泛言『異端』、『諸神』，或言『希臘之道』，而龍氏翻譯時則徑直譯為佛教。從這一點來看，龍氏此書並非簡單地直譯，而是融入了很多自己的創作。而這一翻譯策略，對於當時的天主教徒對抗佛教徒的指責，無疑起到了積極作用。《利瑪竇中國劄記》即記載，包括本書在內的一系列著作由龍氏著譯完畢後，即『證明了對教徒極有用處，也堵住了他們呶呶不休的凌辱者』。同時，從翻譯史與文學史的角度而言，龍氏此書亦可謂最早譯介入華的歐洲文學作品之一，其他重要的天主教聖人傳記，如《天主聖教聖人行實》、《聖母行實》等都出於其後。其中所涉及的寓言故事，頗有歐洲文學史上膾炙人口之作，如『四只木箱』之比喻，即又見於《十日談》和《威尼斯商人》。其在東西方文學交流史上的價值亦由此可見。

本書開本 26.1 釐米 ×16.6 釐米，版框高 20.4 釐米，寬 14.5 釐米。半頁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單邊，無魚尾。書名頁與版心題『聖若撒法始末』，書名頁並題『勅建閩中天主

堂梓』，背面題『隆武元年乙酉歲長至月』及『聖教後學吳右、徐驥、馮文昌較刊』。卷端題『遠西耶穌會士龍華民譯，晉江景教後學張賡訂』。此本之外，梵蒂岡圖書館尚別有一本，館藏號為 BORGIA CINESE 350.15，與此本為同一版本，而卷末鈐『劉蘊德印』。按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有劉氏傳記，謂其生於明崇禎元年（1628），字素公，湖廣人，曾任欽天監右監副。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南懷仁授洗入會，康熙二十七年（1688）晉司鐸，後在南京、湖廣、上海等地傳教。該本蓋即劉氏舊藏。因其在研究本書的流傳方面有一定價值，故特將鈐印頁摘出，附於本書之後。據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記載，本書最早於明萬曆三十年刻於韶州，但其本今未見。目前較為常見者，仍為此南明隆武元年福建天主堂所刻張賡訂正本，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古郎《中韓日文目錄》所載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與法國國家圖書館之藏本均為此本。又梵蒂岡藏《福州府欽一堂書板目錄》著錄《聖若撒法行實》一卷。（謝輝）


5
21. Volum
Tom: 8. Vita S. Josa=
phat, et Barlaam, p
P. Nicol. Longobardum.
III. 22. in. 8.



129

極西龍精華先生譯

聖若撒法始末

勅建閩中天主教堂梓

遵教規凡譯經著書必三次看詳方
允付梓茲并鐫閱訂姓氏于後

費奇規

極西耶穌會士　艾儒略　杜奥定

司會　艾儒略　吳右

聖教後學　徐驥較刊
馮文昌

隆武元年乙酉歲長至月

聖若撒法始末述畧

遠西耶穌會士龍華民譯
晉江景教後學張賡訂

粵自天主降生爲人。以受難贖世罪。以眞福引世趨。以異能動衆信。而太西諸國。先得見聞。維時躬承聖教者。遵命分傳四遠。且天主寵授以非常之權能。令人翕然信從。於是東至小西洋。亦先聞其風而興焉。小西洋之國。名應帝亞。效太西奉教。多棄家而野修。得道者。每有神異眞福。時國君

亞物尾耳。富強多智謀。攻戰輒克。其人軀幹長大。面貌奇偉。威儀可畏。蓋塵世榮樂事。洵足自矜。獨恨之嗣。未滿世間願耳。乃其生平信嚮。則惟佛家諸異端。而爾時虔從聖教者。一心昭事。至死不變。凡縉紳巨室。咸掛冠拋產。相與隱遯修眞。國君憤甚。出令禁諭。且新造嚴刑。遍行訪察。但奉 天主教。卽寘之法不輕貸。其諸奉教人間有儉德而避難者。有恇怯而姑順命者。如知眞福正在被窘之士。則且庭諍面折。甘受鬲刀不辭者。

有一臣。夙爲君寵愛。位秩崇膴。而志品非凡。見其君乖厲如是。乃謝事。與教友締結。遜荒持齋。直至通昔不寐。想　天主事理。洗養靈魂。以幾光明吉界。君既愛念此臣。大索必獲。獲入見。詫其槁。謂之曰。爾病狂哉。胡爲以光榮易此羞辱。以貴富易此貧窮哉。吾始用爾爲國之表。三軍之帥。今反被稚子戲弄。不但不爲我臣。抑且拂巳之性。舍爾田宅。置爾祿爵。甘以歡逸之生。轉爲苦勞之生。是誠何益。寵臣對曰。若陛下欲知臣近日所爲事。

須先逐出殿中仇讎。然後可以細講。倘或言不循理。任加苦刑無辭。何者。爲我與世俗相背。如吾師寶祿所云故也。君曰。所當逐之仇。未知孰是。對曰。恨與欲。二者是矣。二者自　天主生人。即賦以扶持其性。雖修道之人。在此世間。亦皆有之。但彼用以從道心。不從人心。俗人反是。故二者反爲仇讎。凡世間快樂事。欲者作之。恨者敗之。故今此仇讎。必當遠去。而恕者智者。則當在此聽臣之言。君曰。我允爾求。但我所問。爾宜直對。其臣曰。陛下欲知

臣故。臣寔欲背須臾之世緣從永久之天福耳。臣自幼時即聞茲言。其益甚大能服我心。我心乃寄記之如天種然。此種植根穩固。枝葉暢茂且結嘉果。即今陛下見我所言之能如此。若爲愚狂。將必負有如無。執無如有。且又不知有者之味。則不能通無者之性。夫愚人豈能棄世俗之偏好哉。斯言也。以天上真福爲有。以世間僞倖者爲無。陛下心固有蔽。臣亦不敢自欺。臣初時者。亦曾甘此。且爲其奴。但言之能。既獲我心。則時時振起之。以爲

慝惡之事。反吾靈魂之理。眼前物拘繫。真似屢較之在足　天主乃垂慈悲。救我於凶殘。因扶持我之靈魂。以勝彼慝惡之私。且開我目。辨別好醜。自想知目前事。皆空浮累心。如撒臘茫所云也。彼時罪惡之蔽。先在吾心者。今幸脫然無累。而靈魂原汚。悉已洗淨。知吾生所向。惟當遵守教戒。以合天主旨。故時時致謝　主恩。爲拯我於苦難之湖汚泥之淵。脫我於強賊惡軍之手。又引我平易之路。一進此路。雖肉身軟弱。亦能步趨天神之勇毅。

定心以行。不憚迫窄。厭絕世俗。惟恐或涣。倘非真善者。必不敢稱爲善也。陛下既與此道。相去甚遠。所以我等離邊陛下。爲陛下自陷於明顯之禍。又欲引我等以共陷。竊怪陛下。何忍令我與恣迷之人。同朝而居乎。臣故寧失陛下之寵。肥家之祿。茂姻戚之情而不恤。付世事于不聞。而自覓其真善焉爾。此臣開陳甚長。其於　天主降生爲人等事。及　天主所賜諸恩。詳悉剴切。而又責君之背主拜佛。惑溺大謬。君震怒。峻欲刑之。既而曰我非頃

者許汝出其恨欲必然焚爾此臣既知君意難回因返所居之山且鈌鈌然謂不得爲　主受難然更用克己痛自任罰則其于難固已密受之矣

一日君生太子喜溢殊甚命名若撒法又令衆共拜佛謝誕子之恩復召司天文士五十五人問以太子將來何等僉曰喜哉太子多富多能出類前王中有一士前曰以臣愚見太子必當甚大但不以君之位爲大別以非嘗之位爲大臣盖豫知陛下悖　天主教太子則必專心奉之而後得其所

望士人言此。似天主聖神。口授而心傳者然。乃其君以此爲大不悅也。因營大殿于府傍。輪奐工美。備極壯麗。使太子居之。稍長。則止諸人不得近。惟遴師傅以訓。而僮僕使令。盡是青年姣好。叮嚀凡可憂可懼。若死若老若病。若窮苦。一切事語。槩不許出口。致損太子之樂。但有可喜可欲事。則與太子習聞。使之心騖紛華。無暇返想後來之境。又命絕口　天主。與夫天教等情。所力戒隱藏。茲事尤爲第一。惟恐曩日者天文士。豫言或中也。間侍僮

聖者指法如天

有疾。即取其更妍者易之。以恣意欲。勿使外慕。君謂如此。足令天教永相絕矣。後又聞數十人。藏修國中者。申命三日爲期禁止。越三日不止。以劒以火刑之。

時又有一臣。從教精修。而毀晦不露。位居朝臣之上。嫉之者衆。計欲以其從教。訐之于君。此臣隨君出獵。見一窶人伏地。被弩傷足。向此臣云。望救我携我。或者我亦有時能報爾也。此臣謂我即留意愛爾。收爾在家。顧爾何事。可能報我。窶人曰。我善

爲言語之醫。但人有爲人言說所窘受病。我能進善藥愈之。此臣固不輕信此人言。但爲　天主愛人。而携之歸。且令爲彼醫足。其嫉此臣者。每見此臣得寵。必欲加害。於是詭告于君曰。此臣不但爲在教者。且圖篡君之位。陛下欲察之。試召彼語之曰。人生不能長久。世間事多是誑人。人當絕去。使不失無窮之福。彼既聞斯。必意陛下果欲舍君位。而進行教之會。意陛下前日害行教者。蓋繇于不知。因聽其所答。便得其心。君忻然從之。此臣不

聖祖指汝如天

此謀。但聞其君欲棄塵世。遂悲切垂淚。力贊之曰。世樂果皆虛幻。入山修行事。愈亟愈佳。其君惴篡位之情洵眞。姑且含怒。不言而退。此臣仰窺顏色。懼將被罰。又憶家收寡人言語之醫云云。馳歸與述前因。寡人商度片餉。乃曰。爾速落髮。解所衣華衣。衣賤者衣。旦亟見君。君若問何爲如此而來。爾宜對曰。臣今願從陛下。陛下自欲修道。或覺其苦。而臣同陛下往修。則見容易。臣安可使陛下獨爲哉。此臣一如此語告君。君甚駭異。責逐嫉讒之臣。

謂爲僞爲惡。而厚賞此臣。嘉其忠良。視昔有加。太子前在殿中。絕外交。得廣學（阨第阿彼亞國名）及北耳西亞（國名）諸國文藝。其智識才能。日以盛大。有時設問於師。師嘆太子聰明睿智。自是天授。君亦奇其狀貌俊偉。胸懷超豁。及既壯。忽想君父何故禁我。不容外人一見。心實不堪。乃詢其所嬖僮曰。君胡窘我若是。即一食一飲。皆似苦我也。爾若明告。當與汝爲厚友矣。此僮識見頗超。知太子夙慧遠慮。乃條答緣繇。謂君惡　天學之人。禁戮幾盡。

又使千秋勿聽　天主經。棄其所奉佛像。故禁止他人講論。惟取我等陪侍。命我等一切外事。無得傳聞。太子聽此話言。遂下復他有所問。蓋　天主聖言。夙已契于其心。聖寵之祐。始開靈魂之眼矣。其君以鍾愛故。嘗臨太子。太子謂君曰。兒今多憂多愁。不知何故。願以聞于陛下。君聞而五內爲裂。曰我最愛爾。爾何憂何愁。乃傷我心。我即當爲爾解。太子對曰。何故禁我此中。鎖鑰諸門。令人不得相通。君曰。我不欲爾見愁苦之事。故使居此中。受

諸快樂耳。太子曰。陛下不知。我今在此。全無一毫快樂。又且加憂。雖有飲食。亦甚爲苦。惟思門外諸事。盡經目睹。陛下若愛我生命。隨我之願。悅我之心。使我見所未見足矣。君甚難之。但又恐拂太子意。姑許其出。第命諸侍從。凡道人及不美事。絕勿與見。只令見諸可樂者。又命沿途吹彈歌舞。以娛其志。太子途次。遇一瞽人。一殘疾人。心忽生悶。問左右曰。此人爲何。有此形狀。左右答曰。是其人所稟身體之敗。故不美如此。太子曰。此形狀衆人皆

有乎。答曰。非衆人皆有。但壞其美質者。以毒痰之勝而發。太子又曰。此形狀者。止今此人有之。抑或後人亦有。左右曰。未來之事。暗於人。而獨顯於天主耳。太子勃然變色。惕慄於懷。他日出。又見一人甚老。面皺齒落。髮白頸偏。僅能出聲。驚怪問爲何物。左右曰。人至老年。必有此態。太子曰。此態將何所終。左右曰。終者謂死。太子曰。斯死或衆人皆死。或止死幾人。左右曰。死爲公道。衆人必有。古今賢愚貴賤貧富。皆莫能逃也。太子曰。人至何年。乃是

如此。有何方術。可得免此。左右曰。人至八十。極多百年。老則極矣。死則到矣。誰能逃者。太子聞之憂戚。乃曰。此生極苦。疾痛多許。其何能安。況死有定。而死之期又不定。於是嘗懷憂慮。時想死候之臨。但於君前。隱其慼容。實則亟願得人。傳以至道。開豁厥心。屢叩其師。知有何處何人。可導我路而暢我願乎。師曰。太子所求行教。講死候之事者。久已被君戮滅。今不知此方。尚有行教者在否。太子深用憂念。如失寶求還。悵惘不知所之。舉世上歡樂

種種。畢厭薄不在心。所有一心。惟願徼此靈魂之福。天主無所不知。既有知之。寧弗克寵之。是以顯厥大慈。指引太子所當行之道云。

當時　天主欲遣一修道至極。峻德匪夷者。訓廸太子。因以太子事情。傳彼夢中。其名把臘盎。居羅納亞地名茲乃出山。釋行道之衣。服嘗人之服。乘舟至應帝亞託爲商旅。徑赴太子之所。密訪何人侍奉。知其最厚者師。即造師宅請曰。我乃商人。從遠方來。挾一重寶。絕世無兩。未嘗輕以覩人也。今見

吾子。聰明出衆。故特顯之。伏望引謁太子以獻。盖此寶之用。牖知之光。開瞽之明。達聾之聰。發啞而聲。起病而康。破蠱而靈。驅逐鬼魔絶跡。人有此寶。必有諸善。其師聞之曰。睹子狀貌。是誠朴之士。聽子言。乃非誠朴之言。如此寶。從未曾有。願與我一見。方信子矣。引見太子。必蒙厚賞矣。把臘盎曰。子言未有。良是良是。顧此寶未易賞識。如目不全明。又不守絶慾之戒者。觀之反失靈明。我頗曉醫。察子之目。殆非全美。聞太子目既全美。又能戒色。故

聖教撮法女

當獻之師曰。子既云然。勿與我見。我目誠病。乃爲多罪之人。惟報吾太子可也。遂趨入報。太子一聞。大發神樂。更被　天主光焰。即延進見。太子命其師退。揖把臘盎而賜之坐。曰。吾師所云美寶。幸以觀我。把臘盎對曰。太子殿前。若不出眞語。是大欺罔。令師傳告美寶之能。果是無虛。但未先識太子之慧智。不得輕傳此寶之深義。盖　吾主云。有農播種。或下於路傍者。鳥啄食之。或下於硗确之地。隨生隨稿。爲其土薄而根不深也。或下於荆棘之

中荆棘擁蔽之亦不長發惟下於肥饒之土自秀而實矣今見太子之心如肥饒善地當即下天主嘉種太子曰我夙願聞新確至論如火斯熱茲亟問所當急之務想必得於子矣把臘盎曰太子之言甚與其位相稱能不視我身外之微賤而視我意內之有可貴者請先論之

昔有大能國君在金車中前呼而後擁途遇二人衣服敝陋體羸面黃君下車拜之切面懷抱扈從臣工甚怪君失威重但不敢面請惟告其君之弟

君弟進曰。以君之尊。降屈貶威。爲國羞矣。君不明言其意。第于薄暮。命吹響器者。至其弟之門。一吹掌號。蓋此國之法。凡問死罪。先遣吹者于應死人門首。掌號示衆。於是君弟。聞此響聲。自度不能獲生。儘夜點簡。以候其死。旦則微服携妻。赴闕哀鳴君召之入而泣曰。爾顛倒哉。錯亂哉。爾原未嘗獲罪于我。而今如此畏我傳命之人。則何爲怪我前日謙卑叩首。以待 天主傳命之人乎。其人報我將死之聲。高嘵殆過響器。又言 天主將來嚴行

審判。而我得罪　天主甚多。我厚待之。奚有非是
君既爲弟言。復命作木廂四具。其二具飾以金玉。
華美可觀。內實死骨臭穢之物。以金鎖鎖之。又二
具塗以油灰粗惡可鄙。而內實珍寶。乃召朝臣。出
廂視之曰。此四廂。爾料孰佳。衆僉云。華飾金鎖者
佳矣。君曰。我固知爾等必如此云。爲爾以外目。但
觀外事。曷不以內目視中之所藏乎。卽命發外美
之廂。穢氣觸人。絕不堪聞。君曰。爾等當知人服錦
綉之衣。而罪惡內盈者。與此二廂相似。又發二廂。

其中皆珠玉寶貝。香氣襲人。君曰。此廟與我前日所敬宴人相似。外雖衣惡。而內充道德實馨香可人也。是君意用如此。今太子意用亦如此。我故望太子可受大益耳。太子曰。然。然頃所云爲爾主。而論播種之事者。願聞爲誰。把臘盎對曰。太子若願知吾主。即是耶穌契利斯督。天主之子。其爲皇之皇。主之主乎。於是爲太子詳論天主事理。自始至終。何以爲斥逐亞黨於地堂。何以自天而降投胎室女瑪利亞。何

以受難。何以復生。何以日後又下世界。何以爲善者受無盡福。爲惡者受無窮禍。又斥世人之拜佛。乃是病狂喪心。因述前賢所喻拜佛之虛誤。以示太子云。

有人善射。獲一小鳥。名鸛鶴。其鳥作人言曰。君子致我於死。何益於君。供君之膳。不足充饑。若其釋我。我教爾以三訓。爾受之。必有大益。射者驚怪。乃曰。明告我訓。我即爾釋。鳥曰。三訓無它。其一曰。勿求得所不能得。其二曰。已失之物。不得返者。不必

憂悶。其三曰。勿信所不可信。守此三者。嘗嘗得福。射者以爲有理。遂放之去。此鳥得放。欲試彼人能行三訓否。乃自半空飛鳴曰。君子。可憐可嘆。爾今失一大寶。其大過于㖞嗎旦。即火鳥生卵大如柚子射者聽鳥言。憂悔放失。又心圖再獲。謂此鳥曰。可來可來。若再來投我。我與爾結友。必然厚待爾。即又放爾。鳥曰。我已明知爾性顛狂。纔聞三訓。旋棄不能用矣。我初言勿求得所不能得。勿復望得既失之物。勿信所不可信。爾今信我㖞　卅有

寶。大過哌嗎旦。獨不觀我之全身。尚無鷄旦之大。又既失我。不可復得。以此苦心。費力圖謀。求復得我而不可得。爾又無翼。不能如我之飛。繇此觀之信望佛者。其顛狂自欺。亦如射鳥之人。祭拜人間所雕畫之像。又謬信其不能救已者能救人。謬信其無福者爲有福。謬信其魔鬼爲真主。於戲。惑哉把臘盎又云。世人肉身之快樂。皆虛僞有盡。死候險危。可畏可懼。反爲貪迷不覺。如有人焉。見虎狼而走。入一坎穴陷下。但未到底。牽掛一小樹。因兩

手攀援。以足踏其根。似頗安穩。乃見有兩鼠。一白一黑。嚙所攀樹根將斷。再瞰穴底。見一毒龍。口中吐火。兩目炫燿。直視此人。而大張其口。若將吞噬。又其足下所踐。則有毒蛇四條。爾時仰盼樹枝。忽有蜜糖滴下。遂忘其上有虎狼之迫。下有龍蛇之猛。與夫樹根將斷。肢體即墜。顧反安心快意。而食其所甘滴蜜。噫嘻。人務眼前虛樂。亦復如是。所謂虎狼者。死也。逐人而陷之地穴者。世也。鼠嚙之樹。乃人生年度。因晝夜辰刻爲減損。漸漸斷絕。以至

終盡毒蛇四條。猶四行合而成身。四行混亂。死即至矣。吐火猛龍者。正是地獄吞人也。蜜糖之滴即世上之倖獲欺人也。人皆貪戀。故皆忘其所宜求之真福焉。

若撒法聞此喻言。忻然請曰。譬喻真切。誠是如此。伏乞勿倦。詳述此意。使我得明死生何如。又愛其生者。若何云害之。把臘盎曰。人有用愛者。愛一友。過於愛已。又愛一友。祇似愛已。更有一友。則愛之不及已矣。此人後被國君捕繫。將罹不測。亟求人

扶持。先詣最愛者友哀告。其友曰。我有別友。今正聚歡無暇及爾。但有粗衣二件。贈爾以行。此人愛慙。乃至所愛同已者告之。其友則曰。適我方有急。不能分爾之苦。但陪爾前行。行未數步。即旋理已事。此人悲恨前者二友。我昔與爾厚愛。今乃俱背恩。無奈反造第三友。即其夙待最薄者。遂巡而前。含羞告曰。有口難言。爲昔日不曾愛爾。未盡友道乃今困迫。不得已求濟於爾。是友幡然。偕與行至君前。力爲解脫。得蒙赦宥。此人感激垂淚。自悽自

責愛莫報之若撒法求釋此譬把臘盎曰一友是世人所愛財帛至於臨終帶將去不得而所附身者一二殮布而已二友是妻子親戚送死至于郊外或墓次即還顧自家產業矣三友是信望愛之德及一切善行能于死候達　天主臺下祈望脫我凶惡也太子聞此善喻心益豁喜

把臘盎所爲開譬傳述導太子者甚賾茲不具悉惟太子夙慕　天主又於把臘盎獲聞當信事理進教彌殷而把臘盎且告別太子意欲同之去把

臘盎固辭之。獨返所居。後國君聞知太子爲化奉教。心甚憂鬱。有侍臣亞臘基慰之曰。君無憂。臣見一老山人。名納歌耳。與我等同道。而與把臘盎貌相肖。我與約。僞爲把臘盎來相講論。始作行天主教人。爭辨　主教爲是。繼乃又自輸服我等教。而先所教太子之理。實應斥去。且悔向者悞從之非。如是則太子必悟。復還於吾道矣。君曰。俞哉。遂命亞臘基出師。聲執把臘盎。而以納歌耳代囚。使依君命行事。太子傳聞其師。把臘盎被逮。悲哀涕

泣。而天主於夢中。示知此詭情。國君未審。乃謂太子曰。吾子。何使我深憂玷辱我面目乎。太子對曰。陛下。我今正出幽暗。入光明。違先所從之誤。知今所進之真。陛下勿復虐煩。必欲奪我之信。欲奪我信。如以手摩天而乾海水。豈可得耶。君厲聲曰。斯禍之招。匪繇他人。秖自已耳。我爲爾管大事。勝于他人父。我惟太驕爾志。爾乃敢欺我。我憶爾初生時。觀天文者云。爾爲驕傲忤逆之子。果非虛言。雖然。我今特訓。再不從命。定屏逐爾。不爲我子。我

必不爲爾父。而爲爾之深仇。且施慘酷于爾。過于仇人也。太子對曰。陛下若果愛我太過。胡爲憂悶哉。來有愛子之父。翻憂厥子之有福也。陛下既如此絕我。我亦難以陛下爲父。不得不遠離膝下矣。君憤激而歸。詳述於亞臘基。亞臘基勸君不宜暴慢太子。只須優游訓化。庶可復轉。次日君至太子之居。用婉委之詞。百端誘誨。終不能屈。乃曰。爾第試從我聽講。彼此送難。真僞自見。所誑爾把臘盎。我已禁之。今欲命從我道人。與把臘盎相見。又命

諸行天教者俱來。兩相辨析。如把臘盎辨勝。我等服從。如我等勝。爾等當信吾道。太子稱善。君乃私約僞爲把臘盎之山人。先故爲附會　天主道。然後作爲已論輸屈。衆人既集。太子謂詐把臘盎者納歌耳曰。爾既傳　天主道與我。我以死守不變。嘗存爾之所教。若爾辨屈。我將爾舌心刳出與犬食之。刑爾示衆。使人不敢欺君之太子。納歌耳不勝惶怖。因度依太子命。終無危而有安。君乃再語納歌耳無懼。必力爭之。一士從君者。作而言曰。爾

爲把臘盎。何誑我太子。令之誤於所向。納歌耳答曰。我爲把臘盎。未嘗誤太子。反脫太子於所溺之誤。其士曰。我甚怪爾。凡諸上貴之人。無不拜佛者。爾何故詆毀之。納歌耳曰。普天下。未聞天主道者。皆各自立其所爲主。或以日月爲主。或以五行爲主。或以山川爲主。或以仙佛爲主。其所誤甚大甚明。從天主者。以萬物之生爲主。蓋天主親自天降。傳道救世。乃是眞主。其事理至正至公。非一人一家私主也。納歌耳持論各端。理勝詞辨。

衆詘太子私喜　天主顯祐能即真之仇而爭真君則忿然命輟講會更俟異日載論太子謂君曰望陛下許把臘盎今夕偕處商議確妥以便酬對陛下則携諸士人同歸抑或賜士人俱相陪亦可但把臘盎不偕我將被非義之名君從太子意許納歌耳陪太子去亦與其以前謀陰化太子也太子與之反乃詰之曰爾勿云我不知爾爲何人我明知爾非把臘盎乃觀天文者納歌耳也我今導爾真福之路惟有　天主之道不可舍不可

綏因爲之講論精切大服其心令次日即于野從
行教人所居終身修善以獲永福
乃有妖術者名得阿達斯踵見國君自言能使太
子回心君曰若果能我必以金鑄爾之像立爾爲
佛使衆祭拜得阿達斯曰陛下將侍奉太子童僕
撤歸另選美女陪侍不離左右我又請一惡鬼蠱
惑之令昏志淫慾蓋世間能迷後生者無如婦人
姿色陛下欲證此事當爲陛下述之古有一君艱
於後嗣後舉一子延醫視之醫謂此子十年間不

得見日併火光。如見必瞽。君乃命人於大石中。鑿空爲岩。選乳母抱往居養。十年後方出。盡以世物與觀。又教之以某物某名。凡金銀珠玉。錦綉駿馬美女。一一問知。然其目中所注視。每在婦人。故陛下依臣所言。則太子必惑志於彼。而　天主之事去矣。君遂屏諸僕於太子殿外。令美女陪奉。獻媚搖惑。又此妖術之人。引魔鬼攻迫。太子但一心託寄　天主。時時禱告。得不動心。君以其不動。復遣一新寡美貌王女。盛粧而進。假作願入　主教求

太子教訓太子以其道傳之王女曰若太子救我靈魂背諸神佛須取我婚配我知聖教不禁人之婚娶也太子曰進聖教者果亦娶妻未嘗非人之娶但有立誓保全童身如我等者必不得娶王女曰雖然如是但以救我靈魂所當爲者不過同宿一夜亦甚小事我即許爾次日進教其時有魔攻擊令彼強將摟抱太子被敵急迫亟長跪禱告天主乃倏卧夢見一平原中雅多芳趣花草交青木稟甚繁床椅盡飾金玉且有天神歌唱俾人神

怡。大爲受福之處。太子願留于茲。天神曰。非錄辛苦之多者。不得進此。太子驚醒。觀王女及諸婦人。殊覺醜惡難近。異於初時猶以爲美者。魔鬼見不能勝。回報妖人。妖人責以不勝之故。魔鬼曰。我攻太子。未作十字之先。尚可用力。既作十字後。即我立敗受害矣。得阿達斯與君。日望太子被誘。可從拜佛。今乃反其所謀。太子因爲得阿達斯講 天主事理。極詳且明。翻化得阿達斯尊信。而從教終身焉。

君見太子如此無可奈何乃從大臣議中分其國以與太子太子雖願窮居於山林然亦受國之半爲天主施行令各省郡各剏天主殿立十字聖架所在咸服其後君亦感太子之化入奉聖教併前一分之國盡付太子退處山中若脩自責以補前過終其身率行善事太子若撒法見有所親把辣基亞斯能繼其位意欲辭國隱修但爲臣民攀留不忍舍之一日若撒法行于郊遇一貧人以巳美服與易而衣其衣遂入山又有魔鬼多方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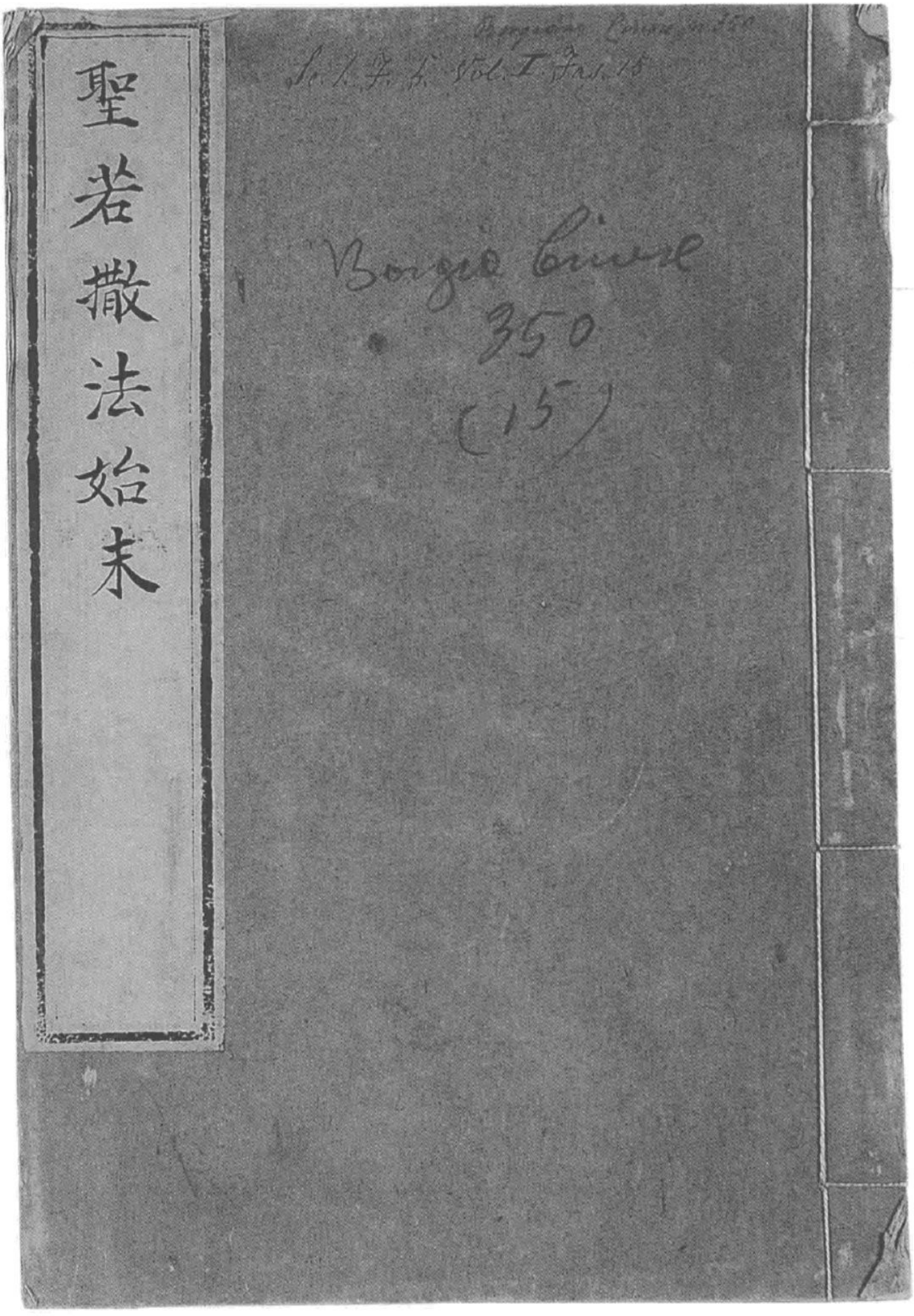
敵至以刀加頸曰若爾不轉必斬爾首或假猛獸之形出雄烈之聲嚇之若撒法曰我既爲　天主所保則有何畏若撒法受此艱辛二載又求尋把臘盎不得後二載末方見把臘盎所居岩乃止岩口呼曰至吾師盡十字號祈福於我把臘盎聞知其聲出而相抱若撒法詳述所歷之事把臘盎稱謝　天主若撒法乃與同居數年持齋精修把臘盎滿世之期蓋　天主降生後三百八十年也始若撒法年甫二十有五即離國居山而爲修士三

聖若撒法始末

十五年。迨其終也。國君把辣基亞斯。命衆出郊。恭迎其櫬。併把臘盎之櫬。至京都合葬之。厥後墓間奇蹟甚多。大都皆顯揚 天主。及讚美 天主教諸聖人之事也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聖若撒法始末終


聖若撒法始末
Borgia Chinese
350
(157)

聖若撒法始末述略

極西龍精華先生譯

勅建閩中天主教堂梓

遵教規凡譯經著書必三次看詳方
允付梓茲并鐫閱訂姓氏于後

費奇規

極西耶穌會士　艾儒畧仝杜輿定

司會　艾儒畧准梓訂

吳　右

徐　驥較

馮文昌

聖教後學

隆武元年乙酉歲長至月刊

聖若撒法始末述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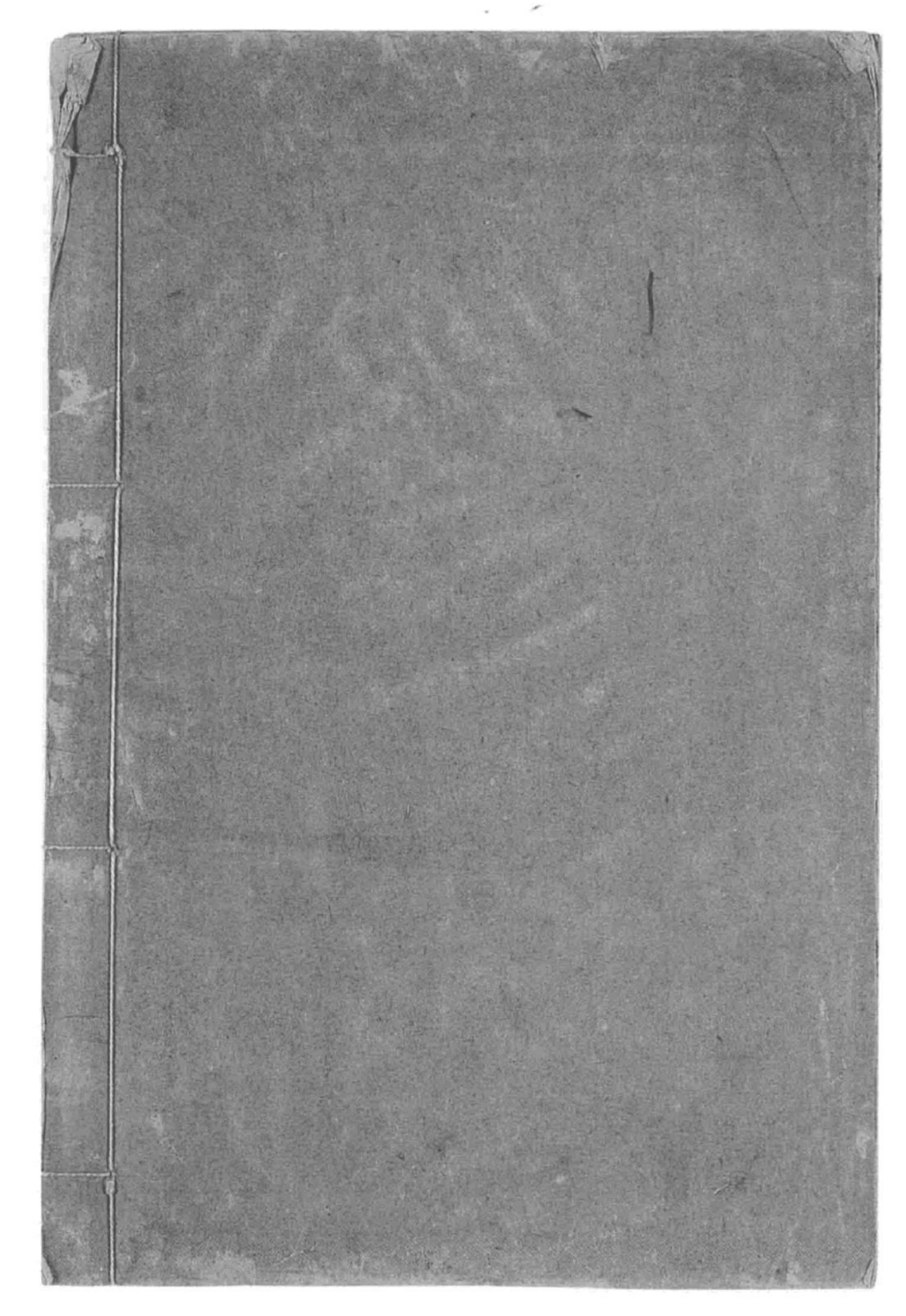
遠西耶穌會士龍華民譯
晉江景教後學張賡訂

粤自天主降生爲人。以受難贖世罪。以真福引世趨。以異能動衆信。而太西諸國。先得見聞。維時躬承聖教者。遵命分傳四遠。且天主寵授以非嘗之權能。令人翕然信從。於是東至小西洋。亦先聞其風而興焉。小西洋之國。名應帝亞。效太西奉教。多棄家而野修。得道者。每有神異真福。時國君

十五年。迨其終也。國君把辣基亞斯。命衆出郊。恭迎其櫬。併把臘盎之櫬。至京都合葬之。厥後墓間奇蹟甚多。大都皆顯揚 天主。及讚美 天主教諸聖人之事也。

聖若撒法始末終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七二四